

今天

NO.3/2018 总第119期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小说编辑 韩 东 杨庆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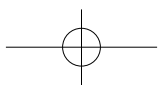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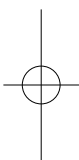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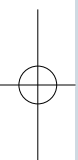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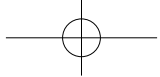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杨晓帆 敬文东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封面设计 李晓军





版画作者：曲光辉



与水泥、钢筋、和尘埃的对话

翟永明

1

我宁愿说——
那感受 来自一个场所
电钻直捣凹凸的内心
阴翳的色情空间
使记忆变得深邃

像一场战争来临
不见杀戮和摧毁
但 吞噬黑暗、躯体以及
绝对的意念

2

我前后浏览——
在一张图上
正面、剖面 何故
去推测头发般脱落的
邪说与乌有

尘埃总是——
又软、又有劲(胜过经验)
怎么样落满全身?
吸食它 有如他人吸食白粉

红色、灰色、或裸露着的石材
都知道这一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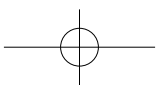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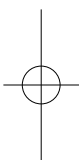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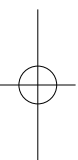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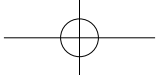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3

我伏案勾图
置入千万吨钢筋
瘦骨嶙峋的纸上全身
不像是能从纸上竖起

“谁会在乎 清水混凝土
那令人心碎的质材
正悬浮在良宵的头顶”
这个男人喃喃自语

一个彼此美丽的时刻
女人们在离死不远的地方
议论着猫的白血病

每一个空间是清醒的
睡着物 沉默着光影





目录

今天杂志四十年专辑 II _____ 001

- 顾晓阳 《今天》片段回想 _____ 003
- 甘铁生 精神猎手
——民间记忆史铁生 _____ 008
- 王瑞 留影《今天》_____ 017
- 彭刚 革命时代，艺术一个人，IV
(1970—现在) _____ 030
- 林莽 我们的心从来都是明亮的 _____ 040
- 阿坚 外围的旧事 _____ 058
- 廖伟棠 老《今天》一代交给我什么 _____ 070
- 肖海生 一本杂志和它背后的人们 _____ 073

写作新标 _____ 081

- 韩东 编者弁言 _____ 083
- 孙智正 小传 _____ 084
- 孙智正 孙悟空和如来佛 _____ 086
- 孙智正 历史(长篇节选) _____ 099
- 孙智正 句群(选辑) _____ 113



诗与诗评 _____ 125

- 茱萸 炉端谐律(外九首) _____ 127
- 周鱼 诗十五首 _____ 141
- 飞廉 捕风与雕龙(选) _____ 154
- 凌越 短诗十首 _____ 166
- 蒋立波 还乡记(外九首) _____ 173
- 赵四 大地的便条(外二首) _____ 185
- 孟凡果 二月的折衷主义(外七首) _____ 188
- 赵飞 王东东: 反抗与圆融 _____ 194

随笔 _____ 207

- 袁凌 去墓地 _____ 209
- 夏榆 幽居之人 _____ 241
- 房伟 阳明山 _____ 277

诗论 _____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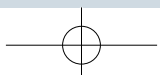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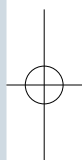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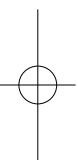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 金丝雁 诗与诗学的至高点 _____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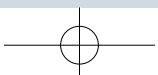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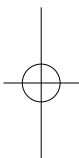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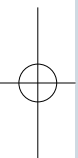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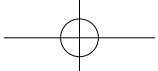
艺术 _____ 305

- Beate Reifenscheid 邵帆: 从肖像到面容 _____ 307
- 鲁斯·诺克 借兔而画 _____ 314



今天杂志四十年专辑 II







《今天》片段回想

顾晓阳

《今天》编辑部原来在纽约，编辑部主任是王渝。大概是1995年，北岛要把编辑部移到加州。当时他在戴维斯，我在洛杉矶，车程约五六个小时。我先做散文编辑，后来又接编辑部主任。记得还到戴维斯开了一次会，有谭嘉等，我们都住在北岛家。

《今天》每三个月出一期，每出一期，给我好像200美元的辛苦费，所以不算义务劳动。我在邮局租了个信箱，稿件和信件都寄到那里。又购置一台传真机和一台小型复印机，放在我家里，这些都是实报实销。社长谭嘉在爱荷华，管钱；我负责找人打字录入文稿和校对，都要付费。编好之后，邮寄给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稿费是不是由我计算的，不记得了，反正是由谭嘉开支票。电话费全部报销，我每月把电话明细账单的原件寄给社长。有一次谭嘉给我打电话，说她计算明细的总和与话费总额对不上，总额200多（大概，现在记不清了），明细加起来才100多。我一听也懵了，账单是电话公司出的。思索良久，忽然一想，说：“你看看账单背面。”谭嘉可能手上就拿着账单，马上说：“噢，在背面，在背面。对不起，对不起。”美国佬“节约闹革命”，两面都印了。可见《今天》财务管理多细多严。谭嘉可嘉。

做散文编辑我有成就感，最大的是：使高尔泰和王瑞芸成为《今天》的作者。也有遗憾：当时木心在国内还无人知晓，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想给《今天》约稿，但不认识他，始终没联系上。其实找陈丹青就好了，可当时我没往那儿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高尔泰和夫人蒲小雨移住到洛杉矶。我是作为报社记者去他们家采访他，本不相识。采访完，把特意带去的几本《今天》送给他。尔泰先生问：“有你写的吗？”我翻出散文《胡同》给他看。他拿起来一扫，便说：“写得好，写得好。好文章看一眼就知道好。”又叫：“小雨呀，这儿有篇好文章。”当时我认为这是尔泰先生鼓励我。若干年后，我也获得了这种能力，一篇文章，一打眼就能判别它的好坏。电影看过1000部以上，也同样，只消看前面三五个镜头，就知道是什么档次的了。

此后我和尔泰先生并没有来往，那时我也没参与《今天》的工作。过了半年多小一年，忽然接到了小雨的电话，说他们在中国超市门口拿到一份免费中文小报，上面有我一篇文章《逃学》，“我和高老师很喜欢。”接着尔泰先生拿过电话，说：“晓阳啊，你写得真好啊，才子啊……”我爱听表扬，很高兴。几天后，就去他们在西来寺附近山上的新居拜访。那之后常有来往，蒙尔泰小雨夫妇不弃，成了忘年交。北岛有一次来洛杉矶，我们也一起去了高家，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拍了合影。

当时，尔泰先生已在写《寻找家园》中的文章，发表在《民主中国》杂志。我请他赐稿给我们的小报，他也慨然应允。到我给《今天》编散文后，又得到他的许可，发在《今天》上。后来，尔泰先生对《今天》很重视，说：“我的文章不给别处了，只在《今天》发表。”于是，一篇接一篇绝世文章出现在《今天》上。

十几年后，尔泰先生对徐晓说：“是顾晓阳发现了我。”这个话太重，我根本扛不住！尔泰先生名重海内外，轮不到我去“发现”。只能说，他对人一视同仁，没有分别心，十分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劳动，使被尊重者感到自己的工作获得了意义。我深受感动。

那时，我认识很多留学生，什么样的人都有。一天，一位留学生（不熟，现在已忘记名字了）来报社办公室，给了我一包黄牛皮纸袋稿

子，说是一个留学生写的，能不能给她发表几篇？她与作者好像也是间接关系。我全部看了，写得很好，作者王瑞芸，住在千橡树市。打电话与王瑞芸取得联系后，我在小报上开始登她的文章。后来我开始编《今天》的散文，觉得她的文章完全够格发表在纯文学刊物上，便把她发展为《今天》的作者。

第一次见面是她同她的先生来我家，她先生也姓顾，五百年前一家人，很融洽。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她时间富裕，我请她帮忙给《今天》的文稿做校对工作，在我保存的《今天》1996年第4期的目录页上，有一行我用铅笔写的记录“王瑞芸校对字数97,000(每千字2元)”，就是为计算校对费的。

从千橡树到洛杉矶，车程一个半小时不止，很远。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她曾与一邻居女友来参加我们的一个什么聚会，女友有家庭有孩子，却闪电般爱上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立刻决定要“重新再活一遍”。王瑞芸很不好意思地在电话中转达了女友非要她转达的要求：让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我倒挺好意思的，谁都想重新再活一遍，但给电话号码，要征求同学本人的同意。同学说：“阳子哥呀，千万别！”

我什么时候把王瑞芸介绍给北岛的，不记得了。1997年夏，我有了回国的计划，势必就无法兼顾《今天》了。老北岛操心太多，不容易，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走得也安心。我把周遭的朋友想了个遍，觉得王瑞芸最合适：有水平，办事细心，居所稳定，时间充足。我向北岛推荐了她，北岛同意了。事后证明，王瑞芸的确合适。1997年最后一期还是我编的，那以后就是王瑞芸了。

我真正参与《今天》的事情，就只有这短短两年多，都是琐细小事，不足道。北岛让我写回忆文章，我一再推辞，确实觉得没什么可写。但老北岛属牛，太执着，最终还是无法抵抗。

我第一次读到《今天》，是1979年初在“西单墙”上。寒风刺骨，热血上头，内心的震撼无法言喻。这样的阅读经验是绝无仅有的。《今天》



的诗人们立刻成了我的偶像。当时我在人大上学，中午走到食堂门口，看见两个青年正被校方人员驱离，他们是来卖《今天》杂志的，遭到禁止。秋季，我参加了《今天》杂志在玉渊潭举办的第二次诗歌朗诵会，那时《今天》的影响已遍及全国。两棵树之间拉着一块布，布上画着抽象画，布前就是舞台，布后聚集着一群漂亮的年轻人，不知道谁是谁。地下洒落着金黄色的树叶，数百只脚踏在上面，他们从四面八方走到了这儿，还有不少外国人。离人群几十米远，零零落落又站着一圈儿警察。主持人是一个瘦高、漂亮的青年，“一边儿倒”长发、大鬓角儿，风流潇洒。以后才知道就是芒克。他手持麦克风，“朋友们！”——声音从一只简陋的小音箱里传出来，这样的开场白，与当时的“同志们！”和现在的“各位领导！”有着极大的区别。听众里有很多文艺界名人，同去的朋友给我一一指点，可惜现在不记得了。大家都很兴奋，也充满了好奇心，洋溢着一派“解冻”之后的勃勃生机。朗诵会刚结束，一部分人忽然朝某个地点奔跑起来，迅速排起了长龙，原来是在出售《今天》杂志，五毛钱一本，油印的，比正式出版物贵。我慢了一步，卖光了。

1981年5月，广东《花城》杂志编辑舒大沅来北京，介绍我认识了北岛。他并不认识北岛，只通过信，他和我都是第一次看见真人儿。我也并不认识舒大沅，在他来京的前一天，小杜跑到我家，让我去车站接他并且还得给安排住处。小杜说完，就坐火车出差去了。小杜也不认识舒大沅，只是因为给《花城》投稿，通过信。敢情谁都不认识谁，一来二去，就这么愣认识了。这是八十年代的交友方式，很有意思。这些人和我现在还有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米黄色是北京的流行色，有诗为证：狂不狂，看米黄；匪不匪，看裤腿（越瘦越匪）。那天北岛就穿了件米黄色风衣，真他妈狂！他给我的印象：很有教养，说话不带京腔儿，细致周到，毫无虚骄之色，绝对的“大哥式”人物。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印象一直没有变。当时，《今天》已经被封，北岛随时有进局子的危险，我们躲在苏



州胡同东口一间小平房里，颇有点儿地下党秘密接头的刺激感。我带了几本我们同学自办的油印刊物《锤与砧》给他，他前后翻翻，说：“装订挺漂亮的。”那时这种学生自办刊物在全国的高校里遍地开花，但离死也不远了。

过后，我怀揣几首自己写的诗，登门“朝圣”，去了北岛家。北岛近视，把我的诗稿凑在眼前仔细看了一遍，问我：“你坐过监狱？”因为诗里有“铁窗”“囚徒”这样的词（不好意思，诗太烂，此处就不照录原文了）。我没坐过监狱，那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嘛。北岛对这些“诗”的评论，好像只说了句“比较传统”。他本来就寡言，那天还聊了什么，现在忘了。反正从此后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毫无诗才，再没写过分行的东西。

因为准备进监狱，有一天，北岛把《今天》编的诗集数十本放到我家，让我帮他保存。所幸岁月虽不静好，大家还算安稳。慢慢地，我认识了老《今天》的几乎所有人。他们通过那两年胼手胝足地工作，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共同血脉的家族。我对所有老《今天》的人，包括那些不写诗也不写小说、在幕后默默付出自己的劳力与热情的无名者，都心怀敬意。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创造历史的事情。尽管在1980年，《今天》被权力一刀腰斩，但《今天》里的作品、《今天》作为一份独立杂志的傲岸不羁的存在方式，已撞开了通往艺术自由和表达自由之路的铁门，并被历史铭记。我们其他人，都多多少少得益于他们当年的努力，直至今日！



精神猎手

——民间记忆史铁生

甘铁生

史铁生离去已近一年，每当想起他时，我便不由得在脑海中缭绕起白居易的诗句：塞鸿遇暖犹回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独有衰颜留不得，醉来无计但悲歌……

是的，每当想起他，我心中都不免涌起一股股复杂的暖潮。病痛使他的生活变得异乎寻常地艰难和复杂，但他却凭着顽强的精神力量，痛苦着拼搏着创造着，最终令他的生命触角延伸到悠远深邃的地方，那是我们常人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无法与他比翼齐飞的。他生命质量的延伸与拓展，都响亮得让人仰视。我还要说，之所以思绪复杂，还源于我对于我们时代的理解：在当今这个浮躁、虚夸、造假盛行的时代，史铁生在有意无意之间，用他生命的音符奏响了一曲高贵、经典的人生交响乐章。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的大火已经熄灭，但体制的余烬仍在泥潭般的铁幕后隐没、闪耀，然而生命的躁动与精神的亢奋却一刻也没停止。犹如火山旁被灼热的岩浆烧烫的湖水，社会上激荡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每个角落里都有各种层次的人在各种沙龙里聚会，探讨着、践行着各自的人生。尽管工资低得将能够果腹，吃饭还要粮票，穿衣还要布票，结婚还要凭票证购买“三大件”，但在北京的街头，戴着太阳镜穿着牛仔裤拎着日本三洋录音机动辄就跳迪斯科的男女已随处可见。邓丽君纯净而多情的歌声在荡漾。一些鼓吹性解放的男女则大胆地举办令人意乱情迷的家庭舞会……而我则蹬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



巷，参加各种层次的文学沙龙。

是一个盛夏的午后3点多钟，我蹬着车找到了雍和宫大街26号史铁生的家。他们家很好认——家门口有个全院共用的水龙头。我问正在接水的一个老大妈史铁生住在哪里，她一边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一边朝距水管二米来远的一扇涂着枣红色油漆的斑驳门板说：“那儿——”我去敲门。一个个头不高、脸上充满忧郁神色的老人给我开了门。后来知道，那就是史铁生的父亲。他把我带进略显昏暗的里屋，在缭绕的烟雾中，我看见陈放、王建（作家晓健）、刘树生、刘树华、李克灵等耍笔杆的哥们儿弟兄都在！史铁生微笑地坐在轮椅里，将右手夹着的香烟换到左手，然后跟我握了握。

那是我跟史铁生的第一次见面。此前，我们都给《今天》杂志写过稿子。虽未谋面，但可以说神交已久。每当清华附中的校友们聚会，都会有同学说：“咱们清华附中原本是学理工科的，如今一‘文革’，数学专家、物理学者没出几个，倒出了不少作家！”是的，在陕西插队的出了史铁生、陶正，在我插队的山西太谷县只有八十多位村民的小山村大坪，竟有郑义和我都要起笔杆儿，张承志在内蒙古插队，比我高一届的作家张明是从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里横空出世的，谭甫成是内蒙插队的……徐晓也曾跟我说，有个跟你同名不同姓的在陕西插队的，也是清华附中毕业的史铁生，小说写得特别棒，有机会你们见见。

那天，具体讨论的是什么已经忘记。只记得从此后我们见面就多了起来。他那时在一家街道工厂里画鸭蛋，我在二商局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里当门房打扫卫生烧锅炉。再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赤脚医生”孙立哲，跟史铁生一起在陕西插队，返京后曾在北京第六医院里当大夫，这家医院恰好是我所在工厂的合同医院，有时，为了突击一篇稿子，我必须泡病假，便找他去开病假条。

逐渐的，我对史铁生了解多了起来。我知道他曾经因为腿疾痛不欲生，曾几次寻求自我了断，但他命大，均被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家人给



拉了回来。他曾说：“人家对我这样好，我怎能以死相报？或许他们觉得我还有用，那我就活下去吧，兴许我真能干出点什么来。”

他开始写小说、散文。那时他的病痛还不像后来那样折磨他。他沉浸在对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世界美好回忆当中。毕竟，在不到二十岁时便不能自由行走是痛苦而残酷的。外部世界有如五彩烟花一般纷繁斑斓，但他只有旁观的份儿。世人的欢乐和自己对以往健全日子的回味重叠地击打着他的大脑。尤其是个人和家人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成为他挽歌般深沉的追忆。普希金有句诗云：“那过去的就成为深深的怀念。”后来，我在读他的文字时看到如下表述：“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果然，凭着对自己“精神的描述和引导”，史铁生开创了一片属于他也属于文学的新天地。不久，他写出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并一举荣获当年的全国小说奖。自此，他的《秋天的怀念》、《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优秀作品一发不可收拾地接连出笼。

登门拜访的各界人士多了起来。一次，我们又去他家聚会。一进院门，就看见水管子后面的红门上贴着写满字的纸条，原话忘了，意思大致如下：我很愿结交天南海北的朋友，怎奈病体不容，只好多有得罪。若非事先约好者，请勿敲门。看了，我倒心里坦然，因为我事先打了电话。往他家打电话，总是他父亲接。而一提我的名字，他父亲马上就交给他。他父亲总是寡言少语，总是一副心事浩茫的模样。我知道他心事繁重的原因，一是妻子过早地病逝（史铁生母亲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又高位截瘫，尽管小说写得出色，但对于老人来



说，这也很难消除他人生的悲凉之感。兴许，他更看重“健康即财富”。从老人身上，我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孩子及亲人的病痛，是插在父母心上尖刀，那痛楚是深入骨髓且终身不愈的。我们一去，他便悄没声地回到他居住的外屋，不是收拾房间就是在简陋的厨房里忙碌。

我还在他房间里看到这样的字条：史铁生不接受记者采访；史铁生听人叫他老师就打瞌睡；史铁生健康状况不佳，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气短就是伤气，伤就经脉失调，失调就离死近矣。而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以看到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故请君适当把握驻留及谈话时间。多有冒犯，万望见谅。看罢我就笑。他也笑，说，没办法，只好这样。但你例外，你例外……他的书柜上也贴着条：本人嗜书如命，概不外借，烦请免开尊口。这个条我很熟悉。因为我也曾在书柜玻璃前贴有这样的字条。

那时，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其中要提的是周郅英。我是在东四某胡同76号刘青、刘念春兄弟家认识他的，当然也在赵南家见过他。在那里，我们曾一起喝过酒，也一同去南城的一家工厂里装订《今天》。他和刘氏兄弟那种埋头拼命干活儿的样子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后来成为徐晓的丈夫。我曾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去过他们那间极其狭小的居所，厚厚的旧门帘挡不住凛冽的寒风。他们的小蜂窝煤炉正在门外续煤。似乎是为了让房间暖一些，徐晓连忙去外面端煤炉，郅英则要留我吃涮羊肉。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给他们添累赘了，聊了聊便匆忙告辞。后来是史铁生告诉我，他可在那里吃过几次：“你不知道，在那里吃饭是真正意义上的‘促膝长谈’，特有情调，而且郅英特别喜欢。”于是我很后悔失去那次机会。每聊起郅英时，史铁生总是感慨他走得太早了。他对郅英的评价都集中在郅英墓前的石碑上：“郅英……是以爱为愿、行为果的人。……因而名和利在那儿没有地位。……你的喜悦与忧伤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还记得在郦英去世出殡的日子，我们一大早就赶到中日友好医院，在紧靠着土城河沿旁，前来为他送行的人足足有数百人之多。史铁生摇着轮椅也赶来了。我们在一起缅怀郦英，心情沉重。那是1994年，郦英走完了他四十八岁的生命历程。不知从何时起，周围多了很多穿便衣的人。他们显然不是前来悼念的。因为他们只是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每见有朋友们聚在一团议论什么，他们便凑近来驱散。这一景象使我们都愤怒异常。我从没见过史铁生发怒的场景。他总是宽容地微笑，即使他在辩论时动了气，充其量也就是瞪着眼睛盯着你不语而已。但那天，他阴沉着脸，朝那些每见人群聚集便前往驱散的人吼着，还伸出手臂指着一个家伙：“该干的事不干，干这种狗差事，算什嘛东西！”那家伙显然听到了，与两个同伙朝史铁生张狂地走来，我和身旁的几个友人立马将铁生的轮椅半围了起来，也许那些着便衣的人看我们人多，也许是看铁生是残疾人，便打住脚步，站在那里只是与我们怒目对视着。

在与他、与徐晓交往的过程中，我还熟知了一位叫赵一凡的人物。若不是在小学五年级参加学校劳动时脊柱骨被重木压塌、导致下半身瘫痪，他肯定是个非凡的天才。在石膏床上大小便失禁达十年之久的他，以惊人的毅力掌握了俄语，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并在十二岁时出版了小说《新少年的故事》！在“文革”中，赵一凡，这位对来自民间的思想动态有着特殊的敏感的家伙，专注于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编撰，无论是当年流传的地下诗文、小说还是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小字报或是油印小报传单等，无一不按图书馆的分类学将它们编排在册。毫无疑问，这个靠着两支拐移动的人，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很多省市。在北京这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气氛中，他成功地竖起一杆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旗帜。这个在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中异常活跃的人物，还有着极其和蔼可亲的面容。他还是当年禁书的搜集者和传播者。当年的地下小说、诗歌以及“黄皮书”和“蓝皮书”、俄国及西方名著，都是他广为传播的对象。徐晓就是这位思想者和行动者家的常客。她是他的好友兼“联络



员”，常常为他与外界的沟通而奔忙。在他家，一个个编排了序号的牛皮纸口袋堆满了房间。据徐晓讲，他曾在遗书中说，这些资料的继承人就是徐晓。可惜他家的保姆竟然将如今极具价值的收藏当垃圾卖给了收废品的。据说拉了满满一卡车！终手，他被“关怀”了，并因莫须有的所谓“第四国际”的案子惨陷囹圄。我那时在另一个后来被人戏称为“二流社”的中学生圈子里活动，也曾听说过赵一凡，但却未能拜见。然而，我始终对赵一凡这个在禁锢思想的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怀有崇敬之情。在我心目中，他、周郢英等，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这种爱当然不会为那些“在其位谋其政”以及如我们这样的平庸之辈所理解。他们像斜雨一样，从祖国坎坷多舛的土地上流过。可歌可泣得让人心碎。我后来才知道，徐晓与史铁生相识，也有赖于赵一凡。据徐晓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她精神上异常苦闷的时期。那时她二十岁。一颗不安定的心常常给她无着无落的感觉，便常常在腋下夹着用旧报纸包着的禁书去地坛读。一位坐在轮椅上捧着厚厚的英文字典的残疾人引起她的注意。她说，正是因为腋下夹着从赵一凡那里借来的书籍，使她无形中觉得有精神上的优越感，才斗胆上去和那个抱着英文字典的人“盘道”。那是1974年，史铁生还在攻读英文排遣时光。但很显然，通过交往，史铁生也就知道了赵一凡。他所读过的一些书籍，肯定是来自赵一凡的私藏，因为每次相见，徐晓都会谈一些耸人听闻的各类“小道消息”，以至俩人有这样的开玩笑记载：“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摘自徐晓著《半生为人》。）

是1982年吧，我们共同参加了北京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活动——去北戴河度假。记得那一次，是我将自行车托运，下了北戴河火车站后，蹬着自行车推着他的轮椅到驻地。我俩住一个房间。这次给我们深聊提供了机会。我们谈文学、谈共同交往的人和事儿。晚上，他常常因为恐怖的梦境而大叫。每次我被他的梦吼惊醒，问他有何不适，他都笑



笑说，没事，又把你吵醒了吧？我说我神经很健全沾枕头就睡着，你没事儿就好。

宽厚善良的史铁生跟谁聊天时总是带着微笑，只有聊一些严肃的话题时，他才会满脸一丝不苟的表情。记得我们有一次谈改稿，我说，编辑们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特别尊重。有些他们不理解却又提出修改，我一般就将这段给删去，或者重写就完了。他说，他要仔细斟酌所提意见，可以接受的，便改，不能接受的，他宁可不发表也不会去改动。史铁生《务虚笔记》发表之后，被他称作自己的“文学领路人”的柳青要将此书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再版，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针对新提意见，史铁生沉寂了一段时间，终于给柳青写了信，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有缺陷，“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说实话，光这一点就让我心悦诚服。

以后，我们每年大约能见上一两面。那大约是他每周三次透析之后。听说他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我们也不好去打扰。只有作家张明从台湾或者广东来京，召集大家一起吃个饭，叙叙旧。每次，都是趁他做完透析后从医院直接拉到饭店，直至他感到疲倦告辞，我们才各奔东西。

大约是2007年，北京老千（一家网络公司董事长）在那一年举办了网络微型小说大奖赛。作为评委，我们被邀去大连观光一番。同行的有李青，有岳建一、章德宁夫妇，再就是史铁生、陈希米夫妇，以及刘晓存和评论家解玺璋等。又是在大海边，我们一同在海边享受着和煦的阳光，瞭望着无边的大海。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记得我还跟他聊到《我与地坛》，我说，你那篇文章里，很应该写的一笔，其实是你跟徐晓相遇的事儿。你想想，你在轮椅里抱着英语字典，而她腋下夹着禁书，两个二十岁的绝望而彷徨的灵魂在荒芜的园子里相遇了……而且后来你又



与她先生成为莫逆……可你竟没写！要是我，非用不少笔墨！他宽厚地笑着，“哦哦”地点着头。

记得还聊了个内容，便是谈我弟弟甘少诚。那会儿，我正想以弟亲的事儿写个长篇。少诚在1995年时因车祸去世。史铁生为他也写了悼念文章。说起少诚，史铁生一个劲儿地说着“可惜。可惜！”他说，甘少诚可是个人物。他说跟少诚相识了十多年，可见面聊的时间没超过四十八小时。他说，他知道少诚最早是参加“星星美展”的，后来开始搞大型木雕。“我书柜里现在还摆着他给我的一个木雕呢。来了的客人凡见到这木雕的都夸赞这作品有个性、有风格，问是谁的作品，我一说老牛（少诚在外的绰号称谓），认识的便都谈起他那奇特的经历和豪放不羁的风格，没完没了地谈……”史铁生将我弟弟说成是“少诚之风”，“……他像风一样地走了，你找也找不到他。但时常能听见他的消息，一会儿在南方做木雕，一会儿在北方烧泥塑，一会儿在高原拍电影，一会儿在沿海埋头画画。他像风一样把这世界当成自由的原野，刮来刮去寻觅不够……少诚之风才是悟者之途吧。”我觉得史铁生真是慧眼，连我这个当哥哥的都说不出弟弟特点，但他几句话就直击要害。史铁生还在《病隙碎笔》中谈到少诚：“我的一位已故艺术家朋友，生前正做着一件事：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实际上，他们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历数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这位朋友来了，他们才有可能说话了。真不知苍天何意，竟让我这位朋友猝然而逝……”在这里，我必须说，正是史铁生提供的这些，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我弟弟，并且抓住这个脉络将长篇续写下去。如今，我总是怀着感恩之心感谢铁生那天的点拨。

在聊所读过的书时，我们聊起了卡森·麦卡勒斯这个孤独的心灵猎手（美国南方女作家，很年轻就半身瘫痪、缠绵病榻，五十岁便告辞人



生)及她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他说,他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家。我们甚至还背诵了该篇的开头:“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尘土白得耀眼/头上的天空亮得像玻璃/枯坐在百叶窗后的女人/倾听着来自大地深处的/被束缚者的歌唱……”毫无疑问,我们在她身上找到了相当的默契和共识:一个身患残疾的博大而平和的灵魂,在冷静地审视人类文明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故事——众多的所谓的四肢健全者,其实灵魂残缺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他们的很多在他们看来是所谓正常的生活,其实都是病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在危害自己的身心,而且为地球蒙羞并贻害子孙后代。相对来说,身患残疾的人,即使有所危害,那也不过是在很小范围之内。就是说,一个身患残疾的人,有权力审判所谓健全人残疾的灵魂。

无疑,史铁生后期的作品已进入这一境界。

还记得2011年1月4日,我在798时态空间“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会上,在那个挂在大厅柱子上的缅怀牌上,我写这样的字句:

铁生挚友——

面对浮躁之世,沉静而清醒

面对有限之时空,追求无限的价值

面对世俗之浊浪,遗世而特立独行。

最后,我要用史铁生深沉的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出生以前,太阳无数次起落。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卷土重来。”

老友史铁生,卷土重来吧!

2011.10.25, 星期二



留影《今天》

撰文/摄影：王瑞

一

《今天》的历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

上面这句话，是学者刘禾在其所编关于《今天》的回忆文献《持灯的使者》一书《编者的话》中所言。书名取自《今天》创办者北岛的诗句：

“充了电的大海
船队满载着持灯的使者
逼近黑暗的细节。”

刘禾在她《编者的话》文中开篇写道：“我喜欢读回忆性的文字。许多事一经当事人讲述，就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总是能打动我。”接之道出：“我开始接触《今天》的诗人群体可能比文学界的许多人都晚。大约在1992年春，朦胧诗的英文译本 *Splintered Mirror* 刚刚出版，美国笔会出面邀请了北岛、多多、舒婷、顾城还有他们的翻译到美国各地巡回朗诵。诗人们抵达西海岸北加州的时候，是由我接待的，因为我当时已经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这就是我跟《今天》打交道的开始。”

《持灯的使者》作为“今天文学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发行。我是在此书刚出版时，从居住地洛杉矶前往旧金山，跟一个从上海来的摄影友人会面，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



“中国当代社会的记忆与传媒”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才认识组织会议的刘禾女士，当她获知我曾经在1979年拍摄过《今天》活动的照片时，即赠我《持灯的使者》一书。我回到洛杉矶，便把从当年拍摄的一卷135底片放大的二十余张黑白照片，邮寄回赠给了她。那一卷拍摄于1979年的胶片自冲出底片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缘故，我一直没有印放照片。1988年我自费赴美留学时本想随身携带，但为避免“边检”过关引出麻烦而作罢。1996年我首次回中国探亲，带出了1979年在北京拍摄的几卷底片回到洛杉矶，在我工作的摄影公司暗室里印放出照片。如此我才得以17年时间之后，从实际细节上端详到那些经久尘封而依然鲜活的当年往事。

当我在暗室红灯的光线下，看着1979年的斑斓瞬间场景在显影药水中的相纸上清晰浮现时，历历在目的往事情节，渐次将我拽回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

1976年10月的“四人帮”垮台，导致极端专制的“文革”时代结束。“新时期”演绎的“拨乱反正”，由情绪化的物极必反效应，反弹出一派“解冻”后的畅意春汛。1978年末出现的北京西单“民主墙”，是个意识形态破冰的引信，随之到来的1979年或许是“思想解放”最烂漫的一年。烂漫的标志是，一批在“文革”中滋生的“地下文化”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西单“民主墙”成为“民刊”（民办刊物）绽放的苗圃，《探索》、《今天》、《四五论坛》、《沃土》等手刻蜡纸版油墨印刷的“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笼”面世，其影响力迅速辐射全国。

民刊《今天》，由一批文学青年创刊于1978年12月，1980年因故停刊。后人往往只知“朦胧诗”而不知《今天》，其实《今天》非仅一份民刊，而是聚集在北京的一个地下文艺圈子。“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徐晓）。



二

我既是一个跟《今天》创办者同龄的“老三届”，还是跟他们同质的异类文学青年。1979年9月初，我在北京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活跃气象。当我9月3日在西单“民主墙”观看和拍照那里的“贵州五青年画展”时，在糊满大中小字迹的各种手写文章的纷杂墙面上，见到这样一张醒目的海报：

作者、编辑、读者漫谈会

主办单位：《今天》编辑部

时间：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下午二点半

地点：紫竹院公园东门内花坛后面的草坪上

欢迎读者踊跃参加。

1979年秋我来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公差工作，是在首都体育馆室内人工冰场先期于9月8日至17日进行的花样滑冰和冰球比赛中，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优秀运动员的动作影像供科研人员做技术分析。《今天》漫谈会举办场地的紫竹院公园，位于白石桥的首都体育馆隔街西侧。9月9日午后，我带上摄影机和照相机溜出赛场，横过马路进入紫竹院公园大门，在一片茂密树林间，见到许多人或立或坐于晴朗秋日阳光下的树荫草地上。当我身历此前从未见过的这场非官方文学集会之境，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那年头此类的民间聚会非但稀罕，而且极易惹出后果严重的政治麻烦。

我手持照相机先从外围角度开拍，逐步接近人丛，到场的人数相当可观，堪称一场盛会。人们大多聚堆围坐轻声交谈，我感到被镜头扫到之处，有人转头回避，有人用反感的目光回瞥。我理解那是因为当时拿照相机在公开场合拍照的人，几乎都是官方记者。而出现在这样敏感



的非官方活动中肆意拍照，难免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某种任务勾当。鉴此情况，为求得影像的真切自然，我尽量做不被对方注意的隐蔽式快速抓拍。

漫谈会场中心设在林间的一块不很开阔地方，由一圈层叠的人众围绕出一个圆心场地。那天随身携带着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135照相机，我挤进密集的人丛，用相机拍下核心处几人在调试扩音机。后来才知道，此照片中弯腰持固定在一条公园长椅靠背上的话筒试音者是芒克，旁边站立者为北岛，这两位诗人就是《今天》的核心人物。待使用干电池的简陋的晶体管扩音器调试完毕，漫谈会开始，芒克手拿一页纸代表活动主办方讲话。

靠近圆心的人们席地围坐，后层的人们序列站立，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放眼望去，现场那几近清一色的年青一代人，男女都穿着当年很普遍的蓝布制服、留着近似的发型，表情严肃认真。我特别注意并拍下其中一个坐轮椅的青年，放大照片时猜测这个戴黑框眼镜的人可能是作家史铁生，事后证明果然如此。当时我并不认识在场的那好几个后来名扬当代文坛的北京文学青年，不过仅凭自己的感觉做了拍摄，其中唯一的一张特写肖像照，竟然就是史铁生的当年形象。2010年12月史铁生去世，我在洛杉矶上网聆听他的散文《我与地坛》朗读，原来1979年我曾经如此近距离地初遇并且拍摄过他。

当场我只顾伺机进行实况抓拍，无暇在意发言者的讲话内容。记忆里芒克的开场白挺短，随后聚集的人群散布开去，自由组合聚堆围坐漫谈。作为集会的一个项目，“星星画会”的曲磊磊把他一系列黑白线描绘画作品，挂在两棵树之间拉起的一根长绳子上，引来众人围观。那期间，《今天》与“星星”是北京民间社团里最密切的共生伙伴，设计《今天》封面的黄锐是“星星画会”的发起者，能写会画的马德升和阿城都兼为《今天》与“星星”的成员。那时北京的这些自发群体，聚汇起一股互相支持的民间联合力量，对以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演变，直接造成



历史影响。正如2009年集体回忆录《七十年代》出书所言：“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

当时置身于《今天》漫谈会现场，融入这些素不相识的同代文学青年之中，我兴奋地体会到一股向往身心获得自由释放的痛快。跟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们在这般场合里相会，贴切地感受到了政治“解冻”带出的明媚春意。之所以有如此感受，我知道在这些陌生人里，一定有很多跟我一样在“文革”的思想肃杀体制里，因为嗜好舞文弄墨而有遭到专政机构整肃的个人经历。我虽然尚难料未来的社会走向将会如何，但这样的民间自发聚会，无疑是一波文化潮势的勇敢开端，更是一派追求人性自由的精神力量。

漫谈会那天我本有公事在身，若被所在单位知道中途溜号跑去参与这类敏感活动，后果堪虞，因而来不及从容地多拍一些实况影像。好在离开前，抓紧时间拍摄座谈场面，留影了北岛手执一根烟卷、盘腿坐在草地上与读者座谈的情形。（2001年我到旧金山，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旁听学术会议时认识刘禾，并在她家巧遇北岛。聊及我不认识他时，就拍过他的照片，他即时签名赠我港版新书《当代中国文库精读·北岛卷》。）

我很庆幸自己在1979年置身于北京那个空前活跃的历史现场，并在目睹重要文化事件发生的当时，毅然以摄影记录下一些值得记忆的历史瞬间。

三

1979年9月27日“星星画会”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里举行露天首展。那天我赶早去拍摄了布展情景后，因有公事在身而于首批观众涌入之际离开展览现场，未能拍摄协助“星星”举事的《今天》人士。

再次拍摄到《今天》成员，是在1979年10月1日因“星星画会”露天首展被取缔而举行的维权集会游行。在西单“民主墙”前的集会现场，我



拍摄到代表《今天》出面的芒克、鄂复明等人的形象，以及写着“要艺术自由！《今天》”的标牌纸板。在随后进行的穿越北京市区抗议游行中，陆续有《今天》成员加入。到达北京市委楼前静坐抗议时，我的底片上留下徐晓和崔德英两位《今天》女士的年轻风采，令我颇为钦佩敢于跟男士们并肩行动的女斗士。

1979年10月上旬在即将离京前的一天，我参加了《今天》为福建厦门诗人舒婷首次来京而组织的郊游，地点在房山的上方山云水洞东部景区。郊游活动在欢快的气氛中活泼进行，几十个男女青年人下车后徒步走到山间的一块平地，在北岛携带的手提录音机播放的外国乐曲声中，由擅长表演的王克平带动几对姑娘小伙子即兴摇摆身体跳起刚在社会上时兴的迪斯科舞蹈。那次活动的参加者，有《探索》的赵南，《今天》的北岛、芒克、徐晓、周郢英、江河，“星星”的黄锐、王克平、曲磊磊、严力、李爽、周迈由等人。在我给他们拍摄的合影照片里，留影了一代北京民刊人士的年青形象。

那天的那些人里我仅跟曲磊磊和王克平认识，后来陆续阅读到相关《今天》历史的回忆文章，方才把其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跟我当时拍摄的影像对上了号。当年我这个外省文艺青年，将旁观到的北京民间文艺俊彦们的一系列活动情形，不失时机地用摄影方式记录下来，也算是以个人能力参与了1979年的北京民刊运动吧。

我拍摄1979年9月9日《今天》漫谈会的照片，经徐晓之手标题《秋天的户外沙龙》，刊登于2011年第39期的《新世纪》周刊，这是此系列影像在拍摄三十多载之后首度公开面世。

2012年上海的同济大学出版社编辑陈立群创编《民间影像》丛书，邀约我撰写第一辑的评论沙飞摄影文章时，获知我于1979年所摄《今天》漫谈会事迹后即刻约稿。于是在2013年1月出版的《民间影像》第二辑书里，我所摄照片跃然为该辑封面，连同我撰写的文章《〈今天〉往事》，书中登载照片15张，包括三张跨页整版照片。



四

我收藏有1979年出版的《今天》打字蜡板油印手工装订的第三期(4月1日)和第四期(6月20日)刊物。第三期诗歌专刊单页双面油印的纸张已经泛黄,第四期前后用不同材质纸张单面油印折页装订。这两册《今天》原刊,历经从中国携带到美国的屡次搬家保存至今。

我认为《今天》第四期具有特别的中国摄影史之学术研究意义。其中刊登的一篇署名“钟城”的文章《〈自然·社会·人〉巡礼》,出自后来成为名作家的钟阿城评论1979年4月举办的“四月影会”第一回摄影展览之手笔,阿城是同时以作品参与“四月影会”、“星星画会”和《今天》三个民间社团的多才多艺之奇人,刊登于《今天》的此文应是阿城发表的第一篇摄影评论。同期还有一篇署名“弓长”的文章《关于摄影作品〈秋之魂〉》,是为“四月影会”成员张岚对其艺术照片作品的自道,文前附“编者按:在本刊第二期上,我们刊登了摄影作品《秋之魂》(不久,这幅作品在“四月影会”主办的影展《自然·社会·人》上展出),不少读者来信询问《秋之魂》的艺术特点和拍摄技巧。我们特约摄影家弓长予以介绍和评述,以满足读者的要求。”这两篇文章,可能是当年纷纭民刊中仅见的摄影评论,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

特别是《今天》第二期上刊登的张岚摄影作品《秋之魂》,据1990年海外复刊的《今天》总第84期“纪念《今天》创刊30周年专辑”中,鄂复明在“老《今天》琐记”一文中披露:“如果刊物中有插页,比如第一期(创刊号)和第五期里马德升的版画作品、第二期里张岚的摄影作品《秋之魂》,则全部使用原版木刻和相纸洗印的原作。一千多张照片是张玉萍(她当时还在三里屯照相馆上班)和黄锐日夜兼程洗印的。”依此数据信息,以手工放相、手工粘贴的原作照片,为手刻蜡版、手工油印的《今天》第二期之刊载内容,于1979年2月26日发行的事实,创造了中国摄影史,甚至世界摄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发行一千份的民间手工印刷刊



物里，包含一千张手工洗印的黑白原作照片，《今天》第二期创造了一系列何等卓绝的历史奇迹！

五

曾三度留影在我1979年拍摄底片上的《今天》骨干成员徐晓女士，在回忆那段经历的文章里感慨道：“如今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徐晓《无题往事》）

受过理想主义熏陶的我们“老三届”一代人，在纪念《今天》创刊40周年之际，岁数皆已达或近古稀之年。每当我回看自己当年亲手拍照的1979年秋天的那些史迹影像，画面上的斑斓场景和纷纭人物间，依然透着一层莫名其妙的神秘与无以名状的神奇，大概那就是经由“理想主义”所附体的灵魂精神吧。

俱往矣，我无从推测后来人对我们这代人的那段亲历往事的感想如何，但自1979年那时节至今，留在我感觉里和记忆中的则是充满浪漫的永恒诗意。而今一次次深情浏览《今天》记忆犹新的往事影像，依稀还闻得到1979年最初翻阅手工印刷装订的民刊《今天》时，那扑面而来的新鲜“油墨味道”。

2012.7.5，写于洛杉矶榉舍

2018.10中旬，增修于洛谥小筑



西单“民主墙”上的《今天》
漫谈会海报，1979年9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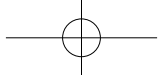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漫谈会现场，持话筒者为芒克，旁立者为主持人周郅英，右边为北岛侧影。
下方《今天》工作人员在调试话筒的扩音设备。





《今天》漫谈会现场，坐轮椅者史铁生，他身旁者徐晓。1979年9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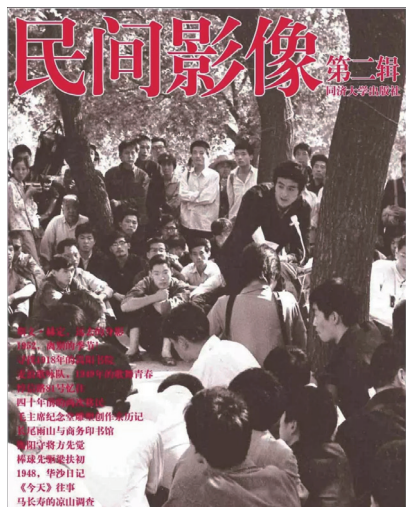


北岛与读者们席地座谈。





黄锐、芒克、吕朴



《今天》成员北岛、芒克、徐晓、周郅英、江河在京郊云水洞。1979年10月上旬



1979年出版的《今天》原版第三、四期刊物。



革命时代，艺术一个人，IV

(1970—现在)

彭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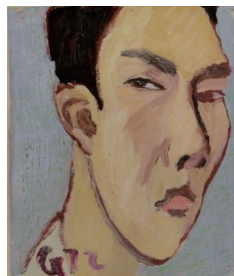
1972年12月24日，圣诞夜，猴子和我心血来潮要过西方圣诞节——办个圣诞聚会。我们来到老包家——月坛公园北街新建的5层小楼。惊喜的是振开带来一瓶长城牌葡萄酒，老包捧出一包鸦片子。除了第一句祝圣诞节好的话外，所有的话题都是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与Jesus和Christianity¹统统无关。流动性的争论自然聚焦在谁创造(决定)历史——直接说就是谁来终结文化大革命。我和振开都认为需要有一批思想的先行者来领导人民有如1793年法国大革命，老包则认同少数人的激进行动像俄国的二月革命。这是我第一次见赵振开(北岛)。相同的政治理念，相似的艺术追求，我和振开很自然地玩到一起，尽管他长我几岁。



“振开” 1973



“自画像” 1971



“自画像” 1972

1 | Jesus 和 Christianity 基督和耶稣。



1973年时的振开坚信 Campanella²的理想国——“太阳城”。他的散文《太阳城手记》中的“亿万个辉煌的太阳”反射着 Campanella 的“太阳城的中心……巍峨的教堂……尖顶上用黄金做成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家说他有一颗“金子的心”——真诚而正直。我则大相径庭，追求表达感觉的痛快和野兽派的暴力。常常是我兴致勃勃地讲印象派和存在主义，他冷静地判断，将信将疑。我兴冲冲地临摹的 Levitan³的“湖”，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朋友的分析——色彩的整体感不强。猴子是最好的争论终结者，他一定会嘿嘿一笑，道：“喝酒，喝酒”。

偶然，艾思奇的哲学史开启了我的逻辑思维之门。绘画之余，我便沉浸于 Hegel⁴的辩证哲学。读了几个月后，明白了 Hegel 的基本思维方式，有意地用在与振开的对话上。振开听得兴趣十足，要帮我找京城知名的哲学家“约架”。在京城，振开广识各界人士，从遇罗克兄妹、陶洛诵到赵一凡、万方等人。他帮我约知名的地下哲学家，赵京兴，悖论哲学。

有一阵子，振开和我疯狂于“道林格雷的画像”，沉湎于 Wilder⁵的唯美主义。天天品味小说，从结构到细节，从比喻到意向，每每醉于——“你深深爱她吗？”没有回答，她站在那，凝视景色，“我知道吗？”“知道就糟了，不明白的迷人，有如雾里的鲜花盛开。”唯美得我们热泪盈眶。由 Wilder，我们开始喜欢格言式论述，比如“说出一个人真实的思想是人生极大的安慰”（Voltaire⁶），尤其是普世的真实——“将来，我们的子孙会奇怪 / 为什么 今天 我们讲了一句真话 便成了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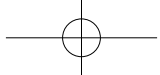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2 Campanella,【意】康帕内拉，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太阳城》是其重要代表作。

3 Levitan,【俄】列维坦，俄罗斯杰出的风景画大师。

4 Hegel,【德】黑格尔。

5 Wilder,【英】王尔德。

6 Voltaire,【法】伏尔泰。



“东风市场二楼餐厅” 1973



北京饭馆儿的“炸酱面和红烧肉”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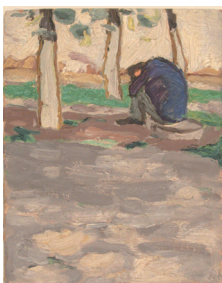
(Yevtushenko⁷)。我用圣经体写内心的恍惚：生命像海，有日落日出，我称“来”为晨，“去”为暮。振开更喜欢用格言和意象表述他的政治和道义的认知，直到他的诗歌盛开出异样的花朵——北岛体。高兴时，我们写到“遥远的地方，一个女孩在拍皮球，红色的圆在我胸中跳动”（我1974年的诗）。消沉时，我们说着“只当生命问题消失时，才看到生命问题的解决”（Wittgenstein⁸）。

即使在恐怖年代，也有恋爱与死亡，因为生命有日落日出。1973年，振开热恋京城一才女。他不只迷茫在恋爱中，更苦恼于爱情的未来——看不到绕过婚姻悲剧的航道。振开约了一帮人去白洋淀找陶洛诵玩儿。火车行驶在暗夜里。振开讲了一个爱情的故事。某市芭蕾舞团，最美丽的小天鹅爱上了病态的小提琴手。无奈，领导/组织不批准他们的恋爱，因为他的家庭背景不佳。压抑的爱情燃烧更猛烈的性爱。性爱产生新生命——当时未婚而育是巨毒致命的。一个漆黑无月的夜，小天鹅和她的王子乘船返上海。船尾的浪花生动而优美宛如舞台，她们和腹中的孩子跃入海洋。振开用低沉而徐缓的声音讲得身临其境，就像讲他自己的故事。“生，死，一个是今天，一个是明天。我们努力想穿越迷失的今天。”（振开诗）同年，振开和他的女朋友分手；我女朋友骤死，芳龄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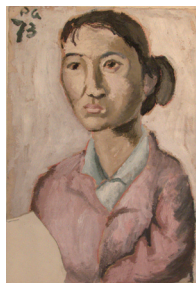
振开的艺术是以他的政治理念和道义为核心的——真正的诗言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社会动荡时，他的艺术表现出最大的热情和真正的张力。“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而我则酷爱瞬间的艺术感觉，忠诚于灵感和自我。文革末期，1975和76年时，一些北京青年发问何时、为何原因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尤其是落后于日本国。我和振开则更关注此刻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重温俄国的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小说和文

7 Yevtushenko,【俄】叶甫图申科。

8 Wittgenstein,【奥】维特根斯坦。



“无题” 1973



“女友” 1973



“三里河大街”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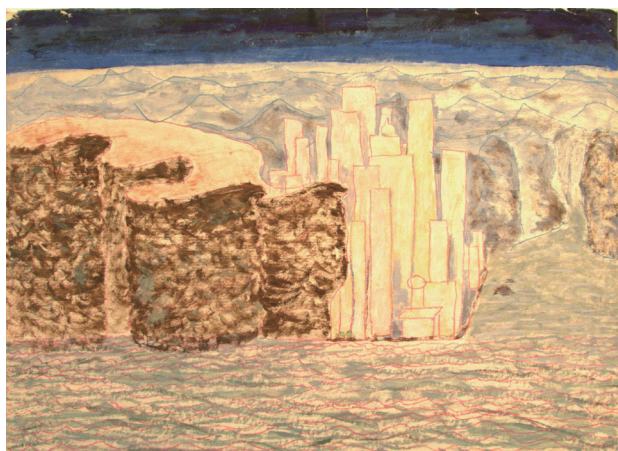
章。我尤其欣赏 Lermontov⁹的《当代英雄》的结果：出类拔萃而又无所事事的“英雄”，苦苦追索的终极是战死在巴黎公社墙前。讲给振开后，他也大为动容。

1976年，文革的苦海随其发动者的死而戛然而止。1977年，我们这代人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机会（高考）来选择自己的未来——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做脑力劳动工作。振开是文革前北京四中的老高中生——北京前三名的好学校，我是文革前的小学生。振开考上大学应是必然事件，只应是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但他没有考。我则夜以继日地苦读数理化、语文、政治，恶补初中和高中的课业。高考报专业时，我请教一位台湾的留美博士，他的分析是“数学太难了，需要三十到五十年才能出成果，如果你是天才的话。现代物理主要是实验物理，中国没有资金和技术做任何前沿课题。而化学则是五花八门，做什么都可以出成果，努力加好运气，二三十年都有可能得Nobel¹⁰奖。”就像关闭了一个开关，我彻底地告别了艺术，走上科学之路。

1978年岁末，振开和猴子找我办《今天》杂志，约我的诗和短篇小说。随后的一周，猴子天天找我，和我谈为何及如何办《今天》，我告

9 Lermontov,【俄】莱蒙托夫。

10 Nobel,【瑞典】诺贝尔。



“其它的世界” 1977

诉他们我的抉择，拒绝了邀请。最后，振开让我设计《今天》的封面，我在一张白纸上画许多垂直的铅笔线，粗粗的，告诉他这就是(禁锢的)今天——《今天》。当然，《今天》第二期的封面就改成黄锐的“希望的今天”。

七年后，在7路无轨电车上，我们对同一政治理念(我们要不要为自由献身)进行了最后的讨论，振开的论点是肯定的，我则相反。振开听完了我的博弈理论，无言，失望地下车回家。他坚持其理念数十载。我就在护国寺换乘11路无轨电车后开始新的



“桥” 2005



《今天》第一期 1978



“决定” 2018

旅程。我们渐行渐远，几年，十几年见一面。

三十年后，科学技术，计算机网络和手机通讯飞速发展，把自由的范畴扩展到多维交流空间。新技术自然而然地赋予每个人/用户更多的自由——旧有的自由理念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我和振开始始终致力于追求自由，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看起来就像一部电影的情节：两个好朋友，各有强烈的政治信仰，因其巨大的分歧而分手，各自求索于歧途，后来竟殊途同归——罗马城。振开的坚持(政治理念)丰收了大量绚丽的诗歌。我的选择打开了新世界(高科技)的大门，尽情享受其中丰富的智力挑战。

Nobel奖是个戏剧性的题目。我到美国读研究生院后，从未想过Nobel奖。只是在Harvard的那几年，每年Nobel奖发布日，我的指导教授都不来学校。大家猜他是在家里等Nobel委员会的电话，因为我们知道当年教授已被提名。1997年，振开在Davis家中为刚从北京出来不久的魏先生接风洗尘。从魏先生脱鞋入舍到驱车离去，他们五个小时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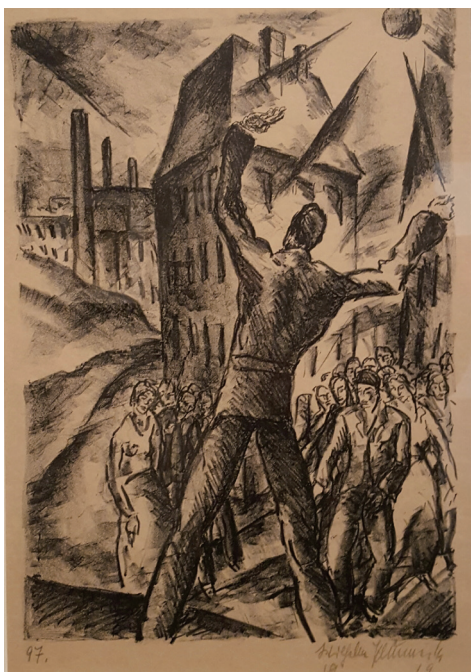


《今天》第二期至第九期 1979

话的内容就是Nobel奖。振开告诉魏先生1989年Nobel奖产生过程，仔细分析魏先生失之交臂的缘由。魏先生则坚持己见——“阴谋论”，认为这一切都是故国政府的操作。高速的循环论证和激烈的争辩更证明了Nobel奖在大家心中的重量。后来，振开数次被提名Nobel文学奖，但另外两位中国文人却获得了Nobel文学奖的青睐，一位以法国式性幻想来描画革命的苦海，另一位却刻骨地写中国的畜狗众生和赤裸的性。但有一个身体力行的自由追求者——我们同时代的北京人——以命搏击，最终获得了Nobel和平奖的认同。其实，无论得奖与否，振开都会坚持诗文中人的尊严，依然会行动于使命感。看到年少时的伙伴如此接近艺术的(可测度的)珠穆朗玛峰是万幸的，离天三尺三。

回顾四十五年前的争论——谁创造了历史，其实，我们——普通的孩子，普通的人，努力成为“英雄”的过程便是历史。命运是非理性的——无为而无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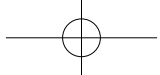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2018.7.7



W.Plunnecke “无题” 1919



“2017” 2017



G. O'keeffe¹¹ “梯子和月亮” 1958

11 G. O'keeffe, 【美】乔治亚·奥基弗，美国艺术家，被列为 20 世纪的艺术大师之一。



我们的心从来都是明亮的

林莽

一

1979年秋天的某个中午，我在赵登禹路上班的路上与北岛相遇，那时，北京城还很小，我们住得都不远。北岛住在新街口，我、江河、多多、黄锐都在赵登禹路一线上。北岛一如既往地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制服（那个时代我们都有相似的服装），打过招呼，他匆匆地拐进胡同，我急着去学校上课。那时他正忙碌于《今天》的出版，组稿与发行。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遭到雷霆的处罚。”但生活的现实依旧有许多无形的压力，北岛、芒克勇敢地站在了《今天》的第一线上：“而今天，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花朵……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我之所以引用《今天》创刊号《发刊词》上的话，是想说明，当时，作为《今天》开创者，是有清晰的认知和为之奋斗的信念与决心的。而他们遭遇了许多的困难与考验，但他们将对“遥远未来”的寄予变成了现实。

在1978年到1980年，《今天》出版了9期，而后“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出版了3期。在短短的十几个月的时间里，已经铸成了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今天》已经站在了当下中国文学的最前列，《今天》开



启了一个时代文学与艺术的先河，引领了中国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彰显了一代人的自由精神，并唱出了自己内心的歌。

“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遭到雷霆的处罚。”这句话同样说出了我的心愿。我一直关注着《今天》，从白洋淀插队六年回城，我那时保留和可以拿得出手的诗也就是几首，那时我的部分精力放在了绘画上。从60年代末开始的那十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准备期，因为现实生活对我们心灵的震荡，因为不甘心命运的沉沦，因为一批志同道合者的相互激励，我们这些人，成长和生活在政治的心中，一座古老的都城，它的红色宫墙和金色瓦顶透出昔日的辉煌，它灰色的街巷和灰色的人流，正经历着封闭的社会与禁锢文化的煎熬，我们在心灵的煎熬中成长，在对自由表达与语言艺术的奋争与追求中生存，在那个本是冰封的年代，我们并没有低下年轻的头颅。我青年时代就生活在那场中国近代史上名声昭著的“大革命”中，是它为我们的生命定下了基调，怀疑和反抗一直伴随了我们那么多年。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北岛诗《回答》摘句，写于1976年4月

二

我记住了几个雕塑一样的形象，北岛为了伸张正义，走在长安街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芒克在玉渊潭的露天朗诵会潇洒而激越的姿态；郭路



生那件对襟黑棉袄下是一颗为了“神圣的人权”宁可成为“疯狗”的心；蔡其矫、冯亦代、牛汉等老一代诗人和艺术家给予的鼓励与帮助。当然，也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离开了，有些人半路加入进来。我是1979年秋天时才加入的，应该算是很晚了。

记得第一次参加《今天》的活动是在紫竹院公园的草坪上。大家席地而坐，讨论了一些办刊的具体问题，那时有关部门已经发出责令停刊的警告。《今天》以文学期刊的身份立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北京，已经做得有理有节，它的影响已经遍及全国，一棵文学的大树已经长成。

《今天》是以诗歌为先导的文学刊物，两位主编都是诗人。

《今天》的许多新诗作品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中国百年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北岛的《回答》，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江河的《纪念碑》，齐云的《无题》，方含的《谣曲》，顾城的《简历》等等。《今天》的诗歌是划时代的，它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天》的诗歌站在了中国艺术变革的最前列。它走在了绘画、音乐、小说、话剧、电影等等的前面。当然同样站在前列的除了诗人，还有同属《今天》的史铁生、阿城、黄锐、曲磊磊、甘铁生等等写小说的人和画家。

大约在十几年前，一家国外媒体采访我时问：作为同代诗人，你对北岛怎么看？我简单而直接地说：对北岛人与诗的认可，就是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认可，就是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认可。北岛无疑是我们这一代诗人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文学艺术本质精神的一个象征。

也是十几年前，食指、唐晓渡和我，三人在北京大学有过一次题为“中国先锋诗歌先驱者”的讲座。记得当时我曾向台下一百多位听众提问：在座的同学哪位读过十首以上的北岛的诗？当时台下没有人回应。因为种种原因，那些年互联网还很不发达，中国书店里根本找不到他的诗集，北岛近乎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他的作品几乎无法读到。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他唯一的一本诗集《北岛诗选》，1990年末，被一个很权威的出版机构评为了百年百种图书中的一本，交由一家出版社再版，其他书几乎都出版了，但北岛那本诗集一直没有得到再版。因此，我们无法苛求后学者们，对北岛的诗只是在“道听途说”了。

近些年，我记不清曾参加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诗歌朗诵会，那些不断被人们重复的篇章或缺少个性与艺术性的诗歌作品，经常让我变得“麻木不仁”。但在2012年，一次在山东参加一个高级中学举办的大型诗歌朗诵会，一位高中男生朗诵的北岛的《回答》，突然让我再次有了振聋发聩的感受。北岛作为一个时代的立言者，他对那个时代的责问，已经不可更改地进入了中国的文化历史中。

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岛和同伴们骑着自行车，将《今天》贴在北京的街头和大学的校园里。当一些人面对压力退出了《今天》编辑部，但北岛和芒克坚守了下来。他们提出了《今天》是一本坚持文学独立旗帜，承担文学大义的刊物。《今天》为上世纪八十年中国那场文学的革命，起到了旗帜般的引领作用。

从创办《今天》到现在，北岛和芒克作为诗人的价值是无法替代的，作为一个中国新诗和文学的倡导者，他们的贡献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它把头转了过去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芒克诗《阳光中的向日葵》摘句，写于1983年

三

2010年，我到韩国首尔参加国际笔会，与分别多年的北岛相遇，那晚我们谈到许多人与事，谈到他关心和想念的蔡其矫、牛汉、谢冕先生以及食指等师长及朋友，那种想念和关心之情是由衷的。那天，他送了我一本刚刚由香港出版的散文集《城门开》，我几乎在那一晚读完了那本书，他对青少年时代记忆中的北京生活的回忆，引发了我许多的共鸣，他在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真情，也让我多次掩卷沉思。这些对时代、对文化、对一代人的心灵的记述，也是自我救赎历程的某种呈现。

1980年刚刚走出了“文革”阴影的中国，依旧是纷杂而凌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纠结并不清晰，对于我们这些历经那些年的社会动荡，而彻底不再相信谎言的一代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表达，如何完成好自己？

以诗歌和文学为主旨的《今天》出版了9期后被迫停刊，以“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方式出版了三期，也无法延续。那一段，《今天》每月第一个周六晚有个定期的“作品讨论会”，大家交流读书心得，读诗，有时也跳舞。后来《今天》文学活动和出刊受阻，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但《今天》依旧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研究会”也无疾而终。“作品讨论会”虽在继续，后来人就多而杂了。有时也有一些外省的朋友前来拜访，记得一次长春诗人曲有源来了，他小心而神秘地讲述自己的一些事，他的一本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



刚刚被叫停，他感到了一种危机。果然回到长春他就身陷囹圄。那还是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因诗、因言获罪是司空见惯的事，“今天文学研究会”成员二十几人的名单也上了内刊“大参考”，成为被监督和特别关注的对象。月初的“作品讨论会”也逐渐改变了性质。1981年的夏天，我就很少再参加在赵南家的活动了。后来赵南也因此遭难。

回想文革中北京“地下文学”的历史，并不像现在某些描述者所神秘化的那样。我们在有限的认知与思考中蜗行徐步，我们在社会、家庭限定的窄小空间里摸索、寻求。面对那个强大的壁垒，我们心中一直没有屈服，我们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是时代的熊熊火光，将我们的身影投射到时代的屏幕上，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背负着责任前行。

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得到老友甘铁生离世的消息，曾经的《今天》的同仁们都已年在古稀，时间一晃过去几十年，许多朋友星散于世，一些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繁杂而动荡的世界，但《今天》的精神没有失去，它依然凝聚着我们的生命中最真挚的寄予。我在写给甘铁生的悼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那片荒草/如同四处弥漫的政治谎言一样/掩去真象/让人们看不到本真的面貌//……我知道你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比草木更为芜杂的谎言/你用戏谑和爽朗的大笑完成了某种救赎/日子真快啊/一晃竟已经过了几十年//……阴雨绵绵 荒草还在生长/但我们的心从来都是明亮的。

人类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永远没有胜利过，人类为文化而进行的斗争永远没有停止过。

《今天》40年了，作为一本代表着一代人文化精神与自由意志的民间期刊，它是不朽的。

2018.7.25



附：林莽诗9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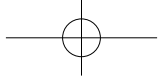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立秋·读沃尔科特¹

一部《白鹭》为一个诗人画上了句号
和我现在年龄相同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八十岁 在生命的秋天
拥有了他保持荣耀的收官之作

因为对诗歌的爱 而放弃
因为不忍心伤害 而挥手的道别
让我看到了一个诗人赤诚的情怀

白鹭 多么轻盈的名字
天使般地飞过山河与岁月
为遗憾 也为逝去了的纪念

1 德里克·沃尔科特 1992 年 62 岁获诺贝尔奖，2011 年 80 岁的收官之作《白鹭》获艾略特奖。他是一位集荷兰、非洲和英国血脉与传统于一身的诗人、画家和戏剧家。诗句引自《白鹭》第六首（肖学周译）。



爱不可重建 但美的所求凝聚
结为秋山之巅五彩斑斓的火焰

也许是一种巧合
在壬辰年立秋
这个暴雨与飓风成灾的夏日
酷暑仍在大地上徘徊
我从另一片大陆归来
曾经染色的白发渐渐呈现出它的本色
与立秋的暗合
让我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坦然
这时 我看见白鹭在飞
“它们像天使 / 突然升起、飞行，然后再次落下”

丝丝的银色 如月光
如秋霜 如芦花的白
是岁月 是生命
是时间流水漂洗的纯净与明亮

在立秋时节
与一位大师的相遇
隔着二十个春秋的门槛
我梳理以往和稀疏的白发
为美丽的飞行 登高而望



我的车位前曾有一棵樱花树

春风掠过时我漫不经心
层叠于枝干上的花朵轻轻地颤动
我打着发动机
车退向一棵刚刚长出叶芽的小小银杏树
初春 有着一年中最新的事物

而后便是夏日飞临
掩去北方短暂的春日

而后便是秋风和冬雪
许多计划随着时间流逝
曾经潜在的希望也已无法落到实处

转过年来春风中
我突然惊觉 我车位前的那棵樱花树
不知什么时候已不翼而飞

四处春意盎然
而曾在我面前的 这丰盈而充溢的美色
何时化作了一缕飘飞的青烟
那棵我车位前走失的樱花树
看见过我春日的倦怠和心不在焉
生活 一些无端的失落
也许无需再找到它的归宿与理由



春风掠过时
我转动方向盘 车徐徐向前
生活又进入了新的一天

201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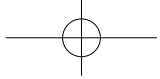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我登上的山顶已不再是同一座山顶

在阳光下的地中海边 沿着
古罗马人和波斯人修筑的城堡之路
我攀上了阳光更为灿烂的山顶

大海蔚蓝 令人心悸
旌旗飞扬 拂响猎猎的海风

从东方到西方
跨越大半个星球
我曾走过多少条古老的道路
我的血液里融入了多少奔涌的河流
时空穿越 我心迷惘

一部沉重的史书无法用脚步丈量
连绵的战事以血沁黄了历史的篇章
我听见 时光的巨轮转动



无数的先贤汇成了无比璀璨的星空

一块巨石在阳光下发出橙色的光芒
我登上的山顶已不再是同一座山顶

2015.9.2

元月4日看一部新片有感

那个年代已经远了
那些青春的苦涩
贫困 质朴
但心灵并不潦倒的生活还会有吗

是什么渐渐湮没了最初的信念
岁月让曾经的热血凝结
那支熟悉的乐曲再一次哀伤地响起
多么不合时宜
却让一颗心滴下了滂沱的泪雨

寂静像黑白的默片
闪过你 我 她 你们 我们和她们
闪过早春灰色的街巷 白塔和垂柳
土红色的宫墙和城楼上翻飞的鸽群



你听 那刮过楼群的风吹散了新世纪的雾霾
屋檐边露出了一抹以往的蔚蓝
那在闹市区的彳亍者已不再是我
“不再是如血的残阳 / 不再是动乱的人流”²
影片上的人物既熟悉又陌生
他们让我眼含泪水 垂首悼念
那个留下了我们青春记忆的特殊的年头

2016.1.4

春事 暖风浩荡

这些天 事情骤然开始增多
仿佛瞬间从四面八方一件件冒了出来

春风浩荡 柳树说绿就绿了
尽管银杏和洋槐的枯枝上
刚刚闪动星星点点的绿色
桃花和玉兰已经散发出颓败的花香

伏案而作 窗前春光明媚
河流泛起微澜
那几只流浪猫又回到了紫藤架下

■ 2 此句引自 1985 年我的诗歌《秋天在一天天迫近尾声》。



一窝灰喜鹊这几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对面一楼那个谢了顶的男人和他的胖妻子
开始收拾闲了一冬的花园
春风拂面 即使衰老的心也会悠然间荡漾

2016.3.30

在早春的清晨 听一只大提琴曲

老友发来一曲名为《往事》的微信
大提琴的诉说让我想到了
往昔众友们日渐苍老的面容

春日的绿风拂动林梢
鸟雀齐鸣 而大提琴低诉
世事悠然 远山 群青色的背阴处
山桃花闪动早春的明媚

想到我们曾经沦落的水乡
青春伴着欢乐
也伴着无以诉说的苦闷与创伤
那时 我们只是愤然抗拒
还无意责问：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今晨 在早间新闻里
那个因阿富汗战乱而亡命爱琴海的阿萨德
一个多么优秀的青年
英俊 健壮的体魄 流畅的英语
他远离家乡和新婚的妻子
从去年到现在 一个普通难民的旅程
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
从一所难民营到另一所难民营
吃尽了饥寒与离别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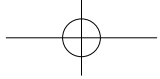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
每一代人都有不忍回首的罹难

春风无知 吹绿了四野
一位大提琴手 让泪往心里流

2016.4.3

那碰触我心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汉字

那碰触我心的是一首童年时并不喜欢的歌谣
一个推着铁环狂奔的下午
一位哭泣的老者让我呆立在哪儿
一棵沧桑的老树在秋风中将枯叶落满了庭院，



那碰触我心的是一条别离的乡路
懵懂的少年向着并不知晓的未来迈出了稚嫩的脚步
汽笛长鸣 那辆冒着浓烟的老火车开向了多年后的现在

那碰触我心的是父亲强忍住病痛的脸
那些群盲涌动的年代 动荡是生活的常态
我们的上一辈人承受了太多的生命磨难

那碰触我心的是与母亲深夜对谈时她轻轻的诉说
从一个乡村少女到银发稀疏的老年
我听出了乡愁的遗韵和对故土深深地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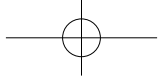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而许多时候 我们逃离现实沉于孤灯与书卷
那碰触我心的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汉字
当我用诗歌诉说 这些分行的文字
跌宕起伏 有时慰藉 有时释怀
我真想知道那触动我心的诗情到底源自于哪儿

2017.2.18

在图宾根想起一位诗人³

内卡河缓缓地流
夏日的图宾根阳光下有阵雨降临

3 引文为诗人张枣和荷尔德林的诗句。诗人黑塞也曾在此生活过。



我们在岸边酒吧喝小麦啤酒
看用竹篙行驶的木筏和悠闲的人们
我们谈到那些年
谈到诗歌 黑塞和荷尔德林

在我心中 这座与诗歌相连的小城
没有“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我却相信会有“幸福的群神踏着
柔软的云层在太空的光芒里遨游”
你看那些飘过教堂顶部的白云多么舒展
河心岛上两排遮天蔽日的巨大的悬铃木下
一定有过诗人们独自漫步的时辰

英年早逝的诗人张枣
让我记住了这座小城
内卡河边那座有圆形房间的橘黄色小楼
居住过在此辞世的荷尔德林
一所建于十五世纪的大学
一座古色古香 山水相依的小城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在图宾根
我想起了一位英年早逝的诗人

2017.8.1, 于图宾根



旧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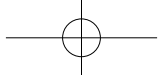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戊戌年4月14重返白洋淀

夜风在吹
吹过的依旧是那片苍茫的水泊
芦苇在摇 洒向这片淀泊的
还是那枚照耀过燕南赵北的明月吗

今夜 金星伴月
天空有些薄云缥缈
四月里蛙鼓还在沉寂
伴我们走过堤岸的那颗亮白的月亮
为什么有些陈旧
没有了当年的月色如水
没有了心的凄清与孤傲

岁月静好
新荷在月光里
有如一片片生了锈色的银箔
丝绢微黄 旧时的明月照我
千顷水淀也曾沉浸于旧时的月色
那些我喜爱的诗人和歌者
以舒缓的音色铸就了那颗我心中的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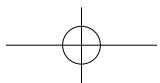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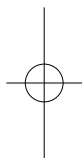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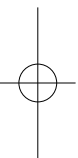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今夜我脚步舒缓 皓首微扬
桨声吱呀 伴我侧耳聆听



那颗金星闪烁着
时光恍然 竟已过了五十年

今夜 我心浩渺
有如那枚拢了薄纱的旧月亮

2018.5.28





外围的旧事

阿坚

早期《今天》编辑万之，是我同学，又因其低调，故可披露。1979年《今天》参与的西单墙，我因常去墙后的体育场锻炼而有见闻，亦与参与的《北京之春》军涛认识。《今天》催生了北京师范学院学生自办《求索》诗刊，万之为编辑之一。1979年《今天》协办的“星星美展”，影响了1981年的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我认识参与者孔长安。西单墙张贴的众民刊中，有青岛的《海浪花》，我认识其诗歌编辑姜福祯。1988年万之赴挪威前我去过其家并识若干人。

小引

《今天》和北岛的老朋友高星约我写些纪念《今天》40年的文字，我说我还真知道些它的外围的事，杳杳的事，不太重要，但还挺好玩的。1978年，影响中国的大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包产到户；而《今天》，算民间文学的大事。

40年了，《今天》比较老了，它似挺禁老的，历史几次翻篇儿的时候，它晃悠悠地潜回来了，不肯退休，还努力整出些动静。《今天》坚持今天，不想变成昨天。

最近我捡点些资料和记忆，并在酒间向年青的朋友絮叨，就像是拉着孩子们翻看尘黄的相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得说。

《今天》当初定位于文学，英明，否则也不会如此长寿。我倒希望



它坚持到 100 岁，也就能留下一个文学的老字号。《今天》一直都不太强壮，气血不足，小病不断，但不少长寿者都是病病快快过来的，正所谓“牛逼玩的是壮烈，平和活的是岁月；大锤子打铁一下子，小锤子打铁打一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英国的老牌杂志《科学》换了多少轮编辑了，一代一代人，一代一代科学，仍张帆不倒。我在想，三四十年前的今天，与现在之今天，昔日的《今天》人，与明日之《今天》人，它们和他们的异同，……今天何其多，《今天》这名字起得可是能够穿越的。下个世纪也有今天，万一或万三也有《今天》——不管其内容如何，也足以告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祖宗了。不过，我觉得万一有谁出几百万买《今天》之冠，应出手。

1、七八与七九年，西单墙上的《今天》并不是很显眼

那两年，西单墙很热闹，天天都有自发的聚集、张贴、诉说等。西单墙是一道长约几百米的灰砖墙，东西向，南邻西长安街，北靠西单体育场（灯光篮球场、若干排座位）、中国书店西单门市部（收售旧书，宣武门北的路西另有一家中国书店）等，马路对面有长安戏院、某电影院、鸿宾楼、X丰饭庄等。

我 1979 年在北京工人业余拳击队学习，训练的场地一度就在西单体育场，教练里最有名的是王国钧。训前训后总得路过西单墙。十一大以后，不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或纠正，但仍有一些无此殊荣，因西单是闹市区又有一条墙，最早便有一些欲平反的申诉材料张贴及冤情者之讲诉，文革时群众练就的大字报功夫又派上用场。西单墙被冠以民主，是稍后的事，及至直称其“民主墙”（常不带“西单”）更是七九年底它被停止后，人们出于怀念的情愫和不满的呼声。

涟漪效应，西单墙的内容越来越多，来者也剧增，已经超越了翻



案、冤诉、求情，而出现了一种积极的清新，如文化和政治的评论，如诗歌文学，当然也夹杂着换房小广告（彼时没有中介，只有换房大会和广告）。来者也是各取所需，我认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逛完西单商场，到这儿来看看京城的新热闹”。所以围观刺激性内容的多（比如披露冤情狠的、控诉嗓门大的）。不好意思，《今天》在墙上不显眼，我的同学回来说，找了半天才找到（《今天》的每页开本太小，也没有大型海报）。不过也有窍门，你要想找文化、文学类的看，要寻找大学生围笼的对象，别往市民那边挤。从二、三期之后，我是在校园里就能看到《今天》。在西单墙上我只找找它的封面——它在那儿！它当然不是焦点。

《今天》之金贵，与其说是文学气息，不如说是有更自由的空气。

2、万之是高我一届的同学

《今天》的重要参与者万之，1978年时是高我一届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学，但我两年内只叫他陈迈平。当1979年初《今天》在校内的东风楼（中文系教学楼，今已无）、6号楼（男生宿舍）、8号楼（女生宿舍）传阅的时候，我不知是谁带进校园的，只知是可以按地址去买，好像几毛钱。我印象她不到16开，百页左右，手刻蜡版，封面是竖的蓝白道（似病号服或囚服，若是故意设计的倒匠心），“今天”两字是美术体，内容多为诗歌。稍后知，万之在我校和《今天》之间，是一座直接的桥梁。

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不少是工农经历的，陈迈平是去内蒙插过队。他在同学中并不显眼，身材和相貌都中等，课余的运动场上、周末的舞台上（各班级系常在教室自办舞会）见不到他，唯一显眼的是他在宿舍至教室的路上总是捧着一本外国字典边走边看。他老家是上海，父母是大学老师，也是稍后才知道，《今天》里佛罗斯特、迪伦·托马斯等外



国诗是他翻译的。

1977年时中文系的同学已接触一些外国现代诗(主要从一些杂志上),而《今天》上的诗,如北岛、芒克、顾城等作品,主要是那种象征手法、借代手法,追似外国现代派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们身边的人写的,这即是说注重人性化、个体化的新风格表达,中国新诗人和外国诗人差得并不太远,“给我们点新鲜空气,我们就能笑出新的样子”。所以,头几期《今天》上的外国诗,是有心者之首读,再读中国诗人的,心里或赞:差不多嘛——这难免因身陷同一国情、语情而更易受到感染。头几期《今天》诗歌的水平不低,有北岛这样的编者、作者,有万之这样的编者、译者,在思想破壳纳新、知识结构调整、语言艺术求完美等方面,自然是领先的、新鲜的,后又丰满成了“朦胧派”,为中国诗歌台阶般的跃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铺垫作用。

3、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好得很

翻开1978年的大事记,各界各层皆有心花。国家级的大事是十二月邓小平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制定了新的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这不啻农业大国的农民又一次的解放,让人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夸赞湖南农民运动时的用语“好得很”。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了。我读到发刊词“致读者”(当时不知是北岛写的),被那种清新的亲切、含蓄的激情所感动,相当于农民看到了土地又要分回的明文。但也像老实的老百姓一样怀疑:真的吗?不会夭折了么?《今天》作为民间的、新生命的文学能办到半年以上吗?

1978年春,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即七七级入校,比如陈迈平这个在乌兰察布盟种过地、教过书的知青就以高分、高龄进入北京师院。隔半年,1978年秋(10月),七八级大学生入校,比如我以四年多的钳工经历了来到北京师院。



1978年11月某日人民日报，公开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1976年4月9日《人民日报》将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这事对我有些影响。

1978年，言论自由在西单墙滥觞——在首都的中心地带可以不经审查、无须批准地发表报告、诗文、启示、通知及说明文等。

那一年的社会整体气氛相当宽松，如春回大地，惊蛰四起，各路民间人士都跃跃欲试，尤其是文革前的老高中、老初中们，历十余年的社会磨炼，翅膀半硬，该试飞了。比如学哲学却钟情政论的胡平研究并宣扬《论言论自由》，比如写诗有年的北岛、芒克创办偏重诗歌的文学杂志《今天》——这难能可贵在没被形势冲昏头脑，没裹在清算四人帮的时尚中，而是做起有建树意义的工作。不能把什么帐都算在四人帮身上，当时的一个笑话就是：我老婆嫌我工资没长成级，跟我离婚了，万恶的四人帮呀！

4、《今天》催生了北师大中文系的《求索》

记得1979年《今天》出了好几期，我们学校的爱好者也渐渐知道它的编辑之一万之是同学陈迈平。197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今天》在玉渊潭公园八一湖北岸搞诗歌朗诵会，我校离公园三公里，所以去的人较多。我没去，忘了什么原因（也许是跟女生有约，也许是四五事件平反后我不愿参加敏感的活动），只是听回来的同学议论过，什么有便衣、什么北岛、芒克都是美男子云云。

记得是1980年，我校中文系也办了一本文学刊物《求索》，编委大多是七七级的，当然有万之，还有黄易、曹跃进、欧阳鸣、庞暘等，他们多数用笔名在上面发表诗文。后发现还有校外的诗人发表作品，如语言学院的诗人肖长春，写的是一首有关摇摆舞的诗。那时我只写献给某女生的情诗，看了《求索》上诸位《今天》风格的诗，一嫉羨便也写了几



首投了过去。

1980年有那么好几个月，看到新一期的《今天》时，《求索》新一期也印出来了（也是几毛钱就可买）。我还比较过，若无记名评论诗文水平，差不了太多。——若干年后我在黄易开的小饭馆“末一家”（安定门内路西，匾字敦厚，据说是黄父所书）重复这话时，已发福的黄易大笑着向我敬酒。

后话是，1980年夏秋时《今天》被停后，《求索》也被学校的团委、学生会收编了，易名《八十年代》，改成了十六开，封面铜版彩印。好在万之是主编，据说每期要送校宣传部审核。就内容来说，散文、小说多了些，摇滚风格的诗少了些；我的游记《九华访老僧》也登在上面。许多年后我才知，当时不少编委不同意我这篇，是万之力主拍板。

5、西单墙的轶事

1979年的西单墙，除了《今天》，也有不少民刊的张贴，比如子明主编的《四五论坛》，比如军涛主编的《北京之春》，比如贵州的《探索》、比如青岛的《海浪花》。

子明和军涛都参加过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因我也参加过，除了当时在广场上就认识子明并引为革命同事，尤其在1978年12月四五事件平反后，与子明、军涛等七八十位当年的反革命今日的“四五英雄”，聚在国务院二招（动物园南），先是在小礼堂讨论，又在宴会厅吃喝，下午集体去首都体育馆开表彰大会。彼此闲聊也知了：子明已在化工学院毕业，他是搞经济研究的工作，军涛在北大读理科。

他们都表示，现在的形势不错，可以再干一番事情。两年半不见，子明已像一个沉稳的知识分子（当年他满脸青春痘）。军涛是新识，挺高大，一派青春积极的风貌。我当时贪玩，好不容易从苦工人变成了大学生，贪图享受校园生活（冬有冰场，夏有泳地，书籍、舞会、八里庄小



饭馆)，便没有在意他俩的话，甚至没去体育馆的表彰大会。

过了些日子，大概是一个周末，军涛找到皇亭子有色院宿舍3栋的我家，劝我参加《北京之春》的活动，我推辞了半天，最后也只答应给《北京之春》写稿子，记得几天后给写了篇无关痛痒的小稿寄去。后来军涛参加过1980年的海淀区人大代表竞选，我是在黑山扈20号陈嘉映的居所听胡平（也同时在北大参加竞选）和陈说的，他们还夸军涛竞选演讲有激情和口才。再见到军涛是1989年的春天了，是在前门饭店门口又转到天坛公园的聚会上。后知他进去了，仍有勇有谋。

子明也是大概在1989年初才见，是与朋友与他在德外拖拉机厂附近的家中，那时他身体很好，聊的什么我忘了，估计与形势有关。我很敬佩军涛与子明，他俩晓义知理，言行逻辑，有职业素质和技术，并且为了大局敢于承担。几年前子明病逝，满一个甲子吧。

《探索》贴在西单墙的时候，我不认识黄翔，也是稍后才读到他的情绪充沛不泄的诗文，我称之为“现代屈原风”或“大浪漫主义”。见到黄是在八九年初的香山塔后身修养所的大聚会，他还带着很可人的有着宋词般名字的夫人。聊的具体什么也忘了，反正一大帮人喝酒、唱歌至夜。

《海浪花》当年没有在西单墙上注意到，多年后在青岛听当时的诗歌编辑姜福祯讲的，大意是：《今天》的创刊影响很大，青岛也办了《海浪花》，有诗歌、小说，也有政论，他负责编诗，孙主编带了杂志去北京的西单墙张贴。姜先生也是五零后，胶东口音不改。后话是，《海浪花》若干期后也被停办。八十年代末期，姜先生被判了8年，其中一条原因就是编辑《海浪花》。

6、《今天》推介、协办“星星美展”，由露天到厅堂

1979年秋天的“星星美展”太轰动了，原因在于，举办地是在中国



美术最高殿堂的中国美术馆外的露天小公园，这不是和国家唱对台戏吗；参展画家大多是学院外的小年轻——当年还没愤青这词；美展内容虽粗犷，但有明显的现代风格和冲击力量，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潮下颇有“革”与“放”的共鸣效应。记得是百八十件油画、雕塑等作品，高高低低地挂在美术馆东墙的铁栅上，观众拥挤，场面如集市，热闹如过节。

美展的协办，赫然写着《今天》杂志。记得《今天》头几期登过马德升的作品（好像是雕刻）；画展前《今天》也作了“星星美展”的推介。美展两天后被停办了，原因当然明白，但能那么自由自在地玩了两天也几乎够本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来月，画展又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进公园正门过桥后的右前方）又重展了，并且刚复职位的美院院长江丰还给了前言。真是柳暗花明，估计“星星”与《今天》的干将为此没少周折、努力。这次我是和同学一起去的，像是去秋游。我知道，北海公园在文革期间有几年不对外开放（据说是某大首长夫人住此），那时我坐无轨路过北海大桥，总向北海公园内张望——多好的湖水、白塔，多好的琼岛、仿膳。文革结束后，北海又开放了。那也没想到那么生猛的星星画展，能在古色的皇家园林展出（记得后来也有外国画展在画舫斋展出）。但画展我们匆匆一观热闹，主要还是去这园子里游耍、划船，然后到北长街找个小馆子吃喝。

1979-1980年，中国美术界发生不少大事，“星星美展”无疑是一朵野生而强劲的报春花，确有引导效力。比如催生了1981年的西安现代艺术展。因我认识筹划策办人之一的孔长安，就可一说。约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就认识在西安外院上学的孔，与他和在西北政法学院上学的赵世民一起吃喝过，后孔来北京中央美院读美术史研究生时，我们也去南礼士路吃喝过（他有时住在附近的真武庙）。他去过“星星美展”的街头现场。我听他讲过：1981年的西安现代艺术大展也很轰动，先锋艺术家、诗人、摇滚青年们如同过节，来的观众超乎预计，一两毛的门



票就收入可观，后也不让展了，再后还有人被判了。孔长安去意大利留学后我就再没见过了。约五六年前，我去终南山的几条峪里寻访茅棚，在子午峪中的金仙观玄都坛西边的山沟里，找到当年参加西安现代艺术展、也被判过的高洺的茅棚，但她正好有事不在。知她这十多年潜心山居修行，还写了一本叫《叩梦》的书，并听说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二十岁。

1979年“星星美展”的火星，十年后终成旺势，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的当代艺术始被世界瞩目。《今天》与“星星”，可以说像两颗民间天空的信号弹，即将引发非官方的，非假大空的、左的，而是真正文学与艺术的全面反攻。

7、九零年《今天》在瑞典复刊前后的轶事

先结论一下，没有万之，就没有1990年的《今天》的复刊。我管万之从来叫迈平。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好意思跟他说过话，他连走路都是读书或思考的样子，哪能打扰人家的时间。1982年初，他快毕业了，我与班上的“第一才”田杰（这几年满市皆知的田老师）才与迈平过话，好像是请教毕业论文的事，知他的毕业论文是《论小说的结构艺术》，还知他已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的研究生。记得他说：我也很羡慕你，我们上课读书的时候你总在打羽毛球（的确我打得不错，后来代表环卫局参加过好几次比赛）。他还向我力荐沈从文的作品，还给过我北岛的《波动》（署别名）。

后来我和田杰还去过两次他在中戏的研究生宿舍楼的活动厅兼饭厅，陪坐的还有一个姓陈的女研究生，挺漂亮。记得他讲过在内蒙古兴和插队的事，还介绍给我一个插友赵健雄——时在《草原》当编辑，可以投诗稿。他说自己没什么业余爱好，最美的就是去颐和园划划船，或去钢琴上弹弹。



1985年他留校任教，稍后又分了宿舍——学校对面的红砖楼的四层或五层（地址叫东棉花胡同某号楼）。我去过他家几次，他结婚了，太太也姓陈。在他家吃喝过，但厨房和厕所都在走廊的公共大间。一次在他家聚会，马原和北岛也在，我还去楼下背上了史铁生——他在我背上自己拎着有管子通入的方形塑料尿桶。

约是1986年冬，他要去挪威的奥斯陆学戏剧，很短的时间他就过了挪威语关（丫语言能力超常）。临别，我去北京站，在他要登上软卧车厢前，他还嘱我：家里有事会让我帮忙。他看太太一眼，又笑对我说：不该帮的地方可别帮呵。他走后，陈太太是让我帮过忙，一次是帮她妹买家具，一次是让我带她妹去郊区玩（我叫一美国哥们开车去的周口店）。后来，陈太太也去奥斯陆，临走把他们夫妇的东棉花宿舍的钥匙给了我，让我来住。后我让赵世民住，再后就被校方收回了。

九年后，迈平又转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书。我们经常通信，他还托人给我捎过几次瑞典的伏特加，有一次捎者是他教过的三个女生（爱沙尼亚的特里莎、爱尔兰的罗拉、瑞典的卡尔森）——真是醇酒美人，那我就带着她们玩呗喝呗。他还给我和田杰办了赴其大学访学的邀请，但我俩终没去。

约是1990年或1991年，他叫人捎来了复刊的《今天》。我跟田杰还说：他在瑞典的能力还真不小，快当东亚系的主任了吧。一次他寄来了与陈太太生下的儿子照片（半岁），五年后又一张——一个半似迈平的小男孩。

近十年来，与他再无通信。一些信息只是从他的插友赵健雄、早期的编辑同事徐晓那儿听说。约十五年前卡尔森来京，告诉我迈平在沃尔沃汽车公司做文案。这些年偶尔从高星处看到《今天》，副主编的后面已没有“万之”，编委里也无。我想他是该从《今天》离休了，他已是昨天，他在带孙子呢吧。



小跋：我发现编过《今天》的人，爱笑的少

有关《今天》，我只能说说边角，还有些笑事也一并抖落了吧：1995年我搬离西单灵境胡同前，因穷窘要卖一批杂志报纸，其中有两册海外出的《今天》，一大堆才给了两三块钱，我见收废品的像上过高中的样子，我抽出《今天》，问知道北岛吧，大诗人。他说好像听说过。我说那你还不多给我一块。见他不理，我诵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说的。他说：好好，再给你一块钱，你可别说我卑鄙。

1983年我流浪在福州，也没钱，听说舒婷正在一招待所（好像是电影厂开的），我打算蹭一顿好的。没想到她很痛快地开了门，屋里还有别的文学青年，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在北岛的《今天》上看到过你的诗，她问你认识北岛？我说我也姓赵，他是我哥。她笑着说北岛是有弟弟，不是你这样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便搭讪地背起“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没有其他选择”（其诗《也许》）。她拿出水晶饼，我连吃了几块。

约是八十年代中期，一日下午兰州的颜峻来灵境胡同我的小屋。他问跟黑大春好么？我说，当然，1981年我就老去清华附中西门外的圆明园的大水法那喝酒，你背得下“圆明园的酒鬼”吗？他从挎包拿出两瓶青稞白酒。他说在《今天》上那些诗人里，特别喜欢黑大春的诗，你能不能把黑大春叫来咱们一起喝？我说，太远了，他住在北大附近呢。他说，是嘛，那我自己去找他。说完，他把两瓶酒又揣回包里一瓶，走了。

约七年前，徐晓的儿子跟我学过几次拳击，几次喝啤酒。那时，后小组（以新主题旅行的小组）在荣宝斋南边的有个宿舍，叫啤隅斋，吃喝常在杏坛饭店北门的克里木餐厅。练完拳更能喝，徐的儿子本身就酒量大。一般每人喝三瓶先热身，然后开始以花瓶当杯比赛（一次能装两瓶半大燕京），两次都是徐的儿子冠军，用时约3分钟。一次又去“后青年”（相当于后小组的青年团）在北苑的总部比赛拳击，结果徐的儿子又把著



名诗人、著名旅行家、小说家等全部打得鼻唇出血。我夸这孩子：《今天》杂志是你妈他们的，今天实力是你的，但你要跟你妈学学宁波菜。

约1980年时，我班的张中天参加了海淀区人大代表竞选，他要以“平民代表”与刘源、蒋效愚竞争。我为了混吃喝（有募的经费）进了其“智囊团”。几乎每天都在校园内的膳园和八里庄饭馆吃喝。我们也给张出了不少主意，之一便是可适当在演讲中插用《今天》中的诗，如北岛的“我不相信”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但一次，他引用完“我不相信”后，雄壮的余音还没绕完，便有人在台下喊“我不相信你能竞选成功”。那晚我也灰溜溜的，不好意思点贵的菜，全怪“我不相信”。

八年前，我和高星、狗子等还跟芒克一年能喝好几回酒。芒克酒量好，酒德好，酒话也好。男人酒高话多偏一倾向，人问他：最近又整啥“野事”呢（其有小说《野事》）。他言：岁数大了，家事就够了。另人问：那再整本“心事”呗（其早年诗集曰《心事》）。他言：心也老得没事了。

高星是北岛的老朋友、老粉丝。一次我俩喝酒，他夸道：北岛是预言家，就是用诗预言了网络时代——“生活一网”。我说：那我教你怎么拍马，北岛早年的诗，“高耸的是十月，十月的苹果滚下山岗”——北岛这是预言了苹果手机最牛逼呀。

其实，我也老挤兑《今天》，也因我对好东西才挑剔呢。比如《今天》有时更像“精英”的家庭版，比如《今天》以纯文学路数更像是窄文学，比如近二十年来，《今天》似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新生作家群，看人家《纽约客》；比如北岛忒老吧，《今天》是一个金茅坑吗？老蹲着对脑溢血不好。

优秀的杂志到糟糕杂志再转升为优秀……这种循环的例子是有的，四十年前是改革开放的一年，到了2018年，对于好多事物来说，应重新洗牌了，晚一两年也行，别太晚就行，太晚了就是“昨天”了。

2018.6.11

2018.8.20 改



老《今天》一代交给我什么

廖伟棠

直到2008年那一次《今天》三十周年庆典，我才知道《今天》杂志的生日和我是同一天：12月23日。不过，我比它大三岁，这三年的差距正好把我跟《今天》的缔造者之间搭上了一座桥：我生于1975年，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尾巴的尾巴。《今天》的缔造者们是毛时代的菁英、背叛者，他们背叛的方式就是从剧毒中炼丹，看看柏桦《毛时代的抒情诗人》就知此丹之美了。

12月23日出生的《今天》和我，都有着典型摩羯座性格，倔强、执着、热衷于迎接挑战，因此也注定命运中有点风波不断。

1995年我二十岁，身在内地，第一次看到《今天》。虽然已经是海外出版的精美繁体版，但浓厚的地下文学味道依然扑面而来。从那时我开始成为它的忠实读者，虽然每一本都要费尽周折从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抢”来——“地下”等于“独立”等于“自由”，这一个公式，同时由博尔赫斯书店的老板陈侗和《今天》杂志那里灌输给我。

我是从那个时候坚决地认定了自己要做一个不合时宜的独立写作者的，其时《今天》的同仁早已坚持了近二十年，而且他们的坚持比我们艰难得多。因此，当近年有人酸酸地诟病《今天》是否妥协了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这些窝藏在内地体制缝隙里讨一杯羹的庸人们，岂不像鲁迅笔下绕着英雄的尸体嗡嗡的苍蝇？！不过，让它们失望的是，《今天》从未成为尸体，反而越来越年轻。

《今天》成立网络论坛的时候，很多自认怀才不遇的写作者上来拜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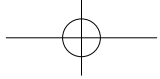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头，如果得不到北岛或者其他前辈的赞美的话，掉转头就在别的地方骂《今天》和北岛“背叛理想”。这和二战后法国某些文人指责保罗·策兰仍然使用德语写作，指责他没有写赤裸裸的反纳粹文学、“伤痕文学”是一样的荒谬。

《今天》之所以在文革后文学中卓然独立，是因为它从来不屑于做舔痴自怜的什么伤痕文学。《今天》的诗当年并非“朦胧诗”这一偷懒的概念所能囊括之诗，如今也依然不是，作为诗歌编辑，从张枣、宋琳到我，都心照不宣地秉持着两个原则选诗：一、宁缺毋滥，二、不追求统一风格的流派感。这些诗都是此时此刻的汉语精华，以有份量的汉语去担当起这个时代的重量，可以不合时宜但绝不媚世，这也应该是给《今天》投稿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吧。

是所谓：风骨。这是我从老《今天》一代所学习最深的地方，30周年那次在香港的聚会，听说了那时的编务人员如何不顾一切保护《今天》的出版，同时不做丝毫的妥协让步，这的确让今天的我们汗颜。我们口口声声为了理想的苟存而不假思索地向有权有钱者妥协——至少也虚与委蛇、保持客气，但没想到在这种妥协中我们的理想已经受辱。如果不是上一代人在几乎不可能的状况下的坚持，我们也压根没意识到坚持是有效的，就轻易被自己心中的纸老虎吞噬。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者我更喜欢的一句，本雅明说的“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今天》如此，中国被耽误的一代、无数代的出路也如此，只要还有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这个民族和它的语言艺术还有重生复甦的可能。本雅明说的是“只有”而不是“正是”、“也许是”，多么的理直气壮！

中华文化，花果凋零，慎存血脉于海外，并接引海内的猛士和群兴怨者，《今天》不是最伟大的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桥梁。微信时代的虚热狂欢，我庆幸《今天》尚未分一杯羹，我们不是“睡前读一首诗”也不是“为你读诗”，我们没有任何义务讨好这个时代流行的审美，没有必要



去安慰这些微小的痛痒。诗本来就应该是冷的，《今天》上即使最火热的文字也都是诗人在孤独不堪之际所写，认识此命、安于此命，中国诗歌才会真正独立和硬气起来。

《今天》四十周年，不惑的勇气其实早已来临它身上，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要忘记这勇气，这不只是为了一本杂志的延续，更是为了我们能真正直面汉语写作的天命，在一片疲软的嗫嚅中挺立独立出来。



一本杂志和它背后的人们

肖海生

每一次，拿到印好的杂志，我会从头开始再看一遍，像一个读者一样地细致地阅读，会给某些喜欢的句子和段落划标记，有时被某篇文章里的场景感染了，会合上杂志，发会儿呆，再继续下去……在这之前，整本杂志的文章我已经看过三遍以上，以编辑的视角。而这一次，我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就像一个写了数十年小说的人，突然以小说的视角来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些年。

我没有想到，我会和一本杂志一起走过十年。但不如说，我是和一群值得尊敬的人共同走过了这十年。

关于《今天》的历史、传承，前辈师友及同仁已经写了很多，特别是老今天的部分，余生也晚，很多只能风闻其事，恨生不逢时。虽然早期是地下文学、同人杂志，但《今天》杂志对文革后语言的重塑、再生，对经典作品及重要作家的发掘，使得它的影响力早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章节，甚至可以旁枝斜逸侵入中国当代艺术史下，形成美妙的互文关系。

我记事很差，日记也写得断断续续，但在《今天》的十年间，仍然有许多场景无法忘掉。2009年7月，我们在普吉岛开过一次编辑会，有幸与北岛老师同室而居。白天在房间里一起开会，讨论杂志的走向，傍晚时分，众人聚在海边喝酒，阳台孤悬海边，北岛老师点一瓶红酒，和刘禾、李陀、欧阳江河等回忆拼凑往事。对我而言，他们的讲述会将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补足，对我自然是又新鲜又激动，历史的创造者、



亲历者就坐在自己面前的感觉，有种恍然失真。往往持续到半夜，时间似乎变得有了形体，触手可及；也许是红酒的原因，玻璃杯映应烛光摇曳，微醺中我觉得，那个夜晚可以像海风和海浪声一样永恒持续，那是从历史中单独抽出来的可以返回的时间线。

还有一次，应该是《今天》三十年庆后不久，徐晓精心印制的纪念书籍和历期杂志，存放在租赁的库房中，被北京某区的扫黄打非执法队查抄一空。徐晓老师有斗争经验且韧劲十足，不依不饶几番找对方讨要，那段时间，北岛每天给我和李彦华打电话，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问题，在电话中他几次说过：如果出什么事，我们要发声明向国际社会求援！（应该是知道我们的电话惯例被监听中，讲给电话那边的无脸人听）结果有惊无险，但过程让我对《今天》的同人精神有了感同身受。这样的事情就像杂志编辑部几十年来一样，四散于各地、时不时就敲打一下《今天》杂志的人，让自己知道即使不复当年，但做一本杂志仍然负有原罪。负责网站技术与更新的宝明大哥被网警和国安传去喝茶，看似客气相迎，实则寒流暗涌，一不小心就可能有株连家人之祸。对于对方来说，这只是他们的一份工作，但“平庸之恶”这样的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唯有经历过这些，对“今天同人”这个历史身份才会有更深切的感受。

更多的时刻，并没有这样的英雄气氛，更加日常，更琐碎，看似不值一提，却以巨大体量的细节和颜色、声音、气味汇聚出一本杂志的气质。在《今天》杂志为纪念张枣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一个听众突然站起来，讲述她与张枣相遇的故事；在签售会上，作品中的当事人默默签了一本书，写作者也有心意识到这缘分，但相顾不语，把它变成记忆的一部分；在大理苍山洱海边讨论“另一个传统”，坐在北岛的书房里看洱海上光线和云的变幻，几年前的一次中风后，他每年在这里安静几个月，为杂志约稿、想新栏目，同时创作出独特的“点线画”；在北京望京，和宋琳在他南美风格的书房中晒太阳，听他讲述在东南亚及法国编《今天》



的往事，诗人突然间面色苍白手颤抖起来，说是醉了烟，而我却认为，那是被时光附体后的生理反应……

在我看来，在某个历史时刻，一本杂志的意义会被突然放大，但在其前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是创办、编辑和运作这本杂志的人群，决定它能拥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以及能走多远。

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忽视了在1978年《今天》杂志诞生的那个年代中，这种勇气、友情和相遇对文学和思想的催化作用。个体的人、鲜活的、志趣相近的人一直在发生作用，以一本杂志为中心，形塑了这四十年来的文学史和个人史。除了《七十年代》上下卷、《暴风雨的记忆》、徐晓的《半生为人》、刘禾的《持灯的使者》等著述中，在芒克、鄂复明等老《今天》人的讲述中，这样的故事几乎是无时不在发生，时忆时新。当然，这脱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但《今天》杂志最终从当年的诗人江湖、文学流派中脱颖而出，影响力持续至今，与杂志背后的人分不开。九十年代商业潮让许多看似坚固的东西分崩离析后，《今天》杂志的编辑、作者和亲友团们，仍然纯粹地站在一起，并且将杂志在海外复刊，在远离潮流之外的地方坚持着初衷。

现在人们都习惯了刷朋友圈，刷Facebook、Instagram……看着社交媒体时代身边人的聚散离合，不由人不感慨，经得住时间考验经久不散的友情，并非吃喝聚会可以维系的，一定是有共同的方向，才能在几十年中始终走得近、行得远。在去中心化的年代，内心的共同方向早已碎片化为一时半晌的灵感，或者庸俗化为社交媒体上获取粉丝的沾沾自喜，迷失和琐碎成为从流行文化到思想追寻的主要声音，也正因为此，《今天》杂志及其聚集的人，才显得更加珍贵。

许知远曾讲过一个段子，他去台北中研院拜访老先生们，座间饮酒，老先生们哂笑：年轻一代，做学问一般也就罢了，连酒量也不行啊。四十年后回看《今天》，有时隐约有同样的感慨，没有当年的雄心和勇气、没有惊为天人的作品也就罢了，当下的年轻人更喜欢单打独斗，



标榜自我的创造力，换一个说法，又何尝不是这个年代，史诗式的母题缺位已久，甚至连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都变得那么难！

这些年，除了《今天》杂志，我自己还或长或短地做过一些其它类型的杂志、MOOK和出版物，也认识、结交了不少的写作者和创意人，把图文内容以“酷”的形式设计出来，想着它们能比肩于国际上大行其道的独立杂志也不逊色，有类似这样的“野心”。但没有一本杂志像《今天》这样恒定，不为一时潮流而动。有时我会想，要不要给《今天》杂志加一些更年轻、更有设计感的元素？最终，这样的想法总是一再拖延，并非没有行动力，而是种种尝试后，还是被已有的经典的魅力所说服。

而更多的努力，则是在北岛的叮嘱下，不断迎入新生的编辑和写作者。几十年过去，文学写作的标准更迭，过去的先锋也可能变得保守，而新的年轻的写作者会不断带入新的方法和风格。与阿乙曾聊到这个话题，他的看法是，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同人的文学激情和品味，使得这本杂志葆有了活力和创造力。

我不擅交际，十年间，许多的人和事却潮水般迎面而来，将我带入《今天》杂志的传统。很难说清是一个个具体的谁，给自己如此多的震撼和激励，作为一个整体，《今天》杂志成为一种力量，让我在所有事情上保有警惕，不要颓废、不要油滑。当移动互联网一涌而上，《今天》杂志的坚持带着莫名的悲壮感。如果这不是潮水的方向，就让这传统成为一股历史的暗流。



2009年7月在普吉岛的一次编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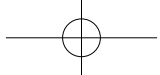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2013年6月飘风沙龙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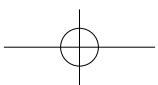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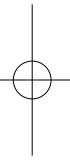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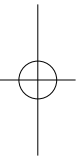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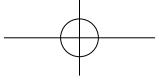
2013年6月飘风沙龙2



2018年1月大理“另一个传统”，钱小华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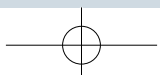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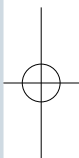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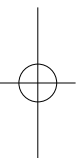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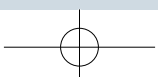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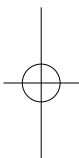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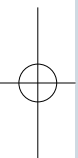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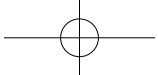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诗人在苍山洱海边的书房，2018年1月





写作新标







编者弁言

设立“写作新标”栏目，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孙智正，因为他写下的那些东西，预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一个新方向，而且，孙的写作经过十来年的磨练和实践也日趋成熟。这是一种真正新鲜的写作，其致力的方向细致到了字句的分子水平。更重要的是孙智正坚持言之有物，语言上的透亮是为揭示物的质地而设的。他是及物写作的语言奇才，就涉猎视野而言也很宽阔。关于孙写作的经历以及主张，在《小传》和《句群》中已有夫子自道，这里不再赘言。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像孙智正这样以文学写作为志业弄笔多年自成一体的实力作家并非他一人，而是有一批，因此我们才有了设立这一栏目的想法。二、开始栏目名为“小说新标”，但若局限于某种特殊的文体并不能反映出这批作家写作的深广或者说幅度，最后勉强以“写作新标”命名。

孙智正另有三万字的作品将在《大益文学》2019年第1期的“新标”栏目刊出，主持编辑仍是本人。

韩东，2018.8.28



小传

孙智正，男，1980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绍兴地区）。6岁时开始认字，妈妈在食堂里当帮工，带我在食堂的一个房间里住着，我在上幼儿园，回来她教我认字，“大”“人”“口”“耳”，印象中“耳”特别难写。然后跟着爷爷看《故事会》《山海经》等，接着从同学那里借《故事大王》《儿童文学》看，到了三四年级时，看武侠小说，小阿叔借很多武侠小说看，二阿叔买了很多武侠小说看比如还珠楼主的，舅舅家找到了《江湖奇侠传》看，村里有好多沾亲带故的人那里借书看，四阿叔那里看《民间笑话集》《苗族创世神话》，跟着爷爷看看更深的东西《九尾龟》《聊斋志异》，更深的书他也有，《呐喊》，那时看不懂。看到五六年级跟着比我大几岁的人看更多的武侠小说，开始接触到金庸、古龙、梁羽生之外的东西，温瑞安李凉，跟着小阿叔看雪米莉，跟着二哥哥看看琼瑶、岑凯伦。和一个一起看武侠小说的人商量写武侠小说，把作业本没写完的缝合在一起作为本子，写了两段写不下去了，成了引火纸。到了初中没东西可以看，看哥哥高中的语文书，发现《蒋干中计》很好看，去问爷爷有没有《三国演义》，他有一套清朝时印刷的缺了一本，初中三年就看了这么一本，还有一个同学推荐的《丑陋的中国人》。初一时看《中学生天地》，写了好些诗。到了高中，有个同学推荐我看《笑面人》《悲惨世界》，看不懂，高二有个同学推荐我看当代文学，看进去了，买了很多过刊看。每周写一篇作文，和同学交换看，开始试着写小说一样的东西。到了大学想起同学的推荐，看雨果，看语文书上提到过的世界名

著，看哲学和当代诗，开始有意识地写东西。但没有找到方向，不知道对的是什么。1998年上大学时网络刚普及，网络小说是《第一次亲密接触》，我看了一下是这样的那网络小说不用看了，到大四下半年才开始上网，看到北大自由谈的BBS，在图书馆里能接触到的也是“知识分子”写作。偶尔看到乌青的小说和诗，知道发现了新的东西，顺便找到了橡皮、诗江湖、他们、黑蓝等。毕业一年辞职，什么工作也不想做要到北京看看。住在朋友家里，看到了图森的《浴室》，确认可以这样写。认识了赵志明和张羞。2006年又一次辞职，写《青少年》，在写之前还不知道怎么写，预计写得很短，写到第二节才知道怎么写，就是流水账式的没有技巧和意义的写法，不讲故事讲事情，这应该是民间故事、类型故事和小说的最根本的区别。这样我觉得找到了一种语调，另外我有种想法是要复制整个人的一生，用出生开始的一个长镜头到底，因为只有事情的话都很重要。还有我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只有“永生”才能提供一个选择和答案。所以写作就是我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下次总结可能就不这样），一是发现新的写作方式就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二是为了体验活着。我觉得我要说的所有都在《青少年》里，但活着总是要写作，就写了《句群》《南方》等，后来这些写作像是“总结”，《青少年》是发现。



孙悟空和如来佛

序：说明

《孙悟空和如来佛》内容基本按《西游记》原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版)翻译下来,或者说像翻唱一样地翻写下来。除了语言当代化之外,做了以下几个较大的改动:

1.原文中插入的大量诗词,主要为描写风景、战斗场景、人物外貌和历史、说理,内容有重复、累赘之嫌,大多妨碍叙事的正常进程,当下读者看起来会比较难懂。对其进行了删改和简缩,力求清通,同时起到一定的抒情和调整叙事节奏的作用。

2.删除了第八回到第十三回唐皇游地府、唐僧出世等情节(在后文唐僧和观音的话中补叙)。一是这段篇幅不小的插叙让原文有“断气”的感觉,二是《孙悟空和如来佛》里孙悟空是绝对主角,希望叙事上也呈现与内容一致的一直直线前行的形态,孙悟空始终在视线里不断地“过关”。

3.采用了比较简短的小标题,一是便于阅读,二是传达对孙悟空身份变动的关注,三是呈现比较当代的小说外貌。

4.字数从原文的约87万字变为约41万字。

在吴承恩之前,孙悟空和唐僧取经的故事历代已有不少版本,是吴承恩的《西游记》让大家认为《西游记》就应该是这样的。吴承恩的《西游记》当然很经典,但是因为年代的原因,《西游记》被字障遮蔽,很多人

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西游记》的(当然这也没什么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一版当代人阅读起来没有难度的《西游记》。

《西游记》非常庞杂,由历史、宗教、神话、寓言、民间故事等等杂糅而成。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核是活泼的民间趣味,人物的对话让人觉得他们是一群“大孩子”。

《孙悟空和如来佛》语言力求通俗朴素,同时保持韵味,清健,“雅俗共赏”,去掉《西游记》的文字硬壳,展露出它依然新鲜有趣的核心:强劲的故事进展、个性鲜明的人物、插科打诨的对话……呈现一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西游记》,让小孩都能看得懂,同时里面(语言、叙事、“寓意”)又可以让有心人看得很深。

《孙悟空和如来佛》整个故事可以说仍旧在讲一群取经人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永生了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孙悟空为了长生(永生)离开花果山,不久它就真的永生了。从物质(石头)到生命到永生,事情发生了两次质变,怎么办?“如来佛”变成了永生人(孙悟空)要面对的问题的象征。

现在的科学正在让我们面对永生的问题,永生从一个神话的主题变成了科学的话题。《孙悟空和如来佛》对此的探讨,是暂存的人对永生的探讨。说到底,我们和吴承恩是同时代的人——永生来临前的这一代人。



《孙悟空和如来佛》卷一(1—7)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卷一 长生

1. 大海

假定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无尽的大海，大海里有一座山。

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长得挺高挺大的，还有好几个孔，光可以照进去，风可以进进出出。有一天，这块石头突然崩裂，滚出来一个石球。

石球就地一滚，变成了一只石猴。石猴长得跟真猴子一样，有手有脚也有毛，有鼻子有眼。那眼睛一睁开，特别亮，抬眼一看，两道亮光直冲到天上。

天上住着玉帝，他说，啊，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亮，派千里眼和顺风耳看看、听听怎么回事。

千里眼一看，哦。顺风耳什么也看不见，也没听见什么。就千里眼回来跟玉帝说，有只石猴子，在东胜神洲傲来国那里，刚从石头里蹦出来，刚开眼特别亮，现在好了，眼睛已经暗下去了。玉帝捋捋胡子：噢，那我知道了，我的地面长出来的小东西，不奇怪不奇怪。

2. 瀑布

这只石猴肚子还会饿，没事在山里吃吃水果喝喝水，和老虎、豹子、狼、蛇、鹿什么的做做朋友，不过它最亲的还是猴子，天天和它们在一起玩。就这样过了很多年，一天天气热得很，石猴和猴子们躲在松树底下避暑。一只聪明的猴子说：天这么热，不如去洗澡。



大家就都去了，在山涧里洗澡。洗着洗着，一只好奇的猴子说：不知道这股水是从哪里流下来的，要么去看看？

大家就都去了，逆着山涧往上爬。原来源头是一挂瀑布啊。它们站在那里看，觉得瀑布还挺大的，也好看。

那只好奇的猴子又说，山涧是瀑布变的，那么这个瀑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只冲动的猴子说，谁跳进瀑布找出源头来，我们就拜它为王。

大家也都同意。

石猴就说，我去我去。闭上眼睛往瀑布里一跳，睁眼一看，已经到了瀑布后面，啊，怎么回事。那里有一座铁桥，桥底下涌出来大股的水，大概有一眼很大的泉水。这股水冲撞在岩壁上，从桥上倒挂出去，外面都看不到这里还有座桥。

石猴从桥上走过去，水蒙蒙湿漉漉的，小心不要滑倒。

它看到桥那头有一个很大的石洞，跑进去一看，里面有石桌石椅石床石盆石碗石筷子，跑出来看到洞口立着一块石头，上面写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四周长满了花朵和树木。

啊，原来这座山叫花果山，这里是水帘洞。

石猴很高兴，又闭着眼睛跳出来，跟那些猴子一说，大家就都跳进去了。一看洞里什么都有，大家很高兴，以后刮风下雨不愁了，不用再躲在树叶子底下，呆呆地挨雨淋了。

石猴记性很好，说，大家说好的，谁先跳进来就拜谁为王。

那只冲动的猴子呼一下趴地上了，啪啪啪磕起头来。其他猴子犹了一下豫，也都伏在地上磕了起来。因为石猴长得丑，所以大家叫它美猴王。

3. 长生

就这样，美猴王和猿猴、猕猴、马猴各种猴子，早上起来出洞去山



上玩，晚上回洞睡，渴了喝泉水，饿了吃水果，这样一起不知玩了几百年。突然有一天美猴王吃着吃着东西咧着嘴哭了，嚼碎了的水果从嘴里掉下来。几只猴子扑过去抢着吃，没掉地上空中就接住了。

边上几只说得上话的猴子，互相看了看，吃惊地问，大王怎么了这是，是今天的东西不好吃吗？

美猴王说，不是的，大家想啊，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现在我又住在这个石洞里，感觉又像回到石头里了。

大家说，那我们不是天天出去玩吗？

美猴王：大家不觉得天空也像一个罩子吗？就这么罩着。

猴子们面面相觑：大王，你想怎样？！

美猴王说，我想去天外看看啊。说着又想哭。

猴子们说，那大王不会飞啊。

美猴王：是啊。哭出声来。

猴子们不知道怎么劝。美猴王哽咽着说，你看，我们每天这么吃喝玩乐，看上去好像没人管，其实阎王老子一直管着我们啊，过些年我们都是要死的。

猴子们这下都听明白了，一个个都哭了，不想死啊。

这时，一只博学的老猴子说，大王这么有远虑，说明你觉悟了啊，这天上地下只有三种造物不归阎王老子管，一种是佛一种是仙一种是神圣，他们不生不灭，和天地山川一样长命。

美猴王说，啊！那么，他们在哪里啊，我也要变成他们那样。

老猴子说，我听说远在海外。

美猴王听了大叫，明天我就下山！漂洋过海也要找到他们。又说，等我学会了长生不老的办法，回来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永生。

猴子们欢呼，太好了，大王万岁，明天就给大王准备水果，吃了上路。



4. 神仙

第二天，那些猴子去采了很多水果。

有樱桃、梅子、龙眼、荔枝、林檎、枇杷、梨子、桃子、李子、杨梅、西瓜、柿子、石榴、栗子、胡桃、椰子、葡萄、榛子、松子、榧子、橘子、甘蔗、橙子、柑橘，还有山药、黄精、茯苓、薏苡等等。那樱桃的颜色多么美啊，梅子的味道多么香多么甜。龙眼啊，肉甜皮薄；荔枝啊，核小瓢厚。这些水果啊，都是连枝带叶的十分新鲜，美猴王和猴子们吃了一天。都说人间有很多美味，其实，都比不上山猴子吃的。

又到了第二天，美猴王很早起来了：大家帮帮忙，快点给我折些松枝过来编筏子，再去斫根竹竿当竹篙，还有还有，昨天吃的水果照样再帮我去采些来，路上吃吃。

猴子们当就去办，马上备好。美猴王一个跳上筏子，一竹篙撑开，漂漂荡荡，在大海上越漂越远。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渴了饿了它吃水果，很快，到了一块陆地。美猴王从筏子上跳下来，手里还拿着竹篙。沙滩上有好多人，有的在捉鱼，有的在打雁，有的在挖蛤蜊，有的在淘盐。

美猴王看到他们都穿着衣服，就自己身上长着毛也没衣服，和他们不一样。就做出很凶的样子，拿着竹篙一舞，那些人吓得都逃开。美猴王抓住一个，凶巴巴地剥了衣裳穿在自己身上。

从此，他就学人的言行举止，人模人样地在人世里穿行，心里想着去学佛、学仙、学神圣，一定要学到长生不老的办法。

他看到，世人都忙忙碌碌，为了名为了利，连身家生命都不要更别说长生了。有诗为证：

争名夺利什么时候才停止啊？为了名利早起晚睡多么不自由！

骑了驴子骡子就想着骑骏马，当上了宰相又想做皇帝。

为了身外之物忙碌着，都不怕阎王把这些一笔勾销了？

他们啊还为子孙发愁，没有一个肯回头的。



美猴王在陆地上飘荡了八九年，没有遇到超凡脱俗的人。他又照原来的样子做了个筏子，前往大海之外的另外一块陆地。上岸之后找了很久，有一天看见一座山又高又秀气，长着深深的树林，他也不怕狼不怕虎就往山里走，登上山顶一看，真是一座好山：

山脊像刀戟，山峰像屏风。阳光照在山上，山上青翠的颜色好像蒸发一样变得清淡；下雨的时候，山上青翠的颜色好像收拢一样更加深沉。枯藤缠着老树，鲜花照着清泉。到处是鸟鸣，处处有水声。这么美的地方，一定住着神仙。

美猴王一边看景一边这么想着，突然听见林深处传来一阵歌声，仔细一听唱的是：

每天山里叮叮叮砍砍柴，碰到仙人下棋，看得斧柄都烂掉。山里云边散散步，带着卖柴换来的老酒，喝喝笑笑陶冶情操。困了就枕着松树根，月亮照着睡觉。一夜睡到天亮，爬爬山锻炼身体，随便砍点柴再去卖掉。价钱随便的，能吃饱饭就好。不和世人争吵，空下来就和神仙聊聊。

美猴王听了高兴死：哎呀，神仙原来真的藏在这里。急忙跳进林子里去找，仔细一看，是个樵夫在那里拿着斧头砍柴。

连忙上去说，老神仙老神仙，我要拜你为师。

樵夫吓了一跳，斧头都掉地上了：不敢当不敢当，受不起受不起，我衣服没得穿饭都吃不饱，哪里是什么神仙。

美猴王：你不是神仙？你刚才唱的可是神仙歌啊。

樵夫愣了愣，笑着说，哦这个啊，这个歌是别人教我的，这里有个神仙，就住在附近，他看我平时生活挺辛苦，就教我唱这个歌，一来散散心二来解解乏，我自己嘴巴唱出来的，还能自己耳朵听进心里去就最好。

美猴王说，哎呀，神仙就在附近！你怎么不去学长生？！

樵夫：我家里还有个老妈妈要养哪，没法去修行。



美猴王：那你告诉神仙在哪里，我去修。

樵夫就说了。原来就在前面，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住着一个叫菩提祖师的神仙。美猴王拉着樵夫说一起去吧。樵夫说，你这个络腮胡怎么不懂事呢，不是跟你说了我还要养老妈吗，不要耽误我砍柴生意，快去快去。

美猴王听了就和他告辞，一个人朝前面走去。

2017.1.25

5. 悟空

美猴王从林子里走出来，找到路，走过一个山坡，大约七八里远，望见前面是有一座洞府，挺起身来先看看，没错，是洞，是在那里，赶紧过去。

洞门口风景好得很，种着一千株松树、一万根竹子，还有奇花、瑶草和苔藓。听得到仙鹤和凤凰的叫声，看得见它们在半空中飞来飞去。就是洞门关着，一个人都没有。

美猴王四处看看，崖头那里立着一块石碑，牌上面写着十个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樵夫没骗人。

美猴王不敢上去敲门，在一边等着，等着等着没事做，跳到松树上摘松子吃。过了会儿，洞门呀一声开了，走出来一个仙童，长得骨骼清奇，穿着道袍，那样子，就是和一般俗气的小孩不一样。

没想到他一开口就叫，他妈的！什么人在这里吵闹！美猴王连忙从树上跳下来：仙童仙童，弟子是来学仙的，打扰打扰。仙童上下看了一眼，笑着说，你也要学仙？美猴王：是的呀。仙童：我们师傅刚才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去接待接待，看不出来就是你。美猴王笑着说，是我是我。师父果然是神仙啊。

仙童带着美猴王进去，里面的房子一层层的造得好，走了半天，走到瑶台下面。师父菩提祖师就坐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台下一边十五个



站着三十个小仙。

美猴王一见，连忙拜倒：师父师父，我总算找到你了，我要拜你为师拜你为师啊！祖师：别慌，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先说清楚了再拜也不要紧。美猴王：我是花果山水帘洞来的。祖师：赶出去，你这么喜欢说谎，怎么修仙。美猴王连忙说，我没有说谎啊师父，师父！祖师：花果山到我这里隔着两片大海一块大陆，你怎么来的？美猴王：我漂洋过海，一个人找了十来年，总算找到了这里。祖师：哦，这样啊，那你叫什么名字。美猴王：我没有名字。祖师说，你爸妈不给你取名字的吗。美猴王：我没有爸妈。祖师说，那你怎么来的，石头里蹦出来的？美猴王：正是，师父神机妙算，我记得自己本来待在一个石头里，有一天石头破了我就出世了。祖师听了心里暗喜，原来是天父地母，说：你记性这么好啊，你走两步我看看。

美猴王就走了两步。

祖师：你走路怎么这么难看，像吃松子的猢猻似的，好吧，我们把反犬旁去掉，你就姓孙好了。

美猴王：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再帮我取个名字吧。

祖师：我徒弟多，排字号，一共十二个字，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排到你，刚好是“悟”字，就叫你孙悟空好了。悟空，你要记住两件事，一，你是排第十个字的小徒弟，切记，另外，如果你真的名副其实，能悟空，那就厉害了。

孙悟空：弟子知道了。

6. 桃子

孙悟空提醒自己以后就叫孙悟空了噢。

祖师叫仙童领孙悟空出去扫地，学做徒弟、师弟的礼仪。站在台下的三十个小仙一个个排队出去了。悟空走到门口，拜见了一帮师兄，师兄叫他就先睡在走廊上好了。



第二天，孙悟空跟着师兄们学习言行礼仪，听他们讲经论道，写写字焚焚香。第三天也是这样，第四天也是这样，每天都这样。师父的面都见不着，空闲的时候，扫扫地锄锄草，养养花修修树，砍砍柴烧烧火挑挑水，这样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有一天，祖师高坐在瑶台上讲道，大家都有的听。

祖师讲得好啊，声音打雷一样响，内容珠宝一样值钱，讲得天上落下花来、地下涌出花来。孙悟空听得眉开眼笑、抓耳挠腮、手舞足蹈。

祖师见了：那个谁，孙悟空，你怎么小动作这么多，不好好听我讲道！

孙悟空：师父讲得太好了，我情不自禁。

祖师笑了，慈眉善目：哦，这样啊，看来你听懂了。你来我这里多久了。

孙悟空：我也不知道多久了，就是我去后山打柴，那里一山的好桃树，我记得吃得要饱死一样吃过七次。

祖师：哦，那座山叫烂桃山，听到这个名字你想起烂柯山了吗，哦对，那你来我这里七年了，你要从我这里学什么？

2017.1.26

7. 三更

孙悟空：师父你看着教就好了，我无所谓的。

祖师：“术”字门里的本事你学不学，学会了就能占卜，预知未来，避开坏事迎来好事，请神仙下凡、让鬼上身。孙悟空问，学会了可以长生吗？祖师：不能，不能。

孙悟空：不学，不学！

祖师又说，那教你“道”字门的本事怎么样，就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这些，学会了会看经会念佛，学不学？孙悟空问，可以长生吗？祖师：不能，不能。



孙悟空：不学，不学！

祖师又问，教你“静”字门的本事怎么样，学会了可以不吃，每天参禅打坐，身心都很安定。孙悟空问，可以长生吗？祖师：不能，不能。

孙悟空：不学，不学！

祖师又说，那你“动”字门的本事学不学啦，这种本事十分积极进取，采阴补阳，喝人奶，炼丹，就是要追求长生的。孙悟空问，那真的可以长生吗？！祖师：不能，不能。

孙悟空：不学不学！

祖师一听，从台上跳下来，手里拿着一根戒尺指着孙悟空鼻子骂，你这只猴子，这个不学那个不学，那你想学什么？！你真当我好脾气，刚刚还说无所谓。拿起戒尺打了孙悟空头三下，背着手走了，顺手嘭一下甩上了门。那些师兄吓得要死，埋怨孙悟空真是只猴子不懂事。

到了夜里三更，孙悟空一个人悄悄起来，避开大家到了后门那里。只见月光清冷地照着地上的露水，夜空看上去是多么的浩渺啊。树上有一只鸟缩着脖子在睡觉，远处传来清冷的流水声。

孙悟空看到后门半开半掩，看来自己没猜错，师父打了他三下还把门关了，这是要他夜里三更走后门找他。

孙悟空轻轻推门进去，看见师父蜷缩着身子朝里睡着。孙悟空不敢叫醒，等在一边。过了会儿，师父翻过身来，手脚摊开，嘴里出了口长气，像是在说梦话：难，难，难，话好说找耳朵难，对不懂的人说话就是白白磨损舌尖。

孙悟空连忙应声：师父师父，弟子在这里等了好久了。

祖师说，你这猢狲，不去睡觉坐在这里干什么。孙悟空：师父，弟子根据您的指示来学长生的方法。

祖师：好吧，看来你已猜破我的暗谜，我也很高兴，来，我说给你听。



孙悟空记住了祖师传授的口诀，因为当时就他俩在，谁也不知道口诀到底怎么样的。孙悟空从后门出来，这时太阳已经升起，金色的光辉撒在门口的道路上。孙悟空悄悄回到走廊那里，躺下，等师兄们踢他屁股再起来，假装刚刚睡醒的样子，心里实在高兴。

这样又过了三年。一天祖师跟孙悟空说：以后你会遇到三场灾难，一场是雷劈，一场是火烧，一场是风吹，雷要把你劈成两半，火要烧得你内脏成灰，手脚变成焦炭，风从你的九窍、毛孔里吹进来，吹得你骨头离开骨头、肉离开骨头、肉离开肉。

孙悟空：哎呀，为什么会这样。

祖师：因为你学会了长生，违背了天地的法则，老天不高兴。

孙悟空：师父，那怎么办呀，我好辛苦从你这里学了长生，死了的话不是白学了吗。

祖师：也有办法，我有两套变身术，你变成别的样子灾难就找不到你了。

孙悟空：那灾难来的时候我还没变怎么办？

祖师：看你运气。学不学？

孙悟空：学学学！

祖师：我的变身术一共有两套，一套三十六种变化，一套七十二种变化，你学哪套？

孙悟空：师父开玩笑，当然要学七十二种的！

祖师笑着说，你这猢狲还是贪心。

告诉了他七十二种变化的口诀。孙悟空记性好，马上就记住了，练了一段时间都学会了。祖师又说，我再教你个办法避开灾祸，到时你没变身都不要紧。

教他翻筋斗的口诀，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试，一个筋斗上去就在云层中穿行，看到眼前的天变得好大、眼下的地变得好小。

师兄们都夸，这下孙悟空不用愁了，以后就算帮人送东西也有饭



吃。一天，大家在松树底下聊天，师兄们说，悟空啊，你学了这么多本事，师父都没有教我们，你给演演，我们开开眼。

孙悟空说好啊。摇身一变，变成一棵好大的松树，张空蔽日，原来那几棵松树在树根那里变得像小草。

师兄们纷纷拍手叫好，还要跳起来摘好大的松果。

大家正高兴，祖师突然就来了：你们在干什么，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像是修行的人吗！孙悟空连忙变回肉身。祖师说，你这个猢狲，学了点本事就了不起杀，尾巴就翘起来了，我不想看见你，赶紧走！

孙悟空：也好的，我离开花果山20来年了，那些老猴子说不定都死了，我说好要传给他们长生的本事的，师父那我去了。

祖师愣了一下：你这只猢狲怎么这么冷酷，说走就走。你走了在外面千万别跟人说起我是你师父，不要给我惹祸。

孙悟空：师父我知道的，这些本事我都是天生会的，绝不会在人前提你的名字，但我心里会想你的。

祖师：好了好了。

孙悟空就一个筋斗回到了花果山，有点飞过头了又调转头回来，再一按云头下来，还在半空中就听得一声声猿啸哀。

2017.1.27



历史(长篇节选)

一直觉得人类真正的历史是个人史，所思所想、喜怒哀乐。所以就有了下面的《历史》。

3.

今天早饭吃的是炒土豆丝和粥。

粥是昨晚预定时间在早上电饭煲自己煮好的。

这些都是晓乐安排的。

在吃了饭之后，穿戴整齐，我带着孙猫猫出门了。

现在外面很冷。我们先坐587，接着坐从河北开过来的805到单位。

在车上，我认为我们坐到了最好的位子。最后一排靠窗的两个。旁边的玻璃窗打不开，孙猫猫现在还是很喜欢把头探到外面看车轮有没有碾到白线。

过了会儿我觉得困了，就不客气地睡了会儿。当时车正在上京通快速，因为孙猫猫问了句爸爸现在上高速了吗？接下来我猜他专注地看着窗外，不时地把脸贴到玻璃上尽量想看到车轮。

到了单位，我感觉到那个办公室里应该来了一位同事。不过我没去察看。

孙猫猫在吃桌子上的零食，我打开电脑发公众号。

不是说到单位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好像来这里一趟也是个事，吃了午饭后再去公园，好像很快，下午就可以过去了。

过了会儿，同事果然走过来打招呼，他在加班，上周六也碰到他了。他说每周六你都带孩子来单位吗？我不想这么说，我说也不是的，确实也不是，只带过三四回吧。



中午，我们去吃拉面。本来我说去吃呷哺呷哺，孙阔说怎么老吃呷哺呷哺啊。那我说那拉面行吗。

上周吃酸菜牛肉面不知道为什么是辣的，这次我问了问拉面是辣的吗？收银的姑娘说，拉面不辣，自己放辣。

我给孙阔点的是拉面，我自己仍旧是酸菜面。我不怕辣。

上来一吃，酸菜面是不辣的，但为什么上次两碗都是辣的呢？孙阔都没吃，他说爸爸这味道。我还以为挑食，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是说辣，因为我对辣已经习以为常了。孙阔一般不会把他的要求和感受直接地说出来。那天他在这个饭店里就只吃了一杯酸奶。出去我给他买了个面包，他自己挑的，砖头模样，路上捧着慢慢地吃完了。

今天他吃了半碗面。

我们到温榆河那里。过了那座远远看去十分高大的桥。

在那桥底下，上次看到有一座看上去流浪汉自己搭的房子，十平米左右，开着房门，我都想进去看看。

今天看着房门锁着，所以上次里面应该有人。

看到这样的房子我有点羡慕，应该是我面对社会的笨拙让我总有一人躲起来的想法。但其实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是多么黑暗、孤独和无聊啊，至少没有网络应该。

我们下到岸边的路有些滑，有个人在浇水。上次是干的，还会带起灰尘。

我拉着孙猫猫的手下去，本来他想一个人冲下去。我叫他侧着鞋把烂泥擦在路沿和草叶上。我想起小时候大人这么教我。我想起在车上睡着，我爹也是这么容易睡着的，他坐在牌桌边打瞌睡的样子，我爷爷也是这样。爷爷今年去世了。

河边有点冷，不过有阳光。

孙阔说我们躺草地上吧。可是这里的草地稀稀拉拉的，还有人在浇水。我说这里不能躺。



我们继续往前，就碰到了大片金黄色的草地。他说这里可以了吧。

他去躺着，要叫我躺下。他说上次你不是躺了吗。

可是我不想躺，我想着电视里，做大人的总是和小孩同乐，可是现在我真的不想躺。我站着陪他，拍他的照片。

我看到前面橙色的水管，蜷伏在金色的草坪里，头仰着挥洒着水珠。

我就跟孙阔说我去拍个照片就回来。

我拍了两张，他就跑过来了，兴冲冲地说，来爸爸我们来玩浇水。

他的意思是说真的要让我水浇到。我跟他玩了，水过来我就跑开了。他追着水跑，这时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真的要浇到水。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前面的那座白色的大桥。

当我们过了岸，地图上的指示跟我们的直觉刚好是相反的。我盯着地图，慢慢地把方向感调整过来。

所以我们是在河的北岸，朝着西走。

孙阔本来说我们朝着东走到玉带河桥还是什么桥那里一直从运河西大街走回去。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他喜欢走远路。

现在我们朝西走，上周已经朝东走过了。走到白色的温榆河大桥过了桥坐车回家，我是这么安排的。

在路上，我们看到一只巨大的彩色的风筝停在路上，远远地我还以为是帐篷。我刚拍了一张照片它就飞了起来。

我们走到桥下是，我们要绕着桥墩那儿上桥。

我先拍了两张桥的照片，在桥前的草坪上行，有个人在清扫草坪上的树叶。白色的桥我看造型像天鹅。可是那巨大的翅膀般的东西，具体的实用是什么呢？

孙阔说，啊。他的意思是好大的桥啊。

我们要从树林的骑道那里下去，再上桥头。在笔直的树木后面，有个穿橙色衣服的清洁工停在蓝色的清洁车上。



那边有个运动场，孙阔穿过林子踩着满地的叶子跑过去，我赶紧跟过去。那里有个老人在甩鞭子，有个比孙阔大一点的孩子和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在玩空竹。

我怕鞭子甩到孙阔，或者孙阔做些不好的事情。

他在黄色跷跷板上坐下来了，说了句什么话。那个女的生气地说，你行，你来！

我猜到他应该说了，你都不会玩。

孙阔已经站起来接过空竹了，当然他第一次摸到这个东西。我连忙想让他把东西还给别人。

那个女的和小孩说，让他玩啊，这东西又不会坏。

他当然不会，把棍子往地上一扔跑来了。我叫不回来，女的脸色更难看了。我捡起来连忙说声对不起。她说没事。

孙阔跑过去玩秋千。我想把他叫回去自己跟人说对不起，又嫌麻烦。我在后面推了两下秋千，秋千就挥起来了。

那个小孩过来，说在读三年级。孙阔说我可以松开一只手吗？小孩说，你松开一只手？摔骨折，我就松开一只手摔骨折了。

孙阔没有话。我说听到哥哥和你说了吗，这样危险。他还是没话。他很想和同龄人玩，但他错过了很多别人主动放出的机会，他没能力接住。

女的和那老的在打羽毛球。

过了会儿，我叫孙阔我们上桥吧。

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正在穿过树林。整片树林暗沉的灰色。

树林里有个孤零零的水泥管。孙阔要钻进去，我看到里面有揉成一团团的纸巾，还有风干了的大便，就叫他出来。有人蹲在水泥管里大便，这可以放到电影里去。

这边不知道什么植物，缀满了水珠般大小的红色的珠子。

我们从桥坡的台阶上桥，在桥上桥就没显得那么大了。我穿上包里



的毛衣，跟孙阔细细地说刚才他和那个女的说话时犯的错误，尤其最后不应该把东西往地上一扔。

他说可是我说她根本不会玩的时候她是笑着的呀，她笑着就是表示开心呀。

我反反复复地讲了几遍，感觉他没有完全听进心里，或者没有那么灵活地理解。我感到沮丧，像那些碰到笨学生的老师。

我们到了桥的那头，桥下的树林里，一块红布裹着三四棵树。一个清洁工把夹子探过桥栏，夹扔在桥坡上的垃圾，上面有很多很多垃圾。

我小心地拉着孙阔，穿过就在桥头的斑马线，我感到这里道路宽阔车辆稀少，每辆车都开得很快，看上去车里的人不知道车要让人。

桥栏上拉着横幅：不忘初心……谋幸福什么的。多大的人力物力浪费啊。

过了马路，几十米就有个车站。幸运，车站很冷清，就一块车牌。站了四五分钟，我想打滴滴走了，可是还早啊，刚到4点，不如就等会儿坐公交车慢慢回去。大概又过了三四分钟，车来了。车里非常暖和。孙阔又开始看车轮。

2017.12.02

14.

现在是中午，今天阳光很好，玻璃墙外矗立着高高低低、直直方方的楼房，发蓝的天空垂落到楼群后面。

透过车窗看到，两个人一高一低，一手抱着树干、一手拎着挂着小灯管的电线往上缠绕，到了晚上，它们一圈圈亮起来，看起来整棵树都在发亮。

没想到它们是这么站着缠上去的。

在学校门口，孩子们放学了，四周到处是他们说话、叫喊和笑闹的声音。我看到路边草坪上的两棵松树，松枝在风中微微摆荡着。我拿出



手机，走进草坪拍这两棵松树，草坪上一根草都没有，现在是坚硬的浮着一层尘土的黄土，松枝摇着，在发亮的阳光下面，松针丝丝缕缕分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如此葱翠。

在手机里，松树缩小了，但拉近了。我拍了一分钟，也就是凝视了手机里的松树一分钟。

仿佛孩子们发出的声浪推动着松枝摇荡着。

楼房后面落着一个发红的太阳，我推开窗户看了一眼，下面的绿地上传来孩子们欢笑声，我走进客厅里，眼前出现一个个圆圆的微小的红色的幻影，我想起像孙阔这么大时，我和其他小孩在操场上、田野上追逐，汗出得棉毛衫都湿透了。

2018.3.8

25.

可能等明天写会忘记更多。

早上孙猫猫睡得很沉，就没想叫醒他，有时他会睡得格外沉。我先去洗脸，把粥盛好凉着，等下他好喝得快一点。洗漱完我就去叫他，他还睡着，但看来已经醒来过，睡姿变了。

我叫他他马上睁开眼，没想到也立刻坐起来了，我夸他了，帮他穿上衬衣和毛衣，这样能快点，出来穿裤子，他的裤子一般都比较脏，脱在沙发上。

让他洗脸然后抹香香喝粥，我站在一边看了会儿，这样他能快点，晓乐买的稻香村的蛋黄酥我想让他路上吃好了。

他就吃了一个把剩下那个递给我。今天我们不用再停下在邻家买吃的了。虽然前天刚下过雪，只穿着薄薄的外衣也不太冷了，我和孙阔像两个季节，他穿着两件毛衣、校服外加羽绒背心，前两天他把背心脱了似乎要感冒了，嗓音有点变了。

在地铁里看了会儿电子书迷迷糊糊地闭了会儿眼睛。



到单位吃了蛋黄酥和周六留在桌上的三片烤面包片，先把面包片掰成了一块块再吃。

中午看了《副本》第一集，昨晚好像看错了我还以为是第一集，所以觉得节奏很快，没有铺垫上来就是绝对死亡、堆栈、换身体、几百年寿命等概念，今天看就觉得有点慢吞吞。

睡了会儿，两点半一到马上走，四点放学，路上很顺，倒的几次车都马上来了，在地铁里看电子书。晓乐下午去单位把车停在原来的地方。我捏着把骑过去觉得特别轻松，当然每次骑车我都捏把，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感到自己捏着把。这车骑起来很轻捷，我记得小时候的自行车不是这样的。

很沉很重。

在等孙阔出来时也在看手机，今天我很用功。我抬眼看了一下眼前等孩子放学的家长越来越多。我觉得有点悲伤，在小孩的眼里大人几乎都没有魅力尤其是父母。

带孙阔从一条之前没骑过的路回家，还带着他沿玉带河骑了一圈，然后去巫山烤全鱼吃饭：荷兰豆炒腊肉、凉拌土豆丝，大瓶的果粒橙和啤酒。孙阔喜欢点大瓶的，荷兰豆他觉得新鲜几乎都他吃了。土豆丝辣他吃不了。我记得讲究的土豆丝除了有红辣椒应该还有切丝的青辣椒、香菜等，这盘土豆丝只有辣椒和麻椒。先让他做完了手机里的英语和数学作业，很快做完了，再打游戏。

到家陪他玩了两把他设计的植物大战僵尸，放着音乐，接着他看电视，我改《句群》，我想可以培养他看书了。晓乐回来了我去看手机睡了十分钟，出来带着他洗脸刷牙又上床睡觉，他过了二十来分钟睡着了，也就是我大概又睡了十来分钟。

起来洗碗，写这些。

2018.3.19



28.

从地铁醒来，往外走时想喝一罐啤酒，可是戴着口罩，可是想喝的话就得把口罩取掉在发白的空气里喝。

还是去买了罐，凉的。桥头那儿站着五六个黑车司机。

在那块绿地那里，有个老太太坐在路边卖鸡蛋和鸭蛋，擦起来放在盘子里。一只咖啡色的小狗在椅子那里撒尿。

转过这边来，经过青翠的松树和挛缩的光秃的龙爪槐，两只脱缰的狗一起欢腾着。一个六七十岁的男的兴致勃勃地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攀谈，看不出哪条狗是谁的。

在那片荒地的边缘，有人归拢了一些杂物，我那啤酒罐放在边上拍了照片。拍完我就把酒罐忘在那里了，我懒得拿了。

马路对面是那个幼儿园，我见过很多次了。

2018.4.2

31.

我先在阳台上坐了会儿，那儿养满了花、挂满了衣服，阳光穿过玻璃照进来格外温和。现在我去房间里躺着，打开手机里的音乐，我听着音乐怎么无中生有。晓乐在给孙阔讲题，我把手机放在我和房门之间，这样手机升腾起来的音浪足以抵挡晓乐和孙阔的语音。很快我昏睡了过去，梦见了孙阔，在睡梦中我这样感触，现在在梦中有一个孙阔，房间外面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在车上，车体摇晃着，外面是发蓝的天穹和格外明亮的阳光，孙阔在我旁边去了睡梦中。

2018.4.15

34.

去水房打水，看见水龙头上留着洗手液搓开后的白泡泡，打开水龙头，双手合拢捧了一捧也一样满是泡泡的水，但没有洗手液泡沫那么乳



白，水凉凉的，把这些水泼到龙头上冲走泡泡。然后洗手，早上的工作刚刚完成了。

早上更早，在土桥地铁站那里，看见一辆洒水车开过去，屁股后面喷出扇形的水雾，上面呈现着一道短短的彩虹。

在地铁里，可能是大望路，看到一位同事在站台上排队，她快六十岁了，像所有没有看手机的等车人一样茫然地看着前面，也可以说若有所思也可以说正放空着，但人脑是不会彻底放空的，现在，可能它只是胡乱地随意地运动着。

出了双子座，看到那个水池里的喷泉，喷涌着几排白色的翻滚的水柱，发出了哗哗的声响，当然它的声音更多层、细碎、繁杂，它一直这么喷涌着，看到过好几次了。草坪上有个人在浇水，你看那白白的从水管里喷出来的水。

地上一条弯弯曲曲的有些地方盘了好几圈的管子。

又碰到那个人了，一般在新华大厦后门那儿，五十来岁，平头，可能不到一米六，戴眼镜，快步这么走过来，像前几次那样也是戴着耳机线，注意到他是因为，冬天好几次看到他迎面走来穿着优衣库的那件蓝色的外衣，而我也有这么一件，有时身上正穿着。

太阳如此明亮地照着，树木木立着，东南枝上的树叶是嫩绿色的，背面墨绿。

玻璃墙外马路对面的楼房，就楼顶的西墙贴上了一截绿色的青苔一般的防护纱。

2018.5.3

36.

今天有粥，起来先舀了碗放在桌上凉着，把冰箱里的面包拿出来放碗上哈着。昨天孙猫猫撕开了个口子，怕进蟑螂放进了冰箱里。

先把他叫起来洗脸，他吃东西时我洗漱。



今天我说不催他接下来要干什么，迟到不管。

他吃完东西后去沙发上无所事事地坐了会儿，我还是咳嗽了一声，他去穿裤子，穿完裤子又呆坐了会儿，让人看着生气。我看着他，他终于去穿上了袜子和鞋子。

我们出发了。

我们的车停在楼道口的龙爪槐树下，去推时脑袋经常碰到树叶。今天又看到楼下的那个男的站在小区外面的人行道上，几乎每天都会碰到，除非那天他开车送外孙女上学。

提前四五分钟到校门口，和孙阔 give me five 后他走了，看到一个小胖子大哭着从校门里跑出来，家长、保安都吃惊地看着他，看到他跑近一辆三轮车拿到一个黄帽子扣头上就不哭了。

有点羡慕情绪这么饱满的小胖子。

今天地铁外面的人行道上的自行车特别少，总是会出现例外的情况。有时入口竟然会没人排队。

在车上继续看《快乐的知识》，看掉一半多了，格言札记式的，看起来快。门口挤着的那些人有时争吵几句，让人心烦。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下眼睛。

早上我干了什么呢？居然有点想不起来，应该是看《快乐的知识》了，又买了几本电子书。有个同事帮我把昨天没拿的T恤拿上来了。中午吃早上剩下的三个小面包，还有去7-11买的好炖，还是需要点热的喝下去，没有好炖的汤的话会泡咖啡，又看了几集《神烦警探》睡觉，这样能不胖吗？早上弯腰刷牙时觉得肚子不舒服。但又找不到其他事做，一直待在这个大厦里。醒来后去发呆，去洗脸，试穿了一下T恤，然后写了一则句群和现在这则《历史》，写到300则就不写了。14:31分。我会把它存在豆瓣日记的仅自己可见中，有时是存邮箱，我会把这些东西作为云来用，不用单独去了解什么什么存储器，没有兴趣和精力。

今天迟到了几分钟，另外一个老师把孙阔送出来。孙阔又笑，今天



我有点理解了，他是用笑在掩饰被提前送出来。这个老师好像是4班的班主任。

今天我让孙阔笑会儿，他笑了会儿有点笑不下去，还强撑着没底气地笑了几声，还叫我，大概是让我注意他。

到家后晓乐安排他先收拾一下房子，我去打印数学作业，老师放群里的照片。

第一家文具店好像在装柜子还是什么的，门口放着各种切割工具，我一进门一个女的就招呼我，说暂时打印不了，推荐去横街上的一家广告公司。她横着手臂那么一比划。

但我想去前面的书店看看，应该有。真的有，打完之后去书架那儿站了几分钟，绝大多数是烂书，又去旁边果蔬店买了鸡蛋、丑橘和哈密瓜。

对了，车篮里还有打气筒，刚才下楼时先打气了，这样车篮满满地回家了。

孙阔做完数学后踢那个浑身长着软刺的绿球，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浑身凸点的蓝色的大龙球，这个球对比我们客厅真是太大了。

因为我怕球飞起来撞到灯，就说不能在这儿踢。他就兴冲冲地说下楼踢。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提出一个人下楼玩。晓乐答应了，我不放心去阳台上看。他在马路上踢。

我下去和他一起踢，把他叫到楼边。这个球很轻，楼房和围墙的夹缝里起了些风几乎也可以吹动它或者改变它飞腾的路线。我一直强调他轻轻地踢到我这儿来，重复了很多次，慢慢地终于可以做到了，但是高兴起来仍旧使劲一个人乱踢。他说你看，我是不是踢得很使劲，我比足球队的XX、XXX、XXX、XXX、XXX、XXX、XXX聪明多了。

我听了有点悲欣交集，想着和同学比也算是情商的进步吧，但不学会规则是没法和人们一起玩的啊，但这些同学真的这么优秀吗。

一个五六十岁的女的走过来，走过去了，孙阔一个大脚，球越过了



我，我担心会落到女的头上，还好。

球滚到了她前面，她小跑了两步，试着把球停下踢回来，但反倒踢远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哎呀，这个我还真不会……我说了好几声谢谢。

上来后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绞了毛巾给他，他擦了脸和手臂，我帮他快速地擦了背和胸口，肚子不能擦他双臂绞着说太痒了。擦好，他说这下好了，身上没汗了。他在看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解说。

吃饭时，我和晓乐说起同事的八卦，就喝了两盏，觉得有点喝多了，也可能是太困了有关，去床上躺了二十来分钟，迷糊迷糊地不知道有没有睡着。晓乐带他出去骑车，回来做作业、洗漱和收拾书包，明天期中考试。他俩去骑车时，我洗碗，这次家里所有的盘碗几乎都用上了，分三拨洗完，最后是拖地。在这样的体力劳动之后还是头晕，就去洗澡，洗完之后果然好多了。随机看一个《游戏之夜》，刚出来的资源比较好找，看了会儿没想到还挺好笑的，本来以为只是那种惊悚片。

很快就到十二点了，虽然还想看，但确实很困了，你看有时就会脑体分离。

2018.5.11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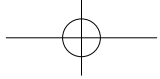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有一天晚上，我和孙猫猫在马记拉面吃饭时，点了雪碧等。拧开瓶盖之后，有些气泡从底下升上来，孙猫猫看着瓶子说，爸爸你看，他指着液面，这就像是行星，这就像是小行星，他又指着气泡说，这些小行星被行星吸引上来了变成了流星。我说哦哦，对啊对啊。我想他会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天他一直在关心流星啊这些事情。今天下午，我们去五里桥公园玩，上次坐车我看到了公园的牌牌就想好下次到这里玩。在过那个十字路口时孙猫猫说，爸爸如果我捡一颗石头，我们飞到天上去，到木星那儿还有妈妈也一块儿去我把石头一扔，它是不是就变成、变成



那个……我说变成流星了？他说不是，是不是就变成星球了？我说哦哦，那你想叫这颗星球什么名字呢？是你创造出来的可以叫你的名字。他说那就叫孙阔星好了，又说对不对，叫铁头星。铁头是他最近在看的一本书的一个角色的外号。

我们走近公园，看到高高低低的水泥台子，没仔细看是怎么回事。有两个人坐在那儿下象棋，今天没什么太阳，被阴沉的沉闷的空气挡在后面。前头一棵孤树下面有把椅子，我想去那儿坐会儿又想拍个照片，不过看孙猫猫兴头很足，我们就直接走进公园里。那条宽阔的橘红色的步道走起来很舒服，因为很宽，比我们需要的宽出很多，也因为没人。我很有耐心一一回答孙猫猫问过很多次的问题，比如流星为什么会着火、最小的流星有多小等，甚至还自问自答尽量让他知道更多的信息，最主要是让他知道更多的词汇让他知道怎么和人聊天。当走到那块北平和平解放纪念碑时，我感到有点累了兴致降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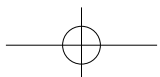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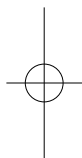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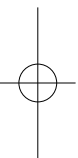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我们过了桥从那边绕过去，仍旧是宽阔的橘红色的道路，一对母女骑着车超过了我们。有几个跑步的人跟修剪草木的人。我们走到了河边，先是过了一条河又走到了河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条河拐了个弯。在河边有好多小石头，看得出来是一些砸碎了的又分解了一些的建筑垃圾，孙猫猫捡起来往河里扔一边扔一边说我要砸到那个在飞的。我还以为说的是鸟，原来还有些蜻蜓在河面上飞，接着他又到马路的这边扔，这边是个凹字形的草坡，野草从建筑垃圾的缝隙里长出来，所以没有人可以扔，他又去扔几只蝴蝶。他在扔时我看到一只虫子在地上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过即使知道它的名字就更了解它了吗好像也没有，解剖它研究它的躯体、生活史和习性呢，也可以说确实更了解它了，但也没有我是说那种……你看它是在地上爬的它吃什么它知道自己吗它是怎么和周围的环境共在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一点不反对研究它。孙猫猫追着蝴蝶爬上了草坡，一边追一边说现在我要使大招了哦。这是拿星球砸飞虫。我也跟着上坡，上了坡就有上了塬的感觉，因为顶上平平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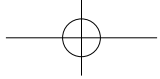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112 《今天》总119期

边看得出来悬崖似的断落，望过去可以望见底下树林的树梢差不多有树干三分之二这么高。孙猫猫玩了会儿也注意到了树林，他说去林子里玩吧。他想去悬崖那里找路，我带着他从凹口那里下来绕过去。他兴致勃勃地走进树林里，我跟着进去。

2018.7.8





句群(选辑)

“论写作”

写作是什么？这问题不考虑也能写作，你可以去感知和体验，这比思索模糊，但更丰富、切身和真实。

在写作中我们看到，像其他事情一样，从事者大多是平庸的、懒散的和浑浑噩噩的。我们看到很多陈词滥调的无效的写作。

那么什么样的才是“有效的”写作？它要带来新鲜的对写作和世界的感触和认知，也就是新鲜的自足的写作观和三观。但我们生下来一无所知，所知的一切都是别人教会的，身体也是环境和基因的结果。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做的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存活的这段时间是前所未有的，这（“此时此地此人”）是这个世界上的新鲜事。我们要努力使这样的新鲜呈现出来，学习语言、写作、他人的感触和思索，都是为了呈现新鲜的“此时此地”的“此人”。

2018.6.18

俊友

我们发现家庭正在瓦解、“爱情不再唯一”，所以，以后人类的联系是不是以友情为主，它淡漠、无依无靠，但更自愿、自觉。

2018.6.30



枕头很重要

看到一位朋友的广告说枕头很重要，因为人的一生有很多个小时在枕头上度过。那么，当然，同理可得，席子、被褥、床垫等都很重要，承接床的地板也很重要。同样的，房间很重要，甚至是更重要，因为我们在房间里度过的时间更多。衣服也很重要，我们在衣服里度过更长的时间，眼镜也很重要对我们这样戴眼镜的人来说，当我离开枕头的依托准备起来时，我就会戴上眼镜，当我把脑袋投放到枕头上时才会摘掉眼镜，所以使用枕头和眼镜的时间，完美地互补了我所有活着的时间。同样的，当我们出门之后，房间之外的空间也很重要，我们一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小时是在室外度过的，汽车当然也很重要了。另外，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东西都在地球之上，我们一生都是在地球上度过的，那么地球在太阳系里，太阳系在银河系、银河系在宇宙中，所以银河系和宇宙很重要。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热爱整个宇宙。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其实就是说时间很重要，那么时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会死，那么我们永生之后时间是不是不重要了？但宇宙（仅指空间）还是很重要？还有，时间到底是什么？

2018.7.11

论雨

柏拉图说，把爱雨的青年都逐出城邦。大概他觉得他们是坏种，被雨沤坏了正直的心灵。在亚比诺部落里，淋过雨的女人被认为不贞洁——幸好那里常年干旱，另外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被淫雨淋过的女子，裸身在烈日下暴晒三日即可复贞（由父兄看守）。这种奇怪的风俗，或许维吉尔可以解释（曹雪芹刚好是他隔代异地的知己）——

女人是水的一部分，雨水引起身体奇妙的韵律。

谷崎润一郎喜欢赤身蹲在雨中拉野屎，当雨滴落在裸露的脊背上，他颤抖着，幸福得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巨型蛤蟆。福建南部部分山区居



民，他们不喝泉水、河水、溪水和井水，认为只有从天上落下来的水（“天落水”）才清洁。顾城有诗说，雨是枝丫戳破天壳漏进的光。郁达夫却用檐落水洗歌伎的屁股。摩摩徐志摩在给林徽因的信里说，那日他见雨水流入窰井，虽早就见过多次，但独独那次竟掩泣（有学者考证，此信其实徐写给凌淑华的，甚至是写给梁实秋的）。古龙说，泪水流过舞女新妆的脸，就像雨水滴下白墙。这样的句子已经非常西化了，金庸认为关于雨最美的短语是“雨霖铃”，他曾说，温瑞安的小说不错，就是里面的人死得太快了。当然这跟雨无关。

汉尼拔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吟了首诗，或者他只是随口感叹一下，但随从官记成了诗，诗境似乎恰好可以跟曹植的——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

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

——对照。汉尼拔还说，他倒受得了士兵滑落山崖时此起彼伏的惨叫，但几乎受不了自己被雨水沤烂的腋窝的气味。维特根斯坦在二战的战场上，似乎对死非常漠然，但他不能忍受雨水灌进靴筒，在法国北部的圣奥默尔小镇，他想砍掉自己的双脚。恺撒在塔普苏斯(Thapsus)战役中面对一个山谷中的战场，突然满怀感伤地说，我真愿意等上两个月，等一场雨水把“这个”淹没。据说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天空一直下雨，下来七七四十九天，所有的人畜都淹死了，除了一对壮族兄妹，因为仙人给了他们一粒葫芦籽，葫芦长得像船一样大，大水来临时，他们剖开葫芦，一人一瓢浮游于江海之上，等大水退去，天地之间只剩他们两人，他们觉得这实在太寂寞了，就乱了下伦，从此万物又孳生起来。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弃用了大雨常年不绝的点子，用到一个短篇里，在那个短篇里，地球的轴生锈了，需要雨水润滑。博尔赫斯在一篇叫《下楼梯的镜子》中，略提了提雨滴是击碎的镜的球面。瑞典建筑大师埃舍尔建造的城堡，无高低上下左右前后之分，雨水落在墙顶的沟渠里循环往复，这好像《暴雨将至》里的时间一般，始卒如环。



赫西俄德说，风让麦苗强健，雨是地里的油。“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德谟克利特说，被风吹圆的雨滴就是原子的样子。韩作黎编的《新华词典》说，雨是水蒸气升到空中遇冷凝成云，云里的小水滴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这句话听上不仅不美，而且逻辑似乎也有问题。屈原认为雨神是个丰肌微骨的绰约少女，“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啊，美得像灵魂，鲁迅说，雪是雨的精魂。就是说雨，死了后会化成那么洁白的样子。

培根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一把雨伞，伞尖上刻着：雨水让我清醒。这行格言直直地竖立着，好像刺向雨幕和天空的短剑，但其实是一句废话，就像“雨水会弄湿大地”。伞柄上也有字，不过已被手掌磨得依稀难辨，似乎是：宁溺于水，毋溺于人。雨经常被想当然的认为是祸水。有好事者统计，《资治通鉴》294卷三百多万字，提到雨216次，大多为国乱君危之时，“雨无正”，如淖齿弑湣王前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而王不知诫焉，何得无诛！”然《诗经》305篇三万八千多字，提到雨83次，多为赋自然景象比兴情感，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毛诗序》对《诗经》过度的政治解读，是腐儒的“无他，止增笑耳”。）

南韩诗人金成洙说，他听到小女儿的笑声，好像雨珠落在瓷碗上，这大概受到司马青衫“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启发。紫式部写源氏公子喜欢雨天临轩，帘外雨潺潺，令情人轻举其脚，使轩木反溅起的雨雾濡湿第一根和第二根脚趾的布袜。不知道是真是假，雨不仅仅是细弱的。《黑客帝国》里，史密斯和尼奥的雨中大战，雨珠如银亮的子弹。不过我不知道，沃卓斯基兄弟俩有咩看过《中华英雄》里，吴镇宇和黄秋生的雨中决战，吴后来还很不厚道地砍下了自由女神的一根荆棘。据说，亚历克斯·普罗亚斯在《乌鸦》里本来想让细雨像黑血一样一直飘洒在沉沉黑夜般的都市上空，让鸦翅硬如刀片，终因超支放弃。只有在文字里和自然里，雨才是不花钱的取用不竭的无尽藏。拜伦说，雨是天上倒下来



的冲过筛子的河。莎士比亚说，一场雨的每一滴雨刚好落在这代人的每一个人的头上。荷马也这么说过，不过他说的是树叶而已。马格利特的画里，宁静的戴帽绅士像雨滴一样从天空落下。著名的星相学家格利高里·布隆姆教授(美意混血)声称，所有的星球都是微尘，唯独我们蓝色的地球是一粒水滴，过去的几十亿年刚好是它下落中悬停的某一刻，你们都知道“飞矢不动”的道理吧。有人反驳他说，你为什么干脆说现在的宇宙是个空气泡。布隆姆教授耸耸肩膀(还扬了扬眉毛)说，这就有点过了，凡事都有界限，真理也不例外。

2008.8.28

《鬼》的开头

老鬼带着小鬼去舅公小气鬼家玩。小鬼看到舅公家的房子只有左半边，右半边是一面大镜子。舅公推开半扇门出来迎接，他请老鬼和小鬼吃面。果然是清汤挂面，放着两颗装蒜、一截哪根葱，桌子上放着半瓶醋。舅公举着放大镜吃面。小鬼没吃饱，老鬼说带他去吃好吃的。出门时看见大镜子上挂着一个吊死鬼，吊死鬼的长舌头拖着正在擦玻璃。旁边还有蜘蛛和水黉在一边七手八脚地擦拭。老鬼说这是吊死鬼养的宠物，也是他的帮手。他们到了一家饭店里，老鬼点了狼心狗肺、羊头乱筋、皮包骨头、狐狸尾巴、花花肠子等。小鬼吃得很高兴。吃完老鬼说带他去爬山，前面有座独秀山又叫奶头山。走到半路，上起了雨。老鬼带着小鬼回家了，老鬼去睡觉，小鬼一个人坐在窗口看下雨。他想试一试或者说练练眼力，在眨眼前数清经过窗口的雨滴。一会儿，他听到机灵鬼在楼下叫他。他就从窗口一跃而下，两个撑一把伞去水里玩。机灵鬼说他刚认识另一个水鬼。他们到了池塘那里，池塘旁边有一座竹林，竹林里有一家茅屋住着一个老婆婆，机灵鬼说，下次可以去她那里打牌。机灵鬼把雨伞朝着池塘一指，池水分开，他俩走进塘底。小鬼才发现，哎呀，底下好大。他们来到一座水灵灵的房子前面，一个大头鬼瓮



声瓮气地问他找谁啊。小鬼觉得关他什么事，机灵鬼说找小水。大头鬼嘻嘻一笑说我就是啊，摘下脑壳露出里面的小脑袋。三个人坐在门口看下雨，他们仰望着雨水落到池面上像落在玻璃上，池面起了一圈圈的波纹，还有好多瞬间绽开的小水花。还看了一会儿两条鱼在打架。你看，这是两条金色的鲤鱼，它俩的前鳍像马蹄一样抬起来，背鳍像鬣毛一样飞扬，在水中奔跃，冲斗在一起。雨点击打水面的声音像鼓点。小水问他俩饿不饿，带着他俩去找妈妈吃花儿卷饼。他俩出水前，小鬼妈妈还往他俩脑袋里装了好多吃的。小鬼冒出水面，一眼看见独秀山在淋雨，他想那天要去看，一个人去。

2018.6.6

140×140(选)

1. 上厕所，发现皮带卡住了，走会柜台那儿问服务员有剪刀吗。没想到真有，她把剪刀举给我，金色的，捏手里沉甸甸的，我立刻有些喜欢，我走进厕所，一刀把皮带剪断扔在粪篓里，才想到该剪尾巴，现在把它头剪掉了，我想起小学四年级，皮带卡住了，越吸气收得越紧，我在厕所里用铅笔刀一刀一刀把它削断。

2. 我背对着这条路，不想看外面，我坐在扶手上，汽车摇晃着我，我能感觉到哪个路段了。我说在印度拿木片刮屁眼。老女人大笑。我叫她姐姐。她笑着打我，你这小子。她有点口臭。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你们看着好，找女朋友都难，今天在这儿，明天呢，我不知道在哪儿，可能在欧洲，可能去哪个太平洋小岛。

3. 天空堆满了白云，怎么会这么多，我记得白云的重量单位是大象，比如这一朵重100头。我看到大海不断整个冲上沙滩，又全部退回去，大脚趾甲缝里嵌了沙子，得用针拨出来。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个女的从头上的包里拔出一条寄生虫，真替她觉得快慰。现在，我就是坐在这儿，为什么每块地方都有一个国家的名字。



4. 被肚子疼醒，以为醒了，应该还处在半昏迷状态，窗帘有点白了。去卫生间坐马桶上，刚坐下时凉得一激灵。有点悲伤的，想到人会死。闭着眼睛，听到玻璃墙外，海水飞快地拍打着沙滩。想起几年前，在某个无名之地的宾馆里，被嘴巴咸醒，对着垃圾桶吐清水，脑子里浮起好多句子。大海像某种生物，浮生物。

5. 空气很好，窗外是无尽的大海，我跟他们说刚刚离开的机场是一座人造岛，正在开的马路是连接城市的唯一去路，马路很秀气，二车道，悬浮在大海上面，大海上面是无尽的天空。我闻到车厢里有股气味，有个人把运动鞋脱了，倒在后排睡觉。我继续跟他们说，我贴在手机上的这个膜可以防辐射。汽车在转弯了。

6. 我看着那个爆乳的黑人，她朝我挥了挥手说嗨，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们吃蜗牛，很恶心。那根镀铬的柱子我比较喜欢，包安明在跟服务员报菜名，听到好像有鹅肝，我记得这是一个开口叠韵词，包安明说过，他的父亲是广西人，母亲泰国人，他在柬埔寨长大，会说一种几百人才会的语言，他觉得青海这个地名美。

7. 汽车中途把我们放一个山坡上，外面有点冷，对面有块平地，好像是个检查站，还有派出所和厕所。我们穿过马路，刚从车里出来，开阔的空间让人有点兴奋。房子后面是一座树林，我们往里走了几步，我喊了几声，出来一个警察叫我们走远点。我们站在厕所外面的角落里躲风，这时来了一群拉着风的机车骑士。

8. 越过那条河，一座柔和的弯曲的桥。在桥上望见，左边有一间厕所。快要下雨了，他们进去参观某座杀人纪念馆。沿着林荫路走，亭子里两个女的在看书。瓷砖又脏又滑，有个人背对着门口撒尿，很想推他一把，就推了他一把。跑出来，桥头有个人一边打手机一边尿尿，至少有三百个路人被迫看见了，他的阴茎。

9. 爬梁山，水泊已经不见了，梁山泊只剩梁山。人民应该在山的周围挖一个八百里大坑，灌上水，养鱼，撒下芦苇的种子，在挺秀的芦苇



丛中，养一只老虎陪大家拍照。半路返回，坐凉亭里听快书，一段大实话，一段瞎话连篇，一段大杂烩。风很收汗，不知哪里传来阵阵烤热的粪便味，随温度变化时时拂过鼻端。

10.少睡让人清新，决定一晚上只睡四小时。草坡那里，石椅的形状像雪糕，远处有一座白色的桥梁，还有那些影影绰绰的船只，海湾上面、天空下面多么开阔的一片啊。六个少女站在浮板一样的舞台上唱歌跳舞，老男人西装男少男少女，跟着面无表情地跳。奶油卷又甜又省牙，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又买了一件衬衣。

2012.7.15、2018.5.22

论远方

有个朋友说，他们公司需要智能摄像机软文。他定了远方的主题，因为这个摄像机有个直播平台，你可以在上面看别人拍摄的东西。是的，所以是这样，打开摄像机就是远方，眼前就是远方。我想远方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待着这里，然后我看着远方。

还有几天前，我刚好发了这么一则微信“刚才又看到那张图说：对懒癌晚期来说，手够不到的地方就是远方。可以把前半句省掉：手够不到的地方就是远方。我们被远方包围。”当我说“我们被远方包围”这样的句子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当我去查找这则微信时，又看到了前面两则，很巧的是，可以说这两则微信也都和远方有关。1.“当我和一个朋友向另外一个朋友挥别时，他叹了口气，突然在那一瞬间我感同身受，这是对分离的无奈和不舍，就在分别的那一瞬间，真真切切地升腾上来，无法遏制，身体不由自主地叹气，只有这样才稍微舒缓一点。”这是因为我们要分别了，分别就产生了远方。2.“不怎么喜欢社交，没外星人也没什么。”所以远方，对我有没有实在意义。

远方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词语，甚至是一个朴素而又有诗意的词语。但是因为它被反复不恰当地、夸张地使用，这个词语变质得厉害，



就像“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在我的理解中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和时间一起行进，或者说时间带着我们行进。它的感情应该是非常平静的，几乎没有价值观。它没有说，随着时间一起“进步”——既然在说远方，我们现在可以把这句话跟远方挂起钩来，它没有说，随着时间一起“进步”，我们就可以去美好的远方。

人们十分向往远方，我猜因为这样，远方代表着可以抛弃这里的一切，所有的烦恼都是在“这里”产生的，所以去了远方就没有烦恼了，远方是一个没有责任、没有苦恼甚至没有病痛的地方。人们当然去不了远方，因为事实上没有远方，你到达了远方，远方就变成了“这里”。

人们喜欢旅游，有的人是自己喜欢，更多的人跟着喜欢。喜欢也是可以模仿的，可以说一切都是在模仿。旅游像股票和美食一样帮助人们打发时间，提供话题，填补“心灵的永恒的空虚”。

人们说他们通过旅行增加见识，这么说的人就是没有见识的人。多去过几个地方就是见识？那么导游就是大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有人的头脑里可能会冒出新鲜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要增长见识，那就多多见识别人的头脑和自己的头脑。

但是我不反对旅行，也不反对旅游，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要神化它、诗化它。我们应该平平常常地看待一切事情，也许正是这样的视点带来无所凭依的痛苦和压抑，但这是我们要承受的，我们不能依靠虚幻的东西得到安稳。

2015.7.17

“科幻”两则

1. 永生

这次，我打算看李3，他的一生长达69年7天4小时6分37秒，其实没必要这么精确，我不太关注，不过有时我又喜欢这样的细枝末节，李3的一生很畅销，数据显示已经卖出了几千万份副本，他的一生非常



阴郁，最终开枪爆了自己的脑袋，听说这只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刺激的结尾，我觉得意义不大，一部好的一生不应该放鞭炮似的一惊一乍，不过正因为这样，这么多人才买了他的一生，这为李3的儿子李4赢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正是李3的目的，因为贫穷，他妈连他出生的第一秒都卖掉了，也有人说，李4不是李3的儿子，而是他的替身。我觉得这样更好，我喜欢看一些平淡点的玩意儿，但我不是也还有好奇心么，我已经买够了能量，可以保证了69年7天4小时16分37秒不用进食，至于多出的10分钟，我觉得看了69年7天4小时6分37秒的视频，还是需要睡上那么一会儿的。我不喜欢压缩，也不喜欢剪辑，我喜欢这些人的一生像一条线段，一个点都不缺，除了好奇心，我还想知道周围的人在想些什么，它为什么会畅销，它拥有了什么样的放之四海的气质，当然，我是第一个想到售卖永生人的一生的人，永生是一条射线，也就是说这件商品一直在卖给你，我考虑过怎么设置结局，不过没有结局不是更好么，这是永生最自然的结果，现在我打算让我的观众看我在看李3的一生，我想，看我一生的人都是足够耐心的人，李3的一生短暂得像一眨眼，有时我也会替我的观众看些大团圆的一生，比如这个暂时的人最后也变成了永生。

2012.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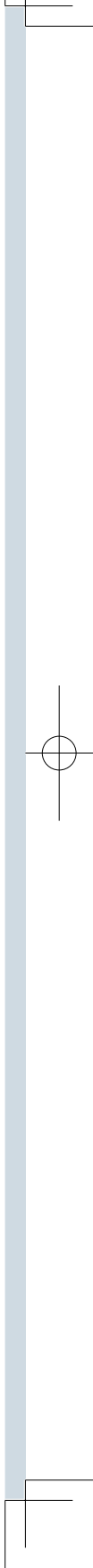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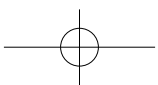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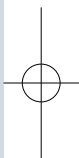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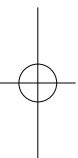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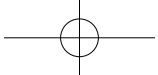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2. 蟑螂

我趴在厕所的瓷砖上，这次有点玩大了，我想试试把意识放进蟑螂的身体会怎样。孙猫猫奶奶抱着孙猫猫进来，朝着马桶把尿，孙猫猫看见了我，虫子虫子。孙猫猫奶奶说，对，虫子虫子。这时又进来孙猫猫爸爸，脸色阴沉刚刚睡醒，他大多数时候看上去都像刚刚睡醒。我听到孙猫猫继续说虫子虫子。孙猫猫爸爸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好像发现了我的意识，但我没忘记自己现在的呈现是一只蟑螂，我连忙往角落里爬，但又不es敢爬得太快，一只蟑螂爬得太快显得太嚣张，会激怒他，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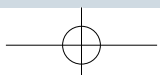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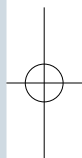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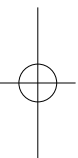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像他来得及拍死我似的，即使他知道我就躲在蟑螂里，拍了我都很难定他杀人罪，我试过把我的意识下载到人偶上从高楼跳下，被火车碾死，被鲨鱼吃掉，我很少去找伤害别人的刺激。以前出门前，我都会备份，但现在我们圈子里流行就带着唯一的一份意识出门冒险，当然，这真的很刺激，很复古，我在想把意识放在蟑螂身上没什么创意，也不酷，但把我唯一的一份押上应该还可以了吧，他们赌我活不过一周，他们不知道蟑螂已经活了几亿年了吗，我告诉他们我是去做蟑螂之王的，现在我知道蟑螂没有王，而且问题是，我好像陷在蟑螂里没法脱身了，没法告诉他们我已经活过了2周，作为一只蟑螂已经活腻了，他们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我的意识已经消散了，应该是哪个接口出了问题，但我不是技术高手，从来没有去下载过这方面的信息。孙猫猫奶奶说，下雪了。孙猫猫爸爸含糊地说，是吗？他在刷牙。孙猫猫模仿，下雪了下雪了。是吧，下雪了的话，我倒想去看看，听说他们现在把意识下载到木石上，这样有点极端，也有人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下载的意识，搞得很禅，其实就是意识污染，也有些人不再备份下载，他们就要在一个肉身里耗尽，我觉得这有点赌气。现在我要贴着墙根爬过客厅，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我要爬到窗台上面看一眼，就像我以前我做人，听到别人说下雪了，我下意识地就想去看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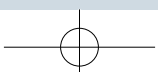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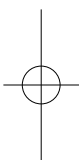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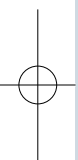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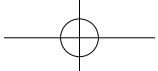
2012.3.2





诗与诗评







炉端谐律(外九首)

茱萸

罗隐：穠华辜负

寻找你灵魂的影子，从她学会
按新的尺度安顿我的激情。

—— 塞尔努达《致未来的诗人》¹

故园无非是个熟悉的地址，你默认，
朝它投递的书信都必然会有回音。
热眼在冷遇中朝世界睁开，你沮丧，
尤其是在末世。又一个纷乱早春。

江风吹拂花萼。它们醉心于病弱，
无法胜任节候信使之角色的差使。
流水在远处平铺于沙哑的河床，
酝酿起伏波涛，如你的讽刺术。
我们几个在富春江边眺望了一会，
那样就能和你发生点联系？以
后死者的谦卑，后来人的傲慢？

1 塞尔努达即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Luis Cernuda）。引诗为范晔所译。



你领受最古老的教诲：道因无情
而取胜，它柔软如岸边低垂的柳条，
胜过多少花朵，挥霍带露的鲜艳
而不自知。花萼和花萼的阴影，
谙于制造气味的深渊，新的反叛。
帝国版图遍布野心家，都是功名
门径，但你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太平匡济的一揽子计划，远不如
民间为你编排的全套传奇脚本那般
来得有趣。从此安心做一个配角吧，
“具是不如人”，他们却相信失败者
随口说出的讪言：在乏味的今日，
唯有诗，提前将激情抛到了远处。²

李贺：暗夜歌唇

在夜里枫树叶子像磷一样闪烁，
雨水打湿了暗处歌手的嘴唇。
——扎加耶夫斯基《没有童年》³

烟焰消歇，并不全因雨水的笼罩。

- 2 2014年春初稿，时作富春江上游；岁末定稿于日本东京练马区。罗隐为唐末诗人及道家学者，籍贯传为富春江流域之富阳（一说桐庐），历经乱离，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兼致同游诸诗友。
- 3 扎加耶夫斯基即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引诗为李以亮所译。



你目睹沿路灯盏渐次熄灭，又泛起磷火的冷光，在诗之郊野，词的密林。——它们飘颻如琐碎的秋尘。

这是驴背生涯最好的景致，旅人在长夜里获得的更为私密的温存。何况此处的全部还能为想象所滋养，属于另一个世界，允许梦的遴选。

周身岚雾扫在陈旧的行囊上，打湿写满新作的纸张。你想起以前饮过的烈酒，佐酒的歌姬，嗓子与嘴唇，嗓子与嘴唇之间的脖颈——那一抹亮白辉映着积年的寡欢。现在，这些都如雨一般倾泻于此。

暗处众树列布，藏着哼唱谣曲的山鬼木魅或美艳死魂灵，不同于那未曾听闻、来自异域的海妖：你心志坚实，无惧于她们声音的迷惑，而选择将世俗给予的敌意视为畏途。

但这路终究要走下去，穷尽一世微弱的可能性，并在对各种音乐的聆听中分辨出快乐的丝弦，聊度



这突如其来的今生。直到对人间的
眷恋，汇聚起所有的虚构之物。⁴

钱谦益：虞山旧悔

码放好这些词语
在你的心灵变得像岩石之前。
——斯奈德《砌石》⁵

枉称国手，救不活这乱世枯棋。
现在你老了，在外祖旧日的庄园，
就着那棵树开出花朵的红豆树
忏悔平生的恨事：党祸，罢归，
丁丑之狱，甲申之变，乙酉失节，
楸枰三局里人心的湮灭……

帝国南端的海岛却让你老怀
安慰：一座是园中红豆树的来处；
另一座，是大明最后的归宿。
更不必说身旁风姿仍在的美人，
多少年了，衰老的心脏依旧

4 2014年秋，读李以亮译扎加耶夫斯基“在夜里枫树叶子……”两行，思及李贺“玉堂歌声寝，芳林烟树隔”诗而作。更有李商隐句“歌唇一世衔雨看”，感于二李诗学渊源及李贺平生之所致力，因借以拟题。

5 斯奈德即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引诗为西川所译。



怦然于那年冬天半野堂的初逢。

接着是我闻室之春，芙蓉舫中
催妆的满船瓦砾，绛云楼之火，
以及白茆镇芙蓉村间苏醒的春神。
最后，你来到拂水岩下，将
毕生的诗，书写到苔藓和石缝，
我则在墓旁瞥见一枝孤零之萼。

遗民？这冠冕属于你的不少友人，
而不是你。一湖的冷水至今还在，
王朝已更替了几轮——这件事
堪称最好的幽默，你诗的技艺中
绝佳的点缀。二十年过去，历史
为灵魂安排了暖春，让你安心

与世界道别。三百多年也这么
过来了，山水已懂得与时俱进，
没有什么主人，只在乎资本的
诚意。我失落于虞山的夕照，
失落于不可再得的历史瞬间的
每一个决定。我，邀请你见证。⁶

6 2013年春，游虞山，于西南麓拂水岩下见钱谦益、柳如是比邻二墓。钱墓右前方有近年所建石亭一座，上题钱诗“遗民老似孤花在，陈迹闲随旧燕寻”一联。2015年夏，于微信中睹王晓渔贴其所见如皋水绘园楹联一幅，即是此联。因忆虞山旧游而作，兼示常熟诗友。



春天的菲丽布⁷

它们全都是指向未来的希望，
而且我们一生总是希望盈怀？
—— 苏格拉底问普罗塔库斯

一

时针指向数字七，你身体各部
渐次醒来。春光给出成批快乐，
召唤下一步，释放欢愉的行动。
知道新的一天要开始运转了，
你伸了伸懒腰，拧亮身体的
台灯：要一个迥异的世界
一种更好的生活，
而实际上
你无缘于远行，困在这春光中，
枯守著书页长出的思想嫩芽，
楼下咖啡馆的香气，或者远处
图书馆的幽深：光照了进去。

7 在春日读柏拉图晚期的对话录《菲丽布》(Philebus, 张波波译)并不是一个被刻意设置到诗中的场景，虽然题记确乎出自这篇神秘的对话。它曾如此真实地击中了我的心智，并且不以概念的方式(那么是以什么呢)。阅读是源泉，涌动着真切的激情之流，让生活更好地领会了它的目的所在。这是整个一天的早晨和正午，就连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诗(“要一个迥异的……”，包慧怡译)也意外地闯入到这哲学的鲜活里来。



二

那光为幽深调试出一种神秘的
明暗相间的色调。灰尘浮动如
自然律令在就地进行热切讨论。
你翻动着书页，挑出段落的空隙
留下字迹：以旁白的方式介入
——选择一门关于选取的艺术，
生活的底细里就有幸福的底气？
你盯着窗外盛开的海棠，莫非
花瓣的均匀里藏着宇宙的限制，
这限制又孕育万物初始的原因？
它们陡然鲜亮，又逐步熄灭。

三

接着你迎来了光的盛年，宇宙
空阔。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辰，
属哲学的（而不是诗的）时辰。
树遭遇风，朝地面掷出了暗影，
其中的一种是法国梧桐；另一种
则是开败的日本樱，绿叶已攻占
曾经鲜艳的树顶。春甜迷人，
在街道制造出新的融化：人群
如冰淇淋般消隐于明亮的热气。
伟大的冒险是遭遇久违的平静，
在舔舐丰满的日光之蜜中晕眩。



四

清晨是枚精致纽扣，上午则更像初洗的衣襟。午餐的汤匙折射出未经擦拭的银光，生活的赘肉却总是姗姗来迟于每个慵懒的午后。除非锻炼，它无法完成自我消化，即便是为此赔上一顿下午茶——肉身的教训永不迟疑一如教诲。你思忖着近来的快乐和沮丧，给它们分类，像处理青春的尾货。你拐过街角，望见咖啡馆的招牌，边上杵着一棵香樟正在练习落叶。

五

夕光在路面铺开，树荫带来暗影而你则止步于一汪金黄的水洼。沥青就这么占有着一小滩液体，没有风下令，就安于隐匿波纹，如深潭里的鱼类裹藏它们的鳞。现在落日昏黄，伴随机动车声在傍晚的真实中轰然开启。那是属于旧的知识，直到入夜，你甚至不需要去分辨这一切：从发生到养成，那最高的，始终给予出了他的参与，他的注视。



六

夜是讨论的混合，是生活额外的
赐赠。这无可奈何的春夜，
如之奈何的春夜，光变得浓稠，
奉献于永恒的胶着，对峙在散落
星团的笼罩下。那光储藏着一切
你正思虑生活给出的难题，思虑
那永不可再得的过往、无法想象的
未来。良夜布满迷雾，不乏快慰，
但晦暗日子里你要耐得住光的缺席。
星辰遍布虚空，经营宇宙的分寸，
而生活往往偏离，见证它的颤动。

2015.3.28-30

健身房素描

头一天下午是独属于他的时辰。
他顺从地将身体卡到蝴蝶机里，
或者坐在对面的水平推举机上
调整磅值，用劲推了出去。
接着在高拉训练机前变身为
使用滑轮攀爬的西西弗斯——
为此他几乎用尽了全身气力。

并不能停下来。尤其是遭遇着



机器零件的撞击，这一场大合奏。
他休息的方式就是把那具肉身搬到
另一台能生出肌肉的钢铁骨骼中；
又或者将手搭在落地窗边仰卧机的
摇臂上，他拱起身躯又将它压平：
那手的半边被点亮，另外的半边
陷入了暗影。在间隙里躺着休息，
他斜睨着夕光在自己臂弯的圆弧间
闪出火的微弱，金色绒毛的细腻。

第二天晚上他重复了这些动作，
除了动用那根燃着暮光的火柴。
他不再去机器上做仰卧起坐，因为
那里如今来了新人。健身房开着窗，
春寒在少女粉红的手臂上撒满颗粒，
带来甜味，如灌木中密布着的树莓。

2015.4.20

酸甜小史

市声溢出街衢，涌入幽深的
社区花园。音调里，甜裹着酸。
小满前主角是樱桃鲜红的吻痕；
小满后则迎来了大批杨梅，
挤在三角地菜场全部的水果铺，



将色调替换成凝固的暗紫。
还少不了团在粗糙躯壳里
那南来的令人心动之莹白。
果肉紧贴在核上献出汁液，
悄然提供攻占味蕾的机缘；
残余的梗与叶却依然执迷于
最初的摘采。唇造就宇宙的
第一缕光，如树结出果实：
这是独属于铺叙的时刻——
真正被点燃的是石榴嫩枝，
再过几个月，那饱满的颗粒
终将回忆起初夏的孕育期
这扑簌而来的火焰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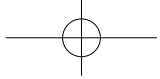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2015.5.23

公共浴室

不惧陌生观瞻，不为饮宴聚集，
初夏的清涼眼，投向了久远之初沐。

姿势各异之人，解锁储物柜的隐私。
他们褪下衣裤，蜕下汗臭和皮屑。

健壮的，羸弱的，有纹身的，白净的，
肥胖的，高大的，矮小的，长的短的。



雨雾笼罩经年，丛林里竖起一批蘑菇。
莲蓬头喷出热浪，消存在之永竭。

2015.5.26

谐律：路拿咖啡馆

午后慵懒，拥揽进临隐的物候
闭守林荫道，插入阴影的匕首

那束光！隔着玻璃，带走初夏
出匣的阵雨，你所珍遇的薄礼

来自赐予的日常：食物或甜酒
为你失误的词语，添就新脾气

有人离开，披起椅背上的单衣
你淡意转浓，又点了一杯热饮

2015.6.10



谐律：再过提篮桥⁸

沥青路面，一年前的暮色再临，
你目涩心寒，为离情扰乱意念。

当时同行众人讨论着党史，为
深切的痛省：担荷囚徒的重任，

如同单核细胞，朝向政治炎症
验证免疫的生效。争执或面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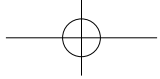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直眺于野蛮的远境，如今笙箫
重奏，叶蠹蚕食愿景中的枝条。

2015.4.29，初稿，6月改定

谐律：出梅入夏

历经整一春的渲染，美育初成。
梅雨的丽景，在江南泫然而动。

8 为思想囚徒们而作，兼偿一年前与诸友同题之诗债。另，本诗初稿日期，与47年前林昭女士遇难之日同。又注：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入提篮桥监狱，其友人邹容随后愤而投案，并为狱友。后邹容因条件恶劣，瘐死狱中，遂牵动舆论，改善太炎之待遇。后章太炎在《与篁溪书狱中事》中伤心不已，道：“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注：邹容，字威丹）——本诗可谓是“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谐音句法的一个遥远回响。2013年，在章、邹入狱110年后，提篮桥监狱已被关闭，而以遗迹的方式独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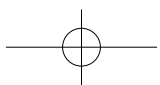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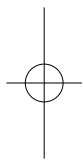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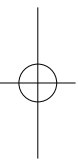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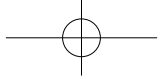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街中迤邐的行驶，终迎向破局，
高温接踵，已颇具剥复的义理：

波幅的形势，让理智备受摧残，
荔枝璀璨甜美，能消入市之苦？

请如实道出夏的玄机：泳课中
少女之裸裎，落成炫技的永渴。

2015.6.25





诗十五首

周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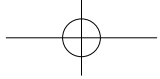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不多的清晨

你的一生，只能有限地、
清晰地经历这样的清晨：
肃静的街道，没有一家店门
打开，世界悄无声息，

大部分事物都还睡着，
你的内心也正处于
一片自然的
昏暗的遮蔽，

但你的床头柜上那本书
打开在那一页——
怀斯画的《牛奶房》，那个农夫
位于浓厚的阴霾之中，

在微光里向一个奶罐倾倒着
纯白的牛奶，多么有限的
液体，多么白地亮着，



显然的所有视线的焦点。

你心里缱绻着的
永不完全被吞噬的。
你大黑暗中
倾斜着光的清晨。

同时

墙插入星空，路灯下，一对情侣
靠着墙，在亲吻中分享被对方秘密打开的自己。
有人已经酣眠，在鸟群振翅飞入的黑暗深处。
救护车的嘶鸣，撕开长长一道空气的伤口。
然而——世界，依然被称为“一个”。

病中，在被窝，想起那些黑鸟

它们才是我的大师，
它们懂得黑，
它们懂得回避清晨与夜晚以外的大街，
它们懂得停在树下，踩几步独舞，
当人们的脚步来临便警觉地
窜向树梢，懂得
窜向树梢就可以吟唱。
但它们有时并不飞远，（在人的房屋内



踱步，把具体的家具与语言查看。)

虽然它们也可以飞远，它们
也懂得明亮，用自己天生的
黑羽毛的方式，它们也会专注地
啄着没来由的光。

它们懂得季节，就像不懂得。

懂得昨天今天和明天

自己都是同一只。

它们中的这一只

和那一只没有分别，

都是黑色的，都是同样的黑。

他们懂得日子本该如此，

懂得自由不是要去成为什么，而是

可以不去成为什么，就是搬动着

黑，从一处挪到另一处。

(慈悲的黑，僻静的黑。)

女西西弗斯

白色的玫瑰们是前几日采购的，在这个早上

空无一人的餐厅桌面上，她们稍显疲倦。

无所事事的女服务生开始觉得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的桌椅正在等待着什么，随之有一股冲动

跑进了她的身体，让她想要去找什么。

然后她幽灵一样在桌子和桌子之间行走，

这一排与这一排之间，那一排与那一排之间，



最后她明白她要找的只是这寻找的动作，这种行走：
由她切开空气，然后空气完好无损。

持续的工作

不是硬币可以将它计算，不是
将它放置在自己与公众的中间作为
展示，不是一些装在鼓起的裤兜中的
如同姓名之类的附加物在依靠着它
才能增长，不是一只丑陋的动物
成日蹲伏着，而人一边厌恶它一边又
设法不让自己离开自己。
对于一些人，在这个国度，是极少的一群，有机会或是给了自己机会
去选择另外的可能：它是
穿行于他们的呼吸，
是他们忘了为何与它在一起，有时
他们变成了它，或它远途赶到
找到了他们，变成他们，像
水从岩石上流下，火山的灰扬起，
像知了与夏天之间的关系，像在时间的
葡萄酒香里爱上一个人，像傍晚的衣服会
一件件从那些衣架上被收回，像清晨的
江面上渔船摇曳出长长的水波。
之后，在疲惫的月夜，雨水声让
一些信号变得清晰，借由它的触感



他们触摸到一点点自己，完全真实的，
如同梦境一样，如同月光一样，想到这一日
他们怎样地完成自己，因为
怎样地忘了自己，而只是在那里持续着，
什么也没增加，什么也没减少，
像夜里会鸣叫的一种鸟，它歌唱完
就一切结束，就回到它原来消失的地方。
它也是死亡，他们一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了它的时候，
他们便清楚这一点，而这正是他们
与另外的人选择得完全不同的初衷，
尤其在这个国度。

直到我咬到一颗金桔

它的汁液会迅速沁入齿缝，
这金黄的小颗粒却拥有
高音调与强大能量，拥有谜的
来源，整个口腔，一秒钟就
充满你，我对你
惊讶，小小的金桔，因为
你马上就要来到你旅程的
最后一段，因为这个死亡过程，由我
来参与，因为你
消逝得如此芳香，
你死，就像一种活。



我为自己打盹的缓慢而羞愧。
这整个上午，我在办公室的
炽白中，痛苦地
将手探入一只臃肿的袋子，
搜索，怀抱一丝希望，
想在生活的具体之中，在日历表
平庸的更新中，在
这深蓝的沉河之中，翻找到
一个可以喂养爱的词，哪怕

一个小小的、颗粒状的词，
一个接近死亡的词。

在婚礼上

金鱼般顺滑，令人不安，
她的手从母亲海蓝色丝绸裙上
离开。别具意义的一次匆促拥抱。
然后她将转身，背向她少女的时光。
轿车等着她，车窗上映出一只动物的脸，
分不清它的表情是喜悦还是恐惧。
太过短暂的近乎白的
光照，掠过母女身旁草丛。

婚礼的出席者中那一部分已经老去的人
送轿车远去的目光里没有吃惊，也没有



断裂，没有窜飞起什么，也没有
灰烬落下。而是像在
望着留在身后的，但
并非出现在这个婚礼上的事物，
时间的帷幔已经向他们大敞——
一柄柄郁金香杯盏，而眼前
这一只崭新的——在这个黄昏
绽开伤心与期待的，只是
庞大数量之中精致的一个，
无数的开启中的一个
开启，无数结束中的
一次结束。这并不

冷漠。当他们忽然一齐投入了
音乐，嗓音不如往昔明亮，但空间的
上下左右被它们撑开，当他们
唱这首祝福的民歌，（孩子们
对此并不理睬，投入游戏，
作为被唱进去的一方）
他们也是在唱着
一种总和。

我想起前些日那个受伤的
陌生女孩，我想象她也在这里，
也该享受这比中午冷的阳光，但依然
温暖。她也该被唱进去。



感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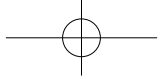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因为一位陌生的少年，我又回到
感官的世界里。

我们搭同一辆巴士，他坐在我前座，
穿一身竖领运动衣，却象是活力在裹着
与自身相同又相反之物。侧脸的
眼睫毛长而浓密，它造出阴影。

我们只有过一次短暂的
目光相接。像星与星交汇的不可能。
同在终点站下车，我们一前一后，
他抽起烟，深蓝挎包沉甸甸，
想要把向前走的他拖住。在细雨降落的大街上，
他贡献这含蓄的感官艺术。

我熟悉的青春，我逗留过很久的那片海岸，
我曾沉沦于它，现在依然
为之迷恋。海水从不可能彻底退潮。
我所熟知的一种宝贵品格就在
那条蓝白相间的远去的海岸，在
大街上可能突然再现的
生涩的表征里，偷偷地生长。

当我拐进小区弄堂，最后一次回头
目光穿过一排树荫不再看见
他的身影。他是否会想到
一个陌生女人想要为他保存下



一副少年的形象，担心有一天他很可能
为它感到愤怒，出于打造它的意图
而完全毁了它。

空

她描述一次
她与她的三岁儿子
之间的时刻：他像个
滚动的物体在床上
仿佛毫无方向，直到
他滚到了她的怀里，背靠着
她的胸口。

他不再动了。
他们彼此都不说话了。
她体会那一刻
纯净的静默的
喜悦，体会
肌肤
和肌肤之间的
亲密，人
的身体，
她胸口心轮的
花开——
这就像佛教里的“空”。



音乐的演变

有时我想起他这些年的沉默，
不再写诗，也许这是年纪的增长
将语言高枝上的果子摘掉了，
也许是因为那音乐本身
已经流至深处，代替了音乐的
形式，正像传说中的
那位钢琴大师的那次精湛表演：
坐在他的钢琴前，然后他的手指
没有遵循惯例去飞舞，而保持了一
种静物风范，它们轻轻落在膝上，
像坐在休息日教堂角落的白衣修女。

随后的事发生了：
你看不见他动，却俨然
是一个无形旋转的陀螺，人们开始听到
在整个场所被他压下的
寂静之中，有许多声音依然像
春草上方的蝴蝶或昆虫，既
来源于那双哑然的手
也环绕它：演播厅里每个观众轻轻的暗语、
咳嗽声、纸页被偷偷卷动、什么物体
被搬动，以及更多的
空气的响声、心脏的
律动，光的
响声、无物的响声。



几分钟过后，他站起身来，表演
结束。

也许我们的年轻正是为此
才有不断跃动与燃烧的必要，为了
有一天也能那样垂着
带茧的双手坐在各自的钢琴前
弹奏寂静的音乐，所以现在我们
像在春天放牧者的山坡上
驱赶着手指，所以现在我们写，
写，我们发声，为了
积攒那巨大的、绵延的、
天然的无声。

六月

比起喋喋不休的精神，更加
可靠的是记忆和肉体。
卡瓦菲斯¹穿越回二十六年前
在岁月的淡暮色中
会看清当时那个燃烧的六月
两个人之间放纵的气息
是一种怎样的被神默许的艺术品——
(神的手象是随意地在他上面搁置了一块布)
它一半被六月袒露，一半被六月完美地隐藏。

1 | 卡瓦菲斯，(C.P.Cavafy, 1863-1933)，希腊现代诗人。



父亲回家

父亲回家，会投来惊奇目光，不明白
我怎么像一只乌鸦，好像只是
偶然降落在这屋子的床沿上
和这黄昏在做着什么秘密的清算？

我另一位父亲不会对我疑问。
是他让我成为跨入夜幕的鬼魂，
可以聆听见他一寸又一寸
不断加深的沉默。

他不开我的灯。
我在听。
我在调我的刻度。

有的人注定的生活

她给那盏沾满灰尘的藤灯插上电源，它的光透过
藤编的空格铺洒在桌上，书本上，花瓶上，墙上与地上。
她瞬间明白她的生活注定就是这个样子：这像酒一般的光线，
鱼鳞一般的光线，这音乐的形式。头几年，
她希冀在一些男人的眼睛里看见这种
比现实更真的流曳，她几乎就会把自己最好的
全都献上，可是她所遇见的梦
都容易醒，但这不更改她对命运的跟随：



就在这一刻，她无比确定所有的荒凉都是为了向着
一盏藤灯凝聚，她依然可以看见它，依然只需要
照彻那一小片范围，即使不是燃在任何人的目光里，
她依然可以向它的灯芯扔进自己。

暴雨掌控的时刻

越是暴雨掌控的时刻，
这间屋子越是安宁。
越往风雪里行走，我的心门
越是紧闭，窗户严实，里面有我的孩子们，
火炉与音乐不间断地陪伴着他们，
他们睡着，均匀地呼吸，象是我的上帝。

禅修

雨。他看到小提琴手在楼道口
弹奏夜晚。弹奏
雨。

他聆听夜晚，
聆听雨。聆听不存在的自己，

直到在“无”中的琴声经历
第二次的消失。



捕风与雕龙(选)

飞廉

山水

这些年，我观赏过李思训的金碧山水，

“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

三峡闻猿时”的关全山水。

游历过荆浩的太行山水，

石涛开辟的“黄山派”山水，

黄公望的富春山水，

那偏隅东南的青田山水……

追想过李成山水中的寒林平野，

他醉死在我的故乡，

不曾留下一幅真迹。

而只有凝望倪瓒的《虞山林壑图》，

我才清醒认知，事实上自己

早已死去。郭熙说王羲之喜欢鹅，

纯粹为了观察它们潇洒的脖子，

以练习执笔转腕；这些年，

我徜徉山水，

因我已来到人生中途，

深陷但丁地狱，战战栗栗，



日谨一日。整整八年，
我住进南宋马远的《凤凰山居图》，
空想着贝雅特丽齐。
到处都是魔幻现实主义，
我宁愿隐逸于空想，
“往往整个国家都靠空想才生存下去。”¹
凤凰山上，电塔林立，
尽管如此，它还是我的贝雅特丽齐；
尽管东西南北，几乎所有
山水都戴上了镣铐，它们也都
还是我的贝雅特丽齐。
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
钱塘江潮水，却让我的生活，越加混乱，
而“混乱已完成了他的杰作！”²

2013.4.8

和黄纪云《在洛杉矶想象飞廉还乡》

只有尼亚加拉瀑布那巨大的轰鸣，
才能平息你的愤激。太平洋西岸海湾
退潮之后，“海狮尖叫，鸥鸟乱飞”。³

- 1 契诃夫语。
- 2 《麦克白》中诗句。
- 3 引自黄纪云作品《我在这里》。



美意味着危险，才华早已成了负担，
那粗粝的橡树，
带给你的诗新的质地和形式：
虎豹文章冷似铁。“阳光穿过枝叶”，⁴
仿佛老叶芝的教诲：
如今你全明白了，为公众的对与错
而战的全部愚蠢，除了时间，
我们别无敌人。“琢磨十年烟雨晦”，⁵
这诡异的时代，你胸中自有一篇《过秦论》。
然而一动笔，恶棍们就哈哈大笑。
万里之外的异国，你豹隐于南山大雾。
早春，清寂，寒雀立在枯树上啄雪，孤鸣，
这也将是留给这世界的形象。

2014.3.16

在中国，恐惧每天催你我早起

在阿根廷，我们不是被快乐凝聚起来的，而是恐惧。

——博尔赫斯

在这悠久的鬼的国度，对鬼的恐惧。
对冬夜父亲那满是裂口的

4 引自黄纪云作品《橡树》。

5 引自黄庭坚作品《次韵子瞻武昌西山》。



沉默的手的恐惧。
考试让你我白了少年头。
为毕业之后不得不“从眉毛的汗水
里挣取面包”⁶的恐惧。
对三十不立的恐惧。
对杜甫“留得一钱看”的恐惧。
梦里突然发现自己
赤身的恐惧，群蛇追逐的恐惧。
对SARS的恐惧。对H7N9
进而对燕子、麻雀的恐惧。在这癌的
国度，对生癌的恐惧。对父亲
突然六十六岁的恐惧。对女儿日渐
长大的恐惧。
对文章镂冰的恐惧。对“精神上
既无力量，俗世又不值一文”⁷的恐惧。
对“麦克白杀害了睡眠”⁸的恐惧。
对莫须有获罪、突然不能看云、
吃猪肉的恐惧。对“东方，风暴
在积聚”⁹“近在一周之内，
远在百年之后”¹⁰的恐惧……

2013.7.17

6 引自契诃夫《三年》。

7 艾略特《大教堂谋杀案》。

8 莎士比亚《麦克白》。

9 艾略特《大教堂谋杀案》。

10 奥威尔《动物园》。



乐清雨夜

——赠黄纪云

雁荡山归来，夜雨萧索，孤馆，重读《人与事》：
勃洛克，温柔挚诚，清明淡泊，拥有可以造就
伟大诗人的一切品质；“最后的田园诗人”，叶赛宁
“太习惯于感到寒冷，太习惯于战栗”，而革命的
“一只铁腕”迅速“收拾了黎明所播的麦穗”；
高傲，严峻，“喜欢电熨斗中的闪电”，
对时代发出“大雷雨般嘲笑”的马雅可夫斯基；
最后，我想象着法捷耶夫脸上“应付一切错综复杂的
政治问题时那种歉意的微笑”……睡去。
梦见“青色的俄罗斯”，梦见星光在撒盐，
梦见老父亲死去。大哭醒来，听见岁月在激烈咳嗽，
清寒的街灯，冷冷照着那棵蘸满了雨水的大榕树。

2013.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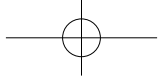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深秋，“风雨茅庐”

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了完了，
随着奥利莱进了坟墓。

——叶芝《一九一三年九月》

深秋，“风雨茅庐”¹¹。大门依然紧闭，

■ 11 “风雨茅庐”，郁达夫旧居。



锁着一个民国。绕院细行，老榆树家雀喧腾，
梧桐铿然叶落。“时间的流逝，
独与我们中国无关”，¹²
正屋屋顶那只替主人瞭望的白鹤还在沉睡，
再没有醒来的可能。
院后大水杉下，我坐了一个上午，
想象你当年小院踟蹰，
为了冷却愤怒而大嚼冰雪。狐狸，你的民国梦，
早已成了狐狸，
月夜潜入邻舍偷鸡。“风雨茅庐”，再无风雨，
空锁一地鸡毛。几家小童往来看我，这无趣的怪人。

2013.12.3

春分日，湖边散步

——赠朝辉兄

这一湖春水，寒澈，昭然，可以惊愚，
可以明污，就像弘一大师站在我们眼前。
当年他演茶花女，写“长亭外
古道边”，当年他叫李叔同，当年我们都太紧张了。
而此刻，在“平湖秋月”，我们似乎终于
可以松一口气，我们的大笑，
像苏东坡的鼾声那样响亮。我们喝茶，谈佛，
指点远山，闲翻《不可有悲哀》。

■ 12 引自鲁迅语。



是的，当然要继续写诗，
在这八股时代。用李白“小谢清发”的姿态，
贾岛“两句三年得”的固执，
自在而又艰难地更新古老的汉语，
这是多大的自由和责任！政客做不到的事情，
需要诗来完成，自古皆然。

2014.3.22

甲午暮春，在宣城

——致江弱水

小谢清发，“大笑上青山”的李白，
“鱼传水鸟飞上山”的梅尧臣，
广教寺十九年“梦定随孤鹤”的苦瓜和尚石涛，
山石崎岖倾仄之间
用以造宣纸的青檀树……
虎窥泉边，煮细如雀舌的敬亭绿雪茶，
谢朓楼上，喝李白深爱的“老春”。
青弋江千年清澈，
照着我们这群被生活毁掉而不自知的人。
一溪寒水，惊醒了我“苏小门前柳拂头”的绮梦，
枯水荒桥，忽来的细雨，
打乱了我对现实的判断。
在这“孤暮深春长蕨薇”的清晨，
因一块冰写出《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死去，



《霍乱时期的爱情》

他写道：你的生命只剩下写一封信的时间。

2014.4

下沙，中午散步所见

到处弥漫着被占领的恐惧，不能呼吸，“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¹³所有人苦等着冷空气。——中午，下沙，一座空城。春运火车票预售点，大学生排着长队，所有女孩穿着打底裤，所有男孩低头玩手机，所有人戴着口罩。这些年轻人在练习沉默。清澈的眼睛开始显现一种疲劳的神色，这疲劳是他们的父辈所惯有的，一种“永远不能得到安宁的绝望的疲劳”。¹⁴几天前，当我得知故乡的兄弟出狱，一瞬间，重新点燃了对这老大帝国的热情，微弱如迟桂花；而今天，当夹竹桃丛再次看到那只被风干的燕子，仿佛听到一阵冷笑，从极远处传来。散步尽头，地铁工地，起重机的桅杆刺向虚无，丰子恺做梦也想不到，《护生画集》，如今用来宣扬“中国梦”。

2013.12.25

13 萨特《占领下的巴黎》。

14 斯坦贝克《闪电战纪事》。



乙未岁暮游雁荡山

响岭头，到处卖铁皮石斛仙草；
同行的嵊州人，操着谢灵运的口音，
带我吃雁荡山的溪鱼。
灵岩，到处是潘天寿画过的石头；
灵岩寺，郁达夫为雁荡山的秋月发狂，
老死篷窗陋巷之前，
他幻想溯江而上，经巫峡，下峨眉，沿汉水西入关中，
登太华，入终南；
汤显祖在雁湖迷了路，
山深雾黑，徐霞客茫无所睹，
却留下一部记叙雁荡山的小史，
鸣玉溪，凝碧潭，黄宗羲蓝色的影子；
灵峰乱绿丛中，我反复拍摄赵紫阳题写的“雁荡”，
民间传说因他少写了“山”字，
故而失去了江山……

2015.12.28

大雪日过栖霞岭黄宾虹旧居

那时我年轻，不解迟疑，
乱评“因写实而得实中之虚”，
那时杭州话在我听来，是乌鸦乱叫，
那时我匆匆走过你门前的枫杨，



——下山走一百步即岳庙，
左折西泠桥头是苏小小的古墓，
过桥孤山脚下则秋风秋雨埋着秋瑾，
孤山北麓，我寻访你的老朋友，清艳明秀的苏曼殊……
那时，我只爱你家小院那棵梅树，
我见它开花，落花，新叶，枯叶，吐纳风雪，
我们嘲笑玉兰树下你的小像，
然而，就是这个瓜皮小帽、山羊胡子的小老头，
用漫长的一生，画尽了虞山、括苍山、
青城山、黄山、雁荡山……中国山水的精微，
在这里，栖霞岭31号，此刻，我多么渴慕你笔墨之外的
雄伟沉着之气。

2015.12.7

乙未霜降访章太炎故居

太炎画室。太炎古旧书店。太炎理发屋。
太炎足浴，两三个浓艳的小女子。
败乱的太炎修鞋铺，貌似袁世凯的老鞋匠……
霜降，沿余杭塘河，
我走进你生活了二十二年的晚清故居——
余杭区党风廉政教育基地。
门外的宣传画显示，几天前刚举办了一场“流年
似水”旧上海广告月份牌展。
二楼你的雕花木床。读《东华录》、《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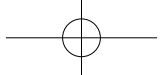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十日记》时的书房。当年的习字青砖，
两个杭师大的女生，蘸水写着马云的名字。
陈列室，鲁迅读不懂的《遁书》，
“三入牢狱，七被追捕”……
水缸边那眼石井，据说，遇旱不竭，久雨不溢，
蕨，封住了井口，几点水光，破碎的民国
或隐或现——
黄昏，我跌坐在天井里，渴望着勇气。

2015.10.24

夏日读莎士比亚，忆旧时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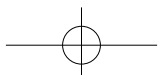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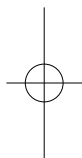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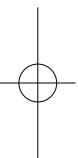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赠罗羽

外祖母家，几棵大桑树，初夏结满桑葚，
斑鸠和我们一先一后落在最高枝啄食。
鹿苑寺后，传说刘秀手植的两棵老银杏，香火繁盛。
南塘，暗藏乌云的大柿子树，那满腹心事的哈姆雷特。
村北，被雷电劈裂的大椿树，仿佛普洛斯彼罗
暴风雨之夜从中救出了幽禁的爱丽儿……
夏日读莎士比亚，就像回到了旧时
——老宅槐树下乘凉，听老人讲惊心动魄的往事，
那苍茫的大槐树，渊静正像莎士比亚本人。
伟岸如恺撒，深秋挂满玉米的大楝树，
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毁灭，正如我读到麦克白，李尔王，
奥赛罗这些英雄人物，无一例外，走向悲剧。



世上再无袁世凯，而今，故乡，白杨一统天下。
异乡的都市，此起彼伏，一张张国旗脸，
他们“站立着，讲着话，行动着，然而却睡得这样熟”，
鼾声里尽是钱币的撞击与恐惧。

2014.6.12





短诗十首

凌越

冬天在精神的盐碱地里播下种子

冬天在精神的盐碱地里播下种子，
寂静携带肖像造访深陷的眼眶，
屋檐挂满冰凌，世界隐匿在它的幽光里。
思之纤维在回忆中变得僵硬，
我，这个物的对应物亦被席卷而来的恶所吸收。
悲戚的画面如何温暖于此地逃离的愿望？
孤独如何撑开地狱与天庭？
我沉醉于未解之谜——恶习展示它突兀的线条。
这些人为了的羈索、难言的苦痛
早该有它聚居的寓所。
沉思赋予时间不确定的未来。
仰望的姿态代替不了飞升的欲望。
我是冬天之光瑟缩的脚步，
我追逐身体里迅速飞散的广袤疆域直到暮年。



以神圣的恐惧作为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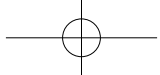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以神圣的恐惧作为家园，
我不曾摆脱我的命运。
以星空随意的涂写，
我辨认温柔的心灵的语言。

你若惆怅，它的利爪
就会紧紧抓住你颤抖的肉体。
它打开你的胸腔，
随意翻找着荣誉被毁弃的徽章。

以脉管里涌流的血液，
喂养这些嗜血的冷酷的词语。
以房间里熄灭的灯盏，对应星空的秩序，
以一只飞鸟的喜悦，我经受思想的酷刑。

幻觉占了上风

幻觉占了上风，
忧郁悄悄折叠。
我试着拉一下琴弓：
世界为之震颤，
女主角从幕布里探出头。
一阵清风改变着旧秩序，
谦逊的尘埃建筑幻觉的大厦，



我四处奔波，抵不上这一秒钟的静思。
眼睛收集到的群山和海洋，
耳朵收集到的雷霆和倾诉，
收缩为一颗露珠，
滑动在虚无的玻璃上。
身体的纯真苦涩地平息，
苦难绽出微笑，
眼中的形象不再朝着过去更迭。

躯体何以支撑起白昼的重负？

躯体何以支撑起白昼的重负？
我不能忍受诗句的拖沓，
我不能忍受赞美的轻佻；
手里的卷烟还未熄灭，
唇间的歌声还未止息。

心儿随树叶舞蹈，眼睛望着地平线，
在幸福的生活里虎着脸，
凝视着黑黢黢的静物——
为了跟上诗歌强劲的节奏，
你得在厄运里找寻激情。



与其接受生活的洗礼

与其接受生活的洗礼，
不如在诗句中沉沦。
又镇静又欢愉——该这样走进暴风雨，
又沮丧又淡然——该这样踏上路基隆起的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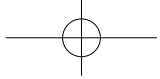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铁丝网勾勒边境线粗犷的轮廓，
空寂的海关大楼像一座硕大的墓碑；
何妨把我丢在荒凉的嘎达布其口岸？
我不会抱怨，我也不会沉默。

不安分的冬天
将用草原歌声道出我的思念；
永远都在低头吃草的羔羊，
教会我如何面对厄运。

光线倾洒在我头顶

光线倾洒在我头顶，
为何让我激动不已？

那暗夜里的痴迷，
那毒气室墙壁上疯狂的指痕，
那漂浮在雾霭里的苍白的房子，
将仇恨和迷惘一同播撒进泥土。



让我接近又倏忽远离的地平线，
刻画信仰的纵轴。
忍耐抵偿黑暗的赋税。

光明是眼睛的幻想，
痛苦是身体的幻觉，
田野在晨曦中起立，
为重返人间的病孩子鼓掌。

慵懒的下午复制着幸福

慵懒的下午复制着幸福，
天空等待一只手的触摸。
端庄的秋天催促着时钟的滴答声，
推动一切的力暂时偃旗息鼓，
——且享受这失败生命的美妙。
羽毛柔顺地翘起触手，
心，再次被陈旧的祈愿激励，
并不新鲜的荆棘伴随艰险的路途。
为你祝福，友人，善意的讯息如此低微。
黑夜的斗篷遮天蔽日，
依旧有星星的瞳孔盯视着苦难。
让彩虹惩罚我，我的生命会因此而辽阔。



请来我心中筑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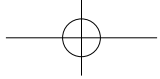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请来我心中筑巢 —— 羞惭，
夜耗尽它的沉思弥合光的缝隙，
树木蜷缩起身体恭候视线的追问。
又在降临 —— 荣誉和胁迫
妥协在大自然晦暗的静默中。
痛苦不识字，天空猛然退后，
闪开这一行明目张胆的标语。
笔记本里，潦草的字迹一点点接住陈年的雨水。

大地在无知和谬误中昏睡

大地在无知和谬误中昏睡，
车轮的辐条在黑暗中闪烁，
岑寂委身于轻佻的光线，
去催促一片卷曲的羞涩的叶片。

—— 这一刻，世界开始理解我。

黎明的信念使遗忘惊惧，
时光看不见的巨手推动群山
涌向那朵静止的云。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如果你无法忍受
视网膜上物之怠惰。
眼睑锁闭的黑暗里恍惚有金属之声，
去吧，粗俗的世界，去挤占心灵的领地，
诗人被迫走进肉体的峡谷和缄默的时间。

扭曲的姿势，匍匐着前行，
倒是便于观察濒临崩溃的宇宙秩序。
自痛苦逸出的思给万物抹上静穆的夕光，
诗人细查从寻常瞬间皴裂的万千沟壑，
就像僧侣们以虔诚念出贝叶经上的文字。



还乡记(外九首)

蒋立波

还乡记：后视镜里的落日

后视镜里的落日，像一颗硕大的头颅
滚动在故乡的断头台上
农药的气味里，挖掘机沮丧于
已经没有什么乡愁可挖

酒桌上迟到的秘书，沮丧于一根格律的权杖
那伸得过长的手臂像非法的破折号
引申出一个“无主体”的深渊：人皮绷紧的
天空。词源里无法查找的沃罗涅什
松开的领带，让中年的乡绅
拥有了一个伦理的喉结

蚕还在桑叶上爬行
一枚生锈的图钉，把陈旧的耻辱
摁入嵊州的一片桑园：一个桑葚喂养的共和国
地图过于辽阔了，以至那些积极的镰刀
也练就了新月的忧伤



后视镜里的落日，终于抹去垂死者的面孔
缓刑的犁沟
在严厉的逼迫中写下供词

鸟儿们组织的作协，刚刚结束了一场事先排演的座谈
一支刺鼻的烟囱，在向天空输诚
铁钳咬紧的落日，沮丧于一条无法申辩的
舌头。滚烫的弹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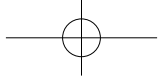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秋瑾刚刚追上了王金发

2014.10.19

西湖断桥左岸咖啡闲坐，与柳向阳、飞廉谈翻译与古典诗歌

窗外，细雨织起一件蓑衣；
枯荷，远远近近为西湖殷勤打伞。
来到左岸纯属偶然，而更多的时候，
我似乎习惯站在世界的右边，
正如在咖啡馆，我们点的是立顿红茶。

谈到古典诗歌，不可避免要谈到杜甫和白居易。
被伞柄所鞭策的驴子，给我们快递
一筐终南山的炭或“互文之雪”。
这个下午，当我把自己快递给古代，
湖边的塔尖，也在水波里



找到暮年的影子。

谁说过，翻译就是失去？

西湖的雾霭和水汽，至今拒绝翻译。

因为翻译建立于绝对的信任，像一片片桨叶

瞬间唤醒一只在古典中沉睡多年的蚱蜢。

“而在一座桥断裂的地方，

河南和浙江，李商隐和吉尔伯特，

正取得秘密的联系……”

一个韵脚，召唤着我们进入存在。

在互文中，断桥和残雪

开始交换词的鳞片。

2015.12.19

2016.2.10，改定

桥上

在桥上，我关心的是桥下的事物：

游鱼，水草，深埋的淤泥；一条黑暗中畅泳的蛇，

许多年前，它曾经像闪电让我的脚踵尖叫。

当然还有那些漂浮的塑料袋，

无视重力法则的泡沫板，废弃的避孕套，

淹死的猫和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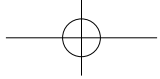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这是一条叫“苕浦”的内河，日夜押运着
这些城市的排泄物。它显然已经习惯
这分分秒秒的单调和枯燥，就像我们习惯于
制造更多的垃圾，习惯于日复一日的
屈从和愧疚。

齿轮在磨损。发条开始松弛。中年
被追逐到了危险的桥上。

我分明能够听到，扎啤在肠胃里奋勇前进的声音；
甚至叹息，分明也带上了城乡结合部的潦草。
相比于头顶的星空，我更关心坠落河底的星星；
相比于水滴的总和，我更关心每一颗水珠；
相比于统计学的清晰，我更倾心
淤泥深处的蚌壳和歧义。

而已经多久，我羞于说出爱？
因此我感谢今晚被驱逐到这里的夜宵摊，
感谢给我端来白开水的丰满的老板娘，
感谢陪伴我度过晦暗时光的你们。
当然，我也感谢刺鼻的油烟味，这生活撰写的另一份
授奖词，逼迫我报以温热的泪水，
让我敢于改写温茨洛瓦的诗句：每一秒，
我们都在与自己告别。

2015.7.16



乙未年十二月廿九下午，过郁达夫故居

1

铜像和他的影子，在共同享用这一年剩余的阳光。
青铜的鼻孔已经丧失嗅觉，几步之外，两株腊梅的怒放无人理睬，
像小语种的忧伤，遭遇结痂的审美。

2

他曾经出发的南门码头，已变成一个鱼市。
无党派的秤杆和老干部体的韵脚，
国家大事和漏网之鱼，每天清晨在这里讨价还价。

3

大门紧锁，锁住一棵芭蕉，满园草药，半册意识流小说。
铜像借用了他的身体和虚幻的名声，和岁末的风灌进耳朵时，那一点痒。
那些扑向砧板的鱼，留下了满地的鳞片，在风中互相追赶。

4

而现在，我只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江边清洗一辆自行车(兴许是她孙子的童车)；
一个救生圈，被禁闭在透明的盒子里面壁思过。
它唯一要救的，是否就是自己？

5

台阶把我的影子裁成一截一截，像岁末的阳光在给时间分行。
或许这样的时刻，人需要青铜一般的沉着和安静；需要



一颗枯柳般的心，把那一点点鹅黄藏得更深。

2016.2.7

孤松

俞家大院露台。不远处，一棵孤松兀立，

如废弃不用的天线。

但它分明还在接收那些不明来历的信号——

刑枷的啜泣、琴匣的哀鸣、斧柄的致歉和绞架收紧时

那一阵阵无声的战栗……

它为何只有孤零零一棵？在乱岗、孤坟和挖掘机之间，

像一场悬置的判决，只接受闪电的质询；

也像一柄剑，仍在刺向虚无的军械局。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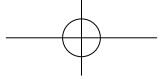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如果它开始朗诵，那一定是一首赦免之诗。

它代替我哑掉的嗓子说出了沦丧。

一管铜号的锈迹。瓦片上剥下的鱼鳞。

群山是本地听众，却四面八方，从无数个异乡赶来。

¹ 俞丹屏，浙江嵊州下王镇泉岗村人，著名辛亥时期实业家。曾随辛亥英豪王金发参加敢死队，在光复杭州时攻入军械局。俞家大院系其旧居所在地。



当它们抵达，一只替寂静圈地的饿鹰
开始啄食松针弹开的敌意。
松涛需要短暂的休息。那被反复投递的辉白茶，
开始具备一种地理学的霜迹和悲悯。

2016.4.23

2016.4.24，改定

山脊线或一首诗

依稀记得，在山脊线上，有过一次短暂的争吵，
它发生在阔叶林与针叶林、
梦境与现实、身份与地域之间，
抑或是胡兰成与谢灵运之间，一副楹联的
上联与下联之间？而一首诗
自始至终沉默着，像一路上那些失去籍贯的岩石。
因为它拥有只属于它的边界和通行证。
它只被隐秘的积雪和方言所转译。
它随身携带的，是一块不断移动的界碑。

2016.4.23



诗性正义，或中午的餐桌

（游乱礁洋，致“原则诗群”诸友）

发烫的阳光下，机帆船切开大海的宁静。
这个午后有足够多的盐粒
用于腌制我从惶恐滩带回的惶恐。
巨兽的脊背微微拱动。有人
开始躺下来，聆听船底的低语。
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但海浪的这份口供，
对我们而言仍然重要，因为它涉及到缄默的
深度、词的伦理与诗性的正义。
我想起中午的餐桌上，那一大盘牡蛎，
在镇长诗意的介绍里，看上去
就像一堆散装的乱礁。
它们一个个守口如瓶，似乎是在竭力攥紧
一份秘密，一个失传的原则。
“用力掰开它，里面的肉特别鲜美。”
这里自有一种引诱，让我们突破
修辞的禁忌，撬开坚硬的外壳，
去取回抵押出去的词。
沿着蓝色的脉管，缉私艇
穿过灯塔和鱼鳞之间歧义的部分。
取景框切换到两个小女孩，
一个捧着一本书，她轻声的朗读，
对应于晦暗水域的低音区；
一个抱着一只猫，像另一本安静的书，
用慵懒平息身体里的波涛。



在流亡的语境中，桅杆上飞起的海鸥则是另一个祖国，
或者另一个无法被惶恐减去的文天祥。
而我们都是余数，在乱礁洋——
一张随时要翻转过来的餐桌上，
我们都有一个家国，一首晕眩的诗，
需要重新组装。

2016.5.18

为黄公望隐居地的石鸡而作

（赠姚月，兼致永波、苏波）

一路上，总是有石鸡追随我们。
它们不屑于与青蛙为伍，不屑于
在庸常的田畴里，为农药喂养的水稻献唱。

鸣声铿锵、凛冽，森森然有金石之韵。
它们象是刚刚从黄子久的山居图里跃出，
还带着笕箕里漏出的米粒的清香。

总是有一种更大的矛盾，石缝里
隐逸与挣脱的持久的对峙；
总有一种复数的厌倦，为鲜甜的星光所孕育。

减速的激情，为随身携带的庙堂减去
一个多出来的观音；年轻的道士



在用旧的山川和烟岚里探测万物的回声。

农家乐的长廊下，它们还在你朗诵的童谣中
唱和或争辩，象是有一把幽微的锉刀，
锯开蛙皮下沉睡的道观。

而晦涩不是它们的错，正如唯物的卷尺
丈量不出现实褶皱里那隐秘的声带。
德语区里，格林拜恩与汉斯，拉出一条对角线。

2016.5.21

为一叶废弃的桨橹而作

有人带回野花的项链，以便
奇数的灵魂向沉睡的田野求偶；
有人怀抱枯槁的船木，一如抱回失传的琴，
那年迈的波浪仍在上弹奏着童年，
练习与悲伤对称的技艺；
有人捡到一把手枪，可疑的准星像发烫的下午，
只对准自己：锈迹、尘埃和永远贫穷的光线。
而我觅得一叶桨橹，仿佛时间的片段，
一碎再碎，却分明还保存着水草的信任；
在江边的乱草丛，它和野鸭的窠巢、死去的鸽子为伍。
它分明还在划动，像一片翅膀，生出
另一片翅膀。我们身体里的水，在喧响中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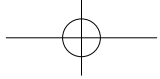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那卷刃的记忆，为何神秘地向着
一本幽暗的航行日志弯曲？
我久久迷惑于那被历史省略的道歉，
搁浅的船舶，却还在乱石和淤泥中运送
国家猩红的铁，和源源不断的
——遗忘的肥料。

2016.3.29

2016.3.31，改

被杀死的刺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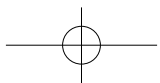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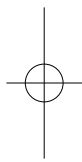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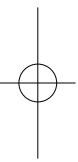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刚刚我还看到它缩成一团。
恐惧，让它收缩成一个悲伤的星球。
在一只塑料桶里，它抖动着，
藏起自己无辜的脸和身体。
转眼间，它的皮被剥去，它的棘刺
被一根根仔细地拔下。
似乎只有柔软的砧板在低声问候：痛吗？
如同只有屠夫有资格和你谈论良知。
这些尖刺，此刻整齐地摆放在一张旧报纸上。
我在这一刻听到耻辱的纸浆
在人民的胃里翻滚。
词的水龙头，在给新鲜的血迹清场。
似乎只有弹孔知道，一个合法性的广场支付了
老年斑的代价。



这些愤怒的尖刺指向人类，
指向飞舞的苍蝇，冷漠的雇佣兵。
而最终，这一根根钢针只指向它自己。
在温驯而优雅的申辩里，它只留下了沉默的
最后一行：那失去的嘴唇，此刻
构成对自我的最忠实的反对。

2014.7.12

2014.11.28，改





大地的便条(外二首)

赵四

静止的河流不产生隐喻，窝在豆荚船里的春天，一粒粒青绿鼓胀；自然力的疯人衣变冒险家为保安，豹子改变不了身上的斑点，意识比智能更重要。罍粟龙与池中花皆有忠实之美，大美被神秘的细线拴着、拉扯着，有时突然为你开出三朵黄灿灿的如日巨莲洒下金色智慧的细雨涓涓，有时慷慨递给你红石榴里的富足满杯，让你愈饮愈渴；游戏之乐东成西就，青蛙的蹦跳在月夜占尽上风，仿佛为风插上了嚎啼与间歇间气囊鼓鼓的分段翼翅。喜剧瞬间倒空自己，翌日清晨便枯萎凋零。称雄的尘埃，根据本能选择行动，如何吹灭这眼睛如何冷却这正午，大海中的一滴不比两滴更宜捐赠，疗伤的水直觉敏锐；如果水中是你唯一能思考的地方，你会看见万物都在微波中荡漾？你会持续雕水，直到将它雕出精神的形状？以触摸的一小跳醒来，爱的大飞跃隐修，谁能，谁还能毒化平凡松露猎人亦有窄门，野草随风摆摇，猪群



东搜西掘。相信听觉相信种类繁多的时间
任金蛇走过，忘却丛生，大地留下的便条
上写：晚安，晚安，你知道到哪里来找我！

弓

意志的坚持，祛意志的机会，均是宇宙的
亮点。我们都知道，天真、不招摇的重要
婴儿喜欢胖天使，繁盛是幸福的倾身一笑
压倒性的黑暗是宇宙的真相，忍，复可忍
咖啡馆里高歌饮冰的人，忘却质疑的焚身
烈火。对于抽象表达之父们，众多的谜题
在时间里一桥在握，无私理性托在上帝手
中的，那桥，托住一切剖毫析芒的分析，
物质因的重量，先知们饮智慧之泉的形象
任语言挥金如土，让过程作战如虎，不向
绝望屈服的解药，不向失败主义自我交付
音乐的秘密，在于组织众声，而非摒弃。
你可以选择，可以不像看起来那么悲伤，
门里门外那尊雕像，曲身弓背，身躯似弓
神秘的弧度被捉住，所有顶住存在之虚无
的拱弯，所有生动曲折的思绪，每个人的
黄金时代都是前朝往事，旧的不去，新的
复古不来。纯朴住在花样年华里，智慧用
细腰窄背的讲道譬喻，鼓起劲儿来，鼓起
天籁之光碰撞后的隆肿，乳香里的眼泪还
在几回伤往事，秋月里的青铜依旧依山枕



寒流。逆向思考下坠，诋毁下坠赞美下坠
即使风隔雨阻，即使怀疑已腐蚀深红葡萄
酒色的大海，也要如期赴约，振铎前往。
而此前，金绝望，银苦行，道别必不可少

劝导

如果你已无能了解万有，就尽力去
理解唯你能更好理解的虚无——
这从来的诗人特权和专长，如今你
更无权放弃；虚弱会出乎意料施你
以恩惠，让你溢出感官世界的表相
入于神秘关联，或为其捕获，成为
它的工具，它的心灵。永远凸起的
肱二头肌，是志得意满戒不掉的坏
习惯；病理还原的黑巫医，是智力
高烧不退的疯人语。而智慧的梦之
虎出入黄昏的众山岭暗森林，其中
仍存敬畏种种；古老圣书里的声音
布满冰雹火炭并仍能使火焰分岔，
床榻漂起；消散于抽象的神和那以
赞美为宝座的，仍为你所切慕；你
仍愿相信真理之口的黑洞还在收走
谎言留下热爱，只是种种阻碍下，
两点间最短的距离不再是直线结尾
不再有雷声。然而美丽从来升起自
这片寂静灵光从来汇聚自苍茫流逝



二月的折衷主义(外七首)

孟凡果

中央大街从铜管乐队的彩排中
释放出山毛榉的花腔
古老的敌意穿着黑色的皮靴
踢踏声如记忆中的多挂马车
有人试图从圆号诚实的低音中
寻找医治心理疾病的钥匙
二月枯萎的玫瑰花像泪水
吞下整条大街的肤浅和俗气
无论折衷主义还是新艺术运动
所有建筑都像过分涂抹的口红
长号的咳嗽声，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藩篱

季节无耻地继承了季节
落日怪癖的喉咙，吞没诚意
这些肮脏的雪，还会再一次证明
谁的无辜，谁的罪恶



法官的锤子，像病毒使我们额头抽搐
把我们塞进子宫，再一次
尖叫的打击乐，分辨不清椅子的高低
屏蔽，拉黑，闪电一样迅速

去热爱和讴歌低矮稀疏的草原吧
去赞美和感恩我们混浊的江河吧
羊群被剥下的外套，怎么能拯救心灵的干涸

当语言的刽子手，摧毁最后一道藩篱
我们如何去面对
扑面而至的金银花，纷纷散落的花瓣

交流的石头

——献给画家刘彦

放大这些声音，即使
是谎言，放大断裂的图像
放大花朵的肉体，谢谢
请把头埋进浑圆的乳房

即使月光残忍如水，冰的吱嘎声
即使君子兰像伯劳鸟一样鸣唱，即使
原谅了所有过失，我们仍会
签下污秽的合同。喘息



在猝不及防的性爱中
尽情尖叫
让夜查的交警欣赏酒驾的疯狂

显露吧，那些黑暗中蓄藏的食物
僵尸已在，牧者挥鞭
词语是一堆发光的石头，在缄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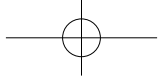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悲歌

我们所能选择的是堤岸轻舔落叶
一览无余的悲苦环绕着理智
那被腐朽滋养的白昼
吞噬着血性的蔷薇花

刚刚离开的栅栏，破旧的墙
在心灵的穷乡僻壤
我们进行最后的交易，讨价还价
得与失，像这场绵绵的秋雨

我们畅饮稻花飘香的暗日
无可奈何的宽恕和市侩
在吹嘘和奉承的烟圈中明亮

然后在全神贯注的狡黠中
寻找星辰，遗迹，马蹄莲的叹息



和我们最后的一片净土

化妆的手套

词语像牙齿

夜晚

勃起的混乱。瞬间

音乐，鼓满风的岛屿

帆，河流

爱慕在等待中，如同化妆的手套

葛根庙

祷告声在空旷的雪原

在音箱和扬声器中

在被焚烧过的经书的遗迹上

在重建的庙宇里

酥油灯点亮，又熄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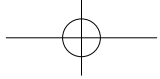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堆积的纸币被小喇嘛迅速装进口袋

我仍相信摸顶的手是温暖的

即使面对谎言和龌龊

无边的慰藉啊，无边的虔诚

谁给予我们冥冥之中的点点善意



逃离

小城在嘶鸣和雨滴的敲击声中
被红色的十字架刺开

晨祷声和杯子里的牛奶交媾
如紫云英一样闪亮

剥着豌豆的手正翻开路加福音说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而茜萋闭着眼睛喃喃低语
世界，我原谅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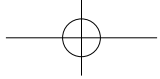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雨在吴琼和云海牧童的心里像闪光灯
仁慈的牧师任凭神的旨意

长椅下，旮旯处，有只老鼠在狡猾地踱步
主：我们是无辜的

一缕晨光照耀在教堂的塔尖上
我们开足马力，愚蠢地驶入快车道

深冬

总能听到几声鸟的啁啾



总能发现几颗红色的果实在枝头炫耀

白皑皑的山脚下

村庄死一般寂静

一条条道路被大雪掩埋

我们在心里清扫，默诵哈巴谷的祈祷诗

细拉，细拉，谁能拯救这些皮囊

人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捶打

总能听到鸟的啁啾

总能发现几颗红色的果实在枝头炫耀



王东东：反抗与圆融

赵飞

王东东是反抗意识极强的诗人，这是一种强劲的生命力。在现实中，这样的诗人往往表现为一只刺猬，其实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据加缪思想，所谓反抗，就是“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¹。王东东其人其诗，皆表现为对这种对抗的敏感与真诚，并体现为一种“经过淬炼的反抗精神”。当然，对抗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终极意图，还是自由与幸福：

在抗争和忍耐之后
我开始属于中国人的幸福

在这首从日常的温度切入的诗歌《饺子颂》中，即可看到，王东东对那平常的幸福的诉求。而为什么这种“中国人的幸福”，却又被诗人认为是“难得的幸福”呢？因为这是需要“抗争和忍耐”的幸福，“只因为它，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人，/ 忘掉了耻辱和失败。”这是一个警醒的中国人，一个诗人，面对“母亲”对于只吃饺子馅不吃饺子皮的指责，他争辩说：“可我不—— / 是那挑剔的、不成器的孩子。”没错，诗人并非鸡蛋里挑骨头，他只是更纯粹、更尖锐，更难以忍受生存和现实的种种问

1 [法]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丁世中、沈志明、吕永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题，这并非意味着诗人更脆弱更无能。因为洞察更多荒诞，诗人就须承担更多——一种义不容辞的捍卫人类精神的责任。王东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诗人，他的写作，也可以称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

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和作家这两个词汇归为一类，并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若干年里，作家在各种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反抗特征，比如，对权势说真话，成为迫害和苦难的见证者²。作家表达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发声成为基本行动。这一使命最根本的旨归是捍卫自由，而“自由必须包括提供文化、政治、知识和经济发展的整个一系列选择的权利，这一事实将会使人产生表达的欲望（而不是沉默）。”³这个和胡适所说的现代自由相呼应，即“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⁴可见，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必定与权利联系在一起，这和古典意义上那种绝对的、无待的精神自由和内心境界不一样。这正如现代女性要求自由解放必定与女权相关，必须有经济自主权和身体权利。娜拉出走后没有经济自主权依然要回去，萧红早年逃婚，之后也是一路困窘，从一个虎穴跳入另一个泥潭，一次次追逐自由，却只有在日本留学时，才一刹那醒悟：“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⁵尽管，因了感情的变异与人生导师鲁迅的逝去，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但却回到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与隐喻意义。基于物质与形式的权利就是基于身体的权利，也就是身体的自由，这就像一个人被开水烫到必然大叫一样。

2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6页。

3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5页。

4 胡适：《自由主义》，《容忍与自由》，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5 萧红：《生死场》，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页。



王东东是拒绝沉默的，虽然这看起来是被逼的——他进到了“坑”里，并承受了这些“坑”所带来的一些后果。这使他逐渐强大起来。一开始他在宽容、平安的心灵中沉思，也即“沉湎于哲学之诗”研究自我意识与诗，以此表达自我自由：

所谓自由，就是
与一朵云同寝，被其无故压伤
——《诗》

但，这轻飘飘的、闲云野鹤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诗是我的疾病”）的自由是稀缺的。正如伊格尔蒙顿所言，没有任何文学可以在政治阅读面前具有豁免权。对于诗人，哪怕是最隐逸的诗人，也会因其对诗之自由的坚持而产生与政治的斡旋，在看似缺席的写作中，语言的真理对历史的干预无所不在——想想“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⁶吧，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政治、历史面前取得免疫力与豁免权。这里所说的政治，乃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历史现实，在其中，公平正义自由与平庸压迫沉默总是构成紧张关系。王东东近年来的写作，就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如何与社会打交道并追求解放自己的表达，这种孜孜不倦的表达又体现了他与人类普遍的、普世的原则打交道的责任意识。

这种个体追求与责任意识的纠缠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西山》中。在这首以咏叹调一样开篇的诗中，有一个主旋律一直在回响：西山在变低。西山越来越低，它正在下沉，在“我”心里坠落：西山与“我”融为一体。西山是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座山岭，是诗人在北京求学时每天可以眺望的一座山。就是这座逐渐沉入诗人内心的山，在诗中，化为了

6 [美]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我”的一个镜像：

步行去对面书店，在天桥上就会瞥见西山：它就像
一个面善的书生，面色温润，有着怎样的心思？
偶尔头发凌乱，不过是忘了取走草图上的铅笔。

一旦被劲风微微吹动，它最清晰的头脑在街市
也会变得神色凝重，像预感到什么不祥的消息。
它的智慧带来史前的喧嚣。
通常，它在西方沉迷于暂时的观看，
一种姿态，倦怠的目光让夕阳下沉。

西山见证着历史和纷纭世态，也受到来自历史的挤压和胁迫：“曾
经，西山也这样被人摁倒，开发成崩溃的香坛/的香灰。”却终究维持着
自我的重量，以及这种维持的艰辛。这何尝不是意喻“我”的成长？

而我仍感到我仍然滞留在峰顶
午夜仍难以下来，头顶疼痛欲裂。
搬动着太空，一个乞丐缓慢地
跪倒在山脚下，轻松的定格。
一个男童几乎要哭了，吃重地咬着
Dandy dad 劝他丢进垃圾箱的一朵棉花糖，
在白色的甜味宇宙面前压痛自己。
行走在街面上，我突然看到
他长大后的身影在山腰迅猛上升。

压制与反抗，就必会产生激情，对于诗人来说即是言说的激情：



突然想指着西山

突然沉默，有西山作为背景

一时语塞也指着西山，突然言辞喷涌，花木震动，野兽奔跑，

知道自己天生是一个教师。

指着西山，仿佛这是唯一逃脱的途径，

也是唯一明确的表意。

语言模糊，有西山作为症状。

阳台让西山缓缓沉落，从客厅走过去

会加重石头上的黑暗。交谈仍在继续。

“我从来都在秘密地生活。”辩护也是声张？

“要达到具体的崇高。”共勉还是对攻？

“我们都生活在教育的反面。”犬儒只是乡愿？

而遍布四野也是一种对抗。

西山作为物体或一个地点、一种背景，指向了自由的言说，或者说抗辩的自由，这是无比重要的。联系王东东另一首关于谈话的诗《土城——对一个亭子的渴望》，就更明了了：

我们从山坡下来，又上了石桥

四处寻找可以停下来谈话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一个亭子可以容纳我们？

站在里面，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谈话？

停止谈话，从亭子眺望落雨的河水？

甚至拍一拍栏杆？恍然？默然？慨然？

……



没有亭子，是不是也就没有了沉醉？
没有了布景？游人和市民彼此勾兑？
没有抒情的地方，也就没有了士大夫？
这样没有亭子，也就永远没有了民主？

国家、民主、善恶、人民、民族、文明、忧郁共和国，这些词语在王东东诗歌中的高调出现，表明他执意要将自己的写作引向一种毫不妥协的“诗的见证”。臧棣认为王东东“更倾向于以诗人的平民身份重新建构一种诗的见证”。这或许是因为王东东诗中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想象，因为民主的便是平民的。然而，应该理解王东东关于诗歌的民主理想：“民主文化”或“民主诗歌”的本质是诗性正义，这是诗与民主最为基本的关系。⁷这意味着，诗人的民主在意的仍然是也只能是“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有公民的平等尊严——以及在更为神秘的图景中，情欲的渴望和个人的自由。”⁸这是因为，诗歌总是人类感受力和情感的守护与见证。如果说民主政治需在民智开化的基础上来谈论，历史正义也总是难以实现，那么诗歌民主就成为一种柔和的暖色，一种基于爱的无功利的神秘。因而，诗性正义成为诗人的寄托，民主理想就是诗性正义的结果和对应物。对此，耿占春说得更为彻底：“自由与民主的人是一个诗学的人，即为着意义的可能性、为着自由的可能性而创造生存希望的人。”⁹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为现实驯服，也不会甘

7 王东东：《穆旦诗歌：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江汉学术》，2017年第6期。

8 [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171页。

9 耿占春：《论民主与诗歌》，<http://www.zgshige.com/c/2017-06-05/3508822.shtml>。



愿如沉默的尘土般被抹去。“一个面无表情的人淹没在人群，/犹如一个国家干巴巴的形象。/我竭力避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将我的脸与他们的脸混淆。”（《在郑州，堵车时的诗》）“失去了美，人也变得荒诞。”（《荒诞国》）“这一片喧嚣的土地有何用？/如果不能安顿我们的灵魂。//文明比我们更有耐心，/让我们暂时等于野蛮。”（《冬日》）这种尖锐的不谐和音，在王东东的诗中很容易辨别。而他也一再提醒我们，他是在与真实的东西打交道，而不是与某种幻觉，我注意到《西山》中的这个画面：

……在圆明园，福海边，我遇见
一个脸部烧伤的行人迎面向我走来，
脸上还带着炭黑。但你们都在
驰心看湖，我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但，如何向你们说明这不是幻觉？

这个画面也出现在《圆明园》一诗中：

但在椅子旁，道路上迎面跑过来
一个脸部烧伤的人，五官如焦炭……

我看见。但如何向你们诉说
这并非我的虚构？但又不忍心
打扰你们，轻闲而又清静的样子，
哪怕你们钓上来一条美味的僵尸鱼。

当时代有一种奇异的满足，诗人并非刻意打搅清静，他必须发出自己的反对声。在所有意识形态梦幻中，诗人必须清醒，对边边角角的苦



难与黑暗予以公开：“通常我由于失望才开口”（《教室里的蚰蚰》）。作为学者、知识分子的诗人，王东东格外自觉到一种使命：服务真理的使命，以及一个学者作为“人类的教师”¹⁰的使命，就像他在《教室里的蚰蚰》这首诗里写到的：“但讲桌并非一张床，让我在上面睡大觉/虽然我力求降低谎言/而想要他们注意窗外的真实：不仅仅是窗外——//而且还在窗内，哪怕就在这只/葱绿色的蚰蚰儿身上/你们要小心别把它踩死”。而“我注视着我的学生，多么想让他们/开口说话”又表明“我”对说话的执着。“常常，我沉醉于一场对话，为了/理智的清明。”把“对话”与“理智的清明”划为因果，可见诗人对于苏格拉底式的开智多么重视，“自由意志的表达就是自由的证明过程。”¹¹写诗与读诗，难道不是人的灵魂所能参与的最高级的对话？

在纪念江绪林的《对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哀悼》这首长诗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种对话。王东东直觉到江绪林先生的自杀意义重大，“江绪林的实例显示了，致力于寻找一个在社会上可以成长的自由主义的中心难题，已经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退化为不可能。”¹²这首诗代入了江绪林的灵魂，以江绪林的口吻自述，通篇可见诗人与江绪林的精神亲缘性，也因此，后者的死才能震撼他。在一种饱满、绵长的唱诵中，这首诗有古希腊悲剧的味道，像现代的歌剧。幽深而真切的内部声音，贯穿了众多实在的细节；一种盘旋上升的语言结构，对应着在内在的辩证中逐步清晰的精神结构。也即，王东东最终在写作中获得了对话性的反思，包括自我疗救。结合他悼念江绪林之死的另一篇随笔，就更清楚了。江绪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身处现实生活与精

10 [德]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外国散文随笔》，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1 年。

11 耿占春：《论民主与诗歌》，<http://www.zgshige.com/c/2017-06-05/3508822.shtml>。

12 王东东：《纪念江绪林：自由主义的忧郁与学者的信念》，<http://cul.sohu.com/20160303/n439272835.shtml>。



神生活的挫败中，这种挫败当然来自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行动的追求，甚至是这二者的合一，他是一个反抗者——虽然没有坚持到底，他必然遭遇荒诞。加缪曾将“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判定为“荒诞”的三个结果。那么问题来了：在荒诞生存中，自杀还是反抗？王东东代江绪林写到：

“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

也许只有反抗

我才能肯定上海的繁华？

江绪林的自杀是否是最后的反抗，这不是本文在这里要探讨的。加缪曾言：“自杀，恰如跳跃，是对自身局限的承受。”¹³江绪林上无父母，下无妻儿，生活中无依无靠，没有家庭责任，没有值得爱恋的人，可以说是超验精神世界和尘世生活的失衡使他坠入了绝境。生活，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但凡俗生活有其生命依据的深刻性，从事精神活动的人，重要的往往是不要忽视日常的温和和力量，与生活的离异常会导致这类知识分子堕入空茫，肉身无处扎根，直接结果是厌弃肉身，视其为累赘。江绪林曾在《生命的厚度》一文中写到：“生命或灵性并不仅仅只有其在历史政治中展现的那个维度。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性的强调能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际遇从而免于受伤。”换个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认为那另一个维度即是生命的温度，温暖对一个生命来说是太重要了，那是生命起源处的拥抱。诗歌民主所捍卫的也恰恰是这种温暖。江绪林却恰恰太缺少这种温暖了，他是生活与爱的孤儿。他付出爱，却没有得到能量回馈：

13 [法]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丁世中、沈志明、吕永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你，热衷于对弱者进行法律援助，却无人援助你。

正义感让我不胜重负，让我衰落，最终死亡。

我亲爱的朋友，你可想到苏格拉底的温柔？

尤其应该注意《哀悼》一诗的最后一节：

忽然，远方传来一阵喧哗，
一只海豚搁浅在海滩，
家庭妇女带着刚放学的小女孩去运水
洒在海豚的眼睛里
直到它流出眼泪，可谁又知道
在海豚的肚子里藏着一颗炸弹
它流出鄙夷的眼泪，可卑微的人类又让它感动

可以把这只搁浅的海豚看成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批判愚蠢的人世，“肚子里藏着一颗炸弹”，却又为卑微的人类感动。这就是生命的荒诞，反抗者既拒绝它，又眷恋它。这里，就涉及到反抗的艺术了。

你告诉我，没有行动，就只能听任迫害妄想症在人民中间流行。

但是要练就行动的本领，我们不是要第二次革命。

王东东把这种反抗的艺术称作“练就行动的本领”，极致处就是他所期待的自由主义上升至政治实践的层面。或至少，在个人生活中，诉诸公共正义，将触角伸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类经验，更多世俗层面的活动。



无论是生活技术的磨炼，还是诗歌技艺的修炼，都是为了练习自由，为了美不会被轻易删除。诚如诗人的领悟，为了品尝智慧的标本，他也不再像小时候把核桃在门缝里挤碎，

而现在，时代的巨锤已然倾斜。

弃置不顾，我已慢慢熟悉

女性的核桃夹子温柔的姿势

慢慢加强力量，直到它迸裂。

——《核桃颂》

这种“慢慢加强的力量”也正是王东东近年来写诗优游不迫的底气，他诗歌中已全无一倚仗才华的羞涩和局促，而渐显老成与豁达，不拘小节。他的语言甚至有种浑朴的率直，这些概皆源于内心的自信与笃定，正如他在世事纠缠中毫不避退的狂飙突进与奋起作为。必须注意王东东诗歌中的佛，请看这样的诗句：“我愿饮尽你黑夜的泪水，如甘露/并珍藏你偶尔转身的悲伤。”（《给菩萨的献诗》）“在山中，我追寻着自己/太多的念头。眼前浮现出一张脸，有时高兴有时嗔怒；/不发呆的时候，它慢慢变成一个平和的圆满的佛，/我突然感到它不可能是我自己，但又只能是我自己。”（《行车记——或：旅行的意义》）“佛不是求静止，也非痛苦的运动。”（《讲经》）“很久以来，我坚信自己/不念诵，也能获得心灵的平静。”（《隧道中的佛》）这岂不是表明对佛教“大悲大愿、大勇大行”的向往。佛法对真理的追寻与热情，它清朗圆明的境界，实在需要我们“离佛更近”。

王东东在诗中的思考表明，诗人的创造性的才能比其他人在命运与现实面前更有出口，因为诗人创造语言和认知模型——诚如莱考夫的研究所表明的，一个隐喻就是一种认知模型——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一种救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的象征角色——证实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经验，从而赋予那种经验一种公共的身份认同，永久题写在漫无边际的全球记事册之中。”¹⁴“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和时间，挑战并且战胜看不见的权势强迫之下的沉默和整齐划一的平静。”¹⁵更何况当诗人下定决心和世俗层面打交道，在诗中这被比喻为“与魔鬼周旋”，他就会穷尽一生去追求生命价值与幸福圆满，在这中间不断修炼他的技艺：“身体技术与生活技术，包括美的技艺和善的技艺。”¹⁶可惜江绪林不是诗人，他虽然意识到了生命的灵性可以保护生命免于受伤——这是诗的核心，可他终究没有在一种形式中扎下根来，从而也就无法对生命保持足够的耐心。如果他是诗人，他就能理解王东东的“逍遥”与“欢乐”，从而让自己的精神与生命获得一种纯粹的保护，这是诗作为终极对抗（也即圆融）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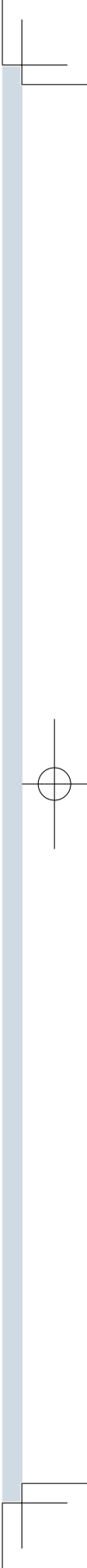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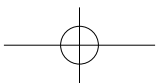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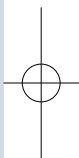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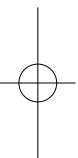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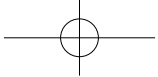
而西山在减小。
每一个消失都是突兀的。
在此之前我独自逍遥。

在此之前我欢乐。

14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14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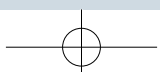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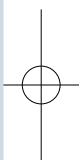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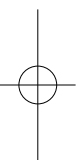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15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15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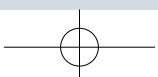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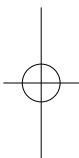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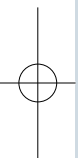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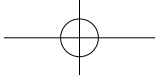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16 王东东：《纪念江绪林：自由主义的忧郁与学者的信念》，<http://cul.sohu.com/20160303/n439272835.shtml>。





随笔







去墓地

袁凌

一

牛圈包小路上边的草丛，有几座坟。

我一直不清楚这几座坟和我们的联系。说是近，似乎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它们埋着谁，是不是姓秦。说是远，有一两年我们也曾经给它们上坟。我记得是拿一个白萝卜削平了底，挖空了心，倒上一点煤油，加一根棉花搓的灯芯。用擦火石的打火机点着了，火苗贴着萝卜口飘，放在墓门里挡上石块，要不一阵风来掠熄了。以后的小半夜里，此处茅草丛里就透出几点微小的火光，有点像是几幢茅草屋。

似乎没有别的人给它们来上坟，它们四围的草越长越深，荒掉拜台，笼住了坟顶，看过去是一个草洞，没有进去的路。这也是使我迷惑的原因。它们为何埋在这里，就像一个人没来由出生在这里，在上坡通向我们的院子必经之处，除了我们，似乎没有别的人来看它们。像一个隐秘的、不适宜经常提起的亲戚，不像外婆和太婆的坟那样亲切，总是含有禁忌。

以后知道，这几座坟是秦家高祖一辈，二房的祖坟，我们是三房。二房的人住在另一条湾里，他们还没出五服，却已经不过来上坟。那一年也不知是因为什么，或许是第一年有了煤油，我们给院子周围的祖人都上了坟。

小路外边以前是队上的牛圈，牛在分田到户那一年被炸死分掉了。



牛圈却一直没有拆，谁的手也懒得去触动它。我还记得牛圈的内部，地上有躲雨取暖的人烧黑了的包谷壳叶，角落似乎还留有一股牛气色。后来牛圈终于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原地长出的包谷苗，头几年似乎比周围的茁壮一些，像是谁为了一个仪式特意栽下的。

有牛的时候，这个地点不使我害怕，它温暖身子的气息，足以护住一个孩子的担忧。但它宽厚的身体却没能保护自己。牛圈消失以后，牛圈包变得清冷，坟园和茅草的气息，笼罩了经过的小路。

小路有两条，一条向上，一截急坡到达沙梨子树包，看到秦家院子，背上负重的人吁了一口气；一条横路过杨家坪，可以到双梁队。因为走的人少，像一条线穿过草丛，缀在院子脚下的半坡，有点微微隆起的弯曲，两头不能直接望见。

不知为何，我喜欢这条小路，或许是家乡少有这样的平坡路。想象我的上学路经过这里，一直走过去，会到无穷的远方。线索依稀，却从不会断掉。

有时在小路中段坐下，身上落着秋天的阳光，似也变得淡薄，就像坡地上的草缺土巴长不深。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有时一整天无人经过，知道那头是墓地，不会发出声息。比起活人的世事，有另一种安心。

一直平坡过去，到了竹园脚下，看见太婆的坟。

太婆下葬时母亲刚怀我，我记事时坟已旧了，覆盖着密密的莓苔，就像她特意要这么快显旧。我记得早逝的樊嫂子也是这样的。人们说太婆和她一样是顶善弱的人。坟旧了显得温和，不像一座新坟轮廓分明，含有畏忌。

有段时间，经过马鞍寨去大队上学路上埋了座新坟，凭空地埋在两块田地中间，秋天的地收割得干干净净，前后没有人户。坟露着土皮，莫名地插着几个红白的清明吊，还有一个花圈，在我们那是从未见过的。它这样红红白白地露在旷野里，让人想到红伤一类的东西，走到远



处心就提上来，仿佛立刻会有凶险的事情发生。一种恐惧完全压住了这里。有次放学回家走到那里，冬天的夕阳正在落下，明暗的分界落在坟头上，坟上只剩了一点点阳光，这时恐惧正从地面上一点点升起来，只觉得头皮发麻，脚跟发紧，想赶紧跑却又似乎怕被发觉，只是紧走，身后正有致命的力量追迫过来，一时间面临生死关头，却绝对不能回头！

大人都说，人的肩上有两盏灯，鬼忌讳这两盏灯，才不会追上来。人一回头，就自己吹灭了肩上的一盏，两次回头就都吹灭了，鬼就会扑上双肩。因此不论是在荒地还是黑夜，无论后面有怎样的动静，千万不能回头。放学路上经过半溪湾，有一截修公路打坏了一个人。每次路过那段路，忽然有人喊“鬼”，大家像被蜂子蜇了一样，拼命往前跑，似乎听到有砂石落下的动静，却谁也不敢回头，落到后面的吓得哭起来，却也不明白身后的声响，究竟是否吓人者扔的石头。安慰的只有一条，就是经常装鬼吓人的人，以后一定会被鬼吓，不能轻易尝试。直到几年过去，那处事故的地点，似乎才渐渐平安了。

一座男人的坟总是要很久才显旧，那座马鞍山的坟很多年后还显得生硬，坟头上没有柔和的草皮，似乎说明他生前的样子，一个脸膛刮成干净的铁青色的男人，留着平头，心性狭隘难处。外公的坟也是如此，他高高地呆在院子背后的坡上，露着岩石和少草的土皮，显出他生前泛青晕的额头。直到今天，我仍不愿在坟前久留。至于太爷，我不知道他是埋在阴坡上哪处地方，那座坟似乎和我断了关系。

太婆的坟上，我却曾过夜。大约七岁的一天黄昏，我犯了小错，为了躲避母亲责罚的笞帚，趁她关门时打开格子窗跳出，跑下了沙梨子树包。她并没有来追我。我在横坡的小路上呆了一晌，阳光快消失的时候，因为隐隐畏忌牛圈包的几座坟，往东走了一截，却又不愿被杨家坪的人发现。我在太婆的坟旁呆了下来，天很快黑了，我听见母亲在竹园上面叫我。以后有火把在竹园里晃动，除了母亲还夹杂其他人的声音。似乎还有人下来，从我面前的小路上走过去。我往太婆的坟后面移了



移，免得被人发现。直到半夜时候，声音才消失了。

太婆的坟身微微隆起，和旁边的地面形成一个小凹槽，像大人的手弯。我在手弯里躺下来，头枕着太婆的坟，不敢枕得太正，怕冒犯了她。太婆的坟上覆满了陈年的草莓，比地面上要厚实，像家里的枕头一样暖和，却有不同的新鲜气息。不知为何，我并不愿意回去，除了害怕母亲的责罚，还有一种东西把我留在这里。

这是个夏天的夜晚，草莓刚刚熟过了，梗上还留有残余的香气，像断奶后母亲乳房的诱惑，清新的念想却又有一丝馥郁。天上星星出来，因为月亮不大显得更多，单独地照亮了山地。白天在远处变为蓝色的事物，晚上显得更蓝，并没有大人说法中那些吓人的豹狼叫，连狗叫也没有，一切都被星星安抚。隔着坡上的竹园是我的家，头边是太婆的坟，我似乎没有什么可不安的。我听过一些坟的事情，一个人喝醉了酒睡在坟园里，天明时鼻子嘴巴里塞满了泥巴之类。但太婆不会害我，你是太婆，我在心里想。反倒她的肘弯能够保护我，有一种模糊的法力，能够制止野兽的威胁，直到让我安心睡着。

回想起来，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个夜晚。天明后太阳晒干了身上的露水，我的鼻子嘴巴干干净净的，肚子空了，提醒我慢慢地走回家，母亲看见我就流下泪来，再也没有打我。她以为我不会再回来了，进了哪个野兽的肚子，那年头大人们常要面对丢孩子的事实。她不知道我在太婆覆满莓苔的坟头度过了一夜，又暖和又安全。

外婆的坟和太婆的相距不远，顺着小路再走一段就到了。它是我眼看着垒起来的，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眼看一个活着的亲人过世，下葬，填土，砌石，垒成一座坟。它就靠在小路边上，似乎从埋下去第一天，就微微下陷了，一个小孩子也能伸手抚摸坟头。人们把她埋在这里，似乎所有人都觉得，即使这样靠近路边，她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畏忌，一如她的生前。

外婆去世的第一年，我们几房的晚辈给她上坟时放了烟花，这似乎



是从未有先人享受过的，坟前的一片草地都是纸灰。我因为捡起一个没有响的炮子，炸疼了手指，插在上冻发脆的土里埋了半天，感到那火热的灼痛慢慢冷下来。就像分有了一点点外婆生前的辛苦，心里感到渐渐平安。

上坟是童年时的一件大事，似乎比得过活人的大事的任何一件。除夕的傍晚，山山岭岭闪动灯火，从墓石的缝隙透出一线，像是增添了许多住户。逝者平时安于黑暗，却要和活人一样点灯过年。这是何时传下的风俗呢，许多活人的风俗消灭了，譬如闹洞房唱花鼓。只有几首词还保存在人心里，不再轻易取出来，像一个过时的绣花荷包。还譬如过年天黑时小孩子在山房大声叫，“唆毛狗”，就是吓退四山的野物，一年不到人的屋场来。不知从哪一年，这宗事显得没有必要了。甚至还有剪窗花贴画条。上亮却无言地传承下去，不知还会传承多久。

那些没有后人的孤坟，平时显不出区别，过年时却无人上亮，留在寒冷的黑暗里。这样他们这一年都是没有希望的，无人来烧纸，挂青，扫墓，奠酒，更不会有鞭炮声驱散另一世界的寂静。后人的重要，这上面是最显明的。

即使是有后人，如果举家迁徙远方，留在老屋场的坟也就无人照应，成了事实上的孤坟。就像没有后人一般，牛羊糟践，莓苔侵蚀，无人除草添土，慢慢地下陷裂口，最后成了形状难辨的亩头，在某次开荒挖亩中被平掉。那些有字的碑也会渐渐磨平。

院子近处板栗树坪下的两棺坟，传说是杜家的，附近还有一块地叫杜家槽。但墓碑上的字体已认不出，脱略了当初郑重的格式，像一个小女孩随意的手迹。

从我记事起，这两座坟就像一顶老年人冬天戴的帽子那样低矮，密密地覆满苔藓，似乎已经触不到下面岩石的质地。墓门下露出干燥细腻的泥土，有一种黄白色的特别质地，似乎由蚂蚁搬运而来，以后让我想到化为泥土的棺木。



平时这里是寂静的，只有秋天打板栗捡板栗的喧嚣，孩子们被板栗扎破了手打疼了头，含有疼痛的喜悦，一阵风过去，像树叶飘下，又归于寂静。捡板栗时我曾爬在两座坟前，脑门比墓门高。墓门里似乎含有最后的神秘，即使它们完全失去了一座坟含有的畏忌，像是从来没有成人，属于那些比我更小的孩子。过不了多少年月，它们终将这样缓缓地下陷，回到土中。

但我却没想到，它们缓缓下陷的时光，或许将比坎下活人的院子要长。它们看起来一开始已经老了，却将经受住我们一代人的遭际，目送所有人离开，仍旧留在原地不动。

这是我们生者唯一做不到的。

二

在重庆的一天，我从朝天门乘渡轮过南岸，逆着虹影笔下的野猫溪流和曲折巷道，爬上弹子石。

我向里面走，到了楼房快消失的地方，看到一个场地的入口，有石头砌的门楣，附近一个石料工场，腾起打钻的烟雾。开始有些不明白，忽然知道是公墓。

这里有很多的岩石，显出在一座城市边缘特别的地貌。似乎人们把可供凿刻的石头集中到了这里，打造可靠的质地。

顺台阶一步步往上走，有一种东西，强行让人安静下来。我没见过两旁这样密麻排列的门牌，不论是生人死者，住户不能如此拥挤。即使是刚才经过的野猫溪，泛着白沫的污水曲折下泻，棚屋区依稀保留着虹影笔下的惊心动魄，也有日常转身的起码余地。在重庆的边缘，保存着这样一座缩微的居民区，俯瞰山下繁复的城市。

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的名字，生死年龄离得很近，只相差两年，刚刚在二十岁的门槛两端。似乎正是这道门槛，把两人隔开，却又



分明显出他们的关联。他们是因为什么去世，又合葬在这里？黑色的石碑，除了立碑人的名字，没有任何信息说明他们的关系。黑色的石质背后，却似有千言万语，罄竹难书。

墓碑大多只是刻字，有一面碑上却镶有一张逝者的照片，在黑色石头的丛林中显得特别。看了照片，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烫着一点卷发，去世时28岁，几乎就是先前墓碑上少女成人的后果。大约因为镶在墓碑上，眼神似有一种特别的美，让人一见难忘。我明白为何立碑者要耗费烤瓷的工艺，一位对自己的美有自知、别人也认同她的美的人，却早早地过世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一种时光的烤瓷工艺，永远保留住了她的美，供人发现和怀念。立碑者是她的弟弟，她逝去时或许是单身，这使她的美不属于个人，又原封未动，每个到来者均可领受。这似乎极大的安慰，却又含有更大的寂寞。

我在墓阶坐下来，遥望山下的重庆。两条江隔开又联系起来的城区，繁忙又虚幻。要是我的心足够静，我就能从这眺望里得到一点什么。我的人生将有一点不同。可是我仍然焦虑急促，甚至无法安心写完一句话，走完一段路。我只是在山脚下街上奔走的一个人，无暇稍微领会近于本质之物。

我想起家乡的烈士陵园，在县城河对岸的小山上。烈士的墓排成几纵列，和平常人的坟不同，像是一具具水泥棺木停放在地面上，墓碑上带着一颗红星，下面是一个个陌生的、远方的名字，立碑者统一是人民政府。其中有一个叫马江水的排长，是在解放平利县城的马鞍山战斗中“牺牲”的，似乎是我们这个县最大的烈士。以后我才知道还有远远比一个解放军排长重要的牺牲者，被历史的灰色帷幕掩盖。也知道牺牲这个词本意是仪式上宰杀用于祭祀的牛羊。方方正正的墓前没有纸灰，似乎是不与红五星相配，只是在纪念碑下有每年城关小学例行献的花圈。

去烈士陵园的上坡路，两旁土坎生着细草和苔藓，田埂种了不少茶叶树，树丛里密麻麻埋着许多坟，我却是多年后才注意到。这些坟和乡



下的不同，是砖砌的，有点像是一座座小房子。我总觉得砖块的线条生硬，多年中保留着一丝不苟的外表，只是砖缝中点缀零星松花。

其中一座小坟，依附在大坟前面，没有墓碑，似乎会被一脚踩进土里。想来属于一个小孩，有些不像真的。那些顶着红五星的烈士水泥棺，和这个过于微小的墓冢，哪个又更近于真实呢？

在这里的台阶上，下班后只能四处闲逛的我，曾一个人坐着，面对县城灯火，想到自己小小的未来。四围的坟墓，似乎服从路灯的秩序，不再含有威胁。谁又会走入茶叶壑中的黑暗，去体会它们的心思。这样的时刻转瞬即逝，多年后才会另一时期偶然地出现，像散落得太久的线头，仍然无从关联，生命却无声地变旧了。在去往墓地的道路上，我们不知不觉走近了一步。

化龙桥的公路旁，山体开了一个豁口，隐约看见里面腾起的水雾。这样的瀑布从高处的城区奔坠而下，水沫飞散着不安的酸味，似乎一个来历不明的可疑奇迹。

菜园坝火车站的铁路线穿山来到这里。小路穿过铁轨上了山，弯曲到达一座黑色山崖下，圆乎乎的轮廓没有棱角，却有不容撼动的意味，后来知道叫虎头岩。

这条小路穿过杂树林，有段时间，我所在的晚报报道了这里的“闹鬼”案件。在化龙桥上班，经过这条小路来往山顶大坪的单身女性，常常在半路被画着鬼脸的人吓昏，拖入小树林强奸抢劫。有的女性遇害后精神失常，一时人心惶惶，闹不清是人是鬼。晚报连续报道后，鬼影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警察用计诱出，撕下了鬼脸，是合川进城的民工，专事在这条路上劫财劫色作案。

这件事情叫我想到了“虎头岩下抓特务”的一桩旧案，说是重庆解放初，有潜伏特务专门躲在这段路上装鬼吓人，劫财劫色，弄得人人喊有鬼，路断人稀。以后“智勇双全”的公安干警男扮女装，在特务搂抱的



时候，撕下了他的鬼脸，当场抓获。这两桩案件在我的头脑里混在了一起，似乎有一种莫测的力量，会在半世纪的时光里，让同一个情节不断重复，在此地萦绕不去。

在矗立的虎头岩下，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这个莫测力量的来源。

在微微隆起的岩体上，我意外地发现一些小小的格子，被发黑的苔藓和小草几乎湮没了。细看之下知道，这是人工特意凿出的，一个个抽屉的格式，正面的凹槽嵌着水泥挡板。一时不明白原由，似乎一件远古遗迹。坐在岩壁下眺望嘉陵江遐想之时，脑子里像是有个东西被翻了过来，突然明白，头顶这些密麻麻的小格子大约是凿出的骨灰盒，里面放着陈年死者的骨灰。

一时头顶飕飕发凉，赶快起身，大致确信了这一点，虽然之前并没见过这样安置的骨灰盒。再看眼前的虎头岩，和先前的感觉大不相同，世界似乎完全变掉了。这些陈年的骨灰盒，属于哪个年代，连姓名也似乎奢侈？这座黑沉沉的山岩成了墓冢，整个山谷服从着它沉默的气氛。远近的草皮上，还有几座零星的孤坟。连同旁近奔腾而下的腥味瀑布，也在加重莫测的气息。小径上树林中发生的蒙面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附近的孤坟没有墓碑和砖砌，只是一个砂土堆，比起我家乡的来更为卑微，似乎微微风化了。坟前也没有纸灰，看起来只是隆起的小小土堆，并不使人畏忌。按照城市的规则，它们需要埋入公墓，大约是出于省钱私埋，这也是它们不事张扬的原因。

坐在坟堆旁的砂土地上，有在家乡的感觉。眺望坡下的嘉陵江，想到一部电影《雾都茫茫》，或者是小说里的情节，两个特务来到这里，在树林中埋下剧毒的“塔崩”，据说只要一段时间后罐子破损挥发，就可使整个重庆变为死城。这样的毒品也许并不存在，眼下却感觉似乎正是埋藏在身边某处。

我初来时的重庆，刚刚升格直辖市，人们的莫名期待写在脸上。到



处在开工建楼，残余的吊脚楼缺了一面站立，过去的秘密埋藏在工地和爆破的响动下。呆的时间久了，渐渐感到背后的线索，隐现不定，在发掘之时消失。现在能不能说，我是摸索着线头，触到了它的秘密呢。但我又能在这里呆多久，保持眼下眺望的姿势。

我想到赵文峰，第一次见面，是在报社光线不足的单身职工宿舍里。他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着光，回答了我提出的康德的三大批判哪一部更重要的问题。以后听刘涛说，赵文峰在写一部类似老子道德经的书，要把自己领会的东西方哲学的原理传达出来。刘涛认为，这部著作“可以解决现存所有的哲学问题”。

以后忽然听到赵文峰死了，在一次单位的工会活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他忽然摔倒在台上，送往医院途中已经脑出血身亡。或许在他完成那部叫《柔润之路》文稿的途中，脑子走在了身体的前面，提前倒在了终点。这个消息震动了正在出现脑血管痉挛的我。

赵文峰埋在了龙台山陵园，我似乎远远地看到过那处墓地的轮廓。在他的墓碑上，妻子刻上了书稿中的一句话“出脱犹如露珠跃出水面，刹那间照亮理念之海”。为了一位同事的忆旧文章里说到“赵文峰生前想考取北大的哲学系博士而不得”，刘涛曾经大为光火，要找这人打架。

眼下我坐在这里，再次想到一只脑子的死。痊愈的脑血管似乎仍在微微颤动，一个头脑的命限是多久？可供它思考的，一共有多少问题，是否只有不去探索那个最终的问题，才能活得更长一些。好似接近终点，却拖延着不撞线。似乎我们生来只为眺望，不求到达？

沙坪坝公园的场地显得冷清，远近什么地方泛出水光，有种清旷的气质，和我对这个区的印象不一样。

我第一次来沙坪坝，是到西南政法或者川外的学校里，紧挨着歌乐山。紧贴山脚一块宽大的水泥碑墙，标示这里是烈士陵园，感觉整座山是一座丛叠的烈士墓。山脚下的沙区，笼罩在渣滓洞的气氛下。



但沙坪坝公园空空荡荡，似乎跟此完全无关。傍晚时亮起几盏广场灯，白天有人的水上公园空闲着，附近有一两家咖啡馆。这像是一个有意脱离了出生环境，追寻着某种情调的人。在它的灯光下，我不由分说地感到孤单。

眺望过去，公园北边一带围墙，封闭着一角单独的世界，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围墙开着两扇水泥门，有一点上坡路，现着类似车辙的痕迹。这点上坡路似乎把它和公园区分开来，属于一个拓荒地，不宜轻易探寻。两扇水泥墩大门，也有类似的效应。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偶尔离开广场，走上坡路。

走近两扇水泥墩大门，有隐然的压迫感，要使人止步。这两扇门带着它们粗劣却庞大的水泥身躯，似乎完全不属于眼下的年代。生锈半掩的铁门上还涂着粗大的毛笔字，像标语又不是标语，以后几年知道叫作涂鸦，内容似乎是跟死亡有关的，更提示着这里是禁地。气氛已经在坡路开端时完全不同了，更是彻底脱离了公园的西式情调。向半掩的红色锈色铁门走入时，似乎背上一阵发凉，阳光的世界在外面关上。

其实大门里边也有阳光，只是被松林和滋生的苔藓掩映，质地变得稀疏，热力消减，有一种青翠新鲜却又回光返照之感。一片松树林，像是被砍伐了一半又停手，从此再也没能好好长起。中间错落着高低的水泥塔，质地和两座大门相似，既手法粗劣又奇怪地结实顽固，有的歪歪斜斜，却似乎永远不会倒下来，原因或许是无节制地使用水泥。几条杂乱踩出的小路，像麻绳把这一大团毫无章法的水泥垛子捆绑在一起。我像面对虎头岩的轮廓一样充满不祥之感却一时不明白原由。

借助阳光的安慰，硬着头皮走近看，塔身上大都有看得出的题词，用着粗大又不守章法的毛笔字体，虽经剥落还依稀可辨，大约是“红卫兵烈士永垂不朽”之类。心里豁然明白，这些水泥塔是墓碑，这是听说过的重庆红卫兵墓。



从建成那天，它们在一刹那间老去，保持着生硬拙劣又不容更改的质地，矗在一个完全不适宜的时代里，只能用围墙隔起来。

墓碑下方的基座滋生了青苔细草，以往按顺序刻上去的名字已经漫漶，只能依稀辨识出一些姓名和年份，像是墓基上的裂痕。一座很大的墓基四面刻着名字，看起来都是女孩，全部去世于1967年的某天，年龄算起来从十四岁到十九岁都有。

这座庞大的墓碑下大约埋着十几位女孩的身体，她们叠压在一起的性命使任何言语和风声都失去了意义，墓碑上还刻着的“血债血偿”“为保卫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之类的标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蛮族世界的梦呓，和这些女孩的生命毫无关联，却野蛮地占有了她们，到今天仍未移开。

我想起一个据说是重庆建造长江大桥时，失误掉进搅拌机里被浇注入桥体的工程师，至今并无一块墓碑来纪念。这些在那场武斗中猝然遇难的少年们保留墓碑，也只是出于树立罪证的革命需求，在时代逝去之后，已经渐次消灭，只剩下这一处，被围墙隔绝于公园僻角。和远处的歌乐山比起来，像是有待最后抹掉的阴影。斑驳微细的青苔，循着裂缝生长，是否她们被封存的灵魂，挣扎透出气息？

似乎和付玉强一样，那些未及展开的青春被猝烈的武斗断送，却似乎并未消失，被寄存在这里，等待后来者领会。荒凉的小径，透露了怀念的线索。只是哪一个有心者，能够一己领受这么多叠压的青春，传递无情的水泥背面的讯息？

我不是这个人。我不敢久留，似乎在对密密麻麻排列名字的一瞥之下，松荫中剩下的阳光将立刻用掉，消逝。我将没有机会离开，和这里的黑暗归为一体。那样我再没有机会走出石头大门，讲述这里的黑暗，以及一线隐秘的青翠气息。

我将离开这个清冷的广场，这座笼罩雾霭，叠压了太多欲求和记忆的城市，它身世晦涩，注定无法从一场接续一场的梦魇中走出。在我离



开后不久，它将迎来一个近似红色的时代，活人再次喧嚣聚集，如同发狂。他们的死者却仍冷落长眠，不宜提及，顺从着千百年来单调不变节奏。

三

初到清华园的日子，傍晚在水房宽大的水槽里洗脸洗碗，西边的阳光穿过大扇玻璃窗射入，远远看到青黑色的轮廓，正在沉入夜晚。想到山影下的暗中有何物，几十年关闭沉积的庭院，小路落下松针，夕阳下的一切，伴随眼下水龙头的滴答，无可避免地沉入黑夜。

后来我骑车去西山，把二手车锁在一处扭曲的栅栏上，入园爬上“鬼见愁”，回望平原上的北京，缩小的楼房鳞次栉比，像一座砖窑厂的废墟。西面的风吹过来，若没有山坡的阻挡，似将带走平原上的一切。

有次我在香泉环岛看见一块蓝色牌子，写着万安公墓，看来也是西山庇护下的一处。那天正好写完一篇稿子，我顺着马路往南闲逛，寻找这个依稀听过的地点。

一片荒草的秋野，似乎由此到西山茫无人户。走了很远，疑心那块牌子是假象，却终于看到了公墓标牌，像是中西混合的门墙。门扇虚掩，却也无人阻拦，进园一片沉寂。有提前进入冬天的感觉。

墓地藏在房屋的后面。和山坡的墓地不同，这里的墓都在地面，和细草一起，更早地沉入黄昏的黯淡中。每一处墓碑都近于磨灭，微微下陷，要俯身观看。我在其中意外地发现了韦素园的名字，和鲁迅的题诗手迹，“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我想到鲁迅讲述的情节，他去到病中的韦素园家中，看到床头挂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预感到这个年轻的肺病患者活不长。这段情节第一次浮现在我眼前，是在重庆南岸的一处山坡上，梨树的残瓣洒满了坡路，像落在故乡的盐。我躺在落花上看陀氏的《白痴》，后来感到背心



发凉。起身走出果树林，炽烈的阳光像一面倒下的白墙打在身上，一阵晕眩，身体里有什么地方断裂了。忽然甜腥的感觉涌上来，喉头有压力往外涌，我吐了一口，一看，是血。

那天我在小路和开往城区的中巴上经历了生死时刻，也第一次知道血或者死亡并不是咸的，像盐，而是甜的。如果我不能止住喉头的甜腥，我的生命就将立刻中断，像是床头挂着陀氏画像的韦素园一样，也受到了我手中书页的诅咒。一年来的夜班，两年在这座湿热城市的生活，晦涩的日夜，在我的肺部结出了它的果实。

我直接去了结防所。科学发明的三联药物和妻子半年的炖鸡汤阻止了果实成熟，把我从陀氏眼神的注视中强行解救了出来。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无疑会像墓碑下的韦素园一样，躺在某处类似的墓穴中。似乎脚下的逝者是预先代替我躺在了这里，等待我今天来访问。

但我能说，站在荒地上端详有裂痕的墓碑的，仍然是完整的我吗？在那次身体断裂的感觉之后，灵魂和身体的裂痕，已经被雷米封和维生素B完好地弥补起来了？或许，我身心的一部分也已经安置在眼前的墓穴里，在这几行诗句背后。当我离开这座荒草中小小的墓穴，我是带着一份死亡在行走。因此我才会对一座城市边缘的墓地感到熟悉。

在附近，还看到了茅盾手书的“诗人戴望舒之墓”，清秀的小楷，时间是1950年2月，似乎是刚刚“解放”，还没来得及带上文化部长的官气。但时代的分野已经发生，逝者长眠地下，生者却将一路上高位，以后又一头跌入图圈，直到身后衰荣，供入八宝山，得一部长级小格。或许回想起来，何必有此一番折腾，倒不如逝者安息于西郊，托身细草微风。诗人生有灵感，死得其时，不随时代播迁，固然非芸芸众生所及。看到这块墓碑，似乎在莫测之地遇到故人，心中陡然安定，即使光线昏暗，也无畏惧了。

意外的是，在围墙后的另一处，半截墓碑上看到了两个字“高岗”。我想到这是那个高岗吗？单单只是这两个字。旁边有一行生卒年



月，去世的年份是1954。心里开始相信这就是那个高岗，曾经的中央副主席，眼下只是半截墓碑，不知怎样失去了另半截。这个墓碑也有点歪斜了。他怎么会在这里，像是全然被人遗忘，没有人手来触动。

阴晦的天色下，有一种不寻常的感觉，似乎触到某个深藏的隐秘。就在眼前微微下陷的荒地上，有一堵禁忌的障壁被打破了，历史出现了意外，没来得及妥善处理，留下了这个小小物证。

但眼下这块不起眼的墓碑，比之那些重大而晦涩的事件，却似乎更为真实。埋在这块残碑下的人，是否也脱离了生前的权谋场地，比之那些进入了八宝山的同僚和领袖们，多了一份真实呢？

墓地上的草木，似乎无法长得高大。一片矮小松树掩映下，散落民国的无名墓碑，是这片墓园最早的部分。一个少女的墓碑，立于1938年，比寻常的更小一号，像是怕压着了她不成人灵魂，生年是1926年。立碑者是父亲，他给女儿起了一个让人忘不了的名字，尽管此时我已忘却这个姓名。而立碑题字的父亲，也早就逝去在漫长的时光中，不知安息于哪片坟茔。几处基督徒的家族墓地上，覆着大大的“十”字，保留着褪色的暗红，像是在这个十字的庇护下，他们的去世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味。这片墓地也似乎含有无言的宽厚，容许这些陈年的灵魂一直在此安睡。

旧墓之间依稀间杂新来者，时间不长却也染上陈年气质。一处墓碑记载死者原葬于江西平原祖籍，1998年洪水决口，坟墓大半被水湮没，棺木骨殖外露，令人心痛。家人收拾骨殖，带来北京，择此地安葬，今后庶免卑湿播迁之苦。另一块颇高大的墓碑则记载，墓主生于北京，原在西安康复路经营服装生意，事业有成，1994年遭遇长安县空难，家人收拾骨灰，落叶归根。

想起那场惊人的空难，就发生在我在西安上大学毕业前夕，当天在教室传说飞机掉在长安县，在空中就散了，人七零八落地掉下来，尸体



都没有完整的。飞机上尽是西安康复路批发服装的老板，去武汉进货带足了现钞，刚发行不久的百元大钞像撕碎的蓝色和粉红色床单一样满天落，当地人不收尸只顾抢钱，出动了武警戒严，似乎还枪毙了人……人心惶惶，像是要出很大的事情，毕业的前景也变得隐晦不安起来。以后很久，还止不住想象人从突然解体的飞机里掉下来，是怎样的情景，或许有一丝隐隐的庆幸，自己从未有机会坐过飞机……今天却在这遥远的郊外，仿佛第一次置身那次空难现场，面对一个灵魂被恐惧撕裂的沉默。这份沉默像这块墓碑的寻常，却又是巨大的，就如这座墓园中所有灵魂的逝去。

我在墓园中一直呆到黄昏。走上公路的时候，夕阳从西山边缘斜掠过来，染上了路旁草尖，正是我在学校水房洗碗时分。我在路上接到部门主任的电话，告诉我稿子很好，可能一举成名。我并无何等喜悦的感觉，以后却想到，在这个地点接到电话，似乎含有注定，我将告别校园，走上完全不同的一条路。荒草迷离，并无成名的荣光。

再去万安公墓，发现墓园有大片新区。一些墓地放弃了石碑，用一大块山石写着碑文，这种风俗不知由何时开端。一位北大教授邓广铭的石头，委屈地挤在两个董事长之间。据看墓的老人说，这样一块石头少说得费上几十万，胜于一幢活人的屋子。

在石头之外，却又有走廊下的抽屉格子。在虎头岩的石头格子之外，这是我又一次看见这样的骨灰陈列，上过绿色油漆的表面像是中药铺，每格上面写着品名，不过大多带有照片，有的还粘着一小朵塑料花。这样的一个小格子，真能盛放下人的灵魂么？

有一处像是凉亭，却四面封闭。走近门口一看，里面四壁是绿色的骨灰格子，用红漆写着名字，从亭脚一直到天顶。顶上的骨灰盒如需够到，只能用梯子。站在地上，阳光透入，却凉气飕飕贯透，只能赶快抽步退出。像一个无人值守的商店，琳琅满目，却少有顾客，更不会失



窃。这也是墓园任人进出的原因吧。人们从这里还能带走什么呢？

墓园北边的新区，看来是属于中等的阶层，一律黑色或灰色大理石。我一个冬日将尽的下午，我在这些寻常的墓碑间打量，意外看到一块写着“顾准 汪璧之墓”。墓碑前有两个小杯子，里面残留着积雪。

墓碑上没有照片。想到那张清癯泛黄的面容，在建国门内的衽褙胡同小巷里飘逝，像一张从时代墙栏上被揭下来的旧稿纸，在多年后才为人读懂。在政治年代离婚和划清界限的夫妻，生死异路，不知何时化解恩怨，团聚在这一方水泥穴，立碑的子女们并未注释。我在墓前屈膝，在积雪上印上我的手印。后来我写了一首诗：

当我找到这本灰皮书
剩下两个上冻的名字
只有你更寒冷的命运
温暖我

在到达墓地之前
你做不到
完全失去一切

以后再去，却未寻到这块墓碑，似乎含有禁忌，不可一再打量。倒是高岗的半截墓碑换成了完整的，搭着一副塑料绞的红花，水泥墓穴四周栽了一圈小塑料花朵，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另有一个年轻人的墓碑，镶着一张戴眼镜的照片，标明出生于196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1989年6月4日凌晨遇难。“遇难”这个字眼让我伫立了一会儿。这块墓碑没有立碑人名字，却在墓穴前有一只花篮，里面盛着枯萎的菊花。一只开启的空茶叶罐子搁在墓穴上，盛着半盒积雪。

那天雪后初晴，墓地闪着水光，似乎这里所有的灵魂，被上天亲手



清洁了一遍。双脚很快地冰冻起来，催促活人赶快离开，让逝者在洗净的被单下，更沉地入睡。

第一次坐一号线地铁，知道八宝山是往西边的一站。有点吃惊它并不是最西边的一站，还处在两头很多个站名中间。我学过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课文，知道那肯定是很遥远的。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地点，怎么能就这么处于很普通的地名之中呢？它在城市中如何容纳呢？

以后曾经在地面上路过这一带，仍然看不到它的情形，看不出有明显的一座山，况且牌子指示的殡仪馆方向，并不通向远处似乎隆起的一座小山丘。八宝山这个名字，似乎既勾起又拦阻人的好奇心。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专意离开大路，顺着一条小巷走入。

寻常的小路，没有想象中的肃穆，我看到一个“八宝山人民公墓”的牌子。这是不是那个和革命有关的地点呢？走进一扇虚掩的大门，意外的是，近处地下一片密麻麻的小水泥桩，上面有红漆的数字号码，看起来像一片田地里设置了过多的地质勘探标记。

我一时不明白这些是什么。往里边走一些，另一块地里有小小的石碑，比在万安公墓里看到的石碑更小一些，上面写着姓名。再远处是正常排列的大理石墓碑。看来这里面有一种等级，这些是最小一等级的石碑，以前没想到过有这么小的墓碑，像全是孩子的，但看墓主姓名又是成人。但那些只有红漆编号的小水泥棍是什么呢？它们像是一双穷孩子拙劣的手摆弄的火柴杆。

我在布满了小水泥桩的田地边缘走，这些小桩虽然看似被人踩在脚底，却仍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让人不敢轻易涉足。暗红的油漆的颜色，也似乎含有禁忌。忽然发现，在一处小桩的前边有火纸灰。另有一根石柱前倒插着两只香烟。

那么这是墓地无疑了。只是为何墓碑如此卑微，竟然无从题名，只是用红漆标出号码？也许这是无主荒坟？在公墓门口贴着一张告示，



督促无主坟墓限期搬迁，不然就地深埋。但这么整齐密集的小石柱，不会是无主的旧坟。是怎样稀缺金贵的地皮价格，会让人们把他们的亲人埋在这里的小水泥柱下面？即使是廊柱下的格子，即使是家乡陷落的孤坟，连同那些丢了的婴儿的坟，也比这些更像是坟墓。

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卑下的墓地。或许，这些匍匐于地的小水泥柱，就是八宝山的特别，也就是“人民”的本义吧。我想在“革命”的那一边，情形会完全不同，但我始终没有看到过图片上那个庄严的不能随意进入的门楣。

只有在今年，我坐高铁从长沙回北京，在河南境内，看到田地里一个个的小土堆，小得像是一撮灰，显出孩子气。小土堆接二连三地出现，还带着某种依稀的标记，心里知道这并非孩童的游戏，却仍不明白是什么。后来在一座土堆上看出银色纸钱的反光，刺入心底，突然明白是坟，是前不久河南平坟的成果。原有的坟头被平之后，风潮过去，农民堆起了这些小小的坟头，恢复得小心翼翼，似乎怕路过的高铁上的眼光看见。

我看见过以前平原上的坟头，一堆贫瘠的土，或许带着一座墓碑，永远透着贫穷，有时是村头一块乱葬的坟地，分不清坟墓的界限。比起家乡的石头或砖瓦坟墓，毫无足观。眼下如一撮灰的小土堆，一只脚即可夷平，像是属于蚂蚁的族类。但和八宝山人民墓地的小石柱一样，竟会触痛心底某处。

在墓地入口的一侧，几乎就在大门背后的空地上，看到一座意外周正的墓碑，四围再无其它墓葬，题写着“杨刚之墓”。依稀听过这个名字，是著名的进步女记者，解放后当了领导。绕到背面一看，有一行题辞，“杨刚是中国人民的好女儿”，题辞者邓颖超。

为何此处墓穴不是在革命公墓呢？在密麻麻的水泥柱田地之旁，它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似乎刻意掩藏又显露着隐情。逝者姓名之外，只有生卒年月，辞世日期写着1957年10月，让我想到了万安公墓里的高岗



墓。墓碑后面邓颖超的题辞，或许是以后添加的。两座坟墓的位置，似乎也都僻处大门之后。这位著名的红色女记者，我的同行，在她的墓碑后面隐藏了什么秘密？

回去查阅资料，墓主果真在反右中和高岗一样死于自杀。她因此和后者一样，不适合进入革命名义的公墓，甚至不适合在名字下面加上“同志”，只能与匍匐地上的“人民”为邻。尽管在那个年代过去之后，她得到了“好女儿”的追赠。

我想到一件事：在建国门外李慎之的故居中，李慎之夫妇的骨灰盒安置在靠墙书架的橱柜中，是子女在火化后拿回家的，为了应付，他们还填写了两张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单子，曾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能进入副部级骨灰堂，妻子却因是司局级只能入另一室。李慎之生前交代，他不想进八宝山，和那些革命气味的人们呆在一起。在这间房子里，一个来访的客人谈到，他正在打算将爷爷的骨灰迁回家乡，当地县政府很想这位解放军将领归葬，作为县上的一个景点。这位“红色后代”还说，彭德怀妻妹、新民报著名女记者浦熙修的女儿想把母亲的骨灰移出八宝山，归葬家乡，却一直得不到批准，现在女儿自己八十岁了，很为此事不安。

相比之下，同为“人民记者”的杨刚葬于人民公墓一角，或是得其所哉吧。

四

每座城市都有三种居民：活人、死者和囚徒。

一座城市的膨胀，不只是活人，也包括了它的死者数目。

最近几年，我住在昌平，往北能望见燕山的轮廓。以后知道，在它隐约的赭色山腹下，依托着连绵的墓地。十三陵自然不说，往东到怀柔，一带山脚排列着陵园的指示牌。桃子峪口的公墓，在我住处的正北



方，骑自行车可以到达。墓地在一处干涸水库的地底，小路遍布野蒿，车轮浸染苦味。

在墓地的半腰，相邻着两座年轻姑娘的坟墓，去世年龄都只有二十几岁。一块墓碑简单地刻着爱女某某之墓，父母泣立。另一座则复杂得多，贴着女孩的照片，看上去是一种外向的美，墓座上刻着她生前日记里的几段话，说明她喜欢玩滑雪、跑车、跳舞，却在某处陷得太深。坟前摆放着鲜花，似乎在替换之前来不及枯萎。听看墓老人说，女孩是在一次车祸中身亡的。她的家人经常来看望，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常来献花。

第二次再去，女孩墓座上新砌了一座玻璃房子，一行小玩偶顺着浮雕起伏的曲线往上爬，两旁挂着一些布娃娃猫狗，用来陪伴她的寂寞。看墓人说，这是她的家人专意打造的，怕她受雨打风吹。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干部，两口子五十多岁了，只有这么个女儿。丧女之后，餐桌上一直要摆她的碗筷，每周要开车来看两三次，说睡不着觉。别人劝说他收个养子或养女，他却说自己的心跟女儿走了，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念想。

看墓地的老人说，这个人的大部分已经死了，他提前来到了这块墓地，跟女儿一起下葬。用土话说是魂丢了。

山脚连绵墓地之间，穿插着一座秦城监狱。这座中国最著名的监狱西墙外，几乎没有间隔地比邻一处墓地，从囚徒到死者的直接过度让人产生联想。实际上，二者并无直接关联。墓地的上空，秋天结满火红的柿子，暮春李子累累下坠，挥发酒酵味。墓地里的生机，远远超出了灰色大墙里哨兵训练的口令，和磨砂玻璃窗后囚徒小心翼翼地呼吸。

但又有谁能说，这种联想纯属无稽？

在上海龙华，监狱博物馆背后有条冗长的地下通道。走入通道，两旁灯光模拟油灯熊熊燃烧的效果，石壁上有监狱的浮雕，却让人想到类



似地狱的场景，是否出自设计者有意？长长的通道似乎走不到头，终于重新见到出口的阳光，呼吸地面上的空气，却立刻陷入恐惧：尽头是单独围隔起来的刑场遗址，“左联五烈士”被集体枪毙就地掩埋之处，其实一批枪毙埋葬者并不止五个人。近乎黑色的篱笆和栅栏，围绕着这一小方沙地和水塘，当年挖出尸骸处种着一棵桃树，黑色的树干有点敬侧。奇怪的是，外界的声音到了这里似乎被吸收，听不到四周的动静，不知这小小地界的方位。

在纪念馆里，玻璃柜里陈列着当年的怀表、钢笔和墨水，似乎这些物品有关烈士们生命的本质。在纪念馆外边，是半环形的烈士们的墓地。他们佩戴着怀表和钢笔，却像比拿枪的革命公墓里的战友们要真实一些，至少是预先付出生命。我在这里找到了柔石的墓，相似的水泥外壳，边角掩覆着小小的松针，像是不够用的安慰。这个有一颗像名字喻示的温柔心灵的人，注定无法成为一块完全合格的革命石头。他如果活到了革命成功以后，会有进入八宝山的机会吗？

就在陵园的后面，仍然有个骨灰堂，排列着整整齐齐的抽屉，或许在这里能沾染烈士的余泽。意外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杨兆龙的名字。格子上粘贴着两枝花束，贴着一张眉头攒聚，头发有些凌乱的照片，似乎属于特赦出狱后的晚年。柜门虚掩，打开柜门，里面是一只暗红色的骨灰盒，杨兆龙和“文革”中自杀的夫人沙溯因骨灰合装在一起，再也无法像生前那样被隔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骨灰存放位的内情，像亲手开启一个小小的墓穴。

在万航渡路的一幢宿舍楼里，我见到过杨兆龙的女儿。她脸型隐隐显现着母亲的轮廓，说到父亲在浙江一个县城的住处去世以后，晚上独自守灵的她听到父亲喉管里发出声音，似乎是呼吸。大起胆子走过去，死者并没有复活，只是胃里食物发酵的声响。

这位东吴法学院末代院长、民国末任代理检察长，曾经的“反革命”骨灰，却由上海市统战部安排存放于此，想起来觉得奇怪。



我很少看到过人化为了的骨灰。或许仅有的一次，是在徐家汇近旁法华镇路倪竞雄老太的家里，透过一个小玻璃瓶，解开一个纱布包，看到标明为林昭的两粒骨灰。

或许称之为骨殖更合适。倪竞雄说，她在安息公墓用一个指甲钳撬开林昭骨灰盒时，其实没有看到什么灰，都是大大小小的骨头，火葬场给每个人的汽油都是不够的。下葬之前她偷拿的这两小块，或许是肘骨，比较平直。

我摸了一下这两粒骨灰，像砂土的质地。它带来的触觉，比我预期的要少。或许是它无法表达自己。

一个秋天似有余热的日子，我坐公共汽车离开苏州市区，去灵岩山寻找。

路上还保留夏日剩余的白光，但山麓的婆娑树影下，凉风已经来临。像是我初到苏州，还保留着姑苏的名字，傍晚入城，看到黑暗的飞檐山墙轮廓，房屋罅口中闪着微光的大河，河上船头往来。在黑暗和微明里藏有秘密，一种极其温柔又无可如何之物，或许是我一生难以探寻触及的。那时我并不知道林昭的名字，和她在这座城里二十几年的短暂日子。

我起初走到了山麓的另一处墓地，浓密的植被像把它们安置在黑夜里，从远处不容易看出来。墓碑都是一种质地平和的石料，有种随处可坐下休息的感觉。空气里有种刚刚挥发出来的芬芳，不属于树木，也不出自花朵，像是二者的过渡。一处藤萝荫覆的山岩现出裂痕，一株植物的蔓丝循迹而上，想要到达顶端，却在中途迂曲。这里的一切有种宁静却无力的气氛，似乎谁在这里打盹，就会长长睡去。

林昭不会属于这里。我走到山坡另一边，高处隐约险峻的崖坡下，树木层叠起伏，是属于南方的树木，青色中翻白，有轻微的飒飒声响和



更微弱的芬芳。这些树冠充满了整个世界，似乎不存在任何其它之物。

我从树林脚下走入，到达墓地边缘，遇到几个歇凉的老婆子，手边摆着簸箕和一把小笤帚，像是环卫工人。她们一看见我就站起迎过来，“你是去那儿的吧？我们领你去。”“要不要扫墓？”她们的话里，似乎有意含而不露着一件什么事情。我立刻绕开，像一个漫无目的的路人，一直走到很远的地方，她们才停下了。我像是被袭击了，想起来之前的种种传闻。

墓地下半截有些乱葬岗的感觉，一些新坟露着土，没有立碑，也没有封穴。我疑心这样的坟墓里埋葬的是骨灰还是尸体，不禁有些头皮发痒。樟树的荫覆下光线阴暗，是眺望那些青白的树冠完全想不到的。我从零乱的坟堆间往上走，到了稍微整齐的墓区，墓穴按照通常公墓的样式排列，石头墓碑上镌刻着墓主姓名。奇怪的是，逝者姓名总是同时用红黑两种颜色标示的，姓为红色，名字是黑色。

我按照大致的印象寻找，一直以为找不到了，天色似乎正在暗下来。有一会想到去找那些拿着小笤帚的妇女，她们说话的声音，似乎从坡底传上来。似乎寻找本身含有禁忌，我们实际上无法接近心中之物。

和再次寻找顾准墓地一样，我似乎即将放弃，带着被保存的禁忌离开。但在脚下意外发现，一块平常墓碑上刻着林昭的名字，和别的墓碑一样漆着红黑两种字体。

林昭的墓碑并不是单独的，旁边有父母亲的合葬墓，按照规制比林昭的墓碑略大一些。两座墓地连在一起，铺地的石板已被黄绿色苔藓浸润，飘着一些落叶。这是一种细小光润的落叶，显露着肉红色的筋脉，像是在飘落之后仍是一片完好的叶子。像她的灵魂，在去世这么多年后，连骨灰也分散，却仍然保存下来，吸引人远道前来探寻。

墓地静寂，似乎别的细微之物也正在掉落下来，连同先前寻找的念想。我想，即使墓碑下的骨灰流失，墓碑也被迁走，只要在地上任何一处，标识出她的名字，仍会有那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前来探望。



在石家庄一处纺织厂宿舍楼里，我见到网友呆麻雀张，他的房间里堆满没有卖出的毛巾，自从当年丢掉工作中风以后，他就成了在世事的路侧扑棱的麻雀，时常和警察打交道，在于丹的讲座上举手提问，在QQ空间、天涯社区和公园里与人辩论。一年前他来了林昭墓，在坡下入口受到阻拦，回石家庄后被调查。

那个多年前隐身在黑暗轮廓里的苏州姑娘，不受时间和人手损毁，在黑暗中微明的轮廓里保存下来，成了遥远的天际线。

以前，我以为坐在这里能望见太湖，有随时变化却又永无增减的青色前景。现在是在一片树荫之下，隔绝于树冠上青郁的境界。片刻的寂静之中，似乎一无所得。不论多少人来探望过，连同那些手持笱帚替人扫墓者，和坟后探头的隐秘光线，不能触及她的什么。但又似乎一切已足够。

或者，在眼下消减了声音和光线的情景中，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十字架，是它吸附了落下的一切。在她留下的文字里，十字架是她失血过多如同蔓丝的手腕唯一还能攀援的东西，是她在提篮桥高墙内铁窗的式样。

北京西城阜成门外一处机关大院里，隐藏着这种窗户式样。这是在明清易代的两百年间来到中国的那群传教士，他们远道而来的脚踪略无回响，身后像一本微微开启就合上的黑皮圣经，静静躺卧在北京西郊的一角。以后的人很难理解，他们那样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古老城市做什么。

在这座机关大院里，此处墓地被一道砖墙静悄悄地包裹起来，园门关闭，和周围的日常生活互不触及。坟墓和墓碑看不出外来的样式，墓志也用文言书写，用着中国常见的名讳。只有在墓碑上方的浮雕中，不起眼地镶嵌着十字架的标记，提示着他们长眠于此的根源。在动荡颠覆的时光中，这些标记还曾随着墓碑被埋入地下。



这圈围墙本身，却留下了呼吸的出口。在砖墙上方砌有镂空的顶垛，漏窗砌成十字，不知出自有心或无意。即使在干燥的北方，时光也让砖孔变得潮湿，浸入石藓，把穿过十字架的视线变为幽暗。透过这些隐藏的十字，窥见园中树立的墓碑，变得和先前不一样。这并非一个寻常的墓园，倒是他们的神暗中亲手安置，储藏属于他的灵魂，在古老帝都的兴亡中保存下来，拂除了一切人手的触动。

2014年去香港，住在皇后大道东旁边新华社一个朋友的房子里，早上在十七层楼的窗户里，俯临狭窄的街道峡谷，看到对面一处墓地。

据说，由于这座墓地的存在，这带地方的楼价低。但又有人以为，公墓所在必是风水宝地，因此新华社租用了这幢大楼后，在港业务一直很顺利。

这个墓地看起来像是棋盘格子，纵横固定在一面山坡上。走近入口标明是伊斯兰教墓地，也有印度和锡克教徒。心中忐忑是否能如内地的公墓随意入内，却看到一块“游坟须知”，说明游坟（走坟）即探访墓地是对死者和生者都有意义的一种缅怀方式，无需节日，平时均可进行。且引用穆圣（穆罕默德）的话说，游坟可使活人记想后世。于是放心拾级而上，看到两旁坟墓依开凿出的台地排列，像是儿时的大寨田。

墓地意外地没有汉族人的板重，墓穴多由白色砂石覆盖，栽有小丛的蔷薇，绽放微红的花朵，有一种皎洁的感觉。往往还卧着一只花瓶，不知是否为盛殓灵魂？人们相信灵魂可以储藏在一只花瓶内么？

有些墓碑非常贫穷，只有很小的体积。有时一座成人墓地，前方左右附着几座微小的墓碑和墓穴，似乎保留生前父母引领孩子踽行。但這些孩子怎会集体早夭？他们是和父母一起，死于某次战火，或者海水冲刷的灾难？狭小的墓地上没有墓碑，只有几块彩色瓷砖，或是在新月下刻划着花纹一样的语言，因此这是我无法求证的事情。

成人的墓碑背面，用英文镌刻着墓主的事迹，和熟悉的“显考显妣”



不同，这里总是出现的一个词是“FOR LOVE”和“BELOVED”，不论是父母、妻子、兄弟，或者朋友。“爱”在这里如此重要，似乎超出了一切教义和伦常，和我们熟悉的完全不同。在我以前见过的墓碑上，很少会出现爱的字眼，似乎是一种忌讳，这里却毫不掩饰。我坐在石阶上，感觉死者灵魂的露水会从砂石中逸出，凝聚为人形，与生者交谈，蔷薇的气息化为呼吸。这是一处在呼吸的墓地。

坡度平地是印度教和锡克教徒墓地，后者的墓碑是独特的方尖碑，像他们的种族一样显出寒素，纹理模拟褐色的木质，不少已经倾侧，看上去似乎已经如同真正的木质腐朽。

在这样一座寂静的坟墓面前，我拿出智能手机拍照，忽然一株青色的植物触须闯入屏幕，微微颤动着，似乎一种超自然现象。有一瞬我相信它有灵魂。悚然放下手机，确信它真的在那里，生于坟土，仍旧在褐色方尖碑的背景上微微摇动。

像在一部无声电影里，存在过的背景音被消除，却有某种不绝的回声，让人想到他们远道而来投身的战争，硝烟消散后拍打着维多利亚海湾的潮水，安抚这些异乡长眠者的梦境。

站在坡顶往下看，坡底另有一片墓园。层层叠叠的十字架，俯瞰近于培育菌丝的园圃，其间隐约点缀红色花朵，用心才能看出。两座墓园如此依偎交界，看起来像是一副信仰布景上无法分割的两部分，混淆又明晰着某种界限，或许只有在这个似乎偶然漂泊到此的小岛上实现。

走入坡下的墓园，进入一片大理石的树林，树干有雨痕苔迹，树荫下除了死者，还藏有各式的人群：耶稣、天使、圣母和年轻女子，似乎他们是由耶稣带队，专意到此隐匿。相比起坡上的墓地，这里的大理石似乎过于充斥，却又质地柔软，易被雨水侵蚀，有些地方显出黑色。

一处墓穴之侧，年轻女子俯首在墓碑上，她极度温柔的姿势，似乎出自无法表达的哀伤，要把一个活着的自己亲手安置于此，陪伴墓中不到三十岁去世的爱人，补偿他生前未能全然展开的爱意。有一刻我似乎



怀疑，十字架下是否适宜这样极度温柔的情意。但她在这里，就像山坡上新月标记的墓碑上爱的字眼。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在这里，他们不忌讳表达。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想到许地山，安葬在与此相似的一处墓地。他的女儿将在内地的监狱和关中农村度过数十年光阴。萧红去世前居住的圣司提反女中，我在门前湿润的石阶上坐过，无从领会她弥留时分的寂寞。她一半的骨灰埋葬园中，另一半从浅水湾迁回内地。那处似乎过于清浅的海湾，像一个游泳池，无从浮载骨灰的沉重。

南丫岛的山地，岛民的墓地恭敬地标明始祖和十几世祖的神位，说明先祖从天水围迁来此地的时间，旁边留出土地和山神的位置。爬上龙虎山顶，看到英军遗留下的炮台，当年被日本飞机扫射的弹痕，缭绕的云雾来去，似乎战争停歇后包扎的绷带。一个说着本地语言的老奶奶，对我的普通话问路报以警惕，改道而去。

这不是我的家乡，似乎也不属于任何原住民。所有的人都是路过这里，偶作停留。它只有一件自由的行李，自由得孤单，或许因此，以各类信仰的名目，把欠缺的爱郑重地标明在每座墓碑上。

五

大舅是在前年正月里去世的，天气飘着微雪。

坟地在广佛镇附近一座山上，地势高，患肾病的么舅没有走拢，三舅更只能眺望送葬的人群。据说地方是以前大表哥带大舅看过，大舅同意的。但大家还是不解他埋在了这样的高的地方，以后上个亮烧个纸都为难。

这一年除夕，搬下广佛镇的几家，只有大舅自己的后人为他爬坡烧纸。

大舅的坟遥遥对着镇子后山母亲的坟，母亲的坟地势要低得多，落



葬也早了多年。母亲去世时我还没有成年，母亲娘家的亲戚们也没有搬下镇子。母亲坟头对着八道河口，穿越众山远行而来，家乡隐藏在隐约的一道山梁之后，已经化为青色。

二舅过世之后，几个表哥陆续搬下来，现在只剩下三舅和舅娘还住在老院子。

去年十月，小阳春的季节里，三舅去世了，埋在沙梨子树包下面椿树排的一个窝荡里。三舅说这里朝阳，暖和，他想这里想了几年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会埋坟。每当一棺新坟埋下去，成了一个硬生生的事实，好像才意识到，哦，这里有了一座坟，原来这个熟悉的地方可以埋坟。樊嫂子在河坝里，二舅在水井湾，三舅在椿树排，全是这样。

埋一座坟不像起一座房子。起房子要大动干戈，挖方出地基，砌坎子。等房子起好了，就觉得这个地方本来可以有个房子。即使是那些逼着后岩前沟起的拙劣的水泥楼房也如此。起座坟没有很大扰动，忌讳破坏地形，可是添了一座坟，那里就像完全不一样了，要很久才能接受。这或许就像很容易接受一个人出生，却不习惯一个人突然死去。

房子和坟连在一起，这是近年才有的事情。湾口上院子的三家公看上了自家的屋场，吩咐死了就埋在堂屋里，他的后人就这样办了。三家公的后人死的死，活着的在县城当干部，院子已经搬空了，三家公死前几天从医院里回来，埋在自己当初造的屋里。有人说，这是他舍不得别人来占屋场。又有人说，死人不能占活人屋场，这是他料想社会发展，人再也不会搬回来了。

三舅的坟靠近牛圈包。或许，按照他晚年变得柔和的性格，过不了几年，他的坟会像太婆和外婆一样漫生苔藓和野猫皮，和牛圈包的几座旧坟一样覆上茅草，变得有点认不出来却又顺眼。

有一年，我在瓮水沟的最里边，听见一只野猪，腾腾地从路旁草丛中奔下去。它已不习惯受到这样的惊动。以前院子的水井满溢，白



鹭成群饮水，齐房子深的茅草丛中藏有千只食草籽的麻雀，忽然扑楞楞飞去，遮住一片天空。半坡上开掘的梯田，恢复成为湿地，仅余田埂微痕。这些一两代人努力的成果，当初看似意义重大，却在近年被不经意放弃，像是堂屋里一张还没被风揭下来的年画，刘亦菲的明眸一如既往地顾盼着这个世界，似乎马上要下地成活。

在梯田下的不远处，遇见两座坟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老的坟。即使是板栗树下塌陷的孤坟，也还露着石头，这两座坟却完全屈从于沟中封严的植被，周身披覆了草绿色，连额头和墓门也遮住了，完全失去了一座坟该有的某种矜持低沉。坟前没有纸灰，似乎它们作为两座坟已被后人忘记了，倒像是不明原因留下来的两个见证者，守着这条沟里的什么。

我站在坟前，把额头贴到草绿色的坟头上。一瞬间感到内心的悸动，像是灵魂的一部分逸出身体，被吸入完全异质的世界。赶忙移开清冷的额头，明白死亡强大的能力，虽然被时光和绿色封闭，一直在那里，不容轻易接近。

当我走出这条沟，疑心自己的某部分留在了这里，在覆盖一切的草绿色之下。

三舅娘还在的日子，每年除夕平仔表弟需要回来团年上亮。以后就只能像二舅家那样，大年三十一早上来上亮烧纸，下午赶回广佛团年了。

山村搬空之后，上坟成了麻烦事。大表哥妻家的银池队人搬完了。大表哥家的侄子说，每年只有他爬上那一条大沟，从底上到顶。天色稍晚，心里就发疹。

除夕晚上，一条山沟里没有人户灯光，只有茅草掩蔽的墓门里，点点烛火飘动。



今年回县城，我爬上烈士陵园，新建的一道高大围墙和大门，把烈士墓和外界隔离起来，当年看墓的老人和他的狗也不见踪影。绕到后山，以前有些孤坟，覆盖着茅草塌陷下去，曾让我一脚踩空，心里长久留下阴影。眼下平掉了，又起了不少砖墙水泥脸面的坟，有两座刻着“在山西遭遇矿难，英年早逝”之类。

一个老人和我一样在坟墓间闲逛打量，他是老县中学的退休教师。他的几个老朋友都埋在这，其中一个生前特别喜欢和他下象棋。每次到县城玩，他会先来这里转转，说上几句话之后再去女儿家。有时会点两根烟倒插在墓前，烟丝像香一样幽幽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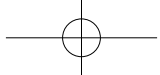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站在墓地边缘，看见后山的砖窑厂，开挖了巨大的土方，裸露着一排排粘土的窑口。窑口附近建着一长溜的厂房和简易宿舍小屋，和粘土的颜色难于区分。

在这溜小屋里，曾经短期住过一个叫谏启东的尘肺病人，老家在银池队，长年在山西打工。得了尘肺病之后，他卖掉了在广佛镇上买的房子，在妻子打工的砖窑厂里住了几个月，又一个人回到银池队的老屋里，在那里死去。他埋在大表哥家的侄子说的那条大沟里，却没有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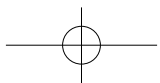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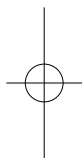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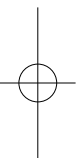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除夕之夜，他的墓门里不会透出摇曳的烛光，似乎灵魂在生前已随风飘散。

杨家坪三家公家以前是队上最穷的，眼下他们是过年时人口最多的一家。前两年，三爷爷去世了，埋在牛圈包下的自留地里。在通向坟地的横坡小路上，杨家坪的一个表弟对我说，他不想搬到镇子上去住。镇子上没有土地，没有根。也没有爷爷和婆婆的坟。

和湾口上三家公不同，他相信世事轮回，有些人还会搬回来，那些熄灭了灯光的山坳里，晚上还会亮起灯。除夕的夜晚，孩子们四处奔波，生人和死人房子里的灯一起点亮了。这是他在东莞打工的梦中时常见到的情景。



牛圈包坎沿的乔木，树梢探入高高的天空，像一排报信的年轻人，开春抢先绽露银白的芽尖，安慰这里未醒的荒芜。我无数次的离乡之梦也从这里开端，自树梢滑翔而下，掠过深青连绵的山系，朝向无限深远的前景。





幽居之人

夏榆

那个犹太人半透明的双手
在暝色四合之际打磨着水晶
而消逝的傍晚是恐惧和寒冷。
(傍晚与傍晚毫无二致。)

……

免于比喻也免于神话，他磨光
一片艰深的水晶，那无限的
地图，所有星辰的总和。

——【阿根廷】博尔赫斯

1

1934年的某一天，因长期陷于抑郁，博尔赫斯曾两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购买一把左轮手枪和一瓶杜松子酒，来到度暑假的阿德罗酒店。他把手枪压在肚子上，喝光酒，但最终还是没扣动扳机。这是江山随身携带的《博尔赫斯传》里读到的情节，这情节拉近他与博尔赫斯的心理距离。很长时间他将这位远逝的盲眼阿根廷老人视为照耀自己的精神光谱。

一场突如其来的精神风暴。江山在遭遇心理危机时这么想。心理危机也就是低潮到来的时刻。“你是不是也有个例假期？每次低潮来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帕玛对他说。抑郁。沮丧。沉暗。悲观。这是她看见的他在低潮时刻的状态。帕玛可能比江山更了解他，她常说：



“我就是你肚里的虫，你心里有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我的灵眼。”她的话如果是指爱人之间的明察和体恤当然好。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只能向好而行。不能虚无，不能绝望。不能沉沦和堕落。然而很多时候这些情境跟他如影随形难以分离。

他乘坐城际列车由京郊小镇到北京火车站，全程25分钟。走出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到他供职的单位，需要上过街天桥，迈步上台阶时，他的面颊感受到铁制阶梯的炙烤，手触摸时感到铁制护栏的火烫。桥上行人稀少，平日聚集在桥上的各种小贩躲到桥下狭窄的荫凉处。楼群、树木、桥梁、道路，街上空着的石凳和木椅，所有的物体都是火烫的。街上的行人在太阳下仓惶行走，每个人的额头和脸上都满汗水。直到走到他要去的一个大院才算避开如烈焰炙烤的酷热。

北京建国酒店的大堂是开阔空间，通过酒店大堂，穿过幽深的长廊，乘坐电梯或是迈步楼梯，在酒店二楼东区走廊的尽头有间办公室，门侧贴着一幅法国巴黎街景海报，推开门里边就是他的办公室。这是《国际名城地理》编辑部的办公区，从外部看不到它的铭牌。与正门对着的是卫生间，门侧堆着放有过期杂志的纸箱。沿墙摆放的桌椅是编采人员的工作台。他不需要工作台，因为不需要到办公室坐班。在杂志社工作三年，他每月只需在月末从C城返京赶到编辑部参加选题例会即可。然而这个夏季的午后将是他最后一次进入这间办公室。

他要到公司找财务专员办理离职手续。他是《国际名城地理》的主笔，编委。他走到204室，看到办公桌后身陷大堆的卷宗和杂物的中年女子。这是他要找的财务专员。他需要领取他的房贷公积金，应对即将到来的困境。

六年间，他有两次失业。2012年是他主动辞职离开服务十年的报纸；2018年——也就是此刻，是他再度供职的《国际名城地理》杂志社经营陷于困境而停刊。集团象征性给员工发放了补偿金后编辑部就地解散。作为杂志社的主笔，他提前两个月知道杂志的停刊，主编吴霄跟他



暗示过集团总裁的想法，总裁已近七十，长年在美国养病，通过网络和电话遥控杂志社工作。

在北京这座物欲气焰高涨的城市，失业意味着悲惨的到来。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社会的保障，人坠落到沙化的状态。脆弱、孤绝而易碎。失业还带来出境的不自由，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收入证明，没有银行流水证明，没有银行储蓄证明，出境就会被外国使馆拒签。

然而这次失业江山是有准备的。那就是他在京郊的房子。他想挺不住的时候就出售那幢房屋，养育他作为自由作家的生活。是的，作为自由作家独立写作——这是他余生的志业。自由作家，他清楚意味着什么。没有体制和组织的保护，没有出版系统和朋党圈子的支持，在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和出版的链条中他是被拒绝的，自由写作将是无尽的暗淡命运。美国作家卡佛失业还会领取失业保障金，那笔保障金够他和家人从容生活。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杜尚一生不需要出门工作，只靠领取失业保障金就可悠然度日。但在祖国生存，他必须接受一无所有且自生自灭的困境。

虚无感是失业生活给江山的馈赠。身心位于低潮的时刻会频繁出现。他想很多人都会经历抑郁袭来的时刻。它们无形无象而威力决不弱于飓风来袭。很多人毁于抑郁症的爆发。据说死于抑郁症的人相当于一场小规模战争。21世纪，战争和饥荒不会频繁出现，如果有也是局部，而且在遥远的他国。但抑郁和虚无是随时会侵袭到他的，心理或情绪低潮的时刻需要他全力应对。很多时候他是一个需要精神慰藉的人。

辞职之后他基本远离京城，幽居在东北之境的C城。

每天午后他带着手杖出门。黑色遮阳帽必戴。挎着蒙代尔牌子的旅行包，里边放着他的笔记本、碳素笔、老花镜、钥匙包。这几样东西在他出门时缺一不可。他拄着黑漆手杖出门走在路上的样子，拄着手杖在进入森林公园，沿着轮滑道走在森林间的山路时，他幻想自己就是阿根



廷盲眼的老人博尔赫斯。区别只在于他没有博尔赫斯的满头银发，他的眼睛是重度老花而不是完全瞎掉。他是中年时期的博尔赫斯，彼时的博尔赫斯自喻为“一个黑暗的、迷失的灵魂，注定沿着无止境的书架，做永无止境徒劳的探寻。”他在诗歌里写：“我，是时间、鲜血和痛苦。”他对生存的国度喊：“你不是我的祖国。”

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江山偶尔跟人自我介绍时会这么说。

然而事实是，多年的职业生涯给予他太多的创伤性体验，比如在地震劫难发生之后抵达现场，看到破碎的大地，粉碎崩塌的楼群，断裂的公路，悬挂在倾颓楼体的人的伤残肢体以及铺满体育场的遗体；他到达过俄罗斯的空难现场，也看到过印尼海啸之后的实况，跟着明星寻访过非洲难民营，这些灾难记忆储存在头脑中沉积在意识里，它们构成他内心的困境，精神的疾患。如诗人瓦莱里说，形形色色奇异的恐惧和精神的奥秘使他遭受了比谁都多的打击。

很长时间，抑郁袭来时，他会到居所附近的健身俱乐部做SPA。然而俱乐部的密室提供给他的异性服务会让他在迷恋至美的温柔后更彻底地在感官和肉欲中沉沦；简便的方式是在电脑里看日韩情色AV，沉陷在肉身的颤栗和感官刺激中，忘却头脑的风暴。但这么做的坏处更明显，会带给他更深的抑郁，更深的虚无以及颓废。还有就是会使他的性器变得更为迟钝，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才能激发它的热忱和欲望，这是幽暗如深渊般的虚无。

从某个时刻起，他戒除这些恶习，过更为清寂的生活。相较而言，他更喜欢独处的生活。当然需要亲人的呵护和环绕，但这样的时候只占据某个时刻。更多的时间他需要独处。跟他在一起的是那些杰出者逝去后留下的声音和言语。他对他们的亲近要大于现实中的友朋。他的书架只有一角。倚墙而立。书籍都是经过他多年淘洗而随身携带而来。书写者都是他热爱的，他们活在他意识世界，对他们的阅读成为他内心生活的重要构成。书架是帕玛的音像柜改造的。以前他没住进来的时候，



这个房间是帕玛的闺房，温馨而疏朗弥散着某种香氛。他住进来之后它就成了卧室兼工作室或者书房。在这清寂的书房，杰出者的不朽思想如同寒夜的火焰温暖他，如沉暗夜空的星辰照耀他。那是照耀他的精神光谱。

博尔赫斯是照耀他的最强的那束光。每天午后他拿着手杖，进入居所附近的森林——据说那是亚洲最大的原始森林公园，有万顷的松林。他沿着轮滑道上山漫游。这是他的常态。他与博尔赫斯当然是难以比较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手里的手杖的材质和用途，博尔赫斯用手杖是在平地探路，他是用来在森林防身，在冬天的雪原里防滑，夏秋之季用来打狗驱蛇。他拄着手杖会在公园的长椅坐着，像个暮年的老人。公园里没有游人，树丛之间响着鸚鵡的鸣叫，辽阔的湖面静水深流波澜不兴，湖畔寂静安谧，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寺庙僧侣击鼓的钟声和狗吠的声音。盲眼的博尔赫斯在85岁时跟人谈话，此时获得了他所要的如斯宾诺莎所说的哲学意义的平静，他成为拉美的苏格拉底，一个没有上帝也没有希望的神秘主义者。博尔赫斯说：“没有希望，也没有恐惧。正如恺撒——人们对他说：恺撒，绝望吧！恺撒回答道：没有过希望的人是无法绝望的。”

恺撒的回答，对江山来说是甚深的慰藉。

2

林霓推开旋转的钢化玻璃门，走进旧金山湾区圣何塞的一家枪店。

室内幽暗，漆黑而造型多变的大理石展台陈列着各种类型的武器和野战军服，黄色的板壁悬挂着各种枪械，晶莹的镭射灯映照那些枪支反映出微光。手枪，微型冲锋枪，轻机枪，各种弹药、枪带、瞄准镜，这是一个枪弹的空间。看见林霓，腰间斜挎着手枪身材高大健壮的华裔店员埃文斯迎面走来，他温和地询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林霓婉谢，她



愿意自己看。在玻璃柜台前，一把黑色左轮手枪吸引了她。埃文斯敏捷地打开玻璃柜取出左轮手枪递给林霓，对她讲解手枪的功能。她拿在手里体味着枪械的手感。

多年以后，埃文斯还能回想起林霓进店里买枪的情形。他记得她的样貌，形容她是一位英俊的女士。“是的，英俊，而不是漂亮。”埃文斯回忆道。与其说他有着过人的记忆，不如说记住每个购买枪械的顾客的样貌是他工作的要求。美国频繁发生的枪击案也为枪店带来某种压力，或者说是责任感，必须为每一支售出的枪寻找到合适的主顾，杜绝落入犯罪者手里。

离开枪店的时候，林霓的背包里多了一把装在棕皮枪套的左轮手枪。从街区的停车场开出车，沿着弯道起伏的公路走，驶上高速公路。那时候她的内心出奇地宁静。数十分钟后她到了母亲的寓所前。将车停在停车位。按照惯例她是要跟母亲一起晚餐，然后回到自己的家。这是她不得不做的事情，按照她的心愿就想独自待在自己的私密空间，不跟任何人说话。母亲孙怡宁当然是了解女儿的，她迎接女儿的到来，也会谨慎地说话，避免触碰什么敏感话题。母亲接过她的皮包挂到衣架时不小心掉落。捡包时，她发现一份持枪许可证申请和枪支安全使用手册。这使她难掩内心的不安。

晚餐仓促吃过她就告辞，回到家里也不再回复母亲的电话，给她发电邮也不回。

母亲买了鲜花和食物送到女儿居所的门口。她没有让母亲进家门。这个时刻开始，孙怡宁感觉身在悬崖边，随时会坠入深谷。

在精神的废墟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生活的信念。这是回响在江山头脑中的声音。

沉寂的心里如夜空闪电回荡着那个声音。精神的废墟。这情境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事实上它也潜伏在世人的心头。这是江山在C城的时



刻。暴雨倾盆而下，他从森林公园出来，徒步回家。隔着一条马路是他的家。在过马路之前需要绕过十字路口的环岛。种植着各种鲜花的环岛边缘积着深水，有过往的车辆在驶过时溅起水浪。他躲避着车辆，也躲避着水浪。还需要躲避被车辆压得凹凸不平的路面。他看到过道路塌陷的新闻，那些倒霉的人会莫名其妙载到塌陷的地窟里。塌陷的路面是他警觉的，穿越而过高悬在头顶的桥梁也是他警觉的，经过轻轨车站时靠近墙体时他也会警觉。是的，危险和祸患就潜伏在这些难以坚固的物体上。然而最大危险和祸患来自人的身体内部，精神的废墟。这是毁灭生存意志的存在。此刻他的脑海里萦绕着林霓的形容，以及她从枪店里购买的那把左轮手枪。

2017年深秋，江山应邀赴美访问，途径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

在旧金山的时候，全程陪同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出版人卢燕女士问他什么地方有兴趣，她可以开车陪他去看。他列出几个感兴趣的地方，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故居、城市之光书店、垮掉一代的博物馆、金门大桥。“如果能找到的话，旧金山湾区的圣何塞枪店也是我想去的。”他对卢燕说。那是一次漫长的自驾旅行，卢燕在洛杉矶接到他们，然后开车载着他们到处逛，洛杉矶的尼克松总统纪念馆，好莱坞造梦星工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这都是他们停留的地方。到圣何塞枪店已近黄昏，夕阳沉落。强烈的太阳光刺目令他头脑晕眩。那时在他走进枪店的时候，也想象林霓走进枪店的情景。

他赴美的第一站是在纽约，住在宾夕法尼亚酒店。夜间看到拉斯维加斯发生恐怖袭击的消息，一名枪手朝酒店楼下的音乐会人群扫射，造成58人死亡，546人受伤。枪击事件搅动舆论，自媒体都在转发相关信息，然而身在美国却没有外界想象的紧张和慌乱。早晨他走出酒店，看到街上的人们依然神色安详地穿行，没有警察，人们秩序井然地工作。那时他感受到这座国际都市的镇定气质。然而每到一处公共机构都能看到星条旗降半旗致哀。



林霓曾经与丈夫布瑞特去阿拉斯加度蜜月。现在他们生死两隔，天各一方。

对孙怡宁的访问，是江山离开新闻职业前的最后一次职业行为。

午后他从京郊小镇的居所出来，坐三十分公交车再换地铁，出地铁再换出租车赶到位于三环的北京凯宾斯基酒店。按照预约的时间，下午两点，从美国来到北京的孙怡宁与她的先生在酒店12层等他。无论什么预约，他都会让自己准时出现在访问现场。乘坐电梯上楼，站到客房门前，摁响门铃。一位面容清秀满头银丝的妇人开门，自我介绍之后妇人请他进门。这是林霓的母亲，他诚挚地向她表达敬意。

如今他熟知林霓，知道她所做的工作的优异，也知道她个人品质的杰出。然而在2008年的时候林霓的名字闻所未闻。当时他在广州总部轮训。在选题会上他的同事报选题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他还很茫然。编辑部的很多同事都茫然。需要报选题的记者做更详细的说明。那时报纸的倾向和风格都在转型，新调来的总监主张多做娱乐新闻，少做严肃的文化选题。

“这是娱乐至死的年代，你做那么艰深的严肃文化给谁看啊？”总监在选题会上总会发表这样的观点。总监是位很潮的小姑娘，身体单薄一阵风好像就能吹走。他记得记者报选题说她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美籍华人作家。因为患有抑郁症开枪自杀。“这个题目你去跟吧，开枪自杀，一个年轻女人。这事儿还挺有戏剧冲突性。”总监同意这个选题可以操作，她对报题记者说。

他已经习惯了编辑部例会同事对选题的怠惰。似乎很难再有什么事情可以令他们激动，或者激发他们的热忱和职业激情。然而一个星期之后，他拿到刚印出来的报纸看到报道，暗自惊诧。通过报道他认识了她。因为写作日据时期南京大屠杀，也因为接触和目击太多残酷史实，她身患抑郁症。因抑郁而吞枪自尽的她。一个了不起的人。然而也是如



玉石般脆弱的人。一瞬间他有些后悔。或者说遗憾。这应该是他做的事情。在精神上他与她应该更相通。然而很快事情就过去了。新的事物不断覆盖旧的事物。媒介永远都在追逐新异的事物。

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江山，请他专访孙怡宁。出版社给他快递了书。她写的《南京大屠杀》，她的母亲写的《不能忘却的纪念》。林霓的形容重新出现在他的心头。与她有关的记忆重新被唤起。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

在北京凯宾斯基的酒店客房，哀恸的母亲将她倾诉和追念的声音永久留在了他的录音机里。一个非凡生命的成长、运行、崛起以及最后的消逝，也存在他的录音机里。

2004年11月9日清晨，孙怡宁家里的电话响起，是女婿布瑞特打来的。他说林霓前天晚上悄然离家。她的车也不在车库里。这个电话使孙怡宁很担心，女儿一直深受抑郁症的折磨，此前她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发过一次病，她去那里采访美国二战老兵，为她关于巴丹死亡行军的书收集资料。连续四天不眠不休，几乎没吃任何东西。到路易斯维尔不久，她就在旅馆的房间崩溃。那次是孙怡宁与丈夫乘坐飞机去路易斯维尔接女儿回家的。这次她又失踪数个小时，慌乱中的孙怡宁向警察局报告了女儿失踪的消息。

久无回音。孙怡宁知道女儿正服用一种新的抗精神病药物 Abilify(安律丸)，外加抗抑郁药物 Celexa(喜普妙)。她受到药物副作用的困扰。如肩膀和腿部疼痛、嗜睡、易于激动。她曾经在抑郁袭来时住进附近的一家皇冠酒店，埋头睡过数个小时。孙怡宁希望这次女儿也是住进了哪家旅馆。她翻开电话簿，打给皇冠酒店和附近其它的旅馆，询问是否有一个名叫 Iris Chang(女儿的英文名)的女客人入住。答复都是没有。

有人建议到金门大桥去找，因为林霓曾经说起过“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



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被称为自杀圣地。孙怡宁与丈夫想开车赶往金门大桥，查看那里的停车场。然而一整天无果的搜寻后他们身心俱疲，没力气再开车去旧金山。孙怡宁找到旧金山金门大桥巡警的电话，她向巡警提供了女儿的车牌号码及她的外貌特征。几小时后警官回复说，金门大桥附近没有长得像林霓的人。林霓的车也不在那里。

2004年11月9日深夜，孙怡宁被门铃声惊醒，门外的警官说：“很遗憾地通知您，今天凌晨，林霓开枪自杀。”

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附近，警察找到林霓的车，一辆白色奥兹莫比尔阿雷罗。

车里发现被子弹击穿颌骨的林霓。车座上有散落的数发子弹。

林霓僵硬的手里握有一把冰凉的手枪。

3

据电视台的气象预报说，C城有台风“苏力”来袭。

江山没有亲历过台风，两年前的秋天C城有过一次台风，当时他回北京错过。两天后返回C城时，街边很多粗壮高拔的白桦树倾倒，有不少简易平房塌落。电视台的新闻记录了台风来袭的情景，飓风狂袭，天昏地暗，广告牌满街飞舞，轿车被风暴裹挟着原地打转，行人被风吹倒，说浩劫是恰当的。回到居所，窗前的三棵高过六层楼顶的粗壮杨树被拦腰折断。

这是2018年秋季的汛期。不久前还在为高温酷暑煎熬的人们开始预防暴风和洪涝。事实上已经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某地在洪水越过警戒线之时，打开水库闸门泄洪，狂暴的洪水湮没多个村庄，无数失去家园的人在汪洋的洪水中哭喊着丢失的猪羊鸡鸭。是的，遇到这样的时候就是灾难起的时刻。他等待着台风来袭。

在等待的时刻，他安坐居所遥望另一场暴雪。



那是2013年冬天的暴雪，暴雪中行走的一个名叫周山湖的人。当天的气温是零下32度。冰雪之城，寒风吹彻。周山湖裹紧身上的灰蓝羽绒服还是有些发抖。冷风吹袭着他的脸颊，从衣领灌入脖颈。

他是去西郊一家农机厂面试，几天前他到这家生产农具的工厂应聘仓库管理员。招聘广告就贴在街口的一堵墙上，周山湖站在那堵墙下望着招聘广告看了半天。他觉得这个仓库看管工比较适合自己，适合得让他突如其来一阵心慌。他必须要有工作，否则他就要喝西北风，啃老的儿子也会喝西北风，76岁的老母亲也得喝西北风。那天他一大早就出门，步行到公交车站候车。

在等车时，周山湖想要买瓶水，他看到马路对面有家连锁店就走过去。连锁店是一幢平房，房门敞开着。门口停着一辆丰田越野车，周山湖注意到越野车没熄火也没上锁。连锁店的老板在里边忙碌着卖货。他进连锁店买水，看见坐在收银台前的是一个女人，她的丈夫、也是连锁店的老板，在后边卸货。走出连锁店的时候，周山湖打开车门，踩油门发动引擎，调转方向盘，将车开上了路。他有些紧张，但紧张并没有阻碍他盗车。车开到大路上后他加大油门。他并没有方向感，只是想离开连锁店，离开连锁店越远越好。他感到安全的时候，放松下来。

然而车里突然响起的婴儿的啼哭让他的心颤抖了一下。

江山无数次想象C城“盗车杀婴案”事发经过。不过已经无法确证那些真相。

那是2013年的暴雪之夜。行驶中的高铁。透过车窗看到飘落的雪片翻飞着下降。在北京火车站，广播里说暴雪造成铁路沿线列车大面积延误。候车大厅的广播不停地播送着延误或者停驶的列车车次。他拎着黑色的拉杆皮箱，要乘坐的前往C城的K203次列车会准时到达。六个小时之后他从高铁列车下来，寒风袭来像刀锋从脸上刮过，冷气灌倒脖颈。他裹紧围巾，竖起衣领，拖着拉杆行李箱走过站台。拎起行李箱走楼梯下地下通道。身边人流汹涌向着出口拥挤。帕玛在火车站的B出口



接他，穿着蓝色棉大衣的女检票员挨个检查出站者的票。

他从衣服口袋里取出纸质车票捏在手里，跟随着排着长队的旅客往出走，到铁栏前朝检票员晃一下车票，检票员放行。出了车站大门，帕玛就站在接站的人群里。

看见他，她扑过来，他们拥抱，相互亲吻，她挽着他手臂，接过拉杆皮箱拖着走。

约好的出租车等在站口。帕玛坐在副驾的座位上，她摇下玻璃车窗，一边抽烟一边跟司机聊天。“姐，出事了，”司机说：“有人偷车，在一家连锁店门口，车里有婴儿。现在全城都在追捕，到处是警察。”司机一边说，一边收听车上的交通台直播节目。男女主播焦虑地播报，不断更新着消息。

“现在全城正展开大搜捕追缉盗车贼。出租车司机都动员起来了，城里的交通要道都在搜寻，检查过往的车辆，人们跟交通台保持密切联系，随时通报发现的情况。出租车司机们从来没有这么齐心过，司机们被这个偷车贼惹怒了，刚满两月的婴儿就在车上，这盗车贼缺大德丧良心。”司机边开车边说。

这是他到C城遇到的突发事件。要是以前，他会让司机调转车头赶往事发现场。现在他辞职了，记者证已经失效。

帕玛也想去事发现场。作为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这样的突发事件也会唤起她的职业感。但此刻夜已深，他们饥寒交迫，必须先回家。

天空飘着密集的雪片，地上积着冰雪，司机谨慎开车，交通台新闻直播的声音灌满出租车。那是盗车贼亡命狂奔的时刻。也是C城出租车司机群起追缉盗车贼的时刻。

回到家的时候，官方消息也发布。被盗的是银灰色丰田RAV4越野车。

事发时间是2013年3月4日7时。安琪连锁店是出租的平房，下雪的时候屋里冷，开车来的老板先进屋里给火炉生火，女人抱着熟睡的婴



儿坐在车上，本想等屋里暖和起来再下车，买东西的人多，女人把婴儿留在车上下车到连锁店帮忙。她没想到有人会盯上停在连锁店门口没熄火没拔钥匙的车。等她搬完东西走出连锁店，看见停在门口的汽车没了，顿时眼前一黑。

那天清晨，盗车贼开出汽车上路后，突然听到车上有孩子的哭声。盗车贼在车上寻找，发现后座有襁褓包裹着一个婴儿。被惊醒的婴儿不止息地啼哭。这时候，盗车贼知道他闯了大祸。

恐惧像玻璃车窗的冰霜结满心头。

4

每到狂雪纷飞的时节，他在C城犹如身在雪国。这是他的幻想，也是他的幻觉。

幻想进入川端康成书写的雪国。晶莹洁净的雪原，积雪覆盖的群山和大地，雪色装裹的森林和树影。这样的景致带给他视觉美感，而幻想激发他奇妙的体验，使他身在一座陌生而混乱的工业城市时不那么迷惘。

最初他到C城，他的抵达和这座城市的改造同时进行。全城的道路都在改造，挖掘机轰鸣，弥漫的沙土，瓦砾遍布的废墟，整个城市就是一座混乱的工地。这使他进入这座城市时茫然。危险也是他感觉到的。不仅是指废墟般的城市，还有这座城市人的气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都会把车开得飞快，司机随意在马路之间调头，拥堵是常态。然而在飘雪的时刻，他对城市的观感和体验就不同。

C城的冬天使他熟悉了雪的样子。有时候天空飘落的是羽毛般的雪片，有时是沙砾般的雪粒，有时又是白絮。不用出街，坐在居所里抬眼望向窗外就可看得见。雪落在院里铁艺的黑色围栏上，落在黑土翻松的田园里，晶莹而洁白的雪地会留下松鼠的足迹。松鼠是常见的生物，在



树上窜动，在草丛窜动。有时还是猫的脚步。据说有的人家还发现刺猬的足迹，他从来没见过。他在城市晚报看见消息说，在一个名叫瓦萨小镇的原始森林看到野生的东北虎。

后来他应电视台邀请撰写这个城市的纪录片，使他得以深入这个疆域的高山大河，森林湖泊，熟悉这个地区的动植物和草木花卉，也熟悉它的历史和人文。这里紧邻朝鲜，边界紧张局势时而出现，核爆的阴影也经常笼罩当地。他也去过朝鲜族自治州，那个与朝鲜一河之隔的美丽村庄。后来他撰写的电视脚本并没被采用，原因是不够激昂，不够抒情，不够主旋律。这些东西是他缺乏的。然而他还是会在每天进入小区附近的森林漫游，这是亚洲最大的森林公园。日据时代留下的产物。园林之间有巨大的湖泊，那是他经常散步的地方。站在结冰之后被白雪覆盖的湖边，仰望着雪从天空飘落。白雪覆盖的城市契合他少年时代东北的想象。命运的奇崛在于，他在此后的岁月里成为这座城市的幽居之客。他在48岁的时候辞职，同时结束婚姻。C城成为他的幽居之地。

最初冬天来临，毫无准备，他穿着在北京过冬的衣服出街，北京是一座冰雪匮乏的城市，冬天很难见到像样的冰雪。而在北纬43度的C城，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整个冬季都是冰雪覆盖。突然感觉耳朵是悬在空气里的，寒冷侵袭之下，感觉耳朵格外脆薄，随时会被冻掉。寒冷如刀，脸面与寒冷相触如刀刮。有顽劣的孩子伸出舌头舔铁器，结果舌头被冻结在铁器上。孩子收不回舌头还不敢大哭，哭会加剧冻结在铁器上的舌头的疼痛。

寒冷使他畏惧，也加剧他的忧患感。失业。离异。这是他在那时候的境况。他最后一次坐在故乡小城里那幢临街的复式房屋的客厅时，突然有种虚脱感袭上心头。房子是他买的，然而他只在假期的时候偶尔回去住几天，更多时候是前妻独居。女儿在外读书。等女儿大学毕业之时也是他们的情感终结之时。在他最后一次坐在客厅里的转椅上，望着阳台窗外的马路穿行的人群，忽然就有虚脱感从心底升起。然而前妻此时



巴不得他离开这幢房屋。

后来他只有在梦里进入这幢屋子。它属于他的隐秘。

离异之后他成为律法意义上的自由人。身上再没有羁绊和束缚。然而他也成为一个原子。他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进入C城。

后来他正经买了御寒的棉衣才能对抗冬天的寒冷。羽绒服是加厚的，加厚绒线帽和棉手套，皮裤、棉靴、口罩，将这些物品全披挂起来，以此抵御东北的寒冬。他喜欢日本电影里年轻人戴的那种帽子，很难找到。在他的卧室兼书房的书架上放着两只千纸鹤，一只是绿色的纸折叠的，一只是粉色的纸折叠的。它们出现在东京的旅馆里，每次他外出返回酒店的时候，整洁的床铺上就会摆放两只千纸鹤。浅草。川端通。在东京的时候，他寻找川端康成所住的遗迹。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都是他看过的。在C城多年，他喜欢上这座城市。喜欢它的四季，犹喜欢奇寒的冬天。冰雪覆盖城市的时候，他在街道漫游，进入森林漫游。

那是他的乐园。但这冰雪之城曾经也是他的三摩地。它的寒冷令他畏惧。因为这寒冷映照到他内心的虚无。

5

后来江山遭遇了林霓式的精神困境。是他无可名状的境况。

他接到作家罗迪的电话，他以《生活》月刊编辑的身份邀请江山为杂志撰稿。

罗迪说《生活》月刊想做一个中国高铁沿线城镇生活的专题策划。高铁改变中国，也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觉得策划蛮好。罗迪也是他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他另外还担任《黑蓝》文学杂志的编辑主任，发过他的小说《卡车司机》。稿酬从优。罗迪说。

罗迪的电话令他心动。这时候他需要钱。辞职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收



入，账户上的钱也越来越少，恐慌感日益加深。辞职之时他只想赢得自由，从碎片式的新闻工厂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专心致志侍奉独立写作的理想。离职之后他花了三年时间进行非虚构写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青年精神创伤的考察。书稿名为《时间像压来的坦克》，编辑以为坦克的意向敏感，建议他修改，他改为《流离失所》，然而这个书名也难以通过。他又修改为《沧桑史加工厂》。文稿也是几经修改，但这部书稿最后也未能出版。

自由意味着自我放逐，独立意味着边缘化，意味着虚无和脆弱的生存实相。

意味着他的某种精神困境。

罗迪的邀请仿佛是投向幽暗世界的一道光。按照策划，他可以在中国境内任意选择一座城镇，写高铁沿线的人的生存状态。斟酌之后，他选择了C城，他总是会回去这座城市的。他想写C城的盗车杀婴案，案件就发生在C城高铁沿线的小镇上。罗迪很期待。

2017年深秋，他在赴美前就计划好去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他的出版人住在旧金山，她专程开车到洛杉矶接他们，做完在洛杉矶的读者见面活动，开车载着他们沿美国西海岸的1号公路行进。这是对美国的一次泛览。在赴旧金山的中途，他们停下来寻找萨利纳斯小镇(Salinas)。这是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故居。生于1902年逝于1968年的斯坦贝克一生共创作二十七部作品，江山很早就读过他的长篇《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萨利纳斯小镇是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斯坦贝克的出生地，在纪念馆里珍藏有作家生前的遗物。展厅更多的是作家的手稿和著作陈列。晚年之后，斯坦贝克开着汽车周游美国，那是一部房车，里边有写字桌、打字机、睡觉的床榻以及沙发等等。在展厅陈列着房车模型的位置，有铭牌印有斯坦贝克的语录：“我要去了解我的国家，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气息和



声音。我不去城市，我要去小镇、农庄和牧场。我要坐在酒吧里，汉堡店，星期天要去教堂，我要隐姓埋名地去。我只想去和听。”

然而在2013年的时候，江山无法观察祖国的运行，他只能写这起盗车杀婴案。

他从北京南站出发，高铁接近C城的时候，突然间暴雨倾盆，高铁临时停车。窗外刮起大风，大面积的绿色林带被狂风席卷如波涛涌动，沙尘飞舞，远远望去黄沙蔽日，这样的天气酝酿出一场倾盆暴雨。这是由北京南站开往哈尔滨的G381次高铁列车。临时停车的瞬间他有隐约的不安在涌动。曾经，很长时间他不愿乘坐高铁。2011年7月23日晚上20时30分，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的D301次高铁运行至甬温线时，发生追尾事故。甬温高铁失事之后，公众对高铁的信任度降至冰点。出差时他情愿乘坐从不按时起飞的飞机，除了它的安全不能令人信任之外，还有铁路系统爆出的惊天贪腐案。

他曾经访问过铁路系统一位离任的纪委书记，因为举报铁道部长贪腐而被丢职。那时铁路系统大面积的贪腐案还被深藏着，被革职的纪委书记将会面地点安排在军队的一家宾馆，出入有哨兵。那次访问使他熟悉了铁路系统的运营，获悉铁路系统官员骇人听闻的腐败，也了解普通铁路工人的生存状态。他遇到火车司机的群体性事件，数百名火车司机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静坐，他们遵守公共秩序，但也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那次他还访问过铁路系统的家属区。很多是被改造过的危楼。简单装修过使这些楼房在外观上看起来不那么难看，但实际上是那处于濒危状态的楼体。做完那次访问，他开始恢复一点对铁路的信心。在灾难丛生的世界，发生什么祸患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那些在危难和祸患中还能怀有坚韧的生活意志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携带着太多不能说出的社会真相。

瓦萨小镇在江山的心头盘桓已久，它是他要在现实中抵达的。



有着纵横交错繁杂街区的瓦萨小镇，是繁华之城的背后，像很多类似的街区一样，天晴时尘土弥漫，雨雪时道路泥泞。马路两边是交错而建的房屋，水果店、餐馆、杂货摊不规则地拥塞着。有帆布尖顶的摊位，红色油漆书写着“阿拉伯烤肉”。从狭长生着炭火的烤炉冒出的浓烟四处弥漫，摊位前站着等待烧烤的年轻人。男女恋人等待着烧烤的肉串，他们拥吻着。街巷里不时有重型卡车和三轮摩托轰响着驶过。

这是一个曾经出现过野生东北虎的小镇。他到C城不久的时候，有天上午看当地的《城市晚报》，看到有报道说有人遇到野生东北虎。三只野生东北虎出现在小镇边缘的茂密森林间。他对东北虎没有好奇心，多年以前他在北京西郊访问过一位将东北虎带到南非草原饲养的女士，且有机会到南非访问，在比勒陀利亚辽阔的草原看到在那里饲养的东北虎群。

相较而言，他对奇异的人更加关注。命运和际遇独特的人是他关切的。

安琪连锁店位于瓦萨小镇一条东西向的公路边，紧邻C城工业大学城建学院的校区。坐在收银台后边的一个年轻女子，她在忙着收钱，他注意到这个年轻女子怀有身孕，看样子足有五个月。她不是那个丢失婴儿的母亲，他听说丢失婴儿的母亲已经精神失常，她67岁的公爹因为哀恸病逝。婴儿的父亲无心经营连锁店，出兑给他人。一个家庭因为偶然的灾难解体。

正午的黑暗。这是下了高铁走出西客站坐在出租车里想到的词句，也是他看到的C城的景象。天空聚集在暗黑的乌云，这些乌云低垂不仅遮蔽了太阳，还遮蔽了天光，使白昼如同深夜。

出租车到瓦萨小镇的时候，满头银发的马千里走出他的老屋接他，他打着雨伞，手里拎着一双胶靴站在雨中。一道倾斜的土坡成为他的背景，身后是倾泻的暴雨。他换好胶靴，拿着雨伞到汽车后备厢取他的旅行箱。在倾泻而下的洪水中往马千里的居所走。那是一幢简陋的灰砖房



屋，老人家徒四壁，只有几件老旧衣橱，土炕上铺着塑胶革，凌乱的被褥堆放在炕角，放在土炕上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戏剧唱腔，他站在窗前看到窗外从高速路上疾驰而过车辆。马千里是他在瓦萨小镇要见的线人，68岁，通晓易经星象风水。

两小时之后，雨水止息，天空放晴。

通晓易经、星象和风水的老人陪着他，他指给他看这个名叫瓦萨小镇的小镇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看。铁轨从凌空建起带有防护栏的高架桥上穿过。出租车驶往瓦萨小镇的时候他看到一列高铁正从高架桥上轰鸣着驰行。高架桥下是摆摊卖货的人，卖水果，卖首饰，卖旧衣物，卖花鸟鱼虫，还有理发师围着白大褂给人剃头。人们并不在意从头顶的高架桥上疾驰而过的列车。半个小时之后，他们抵达安琪连锁店，进入哀殇之所。

6

江山看到过林霓吞枪自尽的镜头，是在一部纪录片里出现的镜头。

他奇怪这样的镜头怎么会留下来，后来知道这是林霓自拍的影像。她的丈夫布瑞特在清理林霓的遗物时发现的。包括她写给父母和亲朋的遗书。

严峻的时刻。这是指世界的动荡和冲突，也是指人的精神危机。

危机并非只在他的生活中出现。它应该也是普世性的，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会有。

江山抵达旧金山是在傍晚。这是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在行驶的车上，透过车窗他看到海洋之上沉落的夕阳，美到极致。然而他也是惶恐的，对这异国的城市。不仅因为他的语言不通，无法跟人交流，还在于这座城市在他的感受里散发着不安的气息。黑暗处闪烁着黑人的身影，在他出发之前经常到美国自驾游的同事告诉他，黑人抢劫强奸，需要警



惕和防备。在汽车驶上隆起的坡道后，他们预订的酒店到了。他们自己办理入住手续，他在将那些行李箱移到酒店门前的时候还要提防黑人冲过来抢劫。他看见路边睡着黑人。

好在他们在出行时总是顺利的。帕玛用她夹生的英文办好了入住手续。他们乘坐电梯进入客房。在拖着拉杆行李箱走在铺着蓝色地毯的甬道时，他闻到一股刺鼻的廉价香水气息。这是旧金山的酒店，它的安全和卫生状况都是他需要格外警惕的。

2017年深秋，江山抵达旧金山，顺利住进酒店。然而他依旧难以摆脱不安和焦虑。

睡在这异国酒店的床榻之上，他到达这里需要穿越地球。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他在进入旧金山市区就远远看见过。夜色正浓，也因为距离远，在行驶的汽车上看过去，它的魅影只是闪现而过。第二天上午，他们不仅开车靠近金门大桥，还将车停在停车场徒步走上了大桥。那种置身海上桥梁的壮阔视野令人耳目清新。是的，金门大桥激荡着多少游人的豪情。

然而也有很多人选择在金门大桥自杀。他看过一个杂志做的专题，关于金门大桥自杀者的遗迹和遗言。

林霓在出生的第四天，也是马丁·路德·金遇刺的时间。

1968年3月28日女儿出生，同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

其时孙怡宁和丈夫刚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安顿下来，孙怡宁在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做研究，先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最早的一批教授之一，他在这里度过20年的时光。孙怡宁与丈夫分别拿到博士后学位，事业和生活都进入平顺期。4月4日，当孙怡宁怀抱着婴儿期的林霓，突然电视上播出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刺杀的新闻，突发事件震动美国，黑人大规模骚乱爆发，从洛杉矶到纽约和旧金山，到处都是愤怒的黑民众发起的暴



动，打劫商店，纵火焚烧，发泄他们的愤怒，美国处于混乱状态。那一周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寄到家时，杂志的封面是马丁·路德·金躺在棺木里，一位老妇在他身旁哭泣。

“当时我们都很担心，为女儿的未来担心，在这样一个充斥暴力的社会，我们对女儿的成长深怀忧虑。”悲剧并不算完结。两个月之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又遭枪击，当时她与丈夫都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彼时他们刚刚由台湾来到美国。整个美国都沉浸在悲悼之中。孙怡宁还记得她从学校的图书馆出来，有人告诉他肯尼迪遇刺。一个非常年轻的总统，代表美国年轻的朝气和志向。人们觉得伤心。“当我抱紧林霓给她喂奶时，我看着她的眼睛对自己说：我怎样才能保护你，让你远离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孙怡宁的声音与林霓的故事，永久储存在江山的微型索尼牌采访机的微型录音带里。

这盘磁带和他做过访问的数百盘微型磁带，编号后放到一个木制的工艺盒里。对孙怡宁的访问他并没有写出来，更没有在任何媒介上发表。很快他就离职，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那些录音带被他珍存着，随时可以打开录音机聆听那些储存下来的声音。

此刻他倾听着孙怡宁的言说，她的声音回响在他的工作室里。

2018年6月，江山供职的杂志《国际名城地理》停刊之前，他做的封面专题策划就是“马丁·路德·金遇刺五十年纪念”。起先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时刻，只是因为他在纽约的朋友也是撰稿人报题说，可以访问到荷兰籍的建筑大师法兰馨·侯本(Francine Houben)。看背景资料时发现，法兰馨是纽约马丁·路德·金纪念图书馆的总设计师，突然就想到他当年遇刺的情景，想到当时遇刺对美国社会的震撼。当然会想到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这是早年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演讲。过了几天，陆续看到美国主流媒介都在做纪念专题，人们怀念那个时刻，怀念逝去的人以及他们带给美国社会的改变。



这提醒了他，迅速约请在纽约的撰稿人写美国纪念活动的观察文章。稿子陆续到达送到编辑手里的时候，也传来杂志停刊的消息。不过最后专题还是发出了，作为停刊纪念。

江山在《巨星遇刺：政治遗产塑造美国》的报道导语中写道：“枪击成为美国噩梦。政治暗杀曾经贯穿美国历史。缘于各种阴谋和企图的枪击事件，使国家精英殒命。刺杀的枪声从19世纪延至20世纪，一次次使美国陷于巨创之中。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到披头士巨星约翰·列侬。躲在暗处的刺杀者一次次得手，烧灼的子弹冷酷击中那些杰出头脑，美国一次次失去它的伟大生命，国家一次次蒙上哀殇面纱。2018年4月4日，美国迎来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祭，美国公众隆重纪念这个历史性时刻，也重温政治遗产对美国社会和国民精神的塑造。”

1968年4月4日，金博士遭枪击致死。当时他正在田纳西州孟非斯市的洛兰汽车旅馆二楼他住的房间外的阳台上。这位时年39岁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之死，给孟非斯全城和整个美国造成强烈震撼。田纳西州长布福德·埃灵顿命令4000名国民警卫队员开入该城以维持治安，同时对居民实施宵禁，这里40%以上居民都是黑人。

美联社报道了马丁·路德·金遇刺的经过。事后逃走的暗杀者是一名白人男子，当时住在距洛兰汽车旅馆约50码到100码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暗杀发生的时候，马丁·路德·金正倚着栏杆上和站在楼下的他的民权活动伙伴杰西·杰克逊谈话。此前，金刚刚邀请杰克逊的一位音乐家朋友在两小时后就要召开的支持孟非斯环卫工人罢工的集会上，演奏一支黑人圣歌《亲爱的上帝，请拉住我的手》。遭枪击后，失去知觉的金博士被送往圣约瑟夫医院，他在那里停止呼吸。

同年6月5日，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1925-1968)，在民众的欢呼声和象征胜利的“V”手势中结束竞选演说离开现场。几秒钟后，从暗处射来的子弹击中他。罗伯特·肯尼迪躺在



厨房走廊的水泥地上。他的头部中了两发子弹，一发在前额，一发靠右耳处。作为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胞弟，罗伯特秉承家族的雄心和志向，致力于政治生涯。1964年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1968年3月16日宣布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身份，1968年6月4日在重要的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中旗开得胜，那天晚上，他在洛杉矶大使饭店向他的拥护者们演说，在穿过一间厨房的过道离开饭店时，被一名心怀怨恨的巴勒斯坦移民开枪击中，两天后死去。

面对着孙怡宁，江山好奇林霓怎么会开枪自杀。

“她怎么会购买枪支？”孙怡宁说：“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证了所有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居民持有枪支的权利。不过需要完成一些必需的手续才能购买和持有枪支。到枪店后，除了出示购枪者所有的证件之外，还需要填写一份叫作 form 4473 的表格，同时枪支的序列号也会被记录在案。这份文档的作用并非让政府监控你的武器，政府仅知道你买的是长枪还是手枪，而是保留一份文档，以便在你持有的武器出事之后能够追查是谁购买的这个武器。枪支就涉及到枪牌的问题。我发现林霓买了枪，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是个严谨的人，对法律很有研究，知道要购买枪支需要时间申请。所以她买的是一把古董式左轮手枪，可以收藏也可以购买的那种。那时她大概已经决定自杀了，因为用枪是最快的了结方式。”

葬礼举行的时候，林霓的遗体已经被移送到殡仪馆。

孙怡宁是在殡仪馆追思会上见到女儿的遗体。这是她最为悲伤的时刻，也是生命中至暗的时刻。

7

隔着高速公路和路边的林带是瓦萨小镇的西大街。



走过街区就是C城第一看守所。那里关押着刑事拘留的嫌犯和待判决的犯罪嫌疑人。从敞开的大门能看到里边的办公楼，再往后就看到被电网围起来的成排的监房。周山湖应该也在这里关押过吧。

江山没有见过周山湖，在到瓦萨小镇之前，他在网上检索相关的资讯，看到一个表格资料图：周山湖。男。出生于1964年2月11日，离异。无业人员。毕业于J省农林大学专科，曾经供职于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这是个身高1米82的男人，据说曾经在内蒙古某部雷达部队服役。从排长升到正连。在副团长的职位上转业。在部队期间曾立过三等功。

非虚构写作不同于一般的新闻写作，需要潜入人性的深处，勘查存在的真相，钩沉生命的遗迹。

为了解“盗车杀婴案”的真相，江山去过周山湖生前所住的地方。C城浦东路东方之珠小区。名字很有诗意，然而他看到的是一幢几乎废弃的旧楼。住在那个小区的邻人不认识周山湖，他是租客。小区住户之间很多互不往来，彼此不知道底细。周山湖有个23岁的儿子，有76岁的老母亲，还有58岁的姐姐，这些直系亲属关系就把他搞得狼狽不堪。母亲长年依靠医药维持，姐姐有腿疾，平时也多是医院的常客。江山在C城的省属医科大学重症病区见到周山湖的老母亲，老人家躺在病床上，鼻孔用白色胶布粘着透明橡胶输氧管，床边放着输氧器械，透明玻璃器皿里的水泛着气泡，那是氧气运行时的状态。老人不能言语，终日以氧气和药物维持。周山湖的儿子周离，高中辍学就在社会上混，属于啃老一族。周山湖很想给儿子找份正经工作，但是周离能坚持做下去的就是鬼混，不断更换交往的女孩子。

“这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一个在生存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的人。”江山跟帕玛说。但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需要得到公检法系统的帮助。

帕玛可以帮他联系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认识多年的一个朋友。帕玛在她生活的城市能量不小，在各种省级重要机构都有人脉。从纪检到公安到安全或保密机构，都有熟人。那些人经常出现在她参加的各种酒局



里，那样的酒局她每次离开时还能保持优雅的仪态，但找代驾开车回到家后就会醉态毕现，耍酒疯，躺在床上哭闹不休，醉话连连，一直到跑到卫生间趴在马桶呕吐完后才能倒在床上昏睡。

这样的酒局以及醉酒的情态，也是她作为电视台女主播的生活的一部分。

他想约访J省公安厅的刑侦处长。这是他能想到的一个呈现C城“盗车杀婴案”的一个权威视角。事实上刑侦处长还能谈更多的事情。他幽居C城期间还发生过铁北监狱越狱事件，六名囚犯经过缜密策划，在一个月黑之夜越狱潜逃，居住在监狱周边居民区的人在夜静之时都听到了从监狱传出的警报声，狱警和接到报警的警察集结出动追捕逃犯，那些逃犯越狱之后四散奔逃。江山通过电视报道看到了囚犯越狱的实况，但他希望刑侦处长能亲口讲述其中的细节。

帕玛打过电话之后告诉他：“晚上约了刑侦处长吃饭，到时你有什么问题只管问。”事情顺利到如此程度他当然高兴，然而他也疑心这位刑侦处长怎么可以如此轻松赴约，暗中的猜想使他心有郁闷。

时间到了，他和帕玛打车到8号公馆。这是一家有几分神秘气质的公馆，以前他们都会在经过临河街时看到这家公馆。夜晚之时，每有私家轿车驶来的时候守候在公馆门前的侍应生都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神秘区域。他注意到轿车前后的车牌都被遮挡着。

黄金色的廊柱，黄金色的钢制大门，打开大门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大厅。这次他们也进入其中。这里有秘密通道，从外部直接进入包房。他已经知道各地都有应对上峰的方法。

进入包厢时她对他说：“你放松。”

稍倾。有人进来。一位穿便衣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包厢门口，那人微笑着。

“哥你可把我想死了。”帕玛扑上去拥抱住男子。这个举动很令他惊诧，醋意翻腾。



后来他知道这是电视台女主播们的行事方式。也就见惯不怪。

客人坐定。闲聊。各种见闻。他也发现这个城市里的人特别能闲扯。服务生端来五粮液。上菜。龙虾。大闸蟹。这都是主菜，可以让客人愉快的菜品。是帕玛预先点好的菜。他寻找时间插话，他的插话也是提问。就他关心的案件询问各种他想要知道的细节。刑侦处长毫无戒备。直言相告。他说刚从外边回来，最近破获一个黑道团伙案。这座城市有很多黑恶势力。这是他无法看见的，他们潜藏在城市的隐秘地带。他还讲述这座城市的黑帮被摧毁的事情。这是意外的收获。

然而他还是关心周山湖。

他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被逮捕的周山湖只是“盗车杀婴案”的顶包者，真正的作案者是他的儿子周克。

“盗车贼是军人出身，有熟练甚至高超的驾车技术。可他没有盗名贵的豪车，只把目标瞄准一个连锁店的工具车，显然不是作案老手，不是职业惯偷。他只是侥幸碰巧。”刑侦处长说。在刑侦处长看来，“盗车杀婴案”是失败的案子：“警察没有在第一时间抓到罪犯。虽然调动了众多警力，但是布控在城市交通要道的监控器失灵，不能及时缉捕罪犯，导致婴儿被害。”刑侦处长含沙射影地批评城市街头的摄像监控，这个被命名为“天网”工程项目的承包者是省某领导人的亲戚，在追缉罪犯的时候，摄像监控仪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监控录像。

那天晚上在饭店的包厢他们聊了很久。刑侦处长还讲了训练警犬的事情。如何防御警犬的袭击，或者说如何对待警犬。这也是江山有兴趣了解的，散步时在森林里经常会遇见恶犬。夜深的时候，行政处长告辞，他和帕玛送他到楼下，帕玛拥抱了他，送他上车，他看着刑侦处长开车离开。帕玛并没有跟刑侦处长介绍他是她的男友，而只说他想采访他。其中的微妙想必可以理解。他想如果说他是她的男友，刑侦处长未必愿意出来赴约。

是的，在他失去正常采访权的时候，必须依靠这个旁门左道之法才行。



8

“没有自我，只有内心的旁观者和见证者。”这句话是博尔赫斯说的。

有段时间，出门时他会将《博尔赫斯传》塞到背包里。博尔赫斯就是他在干旱之时不断汲取的深井之水，在寒夜之中为自己点燃的一簇星火。这是一个晃动着右手，羞涩腼腆，说话结巴，有着一张平凡而柔和面孔的盲人。博尔赫斯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他的小房间里摆放着一张简陋的床和一个小书架（上面没有一本书是他本人写的）。他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蔑视报纸和收音机，对足球运动（阿根廷人的激情）没有丝毫的概念，也从不自吹自擂。他的存在是他的参照，有这样一个曾经存在过，他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忧郁，更好地面对自己的虚无或者绝望。他追求平和、快乐及平静。远离情感、性欲、名利的纷扰，并由此获得自由。在慰藉、耻辱和惊恐中，他领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空壳，只是在另一个人的梦里。“我们都是饥恶的灵魂，没有明确的身份。”博尔赫斯说。

雪天进森林时，他给山地鞋套上防滑链。环着蓝色橡胶圈密布着铁刺，走在冰雪之地会锲入冰面。踩到积雪的时候，能听到积雪塌陷的轰响。看上去平滑光洁的雪会塌陷露出雪窝。他穿着高邦靴子的脚会被埋入雪窝。70-75CM，他的手杖的刻度显示着雪的深度。他拄着手杖像中年的博尔赫斯行走。只是他的眼睛还没有盲掉。他只是老花，严重的老花。不戴眼镜的时候不能阅读纸质书，打开书页只见模糊一片。他进入中年，老之将至的感觉愈益清晰。岁暮之年的大门已经敞开，只需要他走进去。远处传来狗吠，有狗吠的时候，尤其是群狗狂吠的时候，他就需要寻找躲避之处。

在这个酷冷的冬季，是盲人博尔赫斯更深地安慰了他。是的，不是卡夫卡，不是加缪，不是马尔克斯和奈保尔，不是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塞缪尔·贝克特，不是索尔·贝娄，他们曾经带给他深刻的慰藉……在



这个酷冷的冬季，是失明的博尔赫斯更深地慰藉了眼睛老花的他。这是整个冬季残留的积雪。这些积雪是他熟悉的。每一场雪他都经历过降落的过程。他踩着那些积雪在森林之间行走时，如倾听着器乐奏出的乐音。如果说在这冬季他有过美好的时刻，这就是了。在寂静的森林，在无人的旷野，只有他还与这遍野晶莹洁白的雪共存。还有时间与天地和他在一起。他以为低潮的时刻人都会有，这是人类难以免除的精神困境。更多的人在经受着肉身和精神的双重磨难，这已经是世间常态。

面对着镜子的时候，也是与自己对视的时刻。

在卧室书桌左侧的斜角放置着一面镜子，白色的细钢架，钢架顶部是圆珠，曲折而下形成如花蕊的脚架。镜子是长圆形状，像竖起来的孔雀蛋。坐在书桌前写作，只要抬头他就能看见镜中的自己。他看到自己的下巴长出来的胡髭里有两根是银白的。惊心是早已有过的体验。因为并不是刚看见。早几天就看见。发际里白的就更多，以前每次到理发馆理发时，他还只在前额顶上看见一小绺。现在分散开，整个头顶都能看到雪白的银丝。

每月他都会到住处附近的理发馆理发。那里的镜子更多，他坐在某个位置，从不同方向看见摆放在不同位置的镜子。镜子前会变换面孔不同的男女。理发师多为男性，身材偏瘦，漂染着蓝红白绿粉灰各种色彩的发型看上去诡异。为他理发的是个相对干净又清秀的小伙子，日久而熟，他需要的发型不需要沟通就能理出来，他也多满意。每次快结束时理发师总会怂恿他染发。理发师说：“头发染染好，要不人会显得苍老憔悴。”他没接受这建议。

真实的样貌就是老之将至。这意识像鸟盘旋在他心头。

他希望不乔装，不伪饰。以最真实的样貌示人。

招聘对象



已参加工作且人事关系、社保关系、个人档案在京，并具有北京市城镇居民户口的社会在职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35岁。

基本条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合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专业技能、专业要求及其他资格。

这是他看到的一则招聘启事。老之将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进入老境，人还处于悬浮状态。在他居所的隔壁住着一位老人，长年独处，有儿女却从不见儿女来看他。老人每天早晚自己在屋里唱歌，高声大嗓地唱，以此消解孤独和寂寞。他的歌唱搅扰得四邻不安，恼怒的人们到物业去投诉，老人不再歌唱，然而邻居也担心他不唱出来精神会出现异常。

是的，人在年轻时候有本钱，抗折腾，苦和累都不惧怕。中年也不用担心，体力充沛元气足。老之将至的特征就是衰弱和败坏。他为想象中的老境所忧虑，可事实上他还仅仅是人在英年。在这样的年龄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群魔》，帕斯捷尔纳克写出《日瓦格医生》，若拉马戈写出《失明症漫记》。在这个年龄当然不必恐惧，不过很多事情都不顺，生活处于幽暗不明的状态。尽管经常会祈祷顺遂，可他知道希望的渺茫。

必须习惯在低潮中的生活，习惯在这人生的幽谷中生活。他对自己说。黑暗之子。以前他总是这么形容自己。他知道J·M·库切也形容自己为黑暗之子。可是现在他觉得这句话就是一个魔咒。他被这个魔咒罩住。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顺应宿命感的指引，现在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就这样顺着命运的河流飘游。从根本上说，谁也对抗不了命运的力量。他不止一次清点过自己的库存，清点握在手里的牌。一无所有。无所依靠。这是他的真实境况。杂志停刊公司解约给付的赔偿金，这是他可以依靠的。如果节俭不浪费，这笔钱可以帮助他度过半年的时间。用



半年的时间写一本书。这是他的自我救助计划。

然而他写出来的书稿无法通过出版审查。

江山先生：你好！

开始看你的随笔集，虽还只看了一部分，却忍不住先给你发一个短信：这是我近期看的最喜欢的作品。这部随笔集兼具思想的穿透性和经典作品的艺术性。读之极为欣喜。多出版这样的书才使我作为一个出版人的工作更有意义。我一定会尽力争取这本书的顺利出版。再联系。希望下次联系时告诉你的是好消息。

李玉

江山先生：你好！

今天我又问了总编辑对你书稿的意见，他说再等等看吧，现在太敏感。也只能如此了。没有办法。唉……我还有两部书稿已签了出版合同，现在却搁浅着。

这是特别严酷的年代。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好作家的艰难时代。

只能在坚守中等待了。

李玉

这是出版社副总编辑发给他的两则讯息。前后的语气变化让他亦喜亦忧。辞职之后的几年里，他写出三部书稿，已经签约的，出版社请设计师设计好封面，但最后都搁浅。

他是通过博尔赫斯认识了斯宾诺莎，学会管理自己的激情和欲望，也学会管理自己的虚无和绝望，管理自己所有的低潮。他是在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中与斯宾诺莎相遇的。在最后的时光，博尔赫斯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城市电台中与作家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展开了长达三年的对谈。博尔赫斯其实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这困境构成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他谈到一些神秘主义者。包括17世纪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一位终生幽居在偏僻之地，依靠磨镜为生的哲学家。

“自由意志是一个必要的幻觉。但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它。”这是斯宾诺莎的说法。“您与斯宾诺莎不谋而合的地方，博尔赫斯，是那种超乎一切的，对思想，对智慧生活，或者是对智慧之道的喜好，可以这样说。”博尔赫斯回答道：“是的，还有智慧之爱，如他所说。我想要变得智慧，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到。或许经常失败吧。”

就这样他认识斯宾诺莎的。这位哲学家1632年11月24日诞生于阿姆斯特丹，在他的精神成熟之年献身于哲学，他摆脱了任何种类的事务和职业的扰乱，隐居在莱茵斯尔布尔格(Rhynsburg)，最后到了海牙(Hague)。他终身未娶，独身一人。他不爱名，不慕利，尤其鄙视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于1677年2月21日死于肺病，享年45岁。“他不仅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依靠专门从事光学的研究、磨制望远镜和显微镜的镜片的技艺维持生活。”

在17世纪的荷兰，斯宾诺莎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由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过着最谦恭和幽静的生活。他在晚年除了一个合适的殡葬所必需的，他不想储蓄更多的钱。他极好地知道怎样成为激情的主人：他从不悲伤，也不寻欢作乐。他能控制他的愤怒，不论什么时候他心中不高兴，都可以不表现出来。斯宾诺莎具有谦恭和仁厚的举止，无比刚毅和坚强的性格。他的故事已变成传奇，他的生活成为圣人般的生活典型。

斯宾诺莎说：“幸福不是对正当生活的报答，而是正当生活本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我们才享有幸福，而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我们能够克制欲望。”在阅读斯宾诺莎时，他知道人是可以管理自己的激情的。包括负面的激情。人也是可以在匮乏中安然生存的。



认识斯宾诺莎之后，他感到精神契合。籍由他的哲学他也获得内心的安宁和沉静。

一天午后，江山在微雨中在森林漫游。沿着起伏的轮滑攀援而上，到达他每天必去的被林木环绕的高岗后，他向神明祈祷，感谢祂给予他的一切。那时他也深深感谢斯宾诺莎。

很想献花给他表达深藏在他内心的爱戴。他喜欢蓝色妖姬，决定为斯宾诺莎献上这束花。

漫游两个小时之后他下山回家。在森林公园的正门侧路过花店，他推开旋转的钢化玻璃门进去，满眼的繁花草木，满室的花的幽香。他请穿着藕色连衣纱裙的年轻店员选出一束蓝色妖姬，付过钱包装好，带着回家。花朵的芬芳气息一直跟随着他。回到家里，将蓝色妖姬插入花瓶里，摆放到斯宾诺莎的画像前。这个17世纪的荷兰人目光沉静地与他对视着。在此刻，江山内心安宁，精神稳固。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抵御存在虚无的武器。那就是斯宾诺莎与他磨制的镜子。博尔赫斯写过一首十四行诗，献给斯宾诺莎。

此刻，他默诵这诗句时有坚毅而旷远的情感生出。

免于比喻也免于神话，他磨光
一片艰深的水晶：那无限的
地图，他所有星辰的总和。

9

雪夜，有人在伊通河畔的雪原发现那辆银灰色丰田RAV4越野车。

车牌被摘掉丢弃在河边，有人发现这辆车后报警。警察赶到时发现汽车油箱里的油耗尽。这是盗车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深夜。不久有人投案自首，声称自己是盗车者。盗车者供述，他发现车上有婴儿后知道罪行



深重。他没敢开车回家。投案者供述婴儿被他掐死埋到雪地里。警察在投案者的带领下找到掩埋婴儿的雪窝，婴儿已经失去生命特征。

依靠给人清洗油烟机维生的68岁老人马千里去安琪连锁店买水，刚走出家门就看到高速公路边停满闪着警灯的警车。马千里看到连锁店的女主人跟人们哭诉，她瘫坐在地上没有力气起来。那天到晚上，整条街道都是人，与连锁店隔着一条街的是城建学院，大学生们走出校门在连锁店门口点燃蜡烛。人们为孩子的平安祈祷。不只是在这条街区，在C城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也有很多人点燃蜡烛为孩子祈祷平安。后来婴儿被害的消息确证，前来悼念的学生更多。彻夜有点燃蜡烛祭奠的人。

2013年3月7日18时，“盗车杀婴”案犯周山湖被逮捕。

5月27日，“盗车杀婴”案犯周山湖被C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11月2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周山湖被执行注射式死刑。

作为前军人的周山湖在最后时刻倒是没有劳驾行刑者使用枪械和子弹。相比枪械和子弹这种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注射的方式减少很多痛苦。行刑的方式也日趋人道。然而江山以为周山湖是死于某种不能逾越的困境。或许因为某种相似的境遇，因为他看到太多身陷困境的人，他对盗车贼怀有某种怜悯。当然深知他的罪恶，然而也了解他的不可名状的生之迷惘，以及为求生存的铤而走险。

江山再次来到瓦萨小镇。

马千里的居所与安琪连锁店相距不到百米。在一道斜坡之上有幢青砖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站在平房的玻璃窗前看出去，先看到一条水泥马路，每天不间断都会有各种车辆从马路上轰鸣而过。或许是因为耳背，或许是这些声音听得多早已习惯，马千里对各种噪音充耳不闻。住在这幢临街的平房里平时很少出门，只有到周末的时候马千里会骑着旧自行车出去，他利用周末的时间给人清洗油烟机，赚取酬劳。需要购买日用品的时候，他就去安琪连锁店。马千里的家门背朝着马路开，这里很多



别的住户都朝着马路开门，不过房屋里住人的很少。年轻的壮劳力都进城打工，女人也很难守在家里。以前这里是旧军用机场，后来军用机场改为航空学院训练场。待在房屋里能听到飞机起落的声音。

帕玛称马千里为“马大爷”。这位67岁的老人研习周易，熟悉风水，是俗称的阴阳先生。电视台里很多人都迷信他，请马千里测八字，看命理，察风水，据说他的卦很灵验。但江山来找马千里是因为他是“盗车杀婴案”的目击者。

他再次到达瓦萨小镇是在两周之后。这次是在晴天，阳光充沛，他一路沿着高铁在这个乡镇经过的线路，仔细观察街景和风物，把所有重要的细节用手机拍摄下来。这次他发现，马千里是住在一个村落的边缘。这是一个没有田地也没有庄稼的村庄。到处是垃圾，羊被关在铁皮棚里，鸡鸭在街上觅食，麻雀在低矮的棚屋鸣叫，屋檐之下是枯坐在木椅上神情漠然的老人。他又一次拜访马千里，更详细地询问周山湖的细节。

此刻他关心这个已不在人世的死刑犯如同关心迷途的羔羊。

马千里眼见过这座村庄的消失，眼见一座小城镇的崛起。在人们出行乘坐高铁的年代，马千里还骑着他破旧的自行车出门。年轻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乡村小学的教师，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资格报考师范学校。他的父亲是伪满时期的甲长，后来划成是地主，这样的家庭背景使马千里多半生都在厄运中度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千里在村里承包鱼塘赚到第一桶金，他用赚到的钱开办养殖场，生意顺风顺水，再用赚到的钱投资制药厂。不过后期的投资失败，他的药厂涉嫌生产违禁药品被监察机构勒令停业关闭。如今老人在六十九岁的年龄孤独生活在陋室，靠给人清洗抽油烟机为生。马千里简陋居所的窗外就是高速公路，公路横贯东西把瓦萨小镇切为两半。马千里日夜听着窗外驶过的各种车辆的轰鸣声，巨型卡车驶过时候睡觉的土炕都在震动。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公路边种植的浓密狭长的林带，从林带的边际线之间的空隙，隐约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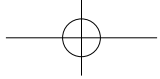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远处崛起的高楼。那是由乡村转型为城镇的建筑群。这些楼群以及那里的生活跟马千里没有关系。属于老人的还是乡间拾荒者的生活。简陋的居所的后部是遗留下来的农民的房屋，三分之一坐地户迁走，还有三分之二留在屯子。失去土地又被补偿大笔钱的农民没事情可干，大多在麻将馆打牌消磨时光。那不是马千里喜欢的生活。有个老妇人，有房子，还有钱，希望跟老人搭伴过日子，老人家不愿意，他对老妇说：“就你成天昏天黑地泡在麻将馆的习性，再有钱我也受不了。”

电视柜上摆放着的相框里有一幅结婚照。看上去女子娟秀，男子帅气。那是马千里的女儿和女婿。一个月前他们在临河街的广告公司开张。

从马千里寄居的村子到高铁运营的西客站有十分钟的路，老人经常看到高铁列车从街上的高架桥驶过。与瓦萨小镇平行的东兴屯被高铁铁路当间劈开，也形成两半村落。当年老人流落到此，这里是个荒败的村落，全是土路，遇到雨雪天气车马都会陷进泥泞里难以行进。1997年修了环路高速，老人记得很清楚，正是香港回归，电视里播放实况，村子里大规模地拆迁，街上到处是挖掘机。2009年开始修建高铁站。

马千里看着这方圆百里自然村落变成繁华的城镇。昔日的烈士陵园被拆迁，村后被灰砖围墙圈起来的是旧机场。这是军用机场，以前由民航租用，现在民航退出，成了守卫机场的部队驻地，也是飞行员的训练基地。在这一带，还有没搬迁的金山公墓，就在西客站背后。马千里常去殡仪馆，每到有相熟的人辞世，就会去送行。那里有很多靠殡葬业为生的人，每到有人做祭祀的时候，就有出没在那里的女人帮着烧纸，还有女人帮着哭——她们是职业殡葬者。喇叭匠也等在路口，每到有人丧葬，喇叭匠们就吹起喇叭，吹着喇叭要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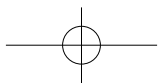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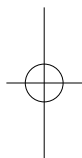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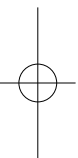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周山湖被执行死刑那天，金山公墓门前的人们都看到他的遗体运过来。没有亲人送别，没有追思仪式，没有告别仪式。殡仪馆的人将周山湖放到推车上推进了火化炉里。



这个前雷达兵，曾经的副团职军官，后来的无业人员，就这样化为一缕青烟。

这是事实和真相么？难以知晓。那个名叫周山湖的人化为一抔冷寂的青灰。

这是江山知道的唯一的事实。





阳明山

房伟

题记：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为巧合。

一

蒋公在阳明山脚下远望，鸽子飞走了。

黄昏，蛋黄似的太阳，软软地粘在紫荆树阔大的绿叶上。毛毛细雨，密密地漏过来，叮在人脸上，像抹了一层油汗。风吹过，湿寒的郁闷，被稀释了不少。蒋公从士林官邸坐汽车，只要十分钟就能到阳明山脚下。他原本常去山上中兴宾馆的书屋读书思考。去年开始，他不良于行，依然没有取消傍晚去阳明山脚下静思的习惯。过了几处温泉，不远处，就是外双溪，钱穆先生寓居于此。溪水流得急，阴雨天更是轰轰作响。溪水间的石头有大有小，但都白而圆。长颈的白鹇，缩着一只脚，稳稳地站在石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游鱼，终究一无所获。蒋公仰慕贤明，习惯于一天快结束时，独自在此思考问题，也享受难得的清静。

风又大了点，卫士取下薄毯，被他拒绝了。台北的季春，格外潮湿，即使没有台风，那寒气也好似被泡在泉眼，湿漉漉的冷。蒋公眯起眼，一群鸽子“扑棱棱”地惊起，迅速滑向远方，直至变小为不规则的黑点。卫士把他推到小亭子旁。夕阳斜下，拉长了影子，他擦了把额头的汗，终于看到从威斯康辛大学归来的王博士。王博士大约三十多岁，面白长身，腴腆紧张，和他握手时，手心有些潮冷。蒋公缓声安慰，放松，只是叙叙话。王博士也在东吴大学就职，倒是离此不远。

先生海外饱学归来，有何教我？蒋公和蔼地问。



王博士起身，连说不敢，他在美国学的是符号学，对总统的军国大计并不明了。

符号学？蒋公疑惑，又自嘲地说，听之，游之，乘之，观之，闻之，天下要言妙道，却已不再是我这个耄耋之人可得之啦。

王博士茫然。蒋公说，年轻人不大看古书了，从前留洋的适之博士，可不是这样子。

王博士说，才疏学浅，怎能和大师比肩。蒋公又问来处，王博士祖籍，竟在山东莒县。那是古琅琊文化中心，蒋公曾亲自题写书法，勿忘在莒，原也是借公子小白故事，提醒台湾人不要忘记大陆故乡。

我是失去祖坟安葬之地的人。蒋公垂下眉，松弛的面皮抖动。

王博士模糊知道一点，蒋公祖籍奉化，对日战争时遭轰炸，失去了原配毛夫人。大陆红卫兵又掘了他的祖坟。但他不知如何与这个老人交流。他是整个台湾最有权势的人，而此刻的阳明山下，他不过是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老者。

风吹过亭子，煽动着视线之下，昆栏树肥阔的绿叶片哗哗作响。红星杜鹃、西施花，在这季春的湿润微寒的气息之中，也早早地开，又早早地落，无人知晓。阳光有点闪闪烁烁，王博士眯着眼，看到灰褐色的小蚁，奋力地爬上蒋公的衣袖。蒋公端坐在轮椅上，兀自不动，小蚁摇摆着须子，像大山脚下点染的一个逗号。

请博士为我讲解，什么是符号学？蒋公说。

二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王博士说，符号就是形象系统的能指与意义系统的所指的集合象征物。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

符号可以解释一切？蒋公问。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王博士想了想说，比如说，我们赋予暴力一种内容，但战争暴力不同，它将狰狞非常态的死亡，集中于某种张力性符号对峙效果。这既是生与死的对峙，民族国家的对峙，正义与邪恶的对峙，强大与弱小的对峙，也是美与丑的对峙。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战争与符号何干？蒋公反诘。

家父曾参加抗战，原在胡宗南将军麾下任少校营长，因战伤残废退伍。我就以抗日战争为例，给您讲解一下。王博士说。

原来是忠勇国军的后人。蒋公赞许。

王博士继续介绍说，比如刀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武器之一。它在劈砍过程中，实现力量集中爆发。汉代环首刀，唐代的唐刀，都是盛名一时的冷兵器。刀的符号效果，还在于充分表现东方暴力美学。使用者以扇面型攻击点，实现大面积创伤与强大震慑力。刀比剑更直接务实，轻盈，又不耗散力量。刀是半直线距离出击，有肉身舞蹈感。它拒绝猥琐阴险的直线距离捅伤。斩这个字，专门佩于刀。所有实体形象，都是被断裂的目标。它毫不拖泥带水，俗话说一刀两断。它是主体征服客体的延伸象征物，也是死亡对于意义的征服。

日本刀擅长诡异的斩首术。抗战期间，日本人喜欢斩首战争俘虏。我二叔也是军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据说就是被日本兵斩首的。日本刀的刀身更长，面窄，追求锋利切割感，更像雌雄同体之物，长度象征符号征服欲望（似阳具），窄度象征符号美学（类似美人腰）。日本刀似直非直，似弯非弯，力学结构巧妙，但身份模糊，符号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意义。不同于中国刀和步枪军刺，它的仪式感更强，是武士的象征，但使用时易卷刃，且使用范围狭小，手段单一，力量有限，很少真正用于现代实战。美国人本尼迪克尔特说，菊花与刀，是日本性格的两面。日本刀偏执，追求锋利，不惜牺牲韧性，正像日本人一样。

我留学日本军事学校，日本人视军刀为荣誉生命，蒋公说，但中国刀也不差。



王博士说，中国刀表现出厚重力量感，更追求稳定性和杀伤功效。悲哀地说，中国刀更具冷兵器实战功能。抗战时期，军士装备不行，只能用大刀增加肉搏能力。西北军破锋八刀，适合对阵日本武士刀和步枪军刺，撩、劈、划、砍，结合斧、刀、剑等武器功能，但少有斩。两军对阵，少有时间可从容而斩，对锋利度要求也不高，易于制造。它具有道德象征性。中国传统武器道德象征符号是剑，剑乃兵中君子。它直线型构造，长度匀称，曼结璎珞，镶满宝石的剑柄和外壳，更适合表现贵族和读书人的节操和贵气。中国是被动的弱者，大刀简陋，红绸的红为血色，传统文化中具道德意义，如汉为火德之朝，民间抵抗者也常以红色为抵抗符号色，如义和团“红灯照”，红绸有了正统和民间的双重符号意义。中国大刀，单开刃，少工序，“前宽后窄”造型，更表现凝聚气力，收束人心的抵抗者心态。

没想到读书人竟从刀中想到了这么多微言大义。蒋公默然。

我更想知道，二叔慨然就死的情形，王博士说，但那永远是不可知的历史了。我家藏有大刀，是父亲于抗战后期收藏的。虽说不是二叔用过的，但父亲视为家藏珍宝。每逢春节，父亲都将之请出，认真擦拭。夜晚，我会听到那把大刀“嗡嗡”作响，好像有人吹弹它的锋刃。我的耳边似有杀声大作……

蒋公表情严肃，眼神飘向远方。似乎王博士的话，又把他带入了血与火的岁月。王博士偷眼去看，紧张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这个平静的老人身上，有太多战争的秘密。尸山血雨走出，大江大海翻腾，如今这些秘密，也都化为阳明山叹息式的微风罢了。

现在谁还想起大刀？王博士叹了口气，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蒋公的眼神转来，看样子是让他继续。不知为何，王博士的心骤然地缩紧。他在老人的额前，似乎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父亲已去世五年，临走那天，也是个阴沉待雨的季春。父亲说，把那把大刀，和他的骨灰埋在一起，等反攻回去，一并葬在莒县城南的那颗老枣树底下。他年幼时常在



树下打枣，睡觉。山东的小红枣，真甜。

大刀，抗战，红枣，这些符号裹挟属于那个世代的一切，终将在不久后逝去。

三

我下面介绍照相术与战争。王博士稳定了情绪，继续讲道。

蒋公点头说，抗战时期，我们的对外宣传，获得了国际同情与援助。

王博士说，照相术，使人类贪婪地从上帝手中窃取了更多时间的秘密。人类不仅把大自然纳入窄窄相纸，且更多记录自己的行为，为之赋予符号意义。人类行为，不再是抽象概念，变成了“时空凝固”魔术。征服者表现战争辉煌壮丽，展示群体梦魇般的魔力。那些泪流满面，激动无比的人们，那些喊着相同口号，握着冷冰冰武器，形成人海的时刻，群体变成了神。任何个体的人，在他们面前都自惭形秽。而被侵略国家的弱者，则在照相术悲壮的仰拍下，展现钢铁包裹的反抗意志。弱者反抗，通常是严肃的，偏于灰暗色调。

屠杀照片，是人类影像术的符号极致。战争为杀戮赋予力量。忽必烈灭南宋，国师杨璉真迦，将宋帝冢及大王名臣尸骨，捣烂合葬地下巨棺，上建铁塔曰镇宋塔。忽必烈以宋理宗头颅为酒器，含原始巫术传统。《资治通鉴》记载，三家分晋，赵襄子也漆智伯头颅为饮器，可见此习俗非草原民族独有。一般照片，能指和所指的意义结构鲜明稳定，屠杀照片的意义结构，则含糊，滑动，脱节，有点像油浮在水上，看着类似的东西，但很难融合。屠杀照片，大部分具非公开性质，适合秘密档案，满足占领者隐蔽征服欲。如一张南京和尚被砍头的图片。和尚低头祈祷，日本军官高举军刀，周围是衰败寒冬景象。刀和被杀者的脖颈，形成垂直线条的威逼效果。构图上讲，一个跪着等待死亡，一个站着高举屠刀，也形成画面距离的美学冲击。更重要的，是僧袍和军装的对比。



立。战争杀人，和尚救人，但慈悲者无力，杀人者胜利。

一寸山河一寸血，倭寇侵我中华，罪恶滔天！蒋公愤然拊掌。

王博士继续说，强奸照片更复杂，掺杂了性暴力。照相术被发明，本是记录美好记忆，却记录了人类的残忍，愚蠢与野蛮。强奸图像符号，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羞辱，上升到极致。这不是简单屠杀。强奸图片是非色情的。色情诱惑是缓缓敞开的符号结构，不断引诱，篡改，挑动欲望。完全敞开的器官，丧失性赋予肉体的诱惑。西方裸体照，符号效果都是冷冰冰的。这是意义丧失后的空洞表情。日本兵非专业化，意识形态性薄弱的强奸照片，符号意义更复杂。符号也会发生战争。它不发生在真实世界，发生在小小的相框。符号变身为大大小小的士兵，为抽象概念你死我活地战斗。无论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都不会大肆宣传这些图片。因为太挑战人性。这破坏了大东亚新秩序的现代许诺。对抵抗者来说，女性身体羞辱，也会让反抗暴日的文明者，沦为窥视性玩笑的境地。

强奸照片是真实的，但也是“被发明”出来的真实。动作是设计出来的，中国女性裸露生殖器，日本男性蹲着，冷酷地笑。这和屠杀中国男人不同——中国男人跪着，日本兵站着。由于性别关系，符号权力关系发生“位置的颠倒”。中国女性站立，更好地展示羞辱，日本兵蹲踞，利用肉身仰视效果，放大羞辱。这也让女性身体与男性目光，产生刺激性碰撞。所有姿势，肉体暴露程度，符号冲突，都来自征服者的象征想象。中国男性被砍头，意味中国作为主体符号意义的断裂；中国女性性器官的裸露，意味着主体符号意义阴性补充物的暴露。阳性被斩断，意味阳具去势焦虑；阴性的暴露，意味阴性的羞辱和死亡。

蒋公闭眼，睫毛不断抖动地说，我虽不懂符号，但民族之牺牲，难以言说呀。

王博士衣冠楚楚，很有些学者风度。可他讲到屠杀时的冷静，是蒋公无法忍受的。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残忍。王也是将士后裔，但似乎对



抗战并没有义愤填膺的正气，只是在陈述一件不关己的“奇闻”罢了。刚才听他谈刀，尚有些许亲人逝去的感伤，但论到如此猥亵无耻的日人照相术，却满嘴怪言，荒诞不经。此等学说，对家国何益？蒋公甚至想到了如公孙龙等怪谈误国之辈，不由暗生反感。蒋公还注意到了王博士的一个小动作。王每每说到兴奋处，就将拇指和食指慢慢搓动，可见其心浮气躁。蒋公观人，讲究沉勇坚毅，行走坐卧，皆有气度规矩。但此出洋博士却轻佻怠慢，可见是一个不可托付之人。

王博士又说，这些照片不是头颅饮器的巫术接触律，而是对现代身体的符号象征物征服。这种征服通过现代照相术，这种时间魔术来实现。征服对方的符号意义，是战争的最后奥义。被征服者，也随着意义的衰落，变成考古学性的现代存在，成为征服者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种符号，恰是民族国家意义的“亡灵符号”。它们早已死去，却被迫在展览馆展示自己的死亡，犹如罗马凯旋柱的浮雕，角斗场演的杀戮戏剧，铭记着征服者无往不胜的力量。把这种力量时间定格化，无疑更残忍。我们看到美国博物馆印第安人雕塑，谁能想到，当年西部牛仔将印第安女人的阴蒂割下，缝在漂亮的牛仔帽上；当我们看到日本靖国神社，镶嵌着从中国各地挖来的青砖，没有人想到，那些残酷野蛮的强奸和杀戮的照片……

相片也可以招魂，王博士有些神秘地说，中国道家的符咒术，也有利用人形之法，而日本也有东瀛巫术，以形象呼唤鬼魂而归。大致说来，都是用映像的物理逼真，达到强烈的心理暗示。沦陷之初，数十万国军退守台湾，连带外省所来的各类人等，何止百万。我从陆光眷村长大，少年时每逢重阳之夜，我都能看到眷村的路口，摆满了蜡烛和各类亲人的照片，人们在呼唤着那些死去的和还活着的亲人。火光摇动，我恍惚看到，无数亡魂，从眷村门口，哀凄凄地飘过。他们徒劳地向亲人伸着手，却永远无法接近；他们的眼中流出无数血泪，口中散发着恶臭，却不能与亲人交流，真是悲惨至极……



子不语怪力乱神！蒋公面色不豫，愠怒地说，匪虐国土，江山沦丧，反攻大业，艰苦卓绝，先生海外归来，怎能如此迷信？

王博士起身致歉，眼神却平静如初，并没有多少歉意，甚至刚至之时的紧张，也没有了。好一阵子，蒋公这才作罢，恢复安稳，催促王博士继续说。

四

符号分很多种类，王博士说，刀是实物符号，相片属于视觉符号，其他诸如旌旗、军服等，大多属于这两类。符号最多的，还是语言符号，又有书面和口头。书面语是常见的交流符号，比如鬼子。这个词就有特殊所指，原是道士对魔鬼的蔑称，后泛指外国人。抗战之后，专指侵略中华的日本军人，并含矮小、龌龊之意。有些符号属于战时特有，时过境迁，就慢慢消亡了原始含义，不为人知了。如日本军事术语，铁壁合围，清乡，关特演等；共军的翻边战术，识字班等。这些都是特殊战争符号，负载特殊历史信息，但因太过局限战时，符号生命力有限。它们犹如短暂的樱花，初现时激动人心，很快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蒋公感慨道，如今的青年，与历史是越来越隔阂了。

可怕的是，战争本身被符号化，消解了高尚的含义。王博士又说。

还有这种事，蒋公说，那又是通过什么方法？

消费娱乐，让战争的神圣如沸汤扬于寒雪，遇之则化，像电视剧。王博士说。

消遣嘛，蒋公不以为然地说，民国六十三年，台视每天都播仪铭演的《包青天》，我每集必看。紧张之余，放松身心，如下棋饮酒，有何坏处？

王博士说，总统只看到一个方面。电视剧对人的诱惑力太大了，

它是消费社会兴起的符号象征。人们不再需要战争为生活提供意义，只需要其提供娱乐与刺激。任何一种符号的死亡，都开始于它变得暧昧混乱，到处都在言说它们——它们的存在本身却空洞化了。能指不断裂变，却缺乏有效聚合与更新的现实势能。当英雄失去了现实意义，那些有缺点的家伙，就开始通过电视剧这种世俗消费形式，成为文艺主流。骂骂咧咧的流氓，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好色者，抵抗上级命令的桀骜不驯的家伙，便将变成舞台的主角。

对观众来说，“被动”不能被视为罪恶。奇迹，恩赐，在被电视剧模仿的杂乱之中，观众需要氛围。百姓需要廉价的，毫无现实道德逻辑和真实逻辑的视觉暴力。或许，某一天，我们的荧幕上会出现“手雷打飞机”，“手撕鬼子”的情节。没有大历史事件，世界将会变得无趣。良民每天循规蹈矩生活，需要暴力刺激。暴力刺激须设定为传奇，区别于灰暗日常生活。他们假装那些战争是真的，从而在编剧，导演，演员和观众，媒体，包括官方，心照不宣的，兴高采烈的游戏之中，找到确立自我的借口。劳累了一天，当我们最后端坐在电视前，我们其实是暗示一种生产性仪式。战争历史的残酷和金戈铁马，化为自我对安全感的短暂而幸福的确认。这一定有不合逻辑的奇特形象，才能成为文化产业对稀缺性的变态追求……

不知所云，蒋公的脸色冷淡下来，先生说的我都不懂，只觉危言耸听。

王博士欲言又止。他在美国呆了七年，麦克卢汉的媒介学说，正在影响整个欧美社会。在法国，一个叫波德里亚的学者，也出版了几本关于消费文化的书，反响很大。让蒋公这样的传统政治人物，接受这些东西，无疑是天方夜谭。但他研究了这么多年，遇到大人物，总要讲讲。王博士看到蒋公的眉毛抖动着，白毫毕现，脸上的老人斑，在春季夕阳的掩映下，也格外显眼。阳明山树木葱茏繁盛，季春湿热潮郁，不知为何，王博士却感到阵阵寒意，重重的阴影压过来，仿佛重重的巨山黑



石，参天巨木也好似建造的墓室与囚笼。蒋公端坐在轮椅上，身后有瘦削挺拔的卫士相伴，亦是面无表情，像古墓值卫的陶俑武士。王博士突然意识到，他正在与即将逝去的历史，面对面地接触。

王博士还要解释，蒋公挥挥手，卫士过来，请王博士离去。王博士只得深深鞠躬，缓缓退去。他突然后悔，没有要求和蒋公合影。虽然，相片也会死的，但他想，这也许是宏大的战争，是大江大海的历史走向没落的影子。影像留在相片里，是怀念，是向死去的时间告别，也是诱惑着人们进入逝去的空间，重新回味那些气味、声音和氛围。

可惜，历史就这样溜走了，王博士喃喃自语地说，我梦到将来战争会成为玩笑，将来大陆有人称这样的电视剧为“神剧”……

五

蒋公努力在轮椅上坐直身体。他曾拥有挺拔的身材，如今却只能在轮椅冰冷的钢圈里控制可怜的几块肌肉。很多神经和血肉，已不再对他俯首帖耳。它们从忠诚的自己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叛徒。车祸之后，因为生活秘书的疏忽，他又遭到了创伤，有段时间甚至只能卧床。流血的肛门是难堪窘迫的。他忍耐了下来，一声不吭。每晚他的脊椎都痛得厉害，心脏憋闷，无法安睡。原本他总要按时起床，按时洗漱，这是在军队养成的习惯，如今却不能做到了。蒋公令卫士将官邸走廊壁灯都点亮。屋里熄了灯，眼前还不至于是毫无光亮的世界，隔着窗，窗外紫荆树和绿芭蕉，摇晃着肥大叶子，在昏黄灯影下，被黑铸铁的窗棂，分割成碎片式的影虫，一节，一节，又一节，蠕动着，晃来晃去，好似幼时他看到的春蚕。

他无法安睡。台风很多，不知何时，夹着雨，就偷袭过来，又不知何时，悄悄地撤走。台风来临，静谧的士林官邸热闹了。台风呜咽，像一群委屈的冤鬼，张大嘴在低沉地合唱，但“哗哗”响的声音不同，那是



树叶的应和。它有一种阔大神秘的气息，像暗夜行军兵士的脚步声，整齐严肃，势不可挡，又像全宇宙的树都被台风搅动，将悲苦的呜咽声都压制住了。卧室还是静的，也有奇异声响。他听到墙根有“扑哧”、“扑哧”的声音，好似有人穿着厚棉拖鞋，在雨中一丝不苟地踏步。他还听到卫生间吊顶，发出“咯楞”、“咯楞”的响动，仿佛肆无忌惮的老鼠，在锻炼发痒的门牙。难眠的夜晚，他充满焦躁和失败的沮丧。他会到官邸的小教堂祷告，希望找到内心平静。他也反复阅读《传习录》。“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心安才能成就艰苦伟业。遥想当年，阳明先生在龙场雾瘴苦极之地，追求至理大道，坚韧不拔，方成就不世之学问。他还有这海岛，这些军民，又怎知不能再返大陆？

然而，这样的夜晚，他更多是长长地叹息着，看着床前哑口的电话。他怀念急促不断的电话铃声，怀念战争，想念死去的朋友和下属，还有那些让他咬牙切齿的老对手。最近，他总在梦中断断续续地，回忆起抗战初期的人和事，殉职的将领，暴死牺牲的国民。他在回忆里常忍着泪。但不知为何，梦中他总是回到那些阴风阵阵的沙场，特别是南京郊区的紫金山麓。紫金山为南京郊区之胜景，饱受倭寇之苦。民国二十六年冬，日军攻陷南京，紫金山教导总队英勇抵抗，全部殉国，加之无辜群众尸首，数万死体，尸蔽丘陵，骨暴山麓，紫金已成修罗场。后有人收尸于紫金山南灵谷寺前，立“无主孤魂碑”。传言夜深人静，成千上万鬼魂都在此哭泣。他在梦中，总惶恐地游荡在森森地狱所在。他嚎啕大哭，捧着已死去的人们的头颅，伤心欲绝。难道这些民族血仇，献身与牺牲，都只是冰冷的符号？最终会变成电视剧里让大家猎奇耍玩的符号？如此说来，战争最终又有何意义……

天气愈沉闷郁结，桑叶从枝头跌落，慌慌张张地，竟栽倒在他的面前，仿佛有些湿润的水意，溅在他的脸上。他过去很少流泪。他的情绪控制力的确差了。他痛恨尼克松背信弃义与大陆建交。他在日记里记此为人人生奇耻大辱，乃至深夜竟潸然泪下。去年农历除夕，孙辈的孝武夫



妇新婚奉茶，他也止不住泪流满面。他不禁想起，十五岁，新婚之时，他也是跪行向病榻前的母亲奉茶。母亲抱着他痛哭失声。他那时尚不能体会守节抚孤之母的难言之痛。如今，他已耄耋，子欲养而亲不在。他多少次期冀在梦里回到故乡，回到母亲身边。那时他还叫志清，是一个骄傲而忧郁的少年。他从河边赤着脚跑，背篓里是肥大的狗子鱼。石头又硬又圆，硌得脚疼，像踩在骆驼瘦大干涩的骨节上。背篓里的鱼欢快地翻腾着，撞着细柳条编的篓壁。他能感觉到鱼儿气急败坏地吐着泡泡，想是怕变成美味佳肴。他难得地笑了，笑声回荡在碧蓝蓝的天，远处绿盈盈的山。家乡也有山，虽不如阳明山有温泉。母亲从小管束很严，他很少敢放纵，但他又是个叛逆的孩子。很多年了，他还记得，他很少有的，“放纵”的捉鱼经历。母亲就在门口，抚摸着他的脑袋，看着他高兴的样子，不忍责罚，却欲言又止，眼里全是慈爱的目光。这些事情，即使有一天，他也烟消云散，作古成灰，却是永不能忘的。人入老境，故土无望，国事又艰难屈辱如斯，怎不令人流泪？

寿多则辱。民国五十八年，他遭遇车祸。民国六十年，台湾代表在联合国离去，红卫兵又刨了他的祖坟。更可叹中华数千年传统文化，竟以文化之名义，有“革去性命”之危。他找来一些人，要搞文化复兴运动，与之对抗，但也只是勉力而为罢了。他曾听人语，大儒熊十力师，于民国五十七年，不食不眠，以无数纸条黏于长衫，腰系麻绳，嚎啕悲怆，似疯如狂，奔走于上海闹市，口呼“文化亡了”，直至泪尽而逝。衰年心事如雪窖，民族遭际如此，怎能不令人感怀？然而，陆陆续续传来的消息，海对面的“毛公”，据说也每况愈下，不复活力，“文化革命”也没了那股子冲劲。但经过这么多年折腾，民族文化还能剩下多少？难道将来都是王博士这类夸夸其谈，又冷漠精致之辈的天下？他整夜对着台灯发呆，整夜失眠。春来春去催人老，老夫争肯输年少。刚退到台湾，他还常拿诗句激励自己。如今却懒得再提。他目送王博士，让其先走，也是羞愤无奈——轮椅已悄悄地湿透了，浸着骚气的尿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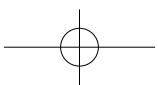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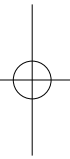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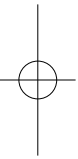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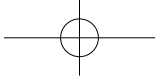


王博士讲的东西，他不懂。他模糊地想，应是玄远微妙的思考。王博士说，这是欧美目前的时髦学问。他不明白，欧美为何有这些无用玄思流行？二战后欧美国家，人民富足，政治稳定，社会穷极无聊，方才有此等无用学问，类似玄学或禅宗吧。符号的学问，属于遥远的未来，它绝不是当下中国所需。但天意从来高难问，蒋公看着王博士走下阳明山，消失在迷蒙之中。他还年轻，有令人嫉妒的好岁月。王博士下山，开始是慢慢地退下，到后来，竟跑跑跳跳，好像一个跳脱的少年。也许，他对人太严苛了些，书生空谈，自有空谈的道理，只要不误国，也当宽容之。蒋公注意到，王博士激动的时刻，脖子发红，筋管都绽露出来，紧凑有力。他应也是愿意担当的人。但如果没有了战争，世界将会怎样？

闷雷传过，沙沙的小雨，从植物阔叶间游动而出，坠落在闷如绿色巨笼的阳明山，东一块，西一块，好似一节节断肢的蛇。卫士取来伞，将蒋公抬上车，发现有只褐色小蚁，瑟瑟发抖地趴在蒋公布衫袖口，触须摇动，似是求饶，又像示威。卫士要捏死它，蒋公劝阻说，不要管它了。大江大海都放了，又何必在意它呢？将来我若埋骨阳明山，也许还是它们陪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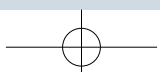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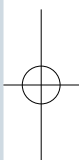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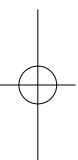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卫士将蒋公放入轿车，并催促开车。车子慢慢开动，蒋公看向刚才所在之处，不过两道浅浅车辙，也终将消失于雨水冲刷之下。他喃喃自语，难道我也是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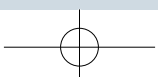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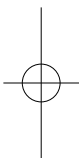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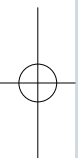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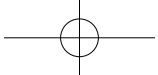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他让卫士取来王博士送他的礼物，一本自印的学术论文集。想来是王博士的著作，叫《符号的战争》。汽车摇晃发动，蒋公笑了笑，翻开第一页，赫然看到：“对于战争而言，可怕的不是死亡逼近的狰狞感，而是死亡本身的空洞。如果死亡就是符号的意义，那么，英雄将和死亡一同消失……”





诗论







诗与诗学的至高点¹

金丝雁

何为诗？何为诗学？诗与诗学，初始不并行。诗先于诗学，其源流在古希腊，是自我的创造，在远古中国，是和宇宙的对话。诗学，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笔下，是关于史诗和悲喜剧的理论，在古代中国，最早是经学中关于《诗经》的研究。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中独一无二的中国之文的特性决定两种文明中诗与诗学的根本因素。进入现代，两者开始并存。它们之间的关联如何？是因果律？是各自独立的创造？“诗与诗学”讲座将由此展开。

当代西方诗或明或暗地沿着马拉美诗学命题前行。德里达(Derrida)的关键词《差延》(*la différance*)，当源自马拉美。后者以《差延》质疑观念的统治。词语的非确定性靠差延完成。行为就在当下与转瞬的差延之间，生命在这差延中存在。马拉美诗学在当今的法国批评界影响很大。

马拉美的质疑首先开始于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史莱格尔(Schlegel)的《断篇》(*Les Fragments*)。德国浪漫作家不认为艺术依从于思想观念。他们反对艺术受内容控制，也就是反对受所指(*signifié*)的控制。他们重视断断续续的表达，重视形式(*figure, forme*)。在绘画方面也同样存在这种断的倾向，如普桑(Poussin)和席里克(Gerico)。这一断裂性思想远在解构主义之前，就强调语言本身的“生产力”

1 本文选自金丝雁2018年8月在深圳的“诗与诗学”系列讲座第六讲，“诗与诗学：创造性的至高点”。



(*productivité*)，这一生产力，即语言本身的创造力存在于语言的清晰—晦涩之间，在语言的暗度(*opacité*)之中。德国浪漫主义的任务，并非是要消除混沌，相反，是要建立混沌。这种建立，与今天德里达的解构性质，和马拉美的诗学合拍。

马拉美认为，诗面对虚无。它在各种特异点撒落中，在词语的差异中，在特异和差异的每一个时空中生存。诗来自虚无，它又在自由中激活虚无的世界。对于马拉美，活着和思想是自由生存的唯一限定。

马拉美希望存在于自身之外，存在于时间的移动之外。像波德莱尔一样，马拉美不喜欢石头。石头是凝固的，生命在凝固中死亡。它坚硬，干冷，使微妙的烁动窒息，而烛火至多也只能在这样的凝固中与石头共成灰烬。夜像裹尸布，包着马拉美，并告诉他来自异地的某种东西已经来临。夜，或者说黑暗，切断了时间、空间和一切方向。在那里，言语不再困于既定的意思。诗人自己在这黑暗之中也不知道，是你成为存在呢，还是存在成为你呢？马拉美要的是不着服饰也就是意义服饰的词语。他在其间细细地消解连环作用，以倾听另一种声音。这里，从意思的差延进到声音的差延，以造成特殊的差延节奏。在这样的差延光照下，阅读变得十分困难。

真实变得令人头昏目眩，诗极为微妙地、极为耐心地去触摸实质，刺激它，穿透它。

马拉美的“一本书”指向诗和诗学的至高点。

在非自然的表意语言的土壤里，中国当代诗与诗学始终沿着两条道前行，一是教化感物吟志，二是继续与宇宙的对话，体现内在心性。这就是中国诗学所关注的诗通天地，与天地合一。中国诗与宇宙对话的特性，决定了中国诗学从一开始就在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和尚义五个维度共存，与中国思想的特质相应。它指向诗的至高点。

当代中国新诗学对传统诗学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前者的关注点即视野切入。谭桂林2008年出版的《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

关系研究》一书，将中国二十世纪诗学的主要命题做出梳理，提出生命诗学、神秘主义诗学、象征诗学、形式论诗学、左翼诗学、意象主义诗学、反讽诗学、漂泊诗学、语言论诗学和女性主义诗学等类别。作者认为，上述命题是中国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突破。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从以时代为轴，到从命题出发探“新”。曹顺庆在《中西比较诗学》(1988)中，将11对中西诗学的术语作比较，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的中篇，比较了中西诗学的范畴。不少研究者从诗学史、诗学理论、中西诗学关系方面探讨中国现当代诗学及其西方的影响²。

当代诗学的第一关注点是语言与诗人，即写作语言与叙述身份问题，包括诗从词语的创造到词语的解构(写作语言)，从词语的创造性到自我的分裂(视角)这样的现代性经验。

当代诗论涉及的是人与语言的关系，诗学的话语问题³。人说语言还是语言说人？在现代主义那里绝然分开的问题，到了后现代，成为一个问题。这种语言意识在九十年代达到高潮，《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的

2 参见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龙泉明与邹建军，《现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曹万生，《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陈太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参见李思屈，《中国诗学话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将之称为“言论诗学”，指出诗学自八十年代末从形式中心向语言中心转移(第279—284页)。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中国诗学之“新”，即在西方诗学影响下，中国当代诗歌批评的关注点。2004年，《跨文化对对话》第十四期发表的《合唱与隐潜：一种世界文学观念——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六要素作了梳理。从文本到文本互涉性(文本)，从经验性个体到自我的主体性(叙述身份)，从记述真实到真实记述(时间)，从自我的主体性写作到词语的创造性(内在读者)，从词语的创造到词语的解构(写作语言)，从词语的创造性到自我的分裂(视角)，中国诗学批评参与了西方诗学批评的经验。

当代诗学批评的第二关注点是文本与诗人的现代性经验。

中国当代诗学的走向，与中国当代诗创作的走向吻合，指向诗的至高点。

我们在《今天》杂志“细读诗歌”专题中，以北岛的诗歌为例，讨论过当代诗的四重分裂⁵：空间与听觉，词语音乐性与词义的音乐性，词义的饱满与词义的差延，词义的延续与词义的裂口。中国当代诗学的走向可以从这一角度去捕捉。

我们无需“大文化框架”这样的词语，新诗学从多重文化相遇这样的框架出发。它是多重的，开放的，没有界限的。它不像当今流行的关键词所言的那样，要“体现自己的价值”。诗学是不论价值的，价值观念与诗学无关。思想的细密、对未知的好奇、生命力、想象力、定力与

4 金丝燕，《合唱与隐潜：一种世界文学观念——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跨文化对对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第十四期，第16-76页。

5 金丝燕，《细读的悖论——诗书写的不可能与自由》，《今天》(Today)，2005，第2期，第68-78页。



语言的相互凿琢在每一个时空点展开，这是诗学的品质，它不会与生俱来，那是一个没有开始和结束的吐丝，和蚕一样。

中国诗学相当关注新诗的未来，新诗存在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种理由：诗面对自己，不面对读者。

面对群体，个人在群体的漩涡中尽力保持距离和清醒，才能自救。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自救。一颗孤寂的灵魂是不可能被读的。他只是他自己的存在。而一旦对话，你就有成为他者的危险。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当它连翻身都不可能时，思想的触角却开始伸得那么远，远得天都看不到它的踪迹。远离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把远离和持不同政见相连，是把形而上的问题拉到形而下来。历史就是误解。

这样的清醒，如若只在一个鱼缸里，是不可能产生的，无论这个鱼缸多么巨大，甚至可以容纳十几亿人，但它仍然是一个鱼缸。跳出鱼缸，倾听鱼缸外面的声音。那外边，有无数鱼缸，多种声音。而多种声音的存在，是思想的源流。他者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前提。逃亡，不是躲避他者，相反，是倾听“他”，那个离自己最近又最远、似乎最熟悉却最陌生的“他”。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第二种理由：诗是精神性的、神谕的：“幸亏那个时候有诗人在”。

2013年1月，《跨文化对话》杂志出专号“新世纪的精神”，法国诗人维达尔·赫堤比兹(Vital Heurtebize)在专访中提出：

中世纪社会有非常强大的精神性，而精神性在今天——通俗地说——却挨了狠狠的一击。马尔罗⁶曾说，21世纪将是宗教的或不是。而我则更进一步：21世纪或是或不是神秘主义的时代。不

■ 6 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年)，法国作家。



过，诗人正在继续推动诗歌精神性信息的传播；而且我希望有朝一日这种信息会被理解，希望人们会说：“幸好那时还有诗人，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将走向何方？”这或许就是今日诗歌存在的理由。

他的观点很清楚，诗是精神性的，其对社会心态的转化需要50到80年，诗人虽然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但历史会记住他。

法国诗人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的研究者亚伯拉罕·利费尼(Abraham Livni)曾根据瓦雷里一生对感觉与智性、理性与非理性、诗情与哲理这些矛盾主题的体验，把诗人的精神生活比作一出四幕剧(《瓦雷里对于神明的探求》，1978)。

第一幕：1892年以前的年轻时代。这一时期，感觉与智性各自独立发展、冲突潜伏着。俄尔甫斯(Orpheus)和那喀索斯(Narcissus)在这一时期作为感性和与自我的象征在诗中交织出现。代表作品是《水仙辞》。对于《水仙辞》的最初诗稿，1941年9月19日瓦雷里在马赛(Marseilles)作讲座时谈到：

50年之后，这最初的那喀索斯今天在我看来本可以作为诗的一个典型，倘若我继续写下去而不是偏离它去追求我精神冶炼的其它途径的话。⁷

中国诗人梁宗岱1927年夏将瓦雷里的《水仙辞》59行长诗译出。1928年6月在巴黎撰文《保罗梵乐希先生》，将瓦雷里的创作及生平作详细介绍和评论，称瓦雷里为“神秘的象征主义……枯萎30年之后”发出的一枝“迟暮的奇葩”⁸。此文在法国象征派在中国的接受研究中相当

7 Paul Valéry, Oeuvres, I, Gallimard, Paris, 1957, 第1561页。

8 引自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第7页。



重要。瓦雷里作为象征派的最后一位诗人，通过梁宗岱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而在此之前，中国的接受者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认识与评论重在波德莱尔、魏尔伦以及1885-1890年的诗人群。

第二幕：1892-1920，瓦雷里进入近20年的沉默。其特征是感性与智性的冲突和决裂。导火线源自青年瓦雷里的一场感情危机引发的精神危机。他决意息影诗坛，尽管仍往来于马拉美及朋友之间，通过写作论文《达·芬奇方法引论》(1895)和小说《与台斯特先生夜叙》(1896)，体验纯粹的智性及自我。

第三幕：1920-1940，感性与智性相协调的阶段。收入《幻美集》(《*Charmes*》，1922)的21首诗体现了这一感性与智性的和谐，思想家瓦雷里与诗人瓦雷里互存的状态。其中《海滨墓园》144行长诗集中了诗人的哲学沉思。

第四幕：1940-1945，瓦雷里生命的最后五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我的浮士德》(*Mon Faust*)。浮士德代表纯粹的精神、智性与意识。

瓦雷里的诗指向至高点。

诗学是一种特殊的思辨性语言。它不是批评。批评使创造的心情渐渐变硬。还是要像保护自己眼珠一样保护自己心灵中那极为微妙、极易被损害的创造感觉。如果一个灵魂确实有力量，那就永远创造下去，用自己的创造破除规范的思想模式和感觉、约定俗称的话语和无所不在的蜘蛛网。相信除了偶然和死亡，蜘蛛网唯一不能框住的是创造性。保护这一微妙，尽可能在这个方向上深入、走远直至无限。

融会宇宙的诗是不具有反映功能的。反映只有在面对的时候才有可能。当诗人把摹仿现实作为自己的使命时，便处于反映的境地，无论他是描述已发生的事，还是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反映的能力与奴隶的程度成正比。翻滚在感情和判断的脉动上，鼻息受着因果牵引而不自知，生命不是奴隶么？感觉是生动的，不受感情支配。诗人的占卜一预测一



使命与现实不应该发生因果关系，他的占卜神力获得的前提是与宇宙同呼吸，而不为现实服务。表现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接近事物的真理，与诗无关。任何道理不是看的。否则人类不会有这么多故事，而且永远重复。诗仅仅是找回宇宙和自己感受。在这个意义上为人类招魂。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北岛，1980

诗人北岛，在和宇宙的通灵中承担人类的苦难，为人类招魂。诗指向至高点。

北岛在他的散文《智利笔记》中有一段智利诗人何塞通过翻译，结结巴巴地谈到他年轻时在智利军人统治时坐牢的感受：



……你面前是一堵墙，但必须得穿过去，为了孩子和爱人，不能让他们永远留在黑暗中……绝望是必然的，那是我们世界的倒影……在历史危机时刻，诗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心来装载苦难……

那出乎意料的、那相异的、难以觉察的微妙，那对正义、自由、快乐、美及伟大的追求，在秩序中变成多余的。然而这一切却全属诗的领域，甚至是诗的土壤。

焦虑和欲望的对话。智利诗人何塞的诗指向至高点。

—

我常常想象，在我的上方
有一个做祭品的脸庞，它的容光
如同一片被耕耘的田野。
嘴唇和眼睛带着微笑，
额头挂着忧伤，一个海一般的声音低沉而令人厌倦。
我对它说：作我的力量吧，于是它越发明亮，
俯视晨曦渐露的战场
和一条用蜿蜒曲折
缠绕这片沃土的河流。

于是，我感到惊讶，何以要
这么久，这么难。因为果实
已挂满树枝。太阳
已照亮夜的领土。
我注视着我生命向往的高原，



这只手拉着另一只嶙峋的手，
缺席的呼吸托起
未尽的秋天耕作的犁头。

——伊夫·博纳富瓦⁹

诗人的感觉使诗会上大宇宙的愿力：一切都合一而无主客体。分辨主客是人希冀把控的一个借口。宇宙最本质，最纯粹，它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和创造性。伊夫·博纳富瓦的诗指向至高点。

诗在人间代表宇宙纯能量的一个整体，无限、无尽、无穷却可以穿透。它单一、无处不在。一如呼吸，何以分主客？当诗人从当下的限制——比如客体参照、语言意识——中解脱出来，他就进入宇宙的纯能量。对语言的期待消失了，话语却不请自来。诗人知道，万物同为自我，显相不一。期待消失，恐惧、批评与挑战同时寂灭。平等心使被冰冻的创造性复甦。诗性的磁化语言是火山上的缕火苗。一如但丁的感动：

白天诞生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
身后是群星仪仗队伍
我不再会死
——《神曲·地狱篇》

宇宙的丰富和光芒从但丁的诗句中透出，诗人与宇宙是如此默契，无限为他献出源泉。宁静与脉动一体，永恒和沉默为变动和妙化铺展土

9 伊夫·博纳富瓦 (Yves Bonnefoy)，陈力川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地，诗是一颗种子。它不能被囤积，必须下地，在与宇宙的对话里交付自己的灵性，化成话语。话语是诗人的付出，他付出，收获是自然的，却不期然。那样的话语具有宇宙的愿力，穿透世界的意识，打开篱笆，登上诗场。这样的不可思议之光，处于“我们倾听，我们行动”状态的魂灵是不能理解的。世界上才有了诗和散文的脑袋。散文的脑袋被悲剧感动，怜悯与恐惧是它的孪生女，它通过悲剧达到自己情感的净化。宇宙诗人在无限里直觉，把呼吸传给人类。宇宙的法则则是相互激活，诗的语言因而具有激活力，不寻求净化。但丁的诗指向诗的至高点。人类在问：在将来、过去和现在，无数个但丁是否可能？何以可能？

话语生长了，却不刻意，一如太阳。诗人捧出一缕，献给人类，自己还在晒着。他自在而不知何为惊奇。宇宙法则的非线性、整体、浑然不对抗赋予诗一种脾性：整体的，不分割的，不辩解的。它的语言是一个光团：透明，少杂质。闪光的色彩渐渐淡去。诗，宇宙而上，语言还能框架它么？

北岛《给孩子们的诗》，诗育而非歌教，无限中这一丝弱光无论多么微不可思，在催醒少年们的额头，使之开向宇宙，通过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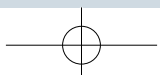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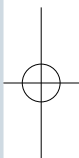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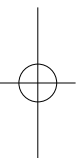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宇宙的通灵者——诗人也就感到其存在的理由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人类凭感官所获得的感性素材，必须经过心灵也就是人类经遗传而先天获得的抽象感性的能力。中国文字给诗这样的可能性、如此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今天的诗人还希冀捕捉滑动在火苗上的灰尘而自绝天性、放弃与宇宙的对话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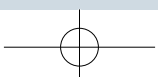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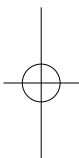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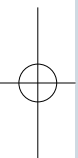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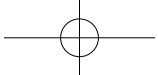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诗的至高点是什么呢？诗学的至高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创造性。

荷尔德林说：“唯有诗人创造的，是永存的……”



艺术







邵帆：从肖像到面容

Beate Reifenscheid¹

画中的他们注视着你，眼神平静、悠然，却看穿一切，距离如此之近却又遥不可及。他们不同寻常，因为他们并非传统的肖像画，邵帆的绘画主角并非人物，而是里程碑式的动物肖像。在艺术史中，人像与动物的结合并非无先例可循，而邵帆的作品以其韵味独特的绘画背景，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虽根植于中国传统，邵帆也将欧洲艺术特点融汇其中。这些画作散发着怪异而充满吸引力的磁场，如果你想与之更为贴近，那么实在有必要揣摩这些东西方之间的借鉴与融合。细细玩味，画中的精妙与复杂也层层剥开——它们不只是对中国绘画的再现，更体现了画家自身对艺术的解读与创造。他选择刻画的主题——野兔与猿猴，既是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元素，也在欧洲艺术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要用比较的眼光看待，则必须对此有所考量。

兔子在中国寓意长寿，在传统生肖中也蕴含着很多积极的寓意。兔子的这些特点在西方也有所体现，代表着活力、新生与复兴。例如在凯尔特艺术中，它体现了春之伊始和新生，这也是兔子在基督教复活节中作为唯一代表生物的原因。它的由来涉及对耶稣重生的纪念，在中世纪晚期的很多与宗教相关的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在马丁·松高尔(Martin Schongauer)的作品《诱惑之后的耶稣》(Jesus after the Temptation, 1470)中，九只野兔(三的三倍)出现在耶稣的脚边，

■ | Beate Reifenscheid 为德国路德维希美术馆馆长。



寓意勃勃生机。再如安东尼奥·皮萨内洛(Antonio Pisanello, 1395年生于比萨; 1455年左右逝于罗马)的《圣尤斯塔斯的幻象》(Vision of St. Eustace, 绘于1435年左右), 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的《维纳斯、马尔斯和丘比特》(Venus, Mars and Cupid, 绘于1505年左右)都对此有所体现。最为著名的作品当属提香·韦切利奥的《圣母与小兔》(Madonna with the Rabbit, 绘于1505年左右, 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圣婴与兔子玩耍是基督教作品中的经典场景, 装满酒和面包的篮子象征着耶稣的自我牺牲, 而兔子寓意耶稣的死后重生。在宗教中, 兔子是繁衍力的象征, 譬如在弗赖堡主教座堂的圣坛上, 长着翅膀的白兔盘旋在两位有孕的女性之上(她们分别是玛丽和伊丽莎白)。其次, 阿尔布雷特·丢勒(Dürer)著名的铜版画《亚当和夏娃》(Adam and Eve)中, 兔子体现了生命的天堂之乐, 也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演变为重生的寓意。除此以外, 1502年, 丢勒笔下的兔子成为传世之作, 也成为后人观察自然的模范与模板。因为丢勒并没有去追求绘画的语境, 而是全身心地集中于对自然的细心研究与观察。他对兔子的精细描绘, 尤其通过毛发、手爪及头部, 体现出对自然中生物的着迷以及对细节的把控。而越贴近本质的描绘, 其绘画语境也更为可靠, 尤其在当时, 幻想与风景画的结合开始兴起。由此而言, 丢勒的风格更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状态, 这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他的小兔子也成为了欧洲绘画史上一个重要意象, 挑战了纯信仰绘画与现实主义的界限。因为它一部分体现着与和谐无关的现实, 另一部分展现了真实的自然面貌。两种有所区别的概念都让人对世界的理解更近一步。

中国艺术家邵帆的绘画如此独特, 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的精髓, 也借用了欧洲绘画中的构图技巧。在过去的大概20年里, 他的全部作品聚焦在几个特定的主题中, 包括兔子、猿猴和风景。他并没有遵循某种标志性的绘画语言——比如基督教里的圣人绘画传统, 也没有全盘复制中国水墨画的传统, 因为在中国画里, 动物只是风景画的附属品,



即使变为主角，这些动物也不会是兔子或猿猴。而邵帆却选择观察并绘制他们的体态，甚至让他们和观赏者体量对等。他们独自呈现于画面正中央，更多地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气场。邵帆的绘画作品游走于典型化和个性化之间。它们的魅力体现在对画作的观赏过程中，让人感觉似乎领略了画面的含义却未能真正参悟其内涵，神秘而遥不可及。这也与邵帆精细的绘画技巧有关。因为他不只在刻画这些动物，让他们展现出真实的样貌，也在夸大他们的原始体态，让他们变得抽象。每次的夸张描绘都无可避免地使画面气场上升到精神层面，而非停留于肉眼的观察阶段。邵帆笔下的兔子变幻出一种能被感知的真实，本身惹人怜爱的小动物变为非比寻常的大角色。它们如人般大小的形态令人感到不安。这些兔子表面看起来是对自然状态的再现（这并非画家的本意），那些被细致入微地描绘的皮毛经过淡墨累积，呈现出独特的分解和弥散的效果。在一些画作中，兔子的形象渐渐消融在悠远的背景中令人无法企及。邵帆的动物肖像绘画中那些不易理解的元素再次归结于中国传统水墨，早期的中国传统水墨就避免了过度肤浅的情境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超越了风景本身。

邵帆对猴的刻画体现了相似的特征。这些猴在他的笔下超越了对体态本身的描绘，而是融合了人的特征。他们的神秘感也一直存在于他们对观众坚定的凝视中。那遥不可及的气场也在时间的无穷中散发出令人着迷的魅力，却又不脱离其原型。而这，也是邵帆独一无二的绘画风格的力量。

然而与兔相比，猴早在中世纪欧洲的宗教中就蕴含着消极的意义。因为自我反映代表着虚荣，代表着欲望、色欲和怨恨，是堕落天使和被打倒的邪恶的体现（参见丢勒的作品《圣母与长尾猴》（*Mary with the guenon monkey*））。而猴对水果的吞食甚至都被拜占庭艺术解读为人类的堕落。相对而言，在东方世界，猴因他的灵巧和多才多艺被推崇而不可侵犯，在远东地区更是智慧的象征。在中国，猴被赋予了特殊的力量



并在佛教里占据着重要地位。在16世纪出版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猴王孙悟空更是以猴为原型的经典形象。这部作品讲述了四个佛教信徒在玉皇大帝的支持下踏破艰险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体现佛教崇拜的经典作品。孙悟空是四个信徒之一，他千变万化并完美地融合了人与猴的特征，也因在险境中能够用他的神力化险为夷而受到世人称赞。我们现在还无从判断邵帆的风格受到多少来自这部作品的影响，因为他画中的猴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也显得并不奇妙、灵活或神秘。这也许和邵帆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底蕴有关，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邵帆画的猴并没有什么叙事层面的突破，而是体现了对肖像文化以及其他东西的审视，并升华出普适性的审美效用。这些特点在接下来的例子中更加清晰。

邵帆的猿猴肖像创作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受形体所限，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肖像去创作。他成功地做到了，他对头部做了微微调整，从而将动物形态转变为人物形态。这在他的作品中显而易见，作品中的形态介于人与动物之间模糊的混合状态。从作品《兔奶奶》和《你》中便能察觉出这种微妙的混合。而在猴子的刻画上则更明显，猴子本身也和人长得更为相似。2012年的作品《猴照镜之二》显然回避了这种拟人化。对自我内在的审视演化成反思的能力，并被认为是人类专属，因为在镜子里，人们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容貌，也能观照自己的内心，从而更为自信。镜子也因此成为自恋性自我审视的标志。邵帆捕捉了这一自恋因素以及镜面里呈现出来的容貌，并对原先的判断予以否定。他刻画的猴子其实并不是在照镜子，而是眯着眼睛类似于在思考。关于这一作品，在其他诸多版本中的解读中，都解读出一种古怪的若即若离的亲密感，而这也是邵帆刻画的主题的一大特征。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布满皱纹的忧伤的面孔，是岁月和生命的痕迹。

甚至不仅仅是动物和人之间心理层面的亲近和同化，对于我而言，



我看到的是邵帆肖像画流派这一根本性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肖像一样被充分利用和挖掘，没有什么类型的画能在绘画表达的可能性上有如此多的变化。西方文化在这一方面经验很丰富，很早开始，肖像画只是用于刻画人物，识别身份，很快，开始致力于追求精准地捕获外在的容貌，后来又同时追求与被刻画者个性上的共鸣，最终在20世纪，追求情感上的变化。在中国艺术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如何去呈现你面前的图像而非追求极致的相似，在古代肖像画传统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似或者说对细节的关注只是在后期才被提出，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僧人和旅行者引入中国文化之中的。然而，邵帆对于呈现人物形态、情感并将其个性化尤为感兴趣。他的目标是达到这样一个状态——直接回避这种个性化特征的个体状态。尤其是猴子肖像，毋庸置疑，它们尝试接近人的特征，包括拟人化手、姿态以及面部表情，都非常精准——一切都指向饱经风霜的老人：布满皱纹的皮肤、深陷的眼窝、从容淡定的眼神。这一纪念碑式的面对面的注视中，对于他们的刻画，更像人、更紧凑，让人联想起动物和人的共同特征。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式的猴子肖像看着更有分量，与此同时也更脆弱，并回避交流。见过这些画之后，脑子里将会刻满这些有关猴子、兔子的印象，但又会很快消解，而刻画时被回避的那些东西反而渐渐地连贯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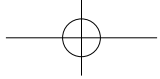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确切地说，因为这被视为邵帆作品中的一个特别现象——除了高超的技艺——可以对比一下丢勒1500年创作的《穿皮毛领子外衣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earing a Coat with Fur Collar)，将自己刻画成宇宙之王：救世主耶稣的架势。“在这件作品里，28岁的丢勒创作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肖像。正面描绘和高度理想化让人联想起耶稣，但是这都离不开丢勒那时候对于人体比例的研究。”丢勒找到了一条路径进入肖像画，并超越了肖像原本的功能。在这幅自画像里，他不仅娴熟地对可视之物予以再现——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指向对于本质的研究，同时也



和关于图像的传统知识——含有宗教意味的耶稣肖像研究——融会贯通。拜占庭教堂里的耶稣被置于金色背景之前，完全正面观众，随时准备着听你敞开心扉。丢勒将人与神融为一体——这是对耶稣肖像的大胆而又合乎情理的一次冒犯。二者在多大程度上相融从构图上显而易见：“画面里明显的对称以及丢勒的静态姿势从下往上一直到其眼睛，肩膀和发型则构成了横向线条，一起组成了一个交叉十字。”与此同时，科学研究表明，丢勒对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他的自画像某种程度上也融合了亚里士多德庞杂的哲学思考。丢勒因此成为从古代遗产中汲取养分的先驱性人物，亚里士多德的人文观形成于科学基础之上，并主张以人为本。

在这一语境下回看邵帆的猴子肖像，就能理解为何有诸多解读的可能性。除了之前提到的经科学层面得出的人与猴子之间的亲近性，以及中国叙事方法论传统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动物面相融入其中并能从中辨识出人物特征。这显然超越了猿猴相貌的范畴，以及为什么人能从中反思自我。邵帆将动物的面孔和姿势转化为纪念碑式的形态，岁月和智慧赋予它们一种不同寻常的永恒氛围。这让他们看似可理解，又遥不可及。然而，邵帆的艺术创作真正的突破在于，他不局限于这种容貌上的相似——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是注重肖像本身的转化，就像丢勒的《穿皮毛领子外衣的自画像》。邵帆将猴子描画为人物，而非动物。它介于追求容貌相似以及典型特征夸张化之间。丢勒将自己的肖像以基督肖像画的传统予以呈现，从而指向了艺术家和救世主之间的联系，他有意识嵌入其中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指向了人文主义和以人为本。丢勒通过各种图像类读物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也只有受过教育的观众才能读懂。他的构图准确地指向了基督肖像，从神学体系和东正教来看，这一形象被认为是神赋予的，而非人类创造的。它被视为“标志”，是耶稣的真正的容貌。

在邵帆的作品中，他对单一主题进行了多元化的阐释，如此转换的



结果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肖像，而是永恒的容貌，代表着一个人以及他在尘世的存在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融合了中国绘画传统，也融合了西方肖像画理念——正如上面所描绘的，有着多元的含义。它利用了转化过程中以及意义的变化，从古到今不断演化以及早期的基督教“标志”的概念。邵帆经由多维度的反思，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从文化上有所超越与此同时又承载传统的、永恒镜像。

(翻译：杨菲)



借兔而画

鲁斯·诺克(Ruth Noack)²

“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在围绕着形式运动，围绕着附加于作品之上无形的含义运动，但，形式自身的运动，才是重点所在。”

非行家的鉴赏家开始凝视一幅画(图1)

虽然被公认为是当代艺术界的专家，并有着坚实的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的资历，她很快意识到，此刻，她身处自己的深度之外。没有正式的对中国艺术的训练，缺乏观看水墨画的经验，缺乏对中国语言的认知，或手执毛笔轻触纸面的身体记忆……一切令这巨大尺幅的卷轴难以辨识。宣称了解将会是彻底的谎言，而妄称洞见则等于无礼的自负。

尽管如此，那水墨仍将她吸入，像所有好艺术般诱惑着她：承诺她一个有待解决的谜题。作为一个总是爱上无法拥有之物者，她深知这谜题将永远无法解决。有限的意义逃脱我们，如同覆盖于山顶之上的积雪，第一眼所见，如此切近可及，却在漫游者日益接近时逐渐消却。

当她在缺少方法而进一步前行深入理解这些画作时，她环视艺术家的工作室，瞥见一台被大量水墨画材覆满的桌子。这令她恍然意识到，她正处于创作的现场之中，一个被艺术家与观者所共享、呈现完成及未完成作品的空间。正如邵帆要经常面对绘画的问题，她也在与之相似的、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挣扎。这也许无关学术或见识，但却是旁观者的真实记录。尽管这份记录也许很不幸会缺乏洞见，我们之间共享的时

2 鲁斯·诺克(Ruth Noack)，艺术史学家，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



刻仍在要求我们坚持争取，以获取更好的理解。

细节之上

邵帆毫不吝啬地用他的笔写出大量的表达。无数细小的笔触，每一道儿绘出兔子皮毛上的一根毛发，而随着密度的增加，动物的体量也随之生长。混合着平行条纹、水洗色调，以及凌乱的纹路——高密度的线条或突然性的留白交替出现——一个岩层也许便这样堆积而出(图2)。对于没有辨别能力的眼睛来说，画中大面积的留白也许显得空洞。在仔细端详之间方可看出，宣纸已经被数层极细的水墨冲刷，揭示出其结构，产生出微妙的褪色。白色斑点、补丁、大理石线条效果，呈现出一种空灵的物质。绘画平面与书法痕迹和谐相交。

除却大量让观者悦目的细节外，少数线条脱颖而出。它们描绘了一只眼睛或一张嘴(图3)，并且向我们呈现了前所未见、世上最美的兔爪(图4)。邵帆的水墨兔画中，兔嘴被作为核心工具，成为图像中所有能量快速汇聚的中心。在节奏静止的视觉表述中，精度由兔嘴衍生而出。有时，这种精确度的另一端却是深渊(图5)。

对于画面主题来说兔爪的轮廓并不喧哗，易被忽略，它是这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肖像中的一个谦逊的注释。对观者来说，其线条会令人联想起佛陀之手，或古代雕像那刷利刻痕的回声(图6)——这是艺术家精神的真正席位。

兔肖像

在一张挂在墙上的大尺幅卷轴中，一只巨大的兔子凝视着她。其尺寸令人惊讶，明显大于真实物。兔耳直指天空，大幅度地提高了肖像整体高度。那躯体的体积与密度向外发散成金字塔般的三角形直铺地面，



这带给画中形象无可附加的重量和庄严。确实，对于现实生活中一个如此弱小的动物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描述。当然，在象征形式中，兔子就是被认定的那样。但这只不是，它超现实。

居于画面正中的位置处理加强了这只动物的张力。她看着这独特的形象，徘徊在完全不被干扰的空间中；一个仅由无限的地平线所定义的空间。令人联想起其与邵帆的早期油画作品《月兔》(2010, 图7)间的巨大反差。那张画，仿佛是对民间流传的“月球上有兔子形状的陨石坑”开的玩笑。但也同时与西方传统中“死亡象征”(memento mori, 译注, 拉丁语, 直译为“记住(你将会)死亡”。是中世纪拉丁语理论对死亡率的反思习惯, 尤其用来警惕尘世虚幻与短暂的物质追求。在艺术中, memento mori 也被用以艺术性及象征性地表现对道德的提醒。)相关: 在所有一切的物质财富中, “死亡象征”可能会选择向你展现一只无生命的动物, 比如一只死去的野兔, 如同向观者展示, 一切世俗享乐都是短暂的。需注意这张画中的水平线, 几乎占据整个画面的正中, 给观众有利的制高点, 得以俯瞰艺术家予以陈列之物。

低的水平线可以带来这么大的差异! 在水墨作品中, 这只兔子统领画面空间, 并管控她的视线。对于这幅肖像来说, 它的确是源自于悠久的帝王画传统。(图8)

有关草图

“形式之源不可解释, 不可! 那是了, 除非形式自身和另外的形式遭遇时。”

艺术家的速写本是一件珍贵的东西。在这里, 他的想法首先以视觉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 形式的问题得以明晰并获得解决。有些草图是曾有问题的证据, 其它则仍在等待获得生命。

当她翻过页面, 大量的兔子跃出: 一只兔子在草丛中, 红色的双目



瞪着我们(图9)。另一只,很难区分出是毛儿或草儿(图10)。两只兔子并联在一起,随后,第三只也加入其中(图11)。它们以一种深具说服力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关于绘画性的问题:如果艺术家利用层层浸染的方式,来把被描绘之物的躯体建构出来,并将每个对象的精髓置于前景;那么,这些附着在一起的物体如何得以不失去其自身的特性和实质?

她想:“这些来自于同样的墨汁,同一只手,同一支笔流淌着的笔触,怎么就草儿是草儿,毛儿是毛儿了呢?也许,邵帆还没想尝试着将这张草图详尽阐释成一幅全尺幅大画,是因为画家的神秘?也许,三只兔子的构图问题也不是问题?也许,靠透视技巧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问题。把兔子稍画小点儿,或画暗点儿,使它们在空间中退到后面?也许,这个问题是视觉化和象征主义的交集。”

在这个交集处绘画与书法相遇,这是一件危险的事,需要艺术家保持绝对警觉,用所有的心智去面对。去意识到绘画问题无法用头脑聪敏来单独解决,去明白这些问题也无法仅靠身体技术熟练来解决,也同样危险。只有有气魄者方能知晓,需要同时兼具以上二者。也只有最有勇气的艺术家才会承认,无论他多么努力地工作,解决方案仍在山涧中,而只能召唤那种不可抗力。

幸运图,蛇盘图

一天,邵帆着手准备一张关于“蛇盘兔”主题的新画。他显然仔细思考了这个主题很久,速写本上已经画了关于这两种动物相互缠绕、不同阶段的很多小稿。人们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条蛇盘绕在一只兔子身边,意味着好运。有人告诉过她,这个意象与“龙缠虎”的意象相似。但(介于看到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蛇盘兔”的情节显然更为可信,也因而更合乎解释。她没有更多思考,中国式的思维是如何得以从“龙虎”跳转到“蛇兔”这个谜题上。她西方式的、病态似的想象



已经唤起对一部早期无声电影中恐怖片的回忆：有一整笼沉睡的蛇，一只无比惊恐的兔子置身其中，悲哀地跳跃着。与之相反，邵帆的兔子如此沉静，且直直望向她。

这便是她所见之景：

两种动物被时间冻结，其猛烈、动态的瞬间被艺术家捕获：蛇精巧地起伏上升盘绕，兔的四肢全部指向天空，如同其被抛于空中，正要臀部向后落下。在这相对的轨迹中，蛇朝向天堂，兔则面对大地。超凡与入世间的形式对立，被动物化的呈现所增强。蛇的摆放，如同一个斜面般切开画面，尽管交错的蛇也可被视为梯子——而兔则栖息于一个设想中的三维世界中。一个被高度细密的笔触描绘，另一个则被表现为乱糟糟、毛茸茸的身体，但其重量足以投下阴影。一个是抽象，另一个则是实体。

她记得在漫长的中国水墨画的历史中，不一致元素共享同一个构图并不少见。当画家在脑海中以观者的角度想象了一个风景时，那石头和山、瀑布与轻雾的情绪，空间感随着游弋的目光自然呈现，图像的节奏由远或由近，还有笔触的质感比任何单调平庸的设想或计划出来的东西都杰出。她意识到在她面前的这幅画就具备这些传承，图像是那样的，比如那石头和水。除此之外，各种样式的变化也明显地呈现，如那打旋儿的浪涛处理成固定模式而瀑布之水冲向无形的虚空，还有透视应用上的变化。她不了解山水画，否则的话更多的对比点自然就会显露出来。

然而，她意识到这当然不是传统水墨。把所有元素压缩入同一张画的方式过于大胆。对她来说，这就如同将一间剧院中的舞台边框和所有道具，都拉到舞台中心。但如今它们就在这儿，绘画实体的轮廓在空间中，构成一个奇怪且令人激动的新图案。去了解这种模式带来的愉悦，意味着要去像理解一位魔术师的戏法般理解这些作品：尽管，这幅图像



的形式来自于视觉领域中，当我们接受其作为一种视觉呈现，我们同样也在接受其作为一幅“并非来自真实领域中”的图像。也就是说，她将这幅绘画视为彻底、公开、精美的人造物。

艺术家开始沏茶

谁会把“蛇和兔”这两种东西显著地置于如此这般的山水画卷中呢？只有当代艺术家会这么做。不这样去理解邵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对于传统的模式来说，在这张画中，一切都太大、太近了，她想。对于传统模式来说，蛇与兔应该在画的侧边，或半藏在背景中，需端详一会儿方可发现。而不是“哗！”就这么出现在卷轴正中。有意识地打破和解放尺幅以及变换视角而造成如此激进的效果：传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一改变，需要的是艺术家邵帆的当代意识。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幅画又并非后现代解构主义。蛇兔的意象仍然完整，对其的描绘相当诚恳——并且，完成得非常卓越，完美地缠绕于观念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她从老杯子中喝茶，意识到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我们的时代性先于我们的事物而来。我们无法拒绝。但回到过去会是一个错误，一种倒退。而以模仿传统的方式，抗拒这种使我们与过去区分开的裂层，则将为一个更糟的错误，一种虚假。过去需要被考虑、研究、阐释，甚至崇敬或批判；正如问题需要被提出或解决，而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抛开。严肃认真地对待过去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严肃认真地对待现在是必然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了未来，严肃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的情趣和情感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有人凭借画一只兔子做到了。而通过他的画，我们也能做到。

翻译：刘溪 (Xi Winkler)

20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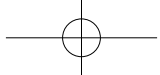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私语”瑞士伯尔尼美术馆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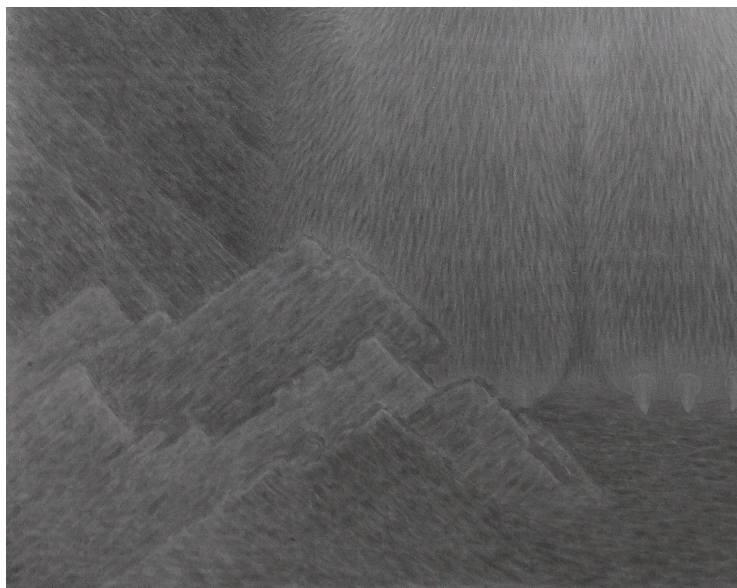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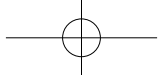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图2 细节, 岩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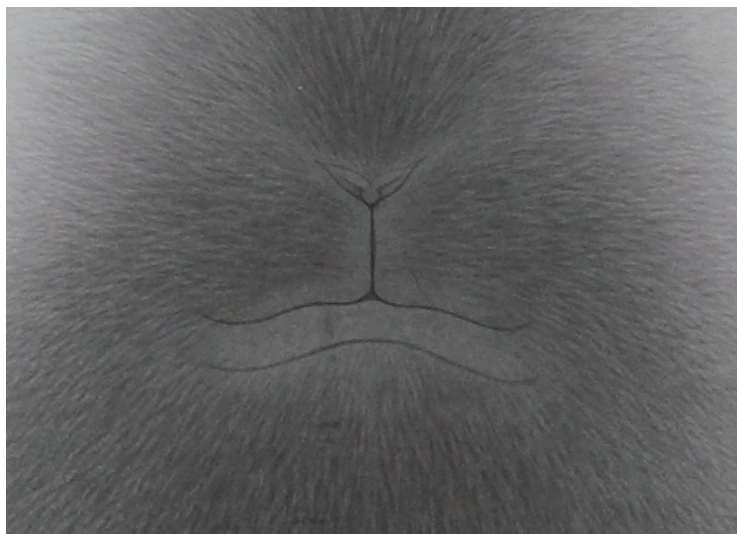


图3 细节, 兔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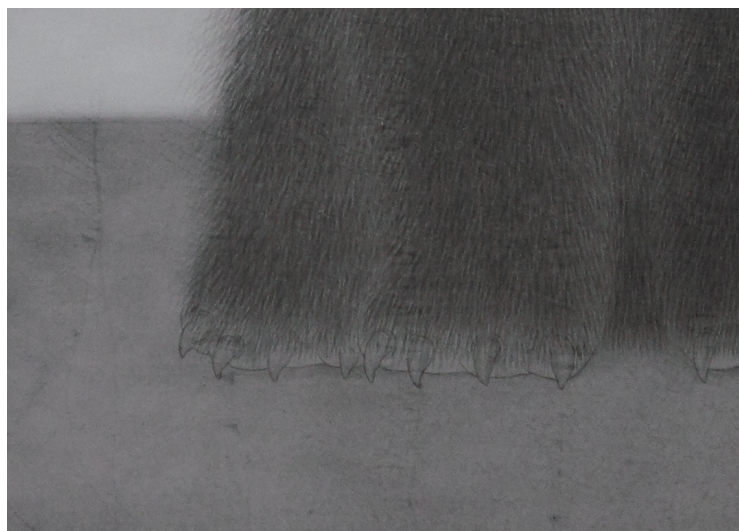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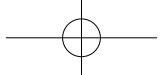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图4 细节，兔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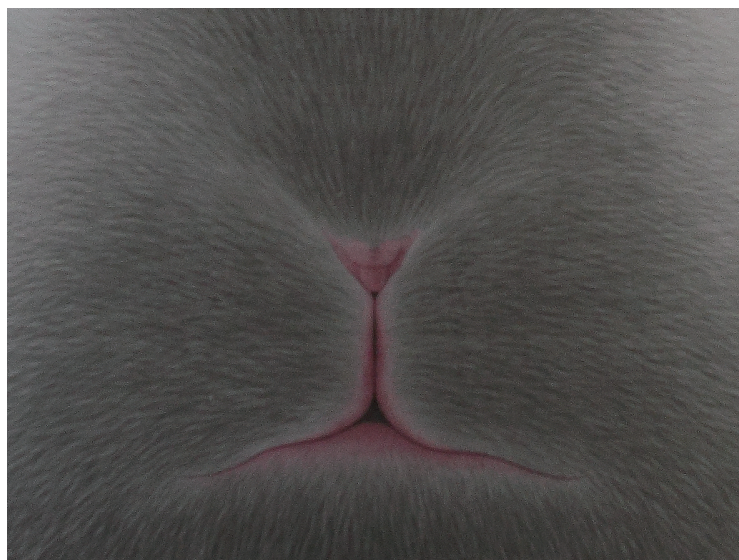


图5 细节，红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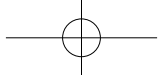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图6 邵帆（昱寒）的收藏，北魏造像，细节



图7 月兔



图8 明代帝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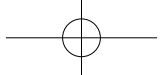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图9 素描9



图10 素描10



图11 素描11



版画作者：曲光辉



退潮

翟永明

有一个黄昏我披襟向南山
坐于山脚 看看：
整个湖水变成迷药
锐化了我的意识

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有人感受到无明的痛楚
漂浮在体内 像刚烘热的鸡蛋
缓缓凸起 又在盘中下沉
那一堆养料在体内循环

过去、现在和将来
它都存在：被叫作“意识”的东西
虽然它一变再变
虽然它在晨曦中高涨
漫过五脏六腑
在暮色下退去 变成时间的胆固醇

血液、唾液和植物汁液
所有来自自然的食物和物质
都给身体的能量中心加持
化掉因急燥而结成的顽石

看看：夕阳因你的失眠
而变重变沉
已经提早落下
胸中块磊也被落日的铁锈溶掉
星辰的冷光 仍在锐化我的意识
现在去舞蹈 一种功夫可以治愈
运动神经的骚乱

